

杏花

Almond Flowers 2010, Vol. 3
二〇一〇年第三期 总第十三期
秋季号



第一诫释义
米该雅惹着谁了？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会堂之于国度的意义
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
唐崇荣牧师建堂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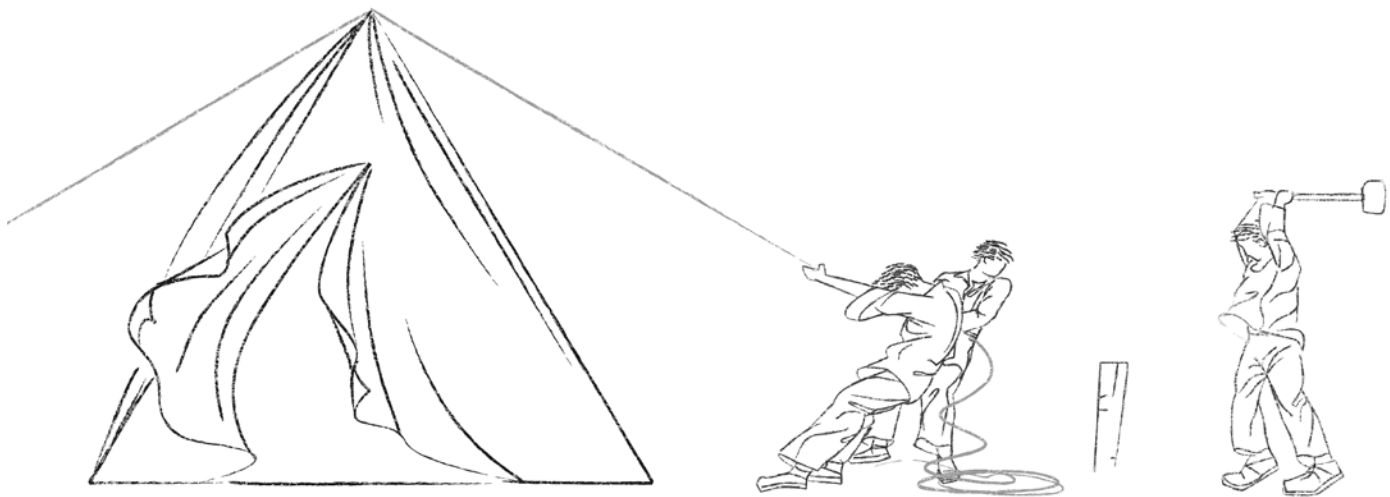


游园不值

宋·叶绍翁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卷首语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20:3）旧约十诫中的第一诫就明确地告诉与神立约的百姓，除了这一位与百姓立约的独一真神之外，百姓不可有别的神。在新约中，主耶稣把这种独一性以更为直观的话语表达出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14:26）不可有别的神就意味着，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不能够爱世上的任何事物，包括家人、朋友、财物、党派以及国家，甚于爱我们的主。他永远是第一位的，否则我们就不配作他的门徒；因为，这是我们得着永生的唯一途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17:3）

虽然在道理上，每个信徒对此似乎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我们都明白，由于人的罪性所带来的自欺，我们常以为自己爱基督胜过爱世上的一切，但所做的却是把世上的许多事物放在这位独一的主前面。所以每一个真正爱独一神的人都需要经过试验，就如当年神要亚伯拉罕献出他的爱子，耶稣要那个有钱的少年官放弃他的产业一样。如果圣灵光照，在这样的试验面前，我们人性中平常不被我们意识到的那种自欺就会暴露无遗。

在守望教会建堂过程中，守望每一位神的儿女多少都经历了这种试验，有的是从金钱奉献方面而来，有的却是从家人、单位、政府部门的介入方面而来；虽然经历的每件事情都是具体的或不同的，但性质上却有一致性：每个人是否为着耶稣基督把自己摆上，为了荣耀那独一的真神而参与到这建堂的事工中。

在建堂事工的开始阶段，虽然在守望教会“建堂动员报告”中就建堂的意义有四点阐明，其中也涉及守望的异象以及突破环境所带来的历史意义，但一开始可能多数信徒会从自身稳定聚会的需要来理解这个事工；有些弟兄姊妹由于看到我们人的软弱，甚至认为把建堂放在那么高的历史意义上去理解似乎是过于高看守望自己了。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由不得守望教会，而是要看那位掌管历史者要怎样使用这个教会。

随着政府部门的介入，守望进驻所购新堂一事陷入僵局，守望教会建堂的社会

历史意义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以至建堂一事，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教会内外被关注的一个社会公共事件。在这个层面上，守望建堂直接触及到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教关系。尽管守望教会的诉求是要有自己稳定的聚会场所，但其中所涉及的宗教场所和宗教团体是否需要认定或审批，以及如何认定或审批，却直接指向政府自上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所制定的宗教政策，具体说就是政府宗教部门据此所制定并仍然在执行的宗教条例。如果从客观结果上看，随着守望建堂问题的解决，政教关系能够随着那些部门条例的调整而进入到新的趋向合宜的时期，这确实是一件双赢的事情；无论对于中国社会还是教会都是极大的祝福。

其实，当下宗教部门条例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解除“官方宗教团体”的独家代理地位（即家庭教会只有加入“三自”爱国会才可以有“合法的”身份或场所）的问题。守望教会如果以挂在“三自”的名下申请聚会场所，可能早就进驻到新堂中了。但这个要求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被政府用强力执行都没有实现，相信今天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会实现，因为这种政教关系触犯到基督信仰的一个基本准则：“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从信仰的层面显出守望建堂的更深层意义：那个地方，包括不能进驻那地方本身，都在以一种公开方式向世人昭示着守望及中国教会是一个唯独遵从耶稣基督的教会，不会因为一时的好处而牺牲教会的根基。这是那位独一的神对整个中国教会的试验。在上世纪50年代的那次试验中，就那么多的牧者和信徒投入到签字及控诉运动中，中国教会及神学院全面退出可见的社会生活来说，我们不能够说中国教会及格了。但感谢神对中国教会的怜悯，他在中国教会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王上19:18）。如果上一代神的儿女，在他们那种处境下，是通过隐密聚会的方式，不惜代价地显明他们对独一真神的忠诚，那么在今天，守望及新一代的中国教会正在通过公开聚会乃至建堂，向这个世代不惜代价地告白我们的一神信仰。感谢神，这个试验是神给守望教会的机会，也是给中国教会的机会。

本期的主题是守望建堂。在回顾整个建堂的历史过程以及教会和弟兄姊妹在其中所经历的神的恩典与作为时，我们主要想再次反思教会建堂的意义和其中所遇到的问题，以期让我们除了感恩之外，还能够看到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特别是在此基础上，看到神正在给中国教会展开的一幅更为宏大的画卷。为此，我们既收集了守望建堂的一些历史资料、弟兄姊妹的一些见证，也有一些神学方面的反思。为了更全面的展示，我们也收入了有不同观点的文章，尽管我们不一定认可每篇文章的观点，但我们相信，对于每一位真心参与并反思建堂事工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荣耀那位独一真神的名。✠

目录

卷首语

真理讲台

- 4 ▶ 第一诫释义/汤姆·华森 汪咏梅 译
12 ▶ 米该雅惹着谁了? / 宋军

教会建造

- 18 ▶ 北京守望教会建堂大事记
附：
1、北京守望教会建堂动员报告
2、产权代表人声明
3、对建堂的主要疑问及回应
4、建堂奉献原则
5、北京守望教会建堂代祷书
37 ▶ 守望教会牧师建堂访谈/本刊编辑部
48 ▶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天明
56 ▶ 守望教会2009建堂纪事/刘官
64 ▶ 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双燕
69 ▶ 唐崇荣牧师建堂访谈录/本刊编辑部

神学思考

- 80 ▶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会堂之于国度的意义/王怡
89 ▶ 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 /孙毅
96 ▶ 挣扎在上帝与凯撒之间——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基督教会/宋军
101 ▶ 对“基督徒的自由”一文的回应/孙毅
108 ▶ 圣殿/新恩
115 ▶ 建堂：怎能忘记弟兄姊妹? ——从社会学等角度看守望教会建堂/Jerry

灵性操练

- 121 ▶ 红色殉道与白色殉道/游冠辉
126 ▶ 看见建堂的世界/ 许宏

敬虔生活

- 129 ▶ 山上的城/李红
135 ▶ 咫尺天涯/曾森
138 ▶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连枫
143 ▶ 建堂日记摘抄/snow
149 ▶ 让主的心喜乐满足/沈颖

读书沙龙

- 151 ▶ 安全的道路上没有平安——读《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小雪
156 ▶ 北京基督徒会堂建堂始末/王明道
160 ▶ 七泉湖教会建堂工作的见证/李道生

艺术广角

- 172 ▶ 今天白天有雪/书拉密
178 ▶ 我是谁? /朋霍费尔

洛桑会议

- 179 ▶ 2010年第三届洛桑会议简介
183 ▶ 加略山的爱/老海

- 封三 ▶ 庞德《诗章十三》



编辑

《杏花》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九月出版

本刊浏览及下载网址：
<http://www.xhjournal.cn/>

投稿邮箱

xinghua2007@gmail.com

内部刊物
免费赠阅

第一诫释义¹

文 / 汤姆·华森 (Thomas Watson)

译 / 汪咏梅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20:3）

这条诫命为什么要用第二人称单数——你？上帝为什么不说“你们不可有别的神”？

因为，这条诫命关系到每个人，上帝想要每个人都把它当作是点着他的名字对他个人说的。我们都热衷于为自己争取各种特权，却动辄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因此，这条诫命用的是第二人称——你，还有你，为的是每个人都知这是对他说的，可以说是点着名字对他说的。现在我们来看这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条诫命完全可以作为龙头，置于所有诫命之前，因为它是一切真正信仰的根基。其要点是：我们应该在心中奉神为神圣，视他高于一切受造物。这条诫命有两个分支：第一，我们必须有一位神；第二，我们必须只有一位神。或者说这样：第一，我们必须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第二，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

我们必须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

显然，我们必须有一位神，“除了耶和華，谁是神呢？”（撒下22:32）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创始成终永活的真神，我们必须以他为我们的神。

一、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就是承认他是神。外邦的神都是偶像（诗96:5），“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林前8:4），也就是说，偶像不具备任何神性。倘若我们呼求：“偶像，帮帮我！”，偶像不能帮助你，偶像自己倒被擄去（赛46:2），所以说偶像算不得什么。我们将虚无的属性归于偶像，因此不承认它是神（耶14:22）。当我们发自内心地承认耶和華是神时，我们就以他为我们的神，众民俯伏在地，说：“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王上18:39）而且，我们承认他是独一的真神。“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惟独你耶和華是神！”（王下19:15、19）神性这颗珠宝独属耶和華的王冠。此外，我们承认没有神可以与耶和華相比。“所罗门……站在耶和華

的坛前，向上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王上 8:22、23）“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诗 89:6）在迦勒底语中，这句经文是：“众天使中，谁能像耶和华呢？”没有哪一位神可与耶和华神相比，他从无中创造世界，“将大地悬在虚空”（伯 26:7）。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举双手同意他是独一的真神，没有神可与他相比时，这就使他成为了我们的神。

二、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就是选择了他。“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书 24:15）。根据判断同意耶和华是神，这是一回事；出于意志选择耶和华是神，这是另一回事。宗教信仰不是偶然，而是选择。

在选择耶和華為我们的神之前，我们必须认识他，只有认识他，才能够选择他。一个人在选择配偶之前，必须对对方有所认识，同样，在选择耶和華為我们的神之前，我们必须认识他。“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代上 28:9）我们必须从神的属性——信实、荣耀的圣洁、丰盛的慈爱——中认识他，必须在他的独生子中认识他。正如镜子反映了人的脸，同样，基督就好像明亮的镜子，在他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荣美和慈爱闪耀出来。在选择耶和華之前，我们必须有这种认识。拉克唐修（Lactantius）说，哲学家的一切学问都是没有智慧的，因为它缺乏对上帝的认识。这种选择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行动。基督徒在上帝那里看到了至高的美德，在他的完全面前，一种圣洁的赞美之情油然而生，因此他们将上帝从其他一切中分别出来，决定单单地敬拜他。雅各说：“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创 28:21）选择耶和華為神的人将自己全心全意奉献给他。《诗篇》119:38 说：“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敬畏你的人”在原文中的意思是“全心全意敬畏你的仆人”。正如圣所的器皿被分别

为圣，只用于圣事，不派作普通之用一样，选择耶和華為神的人也将自己全心全意奉献给他，不再献身于不洁之物。

三、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就是与他立下神圣的盟约——他将成为我们的神。选择了配偶之后，我们会订立婚约。神与我们立约，“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赛 55:3），同样，我们也与神立约，“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代下 15:12）。“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赛 44:5），像士兵在花名册上签名一样。我们常常在圣餐中续订这个盟约——“耶和华将成为我们的神”，圣餐如同契约上的封蜡，将我们与神紧紧连在一起，为的是我们不离开他而去。

四、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就是崇拜他。崇拜体现在尊敬、敬畏他，“他……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诗 89:7）。撒拉弗侍立在主的宝座旁，用翅膀遮脸（赛 6:2）；耶和华经过时，以利亚用外衣蒙上脸以表敬畏。这种敬畏表明我们对神神圣的威严怀有崇高的敬意。崇拜体现在俯伏在神面前，或者说敬拜他。“要……以圣洁的妆饰敬拜耶和华”（诗 29:2），“众民……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尼 8:6）。神圣的敬拜是惟独耶和华才配得的荣耀，耶和华是忌邪的神，不与任何受造物分享这份荣耀。“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赛 42:8）法官可以受到非宗教性的尊敬或崇敬，但惟有耶和華应该受到宗教性的崇拜。

五、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就是敬畏他。“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申 28:58）。这种对神的敬畏就是：

1、眼中始终有神。“我将耶和華常摆在我面前”（诗 16:8），“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華”（诗 25:15）。敬畏神的人认为，无论他在做什么，神都在观看，像审判官一样，掂量他一切的行动。

2、敬畏神就是心中对神怀有如此神圣的畏惧，以至不敢犯罪。“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诗4:4）邪恶的人犯罪并不畏惧，圣洁的人畏惧并不犯罪。“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创39:9）命令我犯罪，就是命令我饮下毒药。安瑟伦说：“假如一边是地狱，另一边是犯罪，我宁愿跃入地狱，也不愿得罪神。”敬畏神的人不愿意犯罪，即便这个罪无人知晓。“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利19:14）假定你咒骂聋子，他听不见你，或是假定你在盲人经过的道上放置一块石头，让他跌倒，他看不见你做这事，但是，对神的敬畏会让你弃绝既不会被人听见也不会被人看见的罪。对神的敬畏除去了对人的敬畏，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这三个少年人敬畏神，因此不畏惧王的愤怒（但3:16）。高声淹没了低声，雷声淹没了河水声，同样，当对神的敬畏在灵魂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它便淹没了其他一切肉体的恐惧。当我们对神怀有一种儿女对父母般的神圣的敬畏时，这就使耶和華成为了我们的神。

六、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就是倚靠他。“主耶和華啊，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诗141:8），耶和華是“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撒下22:3）。除神之外，我们无人可以倚靠，所有的受造物都是虚谎的避难所，他们像埃及的苇杖，无力支撑我们，却有力刺伤我们（王下18:21）。那永不动摇者不为任何的骚动所乱，惟有耶和華是稳固的根基，我们将自己的倚靠建立在其上。倚靠他，我们就以他为我们的神；不倚靠他，我们就以他为偶像。倚靠耶和華就是倚靠他创造的大能，倚靠他的父爱。倚靠耶和華就是将我们最重要的财宝——我们的灵魂——交托给他，“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诗31:5）。正如孤儿将他的财产托付给监护人，我们也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上帝，于是，他便成为了我们的神。

可是，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以正确的方式倚靠神呢？以正确的方式倚靠神，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倚靠他。“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诗42:8）在困难中我们会倚靠他吗？当无花果树不发旺，当我们尘世一切的拐杖都折断时，我们会倚靠上帝的应许吗？当曾经解除我们口渴的管道被截断，我们会倚靠神吗？（在他之中有我们一切活水的泉源。）当我们只有忧虑之饭可吃（结12:19），只有眼泪可喝时（正如《诗篇》80:5所说：“你……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我们会倚靠神的护佑供应我们吗？真正的基督徒相信，如果神为飞鸟预备食物，神也会为他的儿女预备食物，基督徒不仅倚靠神的富足仰望恩典，还倚靠神的富足仰望食物。基督徒相信，如果神赐给了他天空，神也会赐给他日用的饮食，他相信神与他所立的约：“你当……以他的信实为粮。”（诗37:3）在恐惧中我们会倚靠上帝吗？当敌人日渐强大时，我们会竖立信心的大旗吗？“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诗56:3）信心消除了我们内心的战栗，凌驾在恐惧之上，如同油漂浮在水面上。倚靠耶和華就是以他为我们神。

七、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就是爱他。在虔诚人身上，敬畏与爱彼此亲吻。

八、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就是听从他。关于这一点，我会在第二条诫命中更加详尽地阐述。

为什么我们必须忠于耶和華，以他为我们神？

1、因为这样做是公正的。我们从神那里获得自己的存在，忠于他才算为公正。除了赐给我们气息的神，谁还有权利拥有我们呢？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诗100:3）。爱别物而不爱神，或者是崇拜别物，不崇拜神，这非但不公正，还没有任何感恩之心。

2、因为这样做是有用的。忠于耶和華，以他为我们神，他就会赐福给我们：“神，就是

我们的神，要赐福与我们。”（诗67:6）他会赐福于我们的产业，“你……地所产的……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抔面盆都必蒙福”（申28:4、5），我们的口袋里不仅会装满粮食，还会装有银子。他会赐我们平安，“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诗29:11）他会赐给你外在的平安，这平安会使你富足，“他使你境内平安。”（诗147:14）他也会赐给你内在的平安——无愧的良心，这比蜂房滴下的蜜还要甘甜。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罗8:28）。他会从毒药制出糖蜜，约瑟的坐监就成为他被法老提拔的途径（创50:20），神会从最苦的药中提炼出他的荣耀和我们的救赎。简言之，是我们通往死亡之地的向导，是我们死亡中的安慰，也是我们死亡后将要获得的奖赏。因此，这些作用可以使我们忠于耶和華，以他为我们神。“有耶和華為他们的神，这百姓便为有福！”（诗144:15）

3、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若不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他就会将我们的福分变为咒诅，神的咒诅无论临到何处，都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玛2:2）。我们若不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在苦难中就无人帮助我们。神会帮助他的仇敌吗？他会帮助那些不承认他是神的人吗？我们若不以耶和華為神，他就会使自己成为我们的审判官，他若定罪，我们就没有更高的法庭可以上诉了。因此，我们若不打算终身与苦难为伴，就有必要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

应用一：如果我们必须以耶和華為我们唯一的真神，这就给心中没有神的无神论者定了罪。“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14:1）愚顽人既不信神，也不敬拜神，迪欧格拉斯（Diagoras）和狄奥多鲁斯（Theodorus）就是这种无神论者。当塞涅卡谴责尼禄不敬神时，尼禄说：“我干这种事情时，你以为我相信有神吗？”西里西亚公爵（the duke of Silesia）头脑如此昏庸，以致坚称既没有神也没有魔

鬼。我们可以在神的创造之工中看到他的存在，受造界是一部宏大的书卷，我们可以在其中读到神，否定神的人必须使自己成为瞎子。亚里士多德虽然是个异教徒，但是，当他大声呼求说“你，一切存在中至高的存在，开恩可怜我”时，他不仅承认神的存在，还认为否认神的人不配活着。不愿意相信神的人定会感受到神的存在，“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来10:31）

应用二：声称以耶和華為自己的神，在实际生活中却表现出仿佛他不是自己的神，这样的基督徒是受咒诅的。

1、他们不把耶和華為神来相信。看着自己的罪，他们倾向于说：“神能赦免吗？”看着自己的需要，他们说：“神能供应吗？能在旷野摆设筵席吗？”

2、他们不把耶和華為神来爱。他们不把最好的爱献给神，而倾向于爱其他事物胜过爱神，他们说自己爱神，却不愿意为神舍弃一物。

3、他们不把耶和華為神来崇拜。他们没有向神表现出那种敬意，也没有像对真神祷告似的那样虔诚地祷告。他们的心彻底死了！倘若不是死在罪中，便是死在宗教责任中。他们仿佛在向一个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的假神祷告。在听神的话语时，很多人是何等地走神，何等地心不在焉！他们在想自家的商店和滞销的商品。倘若国王对我们说话时，我们玩弄一根羽毛，他会善待我们的手吗？神在圣经中对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却被对世界的思虑占住了，这不是在玩弄羽毛吗？啊！不以耶和華為我们的神，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应该以此为耻！我们不把耶和華為神来相信、爱戴和崇拜。很多异教徒崇拜假神反而比一些基督徒崇拜真神要庄重虔诚。啊！让我们责备自己吧！不，让我们恨恶自己吧！为自己信仰上的麻木和拘泥于形式，为我们如何声称以耶和華為神，却没有把他当作神来崇拜。



我们不可有别的神。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Thou shalt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Before me，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词的意思是“在我的脸前”（before my face），在我的视线中。“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作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申27:15）有些人不会在别人眼前叩拜偶像，但会暗地里叩拜偶像，这事尽管人看不见，神却看得见。神说：“在暗中设立偶像的，那人必受咒诅”，“你不可有别的神。”首先，确实没有别的神；其次，我们不可有别的神。

一、确实没有别的神。瓦伦廷派（the Valentinians）认为有两位神；多神论者认为有多位神；波斯人崇拜太阳；埃及人崇拜牛和大象；希腊人崇拜宙斯。然而，除了真神耶和华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惟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申4:39）。因为，

1、只存在一个**第一因**（First Cause）。它独立存在，而其他一切存在物都依赖于它。正如在天空中原动力推动其他一切天体，同样，神是最伟大的推动者，他赐予一切存在物以生命和运动。

2、只存在一个**全能的力量**（Omnipotent Power）。假如有两位全能者，我们就不免设想二者之间会发生竞争：A要做的事，B就会反对，因为它与A能力对等。这样，一切就会陷入混乱。假定一艘船上有两名舵手，他们拥有同等的权力，那么他们会不停地相互阻挠，一个要起航时，另一个要停泊，于是就会发生混乱，船只只会遭到毁坏。宇宙间的秩序与和谐，万物恒定不变的治理，清楚地证明了只存在一位全能者——主宰万物的独一真神。“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

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赛44:6）。

二、我们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条诫命禁止第一，侍奉假神，不侍奉真神。“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耶2:27）第二，将假神与真神掺杂在一起。“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王下17:33）这些做法都为这条诫命所禁止，我们必须忠于真神耶和华而非别神。“耶和华是忌邪的神”，他不会容忍任何对手。一个妇人不可以同时合法地拥有两位丈夫，同样，我们也不可以拥有两位神。“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出34:14），“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诗16:4）。信奉任何一位别神，在耶和华看来都是“离弃他”。以色列人“离弃了……耶和华……，去叩拜别神”（士2:12）。耶和华甚至不允许他的百姓提偶像假神的名，“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出23:13）。耶和华视百姓追随别神为破坏了婚姻的盟约，因此，当以色列民拜金牛犊，犯下拜偶像罪时，神失去了对他们的兴趣。“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出32:7）。以前神称以色列民为他的百姓，当他们追随别神时，神对摩西说：“现在，他们不再是我的百姓，而是你的百姓。”“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何2:2），她对我守不守忠贞，用偶像玷污了自己，因此我要离弃她，“她不是我的妻子”。追随别神是耶和华不能容忍的，它使耶和华怒气发作。“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别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申13:6、8、9）

除真神耶和华以外另有别神，这是什么意思？我担心稍加寻找，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当中拜偶像者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

1、倚靠任何东西胜过倚靠耶和华，就是以它为神。我们若倚靠自己的**钱财**，就是以钱财为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安逸于钱财，但不可倚靠钱财，倚靠钱财是愚蠢的。钱财迷惑人，倚靠迷惑我们的东西是愚蠢的（太13:22）。钱财不具有稳固性，正如美梦或风景，一觉醒来，或一旦从陶醉中惊醒，灵魂就备感空虚。钱财的承诺不能兑现，它们承诺使我们的渴望得到满足，实际却助长了我们的渴望；它们承诺与我们同在，实际却腾空飞去。钱财伤人，“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传5:13）倚靠会伤害我们的东西是愚蠢的，谁会抓住刀锋求助呢？钱财往往是骄傲和淫欲的燃料（结28:5，耶5:7）。倚靠钱财是愚蠢的，可是，有多少人在倚靠钱财，以钱财为自己的神！“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箴10:15），他以黄金为指望（约31:24）。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人用地上的尘土造神（a god）——金钱是他的创造者、救赎者、安慰者。金钱是创造者，因为他认为，如果有钱，他就被塑造了出来；金钱是救赎者，因为他认为，如果陷入危险，他可以倚靠金钱来拯救他；金钱是安慰者，因为他认为，如果心里悲伤，金钱就是那金色的竖琴，可以驱除恶魔。于是，通过这样倚靠金钱，我们就使它成为了神。

我们若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就是以它为我们的神。“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了祸了！”（耶17:5）亚兰人倚靠自己的军兵，他们的军兵满了地面，但这血肉的膀臂萎缩了（王上20:27、29）。我们所倚靠的东西，耶和华使它成为了我们的耻辱。羊跑到篱笆里寻求保护，结果失去了羊毛；同样，我们英国人也曾诉诸各种第二因（second causes），寻求帮助，结果损失了很多金色的羊毛，那些第二因不但是无法支撑我们的苇杖，还是刺伤我们的荆棘。我们过度地依靠议会，结果却折断了这副拐杖。

我们若倚靠自己的**智慧**，就是以它为我们

的神。“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耶9:23)夸口是自信的巅峰，很多人以自己的才华智慧为偶像，崇拜自己，但神是如何常常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啊！(约5:13)亚希多弗大有智慧，他所出的主意如同神谕，可是，他的智慧给他带来吊死的结局。(撒下17:23)

我们若倚靠自己良好的**修养**，就是以它为我们的神。很多人倚靠自己良好的修养，以便无人能以粗俗之罪指责他们。良好的修养不过是经过净化、培养形成的性格，人可以被洗净，但不可以被改变；他在生活中也许有良好的修养，但内心中也许有某种占支配地位的罪。法利赛人可以说：“我不奸淫”(路18:11)，但他无法说：“我不骄傲。”倚靠自己良好的修养，就是倚靠蜘蛛网。

我们若倚靠自己的**责任**来拯救我们，就是以它为我们的神。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赛64:6)把金子放在火中，许多渣滓就会冒出来，同样，我们大多数的黄金责任(golden duty)也混合着缺点。我们倾向于要么忽视我们的责任，要么将它偶像化。利用你的责任，但不要倚靠它，否则，你就是以它为神。不要倚靠你的祷告和聆听，它们是救赎的手段，不是救主本身。你若将宗教责任变成倚靠的气囊，你就可能与它们一同坠入地狱。

我们若倚靠自己蒙受的**恩典**，就是以它为我们的神。恩典只是受造之物，我们若倚靠它，便是以它为偶像。恩典是不完美的，我们绝对不可倚靠不完美之物来拯救我们。“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诗26:1)大卫行事纯全，但不倚靠自己的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我们若倚靠自己蒙受的恩典，便将它们变成了救主。就恩典而言，它们是好的；就救主而言，它们却是坏的。

2、爱任何东西胜过爱耶和华，就是以它为神。我们若爱自己的**产业**胜过爱耶和华，就是

以它为神。福音书中的那个青年财主爱他的金子胜过爱他的救主，世界离他的心比基督更近。(太19:22)瓦里乌斯(Varius)说，这金子闪亮，刺瞎了人的眼睛。《以弗所书》5:5称贪心的人为拜偶像者，为什么？因为，他爱自己的产业胜过爱耶和华，于是将它变成了自己的神。虽然他向偶像叩拜，但是，如果他崇拜雕刻在他银钱上的像，他就是拜偶像者。何物占住了我们内心的大部分，我们就以何物为神。

我们若爱**快乐**胜过爱耶和华，就是以它为神。“那时人要……爱宴乐、不爱神。”(提后3:4)很多人放任自己，耽于各种各样的感官快乐，将快乐变为偶像，“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伯21:12、13)。我曾读到非洲有个地方，那里的人们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跳舞作乐上。我们不是也有很多人以快乐为神，将时间花在看戏跳舞上，仿佛耶和华创造他们就是让他们快乐，如同创造鳄鱼，让它在水中游泳一样？(诗104:26)在撒丁岛有一种类似滇荆芥的药草，一个人若服食过多，就会大笑不止，直到笑死。快乐就是这种药草，一个人若过量地食用它，就会一直笑到进地狱。让那些以快乐为神的人读读这两节经文吧：“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传7:4)，“她……怎样奢华，也当叫她照样痛苦悲哀”(启18:7)。糖放在潮湿的地方会化为水，罪人一切包着糖衣的欢喜快乐最终也都将化为泪水。

我们若爱**自己的肚腹**胜过爱耶和华，就是以它为神。“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腓3:19)。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写到一条鱼，它的心位于肚腹中。这是享乐主义者的象征，享乐主义者的心位于肚腹中，他们寻求口所喜悦的祭品，他们的肚腹就是他们的神，他们向这位神浇上奠祭。耶和华神应许赐给我们适合补充身体自然需要的东西，“他……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申11:15)但是，不在乎其他

一切，一味沉溺于肚腹之欲，这是偶像崇拜，“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灵魂——人最尊贵的部分，挥动着理性的权杖、类似天使的部分——竟然为兽性的肚腹所奴役，这是多么可惜啊！

我们若爱儿女胜过爱耶和华，就是以他/她为神。有多少人在这方面犯罪？他们考虑的是自己的儿女，喜悦他们胜过喜悦耶和华，为失去头生子悲伤甚于为失去起初的爱悲伤。这就是将儿女变成了偶像，将他/她放在神的位置上。我们常常这样惹怒神，以致让他把我们的儿女夺去。我们若爱珠宝胜过爱赐予我们珠宝的神，神就会夺去我们的珠宝，以便我们的爱能重新回到他身上。

应用一：“你不可有别的神”谴责了那些有别的神，因而弃绝了真神耶和华的人。

1、它谴责了那些设立偶像的人。“犹大啊，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耶2:28），“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何12:11）。

2、它谴责了那些交鬼的人。交鬼是一桩受到耶和华的律法谴责的罪，“你们中间不可有……交鬼的。”（申18:10、11）通常情况下，人们若有财物遗失，就会去找术士和行巫术的，求问怎样才能把它们找回来。求问魔鬼，相信魔鬼，这不是以魔鬼为神，还是什么呢？难道因为散失了财物，你也要散失灵魂吗？你岂不是因为认为天上没有神，才求问魔鬼的吗？若有人犯有此罪，请他降卑。

应用二：“你不可有别的神”在我们的耳中吹响了撤退号。让这号声将我们从崇拜任何受造物中召回，领我们弃绝别神，忠于耶和华，忠心侍奉他吧。我们若离开耶和华，就不知道在哪里改正自己。

1、侍奉独一真神是荣耀的。侍奉耶和华就意味着统治为王，侍奉耶和华比让诸侯侍奉我们更荣耀。

2、侍奉独一真神是快乐的。“我必……使

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赛56:7）神常常在他的定例中扬起爱的旗帜，将喜乐油倒进人的心里，“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箴3:17）

3、侍奉独一真神是有益的。人从中获得巨大的益处——隐藏的吗哪，内在的平安和将来巨大的赏赐。侍奉神的人死后必得国，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路12:32；彼前5:4）。侍奉独一真神确实于我们有益，神将他的荣耀与对我们的救赎编织在一起。他命令我们信他，为什么？为的是我们可以得救。因此，让我们忠于耶和华，弃绝一切别神。

4、你们已经立约要侍奉独一真神耶和华，弃绝一切别神。一个人与主人立约，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后就不能反悔，必须侍奉他到期满为止。我们在洗礼中立约，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弃绝一切别神，也在圣餐中续约，难道我们不应该坚守自己神圣的誓言和盟约吗？我们不可能在离弃神的同时不犯下最严重的伪证罪。“他若退后[像开小差的士兵]，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来10:38），“我要将盛我大怒的碗倒在他身上，我要使我的箭饮血饮醉。”

5、从来没有人为忠于耶和华、忠心侍奉他忏悔。有些人曾经为自己将世界变成自己的偶像忏悔，枢机主教沃尔西²说：“啊！假如我像侍奉我的国王那样侍奉了耶和华，神决不会让我落到今天这等地步！”从来没有人为侍奉耶和华抱怨，侍奉神是他们的安慰，是他们临终床榻上的冠冕。☞

1 本文选自 Thomas Watson, *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65, 第二章1节。

2 托马斯·沃尔西 (Thomas Wolsey, 约1473—1530), 天主教英格兰枢机主教、政治家, 曾深受亨利八世的宠爱, 后因没有能够为国王向教皇克莱门七世争取到离婚而失宠, 1530年被指控犯有叛逆罪, 在被押往伦敦塔服刑途中去世。——译注

米该雅惹着谁了？¹

文 / 宋军

当年慈禧太后60寿辰将至，送贺礼成了朝廷上下考虑的头等大事，一位官员特意购得一精致无比的自鸣钟，每逢报时都会有一小人自阁楼走出，打出条幅“万寿无疆”。为保万无一失，他特意去请教太后跟前的红人总管太监李莲英，果然李莲英看出问题：如果这机器出了故障，字幅只打出三个字“万寿无”就卡住了，您的身家性命可就全玩儿完了。只吓得那位官员冒出一身冷汗。还是李莲英精明，他将条幅换成了“寿寿寿寿”，如此，这种可能出现的“吉语”变“凶言”的危险，便化于无形。

今天分享的经文为《列王纪上》22:1—28，其中也涉及以色列王宫中“吉语”和“凶言”的一段往事。

一、忠君爱国秀（1-12）

本章事件起因于20章所述，以色列王亚哈大胜亚兰王便哈达，订立归还城邑、通商贸易之约，便将便哈达释放回去，于是一位先知传神的话：“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民也必代替他的民。”（20:42）这让得胜班师的亚哈王“闷闷不乐”，败兴而归。

平地度过了三年，亚兰王却并未如约归

还拉末城，于是亚哈王便趁犹大王到访之际，促成南北国联手攻打亚兰。其间，亚哈王主导了一幕颇为滑稽的“忠君爱国”秀，亚哈王先将亚兰的背信弃义和开战意愿诉诸众臣，得到臣仆们热烈的响应和支持，在群情激愤之下，犹大王约沙法难以拒绝亚哈王的邀请，只好抛出义薄云天的外交辞令，同时又巧妙地提及常规，就是国家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先要求问耶和華，待神下达征讨作战的命令，才能出兵。这当然不成问题，以色列王宫中常备有一批召之即来、来即能言的御用先知，随着一声令下，就争先恐后地上来400位，这次的王意太容易揣摩了，或许他们刚才就已经听见大臣们的振臂高呼，于是七嘴八舌，但却众口一词地极力附和，在一片出战必胜的吉言声中，亚哈王踌躇满志，似乎胜利已在眼前，攻打亚兰不仅理直气壮、众臣仆同仇敌忾，现在又得神的所谓许可与支持，自然万无一失。

顺从当政者的意愿，下属臣僚、御用先知趋炎附势、投其所好，这出“忠君爱国”秀表演得实在太不加掩饰、太明显、太露骨了，同样也是一国之君的约沙法看在眼里，心知肚明，忍不住提出换人要求，表示想听真话，也明摆着不给眼前这400名所谓先知面子。可见，在统治者眼中，那些专知奉承讨好的御

二、吉语与凶言（13-23）

用先知其实没什么价值，只是一些会出声的花瓶摆设，专供舒畅心情、去忧解烦之用，所谓“忠君爱国”，实质上无非是“媚君误国”罢了。而谁是耶和华真正的先知，亚哈王心里非常清楚，那就是不会顺着他的意思说话、令他想起来就恨得牙痒痒的米该雅。

碍于犹大王的情面，亚哈王只得派人去召米该雅前来。此间，“忠君爱国”闹剧不但未偃旗息鼓，反而进一步升级，二王正装登场，在城门外空场摆开类似誓师大会的阵容，御用先知竟然不顾犹大王的不信任，还在争相献媚，装腔作势，高唱凯歌，甚至有个名叫西底家的先知，别出心裁地拿着两个象征能力的铁角，亮出形体艺术，我顶我一路顶，象征旗开得胜，直捣黄龙。值得注意的是，他用了“耶和华如此说”这一神谕公式，将谎言包装成“最高指示”。

一边厢闹剧你方唱罢我登场，另一边厢去请米该雅的使者当然清楚知道这位先知为何不招亚哈王待见，担心来人败兴，就劝他也随大流说吉祥话，加入“忠君爱国”的大合唱之中。然而，米该雅的回答却不留任何余地：“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连亚哈王都承认米该雅是耶和华的先知，其原因就在于他定意且一贯地向人传达耶和华让他讲的话，不会顾忌听众的地位、感受，或反对声音的多寡而隐忍不言，甚至改变内容、假传“圣旨”。

从事件的记述中我们看到这位铮铮铁骨的先知，也有他幽默的一面，或许他用夸张的声调、表情或肢体动作，或许是因他随大流的吉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使用神谕



公式，令亚哈王一听就知米该雅在戏弄他，便要求他讲实话。

实话是什么呢？米该雅讲出一幅图画——“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并传达了神对这幅图画的解释——“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总之一句话，就是亚哈王将会战死。这无疑是十足的凶言！想必当这个问题人物出现时，那场“忠君爱国”秀就应该渐渐收场了，大家都想听听这位不受待见的草莽在野先知究竟要说些什么。不出亚哈王所料的凶言一出，全场更为肃静，大家拭目以待，想看米该雅的下场如何。

这时，米该雅又不识趣地娓娓道出他看见的一个异象：天庭开会，耶和華允许谎言的灵去让亚哈王的众先知引诱亚哈王去拉末阵亡。你可能会质疑神所做的出现了道德问题，须知允许和实施二者需要区分开来，当耶稣对犹大说：“你所做的，快做吧”（约13:27），并不表示耶稣因此就成为犹大作恶的同谋。同样，这里也不能说神就是说谎先知的赞助者或说谎的发起人。况且亚哈王并不糊涂，他心里很清楚米该雅才是真先知，而神也没有向亚哈隐瞒，他借米该雅揭示了全部计划，提出了十足的警告。亚哈完全有不被欺骗的机会，但他却选择拒绝米该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哈的受骗上当是一种选择，听他想听的、信他想信的，这令他日后的死显得有些自作自受、命中注定的味道。

三、都是实话惹的祸？（24-28）

打破令人尴尬的沉寂的，是一声清脆的耳光，这是刚才卖力地表演铁角破敌秀的西底家对米该雅非常有力的击打；随即，亚哈王就下令把米该雅下在监中，并明令苦待先知，少给他食物和水。



米该雅留下的临别赠言是一句命令式的呼吁：“众民哪！你们都要听。”从此，他在圣经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他还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他的结局如何，我们已无从查考，他已完成了他应做的事，虽只在圣经中出场一次，却轰轰烈烈、大义凛然。“众民哪！你们都要听”，这句话回荡在历史时空当中，至今响在我们耳边。

米该雅到底惹着谁了？难道仅仅是实话惹的祸？显而易见，米该雅惹着亚哈王了，因为他向亚哈王说凶言，实话实说地告诉亚哈神要降祸与他，他去攻打拉末城必定阵亡；米该雅也惹着以西底家为代表的至少400位宫廷先知了，因为他的存在正反衬出他们的虚妄卑劣。

希伯来文的“真理”一词，并不十分强调正确，而更有坚定、可靠、持久、忠实的含义，重点指向一种关系。神与人人格之间的关系就是在真理上确立的，其基点就是十诫的十句话中的第一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20:3）。只有一位神具有绝对权威，人要绝对顺服和效忠。表面上看米该雅遭难都是实话惹的祸，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为何他一定要将实话讲出来？为何他不能保持沉默？为何他不能像宫廷先知那样趋利避害、左右逢源？事实上，他只要想在

他的时代处境中持守独一真神信仰，就无从选择、不可避免地惹着唯我独尊、行事不义的亚哈王，惹着那帮为一己私利而趋炎附势、欺上瞒下的宫廷先知。米该雅的遭遇只不过是十诫第一诫在他先知职分上进行演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已。

实际上，这是从古至今每一位忠于神的人所不可更改的命运。只要你对这条诫命认真，就无可避免地会惹着别人，轻则面对人际关系、事业发展的危机，重则身家受损、甚至会危及生命。中国第一代基督徒便常陷两难境地，身为子女，家族的权威要求祭拜祖先、纳妾以传宗接代；身为臣子，皇权要求尽忠报国、杀身成仁。难怪当时有信徒以“两头蛇”自嘲：“当南更之北，欲进擎而止。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今天在国内，很多张力都发生在职业操守方面，基督徒老板最头痛的是部分客户和公务员的贪婪索取，而上司作假账的指令又令基督徒会计挣扎不已。惹着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让人吃不了兜着走。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因素引诱、拉拢、强迫你放弃这诫命，圣经当中恐怕再也没有一条如此这般顶级重要、却又最惯常被人忽略的命令了，你可以满口宣称接受它，却转眼就以意念言行破坏它。背离往往隐藏在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回心转意里，大清王朝在查禁基督教时期，规定只要被捕的基督徒以脚踏或唾弃十字架的方式证明自己放弃信仰，就可以当堂释放，否则就是发配新疆当有去无回的奴工；土耳其征服者摆在亚美尼亚人面前的选择，就是一顶回教帽子和一柄斩头的巨斧。往前走好难，退回头好容易。就如同使者对米该雅的建议：“众先知一口同音地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不就结了，省得自找苦吃。

既然这个月我们要思考建堂的意义，我

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建堂惹着谁了？我可能是同工中最后一个知道新堂地点的人，当时令我讶异得合不拢嘴，听说建堂方案中明明有言在先说要离海淀堂远着点儿，可偏偏最后就落在它对面，实在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越想绕开就越让你面对面。自从上世纪50年代三自运动以来，拒不加入三自的教会就成了对三自独家代理身份的挑战，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在提醒他们世上还有一批为了信仰和良心的缘故拒不服从的人。而从聚会空间的变迁就可以看见这批人的胆量和实力都在逐步增大，从自家到租赁公寓再到租用写字楼，现在竟然又要买房建堂了。因此我们建堂惹着谁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昭然若揭。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窄径变通途的选项，就是挂在三自招牌之下，只要这样识时务立马就成俊杰，随着教会合法性问题的迎刃而解，我们这些传道人也明正言顺地有了合法身份，弟兄姊妹也不再让领导伤脑筋了，教会购置个把房产更不在话下，而且神学教育、文字出版、对外交流……各种方便大门都随之敞开，何乐而不为？

在外读书期间，常被问及你们为何不加入三自，有的人还会掰着指头给你数算加入三自可以为主做这做那一大堆宏伟蓝图。不妨将这类问题总结为一句话：你们为什么这么一根筋呢？放着阳光大道不走，偏要走这羊肠小路。这类问题实质上是质疑你存在的合理性，实在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大问题，因为凡关乎你存在意义的，都不可等闲视之。为什么我不放弃这样的“我”而成为那样的“我”呢？

在座一些弟兄姊妹恐怕也有困惑：既然大家都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何必水火不容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来自三自的弟兄姊妹甚至会感到受伤。在此我想说的是，首先我们的矛头并不针对三自教会的牧者和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基督教界关于“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并配发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

信徒,只要相信基督耶稣恩惠福音的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其次,我们是谁不必也不应以对立面来定义,否则只能说明我们无法超越对方。真正定义我们的是神的道。

让我们回到信仰的根本,如果你真正理解“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诫命,就必知道自己在独一无二的神面前是有罪的,而与神和好之路,只有借着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及复活所成就的救恩一个途径,舍此之外别无拯救。因此,使徒约翰毫不含糊地指出:“认识你独一无二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17:3)或许大家会想,对于这些三自也没有人会反对呀,但主耶稣教我们看人,不仅要凭他口里如何宣认,也要看他所结的果子,也就是要查验他所行的和他所说的是否一致。

翻开中国教会上个世纪50年代的历史,就可以看清三自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所遵从听命的到底是谁。

当国家领导指出中国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时,他们便从中获得“鲜明的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于是,

便推出《三自宣言》,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全国各地教会开展签名运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主持推动下,教会学校被全面接收,与此同时,三自号召各地教会检举潜伏在基督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在各地教会及基督教团体中积极开展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败类”的控诉运动。

在肃反运动中,凡拒绝参加三自会的传道者,大多被扣上“潜藏在基督教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而遭到逮捕并判刑。

在反右运动中,三自会从其内部也揪出不少右派,并号召全国教会积极参与反右运动:“我们基督徒都应该积极参加这一场斗争,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明辨是非,站稳立场,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批驳右派谬论,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在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位三自领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声称:“要把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插在我的脑子里,

来赶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恶鬼”。通过“参加劳动锻炼和社会实践来加强自我改造，向工人、农民学习”。他一生最大的光荣就是能“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尽一份力，发一份光”。

我不用在此举更多例子了，上述实例已经可以充分说明这个组织实质上并非以耶和华为神。

或许有人认为：基督徒不是讲爱与复和吗，为什么不尽释前嫌，仍要念人旧恶，搬出这些陈糠烂谷子呢？不错，爱与复和是基督教的核心价值，但爱和公义是不可分开的，二者互为定义；而复和也与悔改不能分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将这一关系表达得完全而彻底，不讲公义的爱，和不经悔改的复和，最终必视十字架为愚拙而予以否定，也就是说必然会消解耶稣钉十字架的必要性。有人非常精辟地形容这种神学立场：一位没有义怒的上帝，借着没有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将没有罪的人带进没有审判的天国。一位神学家说得好：“罪作为偶像崇拜，意即我们作为罪人忙于生产偶像，以便控制、拒绝或改变福音的内容，以致其恩典的审判能够被中立化或因为我们自己的某些发明而得以避免。”我们现在所言及的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被神被人饶恕首先需要悔改。众所周知，连共产党都以正式决议的方式承认历史上曾犯有若干错误，然而时至今日，三自对其历史上得罪神、伤害教会肢体的所作所为，尚未作出只言片语的忏悔，甚至在他们当今推出的书籍和论文中，仍坚持他们所做尽都正确。这样，我们又怎能以任何名义和借口投入它的门下呢！中国教会有着不可忘却的记忆，这不仅涉及历史情感问题，还与上述有关十诫第一诫、公义、悔改、十字架等神学反省有关，这令我实在难以苟同本着实用主义立场出发、以和为贵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和

实践。因此，面对海内外方家的劝说甚至指责，我们只能借用马丁·路德当年在沃尔姆斯会议上最后的答辩作为回答：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别无选择。当然，我们站在这个立场上并不是心怀仇恨、愤怒，也不试图报复，更不是作历史的审判者，而是本着怜悯、爱、交托和等候的心态。

今天的人往往不重视历史，只看重当下，但圣经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画面，不断提醒我们不可忘记。列宁说过的一句话相当有道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些弟兄姊妹之所以看不清三自的本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了解中国教会历史的缘故。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三自权势下的基督徒都是我被掳的弟兄姊妹，为了分担他/她们的软弱，我们也甘愿效法耶稣基督，背负这不自由的轭，这是我们可以也愿意为我被掳的弟兄姊妹付出的。

有一位弟兄说得好：“其实学习历史的意义，就是让每一代人，都试着将自己的命运，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图画中去理解。”这样，我们的眼界就会被打开，能够从眼前的事物中看到更多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深愿你们看到，守望建堂不仅仅是我们一家教会买下一处房产作为敬拜神的场所而已，这个举动本身就是代表决心忠诚于我们的神的众教会，向这个世代不惜代价地告白我们的一神信仰，并公开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祭。只有神能够鉴察人心，他看重的也是我们的心，我们不必太在意何时可以进堂，我们真正在意的是我们的神悦纳我们的祭，他的名可以得到荣耀。这正是我们从先知米该雅身上看到的光辉，为他喝彩之余，见贤思齐，甚愿你我也能像他那样毫不妥协地向神效忠。■

1 本文是宋军牧师2010年8月22日于北京守望教会分享的主日敬拜讲章。

北京守望教会 建堂大事记

- 2008年1月，天明牧师首次于新年祷告会上在教会公开提出建堂异象，并推动祷告。
- 2008年3月29日：治理委员会决议成立“建堂筹备小组”，并任命刘官长老为组长，小白传道为副组长。
- 2008年8月24日：建堂筹备小组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建堂筹备小组由刘官、小白、仁爱、杨朋、连枫弟兄组成。在此后的三个多月中，建堂筹备小组就风险、法律法规、奉献、房源、产权代表人等进行了专题研究。
- 2008年11月：建堂筹备小组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起草并通过了“北京守望教会建堂方案（草案）”，月底正式提交治理委员会。
- 2009年1月31日：治理委员会在禁食祷告后通过了“建堂方案”。确定建堂的主要目标为“在大中关村地区，建堂1500M²，启动后3个月内收集奉献1000万，2009年底实现购房”。
- 2009年2月17日：同工会经过讨论，以全票通过治理委员会提出的建堂方案。
- 2009年3月14日：在2009年度第一次会友大会上，治理委员会正式提出建堂方案，并决定3月29日召开会友代表大会表决。
- 2009年3月15日：天明牧师作建堂动员，同日治理委员会向教会全体会众发布“建堂动员报告”。为广泛听取会众意见，治理委员会还特别组织了小组分享。
- 2009年3月29日：会友代表大会以38票赞成、3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建堂方案。随后，治理委员会决定并将建堂筹备小组（增加赵生弟兄）转变为建堂小组，负责具体事工。同时组建以延松弟兄为组长，晓东、伯良、刘岗、志梅、虹洗、唐文为组员的“建堂财务监事小组”。
- 2009年4月19日：建堂小组发布“建堂奉献实施细则”。
- 2009年4月26日：正式开始收取建堂奉献。当日教会同工家庭共认捐156万元，自由奉献4万多元。在奉献期间，除后期因条件限制外，所有奉献细日均在教会内公布。
- 2009年5月19日：公开签署“产权代表人声明”，见证本次建堂所购实为教会财产。产权代表人天明、孙毅、王亮及配偶在声明上签字，刘官、延松、杨朋、冠辉、袁灵、陆军、贵斌、小雪、岳鹏作为见证人在声明上签字。
- 2009年6月21日：建堂小组当日公告建堂奉献已达1300多万元。根据建堂方案，顺利实现3个月内筹集奉献1000万元的目标，建堂进程继续。
- 2009年8月中旬：政府相关部门开始向华杰房东施加压力，逼其退租。为体谅房东，教会最终决定10月底提前解除与华杰房东的租赁合同。
- 2009年8月31日：在同工会讨论的基础上，治理委员会决定由天明、晓峰、小白等弟兄组成

谈判小组（后刘官加入），开始购房谈判。第一目标锁定韦伯时代中心五层，并力争全部费用控制在3000万以内。

2009年9月9日：谈判小组首次与韦伯时代中心业主谈判，双方均有诚意。但此后业主态度明显变化，尽管教会不断努力，但业主始终未再出面。9月30日，谈判终止。

2009年10月16日：开始与左岸工社十一层业主谈判，并于当日达成初步框架协议。后又经过多轮谈判，业主不断提出各种理由予以拖延。10月30日，在超过了教会设定的期限以后，谈判再次无果而终。

2009年10月28日：教会在华杰举行最后一次感恩祷告会。

2009年11月1日：教会在海淀公园东门外举行首次户外主日崇拜，8日再次在此举行户外主日崇拜。

2009年11月13日：经过3天的艰难讨论，治理委员会决定自11月15日起，再次回到室内进行主日聚会，并随时租赁临时场地。14日，治理委员会召开小组长会议通报了该决定。15日，教会在动漫剧场聚会。

2009年11月19日：开始与左岸工社九层业主谈判，经过多轮接触，教会不仅答应业主所有要求，而且表示愿意承担一切风险，但业主最终仍不愿签约。

2009年12月15日：2009年11月27日开始与大恒科技大厦业主谈判。并于15日签约成功。所购房产面积约1500M²，总价2700万元。

2009年12月16日：教会成功首付1500万元。当日治理委员会召开小组长会议，宣布建堂购房目标按时实现。

2009年12月22日：在经历了极大的神迹后，教会按时付清全部2700万元购房款。

2009年12月24日：按合同约定，业主应于本日交房。但业主违约，并表示不能按时交房。建堂陷于停滞状态。

2010年3月7日：天明牧师在教会内正式公布新堂地址和照片。

2010年3月31日：本日为建堂方案规划的最后日期，但教会仍未能进入新堂（在此之前，教会按时归还了到期的特别奉献借款）。此后一段时间，建堂进程处于既没有停止，也没有推进的状态。

2010年6月22日：70多万特别奉献经弟兄姊妹自愿延迟至8月22日归还。教会决定以近40万十一奉献节余临时垫付特别奉献。

2010年7月26日：开发商正式约见天明牧师，提出解约。次日，通过手机短信向三位产权人确认了解约要求。

2010年7月31日：治理委员会决定8月开始重新推动建堂进程，具体措施包括：8月主日讲道全部为与建堂相关的信息；8月每周三祷告会均为全教会祷告会，并专门为建堂祷告；通过筹备法律小组以及文字事工等工作，全力推动建堂进程。

2010年8月8日：宋军牧师开始连续4次的主日系列分享，全面阐释建堂的意义和所涉及的核心问题。📖

北京守望教会 建堂动员报告

一、建堂的需要

1. 建堂是教会成长的需要：蒙神之恩教会成长到今天，急需要更大、更稳定的聚会事工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

2. 租赁面临诸多现实难处：租赁场地聚会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面临许多困难，如政府对房东的压力、不稳定、房源困难等，因此短期可行，长期难以为继。

3. 建堂符合教会异象的实现：尽管教会可以通过分散聚会等方式解决聚会场所问题，但这并不符合我们一贯坚持的教会异象。这几年，神一直带领我们将教会建造成“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我们相信，建堂能促进这一异象的实现。

4. 所建之堂作为固定教产长期稳定使用：我们每年都把很大一部分的奉献用于租赁聚会场所。从资源的合理使用角度来讲，建堂是把巨额的房租支出转变成教会固定资产的一种有效方法。所建的堂可以长期稳定使用，这对教会长远的发展是极有益处的。

二、建堂的意义

1. 建堂使教会拥有稳定的聚会场所：虽然教堂不是教会必需的组成部分，但有形的地方教会却不能没有聚会场所（不管其规模大小）。经验也告诉我们，聚会场所的频繁变化会对教会的成长造成不良影响（就像一个家庭不断搬家会给家庭的稳定生活带来影响一样）。建堂使教会拥有固定的、长期使用的稳定聚会场所，使教会的各项事工避免受到聚会场所的不稳定和变动带来的影响。

2. 建堂是教会异象驱使的自然结果：正如教会治理委员会2007年11月6日《关于两个堂会整合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2005年10月我们教会决定转型……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1) 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以团契倍增模式的教会成长遇到了瓶颈；并且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需要更大的成长空间。2) 我们相信神带领家庭教会浮出水面的时候到了，中国教会成长到今天，应该冲破现今的环境，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公开向世界做见证。3) 我们相信教会冲破现今的环境，就意味着教会差传时机的成熟。……我们一直坚信：神的教会的成长不应受到外在环境的限制，也无人能拦阻神的教会成长的道路。我们知道，两堂整合在八层聚会不是长久之计。为着能够自由地敬拜并使教会稳定地成长，我们现在应该着手考虑建堂事宜。

3. 建堂在这世代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从中国教会成长的历史来看，建堂具有历史意义。在经历了漫长的艰难岁月之后，中国教会不仅站稳了脚跟，更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荣耀归主！）。与之相适应，建堂也必定成为这个过程中重要的外在见证。目前在其他地区（如温州等），许多家庭教会已经成功建堂，对于福音传播和教会的成长与见证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但北京家庭教会尚无建堂先例。我们相信，对外而言，建堂对于政教关系、教会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教会的认识等方面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内而言，建堂对于教会建造、福音传播等方面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4. 建堂促进教会转型成拓展型教会：建堂成功意味着教会相对成熟，而且可以不受环境影响地自由成长，这标志着教会拓展时期的到来。从此，教会从原先注重自身内部建设逐渐转型成为拓展型的教会，在各地建立更多的主的教会。

三、建堂的时机

1. 法律上的预备：按法律途径我们教会走完了教会登记的整个过程，并在这过程中已证明以现有法规暂时无法解决聚会场所问题，教会只能以建堂的方式自行解决聚会场所问题。

2. 教会经历得胜：面对外在的冲击，教会同心合意靠主得胜，包括在租房问题上。这表明神已预备教会面对建堂带来的挑战之信心，而且也证明教会建堂决不是一种逃避或走捷径。

3. 真理上的装备：透过2008年下半年的《尼希米记》释经讲道，神在真理层面教导了有关教会建堂的合乎圣经的实际原则，并且使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对建堂的意义以及在建堂过程中可能经历之事上事先得到了造就。

4. 面对危机的应变能力方面：自2003年来教会经历了许多内在外在的风波，神借这些经历使教会积累了处理危机的丰富经验，并且使教会的应急应变能力不断得到提升。这对处理在建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甚至是危机）极有帮助。

5. 教会逐渐学会了团队事奉：建堂是既属灵又实际的一项大工程，它将全面考验教会的事奉能力。建堂所要求的不单是一个团队、一个事工部门的投入，而是全教会每个人的属灵和实际的投入，但我们又不能因建堂而放弃其他事工，因此只有全教会的团队事奉才能承担这建堂事工。感谢神！这几年他一直带领我们学习团队事奉，教会在团队事奉上也有了明显进步，而且教会的各事工团队日趋稳定，这也从事奉的角度为建堂打下了基础。

6. 教会对建堂越来越同心合意：教会若不同心合意，目前无论如何不能建堂。经过这几年不断的祷告、分享及交通，无论是治委会，还是同工会都有了共同的看见，弟兄姊妹对建堂越来越有负担，甚至部分会众反应热烈已经开始预备，整个教会越来越感到建堂之必要，并越来越坚定相信这是神的带领，而且现在就是建堂的合适时机。

7. 教会稳定，灵性在不断提升：这几年教会虽然经历了许多的变动，但整体上看教会比较稳定，而且在变化、挑战及事工中教会的灵性在不断提升。2008年全教会热切的祷告事奉，弟兄姊妹对教会更深的委身、更多的爱心奉献，在外在冲击下无论是信徒个人还是整个教会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弟兄姊妹在不断的变化及压力下仍能忍耐且有序地坚持事奉等，这一切说明神为建堂预备好了我们的灵性。我们知道只有在灵性的复兴中才能建堂（绝对不能让建堂拖垮我们的灵性），我们盼望借着建堂的过程，教会的灵性能冲破到拓展的地步。

8. 教会的牧养事工也基本进入轨道：直到2008年底教会的牧养事工基本进入轨道，相信2009

年会有大的成长。建立好的牧养事工体系，牧养好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是建堂事工的有力内部支持。

9. 祷告上的预备：这一年多来我们一直为建堂恒切祷告，无论是教会祷告会、新年祷告会，还是晨更祷告会，或周三祷告会，我们不住地为建堂事工向神献上祷告。相信听祷告的主已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会成就我们的祷告。

10. 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工作稳定并已购房拥有稳定住处，教会该有自己的教堂了：尤其是大多数教会早期的弟兄姊妹和大部分同工都已有了稳定的工作及住处，现在该是为神的教会建堂的时候了！（哈1：1—11，哈2：18—19，代上17：1—6,9）

四、建堂的目标

综合考虑教会需要与发展、建堂之意义、风险因素、财务状况以及实施的可行性，本教会提出以下的建堂目标：

1. 面积：建堂面积确定为1500 M²左右（对于面积在1200—1500 M²之间，条件适合会堂要求的房源，经治委会决定也可购买）。

2. 要求：教堂具有特殊的使用目的。为方便弟兄姊妹来聚会，又保证聚会安全，防止意外的发生，会堂需满足一定的要求。

3. 区域：考虑教会针对的目标群体及成长历史，建堂区域大体确定为大中关村地区。

4. 资金：

1) 资金的基本额度：

根据目前市场情况，本次建堂资金的筹集额度确定为3000万元。

2) 资金的基本来源：

(1) 本次建堂既然是本教会的重要事工，本教会弟兄姊妹理应甘心并尽力奉献。因此我们认为，此次建堂资金应以本教会内奉献为主要来源，并以信心仰望神的供应。

(2) 本次建堂不开展教会间筹资。如果兄弟教会或外教会弟兄姊妹愿意主动参与建堂事工，不带附加条件的奉献，教会乐意接受。

(3) 教会不主动向任何人或团体借款，若主内弟兄姊妹或主内团体愿意主动借给教会，治委会在了解出借人及借款条件等情况之后，应慎重决定是否接受（这种“被动”借款本质上也是接受一种特殊方式的奉献）。

(4) 此次建堂本教会不使用商业贷款。

3) 资金的筹集方式：

本次建堂筹集资金的基本方式为“认捐奉献+自由奉献”。

(1) 认捐奉献：认捐奉献通过填写教会统一制作的“建堂资金奉献单”（此单据仅供治理委员会和建堂财务小组工作中使用）进行。教会将根据建堂过程的实际资金需要，适时通知奉献人将资金汇入教会指定的账户。1万元以上的奉献建议采用此方式。若终止建堂程序，就不收取认捐奉献。

(2) 自由奉献：以建堂奉献名义（记名或不记名）把奉献金放入奉献箱。若终止建堂程序，自由奉献就自动归入建堂基金，不退回。

5. 期限：2009年年底内实现购房，2010年3月底内正式使用。

五、建堂的实施

建堂的正常流程按以下的顺序依次进行，上阶段的事工完成后方可转入下阶段。如果在最后期限内仍未达成本阶段目标（意味着建堂的条件尚未成熟），应当终止此次建堂活动，并尽快完成相关善后处理。在建堂推动过程中若出现意外情况，由教会治理委员会根据出现之新情况另行做决定。

序	建堂的具体步骤	实际或计划日期	相关要求
1	教会治理委员会在《关于两个堂会整合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建堂异象	2007. 11. 6	从那时起教会一直在各祷告聚会中为建堂恳切祷告至今
2	教会成立“建堂筹备小组”来规划建堂事工	2008年3—11月	
3	建堂筹备小组向治委会提交《建堂方案》(草案)	2008. 11. 23	
4	治委会审议《建堂方案》(草案), 并确定初步建堂方案	2009. 1. 31	
5	治委会在同工会中征询有关初步建堂方案的意见；同工会讨论并发表意见	2009年2月	
6	教会同工会印证治委会《建堂方案》	2009年3月	
7	治委会决定是否启动建堂动员，以及提交到会友代表大会来表决	2009年3月	
8	治委会正式向会友代表大会递交《建堂方案》并启动建堂动员	2009. 3. 14	
9	在全教会做建堂动员并同心祷告	2009. 3. 15—28	
10	会友代表大会表决《建堂方案》	2009. 3. 29	启动建堂必须达到会友代表大会的2/3赞成票。若达不到，就不启动建堂程序。
11	启动建堂；建堂小组正式开始工作	2009. 3. 30	
12	筹资	2009. 3. 30—6. 30 2009. 7. 1—12. 31	启动建堂三个月内筹集资金必须达到1000万。若达不到，终止此次建堂程序。
13	购房		在2009年12月底之内完成购房签约。若未签成，就取消本次建堂事工。
14	装修	2010年1—3月	
15	献堂	2010年3月底	

六、建堂的挑战

1. 本次建堂的不利因素：

- 1) 外在环境仍然不友好；
- 2) 教会没有社团法人身份；
- 3) 教会整合刚刚完成，许多事工尚处于探索阶段；
- 4) 缺乏管理大型教会以及设施的经验；
- 5) 教会以工薪阶层和学生为主；
- 6) 地处北京，地价昂贵。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本次建堂具有相当的独特性，面临的困难不少。不仅国外教会建堂的许多有效经验（如使用贷款）难以借鉴，而且国内教会建堂的一些有效经验（如自建、以少数信徒为主建堂等）也难以借鉴。我们必须凭信心立足守望教会自身，探索出一条适合我们所处环境的新路。

2. 建堂可能面临的风险：

建堂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内外两方面：外部风险主要来自政府，内部风险则最可能来自合一和信心方面。

1) 政府有关部门：这是最大的外部风险因素。建堂意味着教会新的诉求，其影响力和后果对教会、政府和社会都将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可以预见此风险发生的概率非常高，只是严重到何种程度目前尚难判断。政府可能阻挠交易进行、使交易流产，冻结甚至没收建堂资金，威胁相关人员外，严重的可能以相关罪名（如非法集资或其他捏造的罪名）拘捕教会负责人及参与建堂的同工。

2) 其他外在风险：包括会堂周围群众的反对（对底商可能性更大）；交易过程中的纠纷，如产权、资金等方面的纠纷；其他意外因素所带来的风险等。

3) 教会的不合一：这是最大的内在风险因素。由于建堂本质上是一场属灵的争战，魔鬼撒旦一定会在教会内部制造混乱，其后果将主要体现为对教会合一的破坏。可能引发不合一的因素很多，如(1)外在的强力冲击；(2)严重影响教会其他事工；(3)准备不周、管理不善（不仅包括建堂前和建堂中，而且包括献堂后对会堂的使用管理）；(4)动员不充分，不同意见处理不当；(5)意外情况等。一旦出现上述情况，轻则导致抱怨，放缓建堂进程。重则导致争吵，甚至分裂，导致建堂失败、会众流失。

3. 本次建堂的重要原则

为保证建堂成功，考虑到教会目前的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四点，作为建堂的重要原则：

1) 信心原则

本原则无需太多说明。可以说建堂从酝酿、筹备、动员、筹资、购房、装修直到献堂的每一步都是信心的行动，都需要仰望神的怜悯。由于建堂是整个教会的行动，因此，不是要求个别人，而是要求教会整体的信心。

既然建堂最重要的原则是信心，祷告就成为最有效的途径和最有力的支持。确认神的旨意、补足一切的缺乏、胜过内外困难、保守教会的合一等都需要不住地祷告。因此，以各式祷告托住建堂过程是组织实施的最重要环节。

2) 合一原则

既然建堂是教会整体的行动，又需要面对不少困难，分歧在所难免，保守教会的合一就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因为建堂而导致教会遭受严重的损害，那将是极大的罪恶。因此，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

应当在合一的原则下谨慎处理建堂事宜。

保守教会合一的关键在决策阶段，应在充分祷告的基础上按程序作出相关决定。而一旦决定，就应当一往无前，不为各样的困难所动摇。

3) 参与原则

建堂需要教会每个成员的积极参与，不仅是因为经济的需要，更是因为教会整体生命的需要。教会全员参与的关键在动员。通过动员，使会众明白建堂的意义与必要性，从而达到“奋勇做这善工”之目的。

另外，从教会治理的角度，建堂是教会生活的重要事件，通过建堂给会众在表达意见、决策、理财等方面以参与的机会，可以为今后教会治理积累经验，并且能使每个成员更深地经历到自己是教会——基督身体的肢体，从而加强教会观念。

4) 成功原则

除特殊情况外，建堂行动应确保成功：或者建成会堂，或者按事先规划的程序终止，不能半途而废。

由于是教会第一次建堂，不成功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无论对本教会还是其他教会都将是长期的。因此，在建堂过程中切实贯彻这一原则是极其重要的。

七、教堂的产权

产权代表人指在教会没有社团法人资格的情况下，为达成建堂之目的，经教会指派，代表教会登记会堂产权的守望教会同工或会友代表。

由于产权代表人的特殊身份，他们一方面将面对来自政府可能的压力，另一方面将面对来自财物的试探。为同时保护教会和产权代表人的权益，产权代表人应按如下条件和程序产生。

1、治委会通过决议指定三位教会同工或会友代表（弟兄、40岁左右、身体健康、本人自愿）以共同拥有的方式作为产权代表人（在此方式下，对共有财产的处分需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

2、产权代表人签署“代表声明”（由教会起草），说明涉及会堂之产权非个人所有，实为守望教会所有。签署时应有长老和会友若干人在场见证（见证人也需在声明上签字），并在教会中公布。

3、产权代表人订立遗嘱（由法律小组起草），指定教会治理委员会所确定的人选为此项遗产的继承人。

4、教会、产权代表人、法律小组同时保存治理委员会决议、代表声明和代表人遗嘱。

在教会取得社团法人资格后，产权代表人应根据治理委员会的决定，根据当时的情况，尽快办理产权转移的法律手续。

北京守望教会
治理委员会
2009年3月12日

产权代表人声明

本人金永奎(金天明),男,1968年3月27日出生,职业:牧师;身份证号码:1101081[REDACTED],户口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派出所,家庭住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9号院新3[REDACTED],联系方式:座机:[REDACTED];移动电话:1339[REDACTED]

鉴于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以下简称“守望教会”)目前尚无法人资格,无法把守望教会购买的教会房产(在此特指守望教会在此次2009年建堂过程中购买的教会房产,具体房屋位置,待购买后,由本人另行声明,并作为本声明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产生法律效力)登记到教会的名下,2009年3月29日,经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研究决定(见后附文件1),由本人、孙毅和王亮作为守望教会所买教堂的产权代表人。为明确教堂产权归属,避免日后发生纠纷,特声明如下:

一、守望教会所买的教堂,虽然房产证上登记的是金永奎和孙毅、王亮共同共有(见后附文件2),但实际上是守望教会众会友和信徒奉献的资金购买的,其产权属于守望教会,不属于本人所有,本人的妻子李京花对该房产不享有共有权利(见后附文件3)。

二、一旦守望教会登记成功,获得法人资格,本人承诺将尽全力配合教会将教会房产尽快过户到教会名下。

三、为了尽可能保证该房产的安全,避免因本人的相关行为给教会房产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对于可能产生重大债务的行为,本人自愿作如下郑重承诺:1、对于主观可以控制的行为,在作出决定之前,要向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书面报告。这类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1)本人因买房、买车或者做生意等,需要借贷而产生的重大债务;2)由于本人或本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行为可能产生应有本人承担的重大债务;3)由本人及本人的配偶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责任)而产生的重大债务;2、对于客观不可控制

金永奎(天明)

产权代表人声明

本人金永奎,男,1968年3月27日出生,职业:牧师,身份证号码:1101081[REDACTED],户口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家庭住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派出所,联系方式:座机:[REDACTED],移动电话:1339[REDACTED]

鉴于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以下简称“守望教会”)目前尚无法人资格,无法把守望教会购买的教会房产(在此特指守望教会在此次2009年建堂过程中购买的教会房产,具体房屋位置,待购买后,由本人另行声明,并作为本声明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产生法律效力)登记到教会的名下,2009年3月29日,经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研究决定(见后附文件1),由金永奎、本人和孙毅作为守望教会所买教堂的产权代表人。为明确教堂产权归属,避免日后发生纠纷,特声明如下:

一、守望教会所买的教堂,虽然房产证上登记的是金永奎和孙毅、王亮共同共有(见后附文件2),但实际上是守望教会众会友和信徒奉献的资金购买的,其产权属于守望教会,不属于本人所有,本人的妻子李京花对该房产不享有共有权利(见后附文件3)。

二、一旦守望教会登记成功,获得法人资格,本人承诺将尽全力配合教会将教会房产尽快过户到教会名下。

三、为了尽可能保证该房产的安全,避免因本人的相关行为给教会房产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对于可能产生重大债务的行为,本人自愿作如下郑重承诺:1、对于主观可以控制的行为,在作出决定之前,要向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书面报告。这类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1)本人因买房、买车或者做生意等,需要借贷而产生的重大债务;2)由于本人或本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行为可能产生应有本人承担的重大债务;3)由本人及本人的配偶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责任)而产生的重大债务;2、对于客观不可控制

的行为,在发生之后要第一时间向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报告,并竭尽全力用自己的财产还款,不得使教会房产受到不利影响。这类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1)因本人意外事件(如非因交通事故,使其他人的人身和财产)产生的赔偿之债;2)因本人或本人的配偶、子女等直接或间接重大过失行为而产生的赔偿之债。

四、本人在做出上述承诺(见后附文件4),如果本人离婚,自离婚之日起,本人名下的教会房产不得随教会治理委员会指定的人员、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他家属无偿继承。

五、本声明一式三份分别呈交守望教会、法律小组,和本人各保留一份,三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自本人签字(或盖章)并经所有见证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六、本声明的见证人为教会治理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守望教会治理代表。

声明人: [REDACTED]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七日

见证人: [REDACTED]

[REDACTED]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七日

的行为，在发生之后要在第一时间向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报告，并竭尽全力用自己的财产还债，不使教会房产受到影响。这类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1) 因本人意外事件（如出现交通事故，侵害了别的人的人身财产等）产生的法定之债；2) 因本人或者本人的配偶、子女等亲属出现重大疾病等情况可能产生的巨额费用。

四、本人自愿立下遗嘱（见后附文件4），如果本人离世，自离世之日起，本人名下的教会房产遗赠给教会治理委员会指定的人员，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无权继承。

五、本声明一式三份分别由守望教会、法律小组、和本人各保存一份，三份具备相同的法律效力，自本人签字（摁指印）并经所有见证人亲笔签字之日生效。

六、本声明的见证人为教会治理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守望教会信徒代表。

声明人：

金永奎(天明)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七日

见证人：

曹灵 杨朋 袁志松 刘贵斌
曹以青 陆宇 孙彬 孙官
陈延辉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七日

产权代表人声明

本人王杰，男，1963年10月19日出生，职业：教师，身份证号：210902196310190011，户口所在地：北京昌平区北流路10号，联系地址：北京昌平区回龙观[]，联系方式：手机：[]，移动电话：135[]

鉴于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以下简称“守望教会”）自面向无法人资格，无法对守望教会买下的教会房产（以下简称守望教会此次建设过程中购买的教会房产，具体房屋位置、产权归属，由本人另行声明，并作为本声明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产生法律效力）登记到教会的名字，2009年12月29日，经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研究决定（见后附文件1），由本人王杰、杨朋两人作为守望教会此次建设的房产代表人，为明确教会产权归属，避免日后发生纠纷，特声明如下：

一、守望教会购买的教会房产，虽然房产证上登记的是金永奎和陆宇，王杰共同持有（见后附文件2），但实际上是守望教会全体信徒奉献的教会财产，房产属于守望教会，不属于本人所有，本人的签字仅能证明房产不享有共有权，无实际意义。

二、一旦守望教会登记成功，获得法人资格，本人承诺由任配合教会将教会房产尽快过户到教会名下。

三、为了尽可能保证房产安全，避免因本人的相关行为给教会房产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对于可能产生重大债务的行为，本人自愿增加下列承诺：1、对于上述声明的财产，在作出任何决定前，要向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报告，此类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1) 本人因购房、买车或者做生意等，需要借款而产生的重大债务；2) 由于本人或本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行为可能产生有本人承担的严重债务；3) 由本人或本人的配偶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责任）而产生的重大债务；2、对于任何不可控制的民事行为，在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向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报告，并竭

尽全力用自己的财产还债，不使教会房产受到影响。这类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1) 因本人意外事件（如出现交通事故，侵害了别的人的人身财产等）产生的法定之债；2) 因本人或者本人的配偶、子女等亲属出现重大疾病等情况可能产生的巨额费用。

四、本人自愿立下遗嘱（见后附文件4），如果本人离世，自离世之日起，本人名下的教会房产遗赠给教会治理委员会指定的人员，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无权继承。

五、本声明一式三份分别由守望教会、法律小组、和本人各保存一份，三份具备相同的法律效力，自本人签字（摁指印）并经所有见证人亲笔签字之日生效。

六、本声明的见证人为教会治理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守望教会信徒代表。

声明人：王杰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七日

见证人：曹灵 杨朋 袁志松 刘贵斌
曹以青 陆宇 孙彬 孙官
陈延辉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七日

对建堂的主要疑问及回应¹

问题1：对三产权人方式的疑问。

产权人的方式是否可靠？只用三个人的名义来筹集资金，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试探。另外财务的管理、运作令人担忧，一旦资金运作不透明，会让一些人产生怀疑，对教会领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压力、质疑。我们是否可以用集体融资，合伙买房的方式来解决？如果教会还是决定要把钱汇集到三个教会同工的账户下，为产权人安全考虑，我们是否可以说成是借款，而且给每个超过1万元的弟兄姊妹开出“借条”？

问题回应：

1、建堂小组中会有由专业人士构成的会计小组。他们会采用一系列措施来防止可能出现的漏洞：产权人不知道账户密码；一段时间后产权人账户上的资金会转移到其他账户；或者尽量缩短资金停留在产权人账户上的时间等。

2、教会决定同时成立“监事小组”，对于整个资金的运转进行全程跟踪式的督察与审计。

3、对于所提出的其他建议，从神学上讲，教会不希望由于其他关系的存在，如股东关系或者债权人关系，而影响到教会的正常属灵秩序。教会建堂资金属于奉献的性质，与社会上的集资有性质上的区别（开“借条”不够诚实，而且并不会降低风险，哪天有人真按“借条”要账该怎么办？）。

问题2：对于如何化解政府压力之解决措施的疑问。

如果建堂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施加压力，如冻结建堂资金，甚或以非法集资罪名拘捕教会负责人及参与建堂的同工，或以非法开展宗教活动为名没收房产，我们教会是否有周密的应对措施？

问题回应：

1、在教会建堂小组中，会专门成立一个法律小组，由相关律师组成，研究相关的法律和预防措施。

2、一旦出现所提出的情况，教会一定会诉诸法律途径，向法院提出诉讼。

3、这确实是一场属灵争战，需要我们的恳切祷告。

问题3：现在是否是购堂时机，以及教会是否有能力管理大会堂的疑问。

现在建堂是否太早，租房难道不更保险吗？3000万的资金，1500平米的会堂，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运作管理能力？（现在的管理就存在着很多问题）

问题回应：

1、租房对于教会发展构成的危机：随时有被赶走的危险；在当前堂会规模的情况下换地方的困难；每年花费约百分之四十的教会奉献于房租上等。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教会若继续按现在的速度成长而又没有更大承载空间的话，将来的牧养和管理会成为更严重的问题。

2、对于更大的会堂，怎样能够管理得更好，教会也意识到这是对教会治理能力的一个挑战。教会把兴起更多有恩赐的执事放在祷告中。就目前的会堂管理来说，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的缺欠，但也要看到神在教会治理方面给我们的祝福（如我们全年预算式事工模式等）。相信教会的管理会在现有基础上逐年改善。

问题4：对于是否能够集到足够资金，为何要在一年内完成建堂的疑问。

即使教会达到1000万元的筹资，但其余的部分怎么办？有足够的时间筹集到吗？如果其余的部分没有筹集到该怎么办？一定要在今年一年之内建好吗？时间是否太急了一些？

问题回应：

1、我们首先当尽全力做好我们可以做的，其余的部分我们只能凭着信心去仰望神的供应。在年内解决，这是我们的祷告，神知道教会长时间承受建堂风险的承载力有限。

2、如果到年底时资金缺口确实比较大，教会不希望由于保留大量资金、或者被动地被建堂事工所拖着，而给教会的其他事工带来不良的影响。

问题5：对于建堂可能导致教会不合一的疑问。

建堂过程中，如果教会同工之间不合一，或者有一部分弟兄姊妹不认可，是否可能造成教会的分裂？由目前的会友代表来印证是否具有代表性？

问题回应：

1、这次建堂的动员，教会把全教会的合一当作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到目前为止，所有教会同工都一致地支持建堂，相信建堂是神的带领。在这个意义上，建堂首先得到了教会同工的一致印证。

2、建堂方案在会友代表大会上也得到了多数代表，即44位代表中的38位代表投票支持。尽管教会成长太快，两年前选出的代表已经不能完全代表到所有的会友，但我们相信，在目前教会的秩序下，会友代表的投票仍然是在我们教会印证神心意的最好方式。

3、如果神的心意在我们教会中得到好的显明，那么我们相信，教会的合一就会得到保证，因为我们的合一是在他的真理和旨意之中。

问题6：对于建堂可能影响到教会牧养事工的疑问。

建堂是否会对教会的其他事工造成影响，比如教会的牧养事工？教会的同工队伍是否跟得上会众生命成长的牧养需要？如果建堂后人数规模可能是现在的几倍，牧养和管理力度能跟得上吗？如果有了空间，但是弟兄姊妹的生命却没有得到成长，不是得不偿失吗？是否先扎实地做好目前规模下的牧养，摸索大教会的小组、团契牧养经验，然后再考虑建堂？

问题回应：

1、教会意识到建堂对于教会其他事工可能会产生影响，因此专门成立建堂小组，不是由牧师或者传道来承担主要责任。牧养事工还是会继续推进。

2、建堂并不只是为了解决聚会空间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土木工程”，其实更是一个“属灵工程”。我们没有把建堂与牧养分开。个人生命的突破常常是在我们某些方面遇到挑战的时候。“摇动根基”不要误解为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在“生命突破”意义上的。从教会向整体教会转型的意义上看，建堂是把各肢体及各部门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教会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在生命连接的基础上使教会成长为一个向外开拓型的教会。

3、教会的成长不能由我们来完全左右其进程，教会当紧跟神的脚步。而这几年是神在中国特别工作的时间。

问题7：对于奉献多少所产生的压力的疑问。

面对经济上所需的3000万这个数字，弟兄姊妹都觉得有一定的压力。不少人在心里打鼓：我会拿出多少钱？我是否要付出所有的？奉献少了会自责；多了与家人产生冲突怎么办？不归还的建堂基金怎么处理？

问题回应：

1、3000万不是建堂的目标性指标。建堂的目标性指标是1500平米左右的聚会场所。我们奉献的原则是甘心乐意，无论多少，就是寡妇的两个小钱主也不轻看。我们的信心不是来自自己的奉献能力，而当定睛于神丰富的、出人意外的供应。

2、即使教会终止建堂程序，自由奉献的建堂资金也会存在教会的建堂基金里。它属于专款，以备以后建堂使用。教会在今年的预算中也会拿出年奉献的十分之一归入建堂基金。

3、认捐的方式是教会给每个打算认捐的弟兄姊妹一个编码。建堂小组只知道这个编码所代表的人认捐了多少钱。而且哪个弟兄姊妹认捐了多少也不会被公布出来。每个人只需要凭着向神得自由的良心来奉献就好了。■

1 本问题与回应系2009年3月会友代表大会投票印证前，专门针对会友代表和部分会友的疑问作出的解答。

建堂奉献原则

建堂事工在教会中已得印证，建堂奉献即将启动。作为教会的成员，我们当如何预备自己并奉献金钱呢？根据圣经的奉献原则，结合目前教会建堂及弟兄姊妹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堂奉献的指导原则：

1、为建堂奉献金钱固然重要，但面对建堂事工先将自己全然献给主并被祂使用更为重要。

◎“并且他们所作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林前8:5）

2、透过建堂奉献，我们与教会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加爱主的教会，因此我们的心也常在主里面。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太6:21）

3、建堂奉献应该按照信心的程度尽力奉献。我们的信心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奉献能力，而当定睛于神丰富的供应。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藉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林后9:8—11）

4、为建堂奉献我们心里酌量，不要勉强，要捐得甘心乐意。无论多少，不要与人比较，每个人只需要向神存自由的良心来奉献就好了，寡妇的两个小钱主也不轻看。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林前9:7）

5、在建堂奉献过程中夫妻一定要合一、家庭要和睦。为建堂奉献要与配偶坦诚沟通和商议，求得配偶的同意或支持；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对方，或以自己的信心要求对方。若不合一或遇到拦阻，当放下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和帮助。不要忘记，在这件事上夫妻的合一比任何决定都重要。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

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太19:5—6节选）

6、在建堂奉献过程中作为子女特别要注意，不能把当孝敬父母的那一份拿来建堂奉献。

◎“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奉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作许多这样的事。”（可7:10—13）

7、建堂奉献是十一感恩奉献外的专项事工奉献，所以不能拿十一奉献用作建堂奉献；而且建堂既然是一项圣工，就不能将不义之财作为建堂奉献来奉献。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蝗虫”原文作“吞噬者”），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玛3:10—12）

8、建堂奉献有认捐奉献和自由奉献两种方式，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9、在建堂事工中金钱奉献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是我们奉献的全部，也不是唯一的参与方式，在整个建堂过程中我们可以以其他方式参与和投入。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作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作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林后8:9—15）

10、在建堂整个过程中我们不但要甘心并尽力奉献，还要以信心仰望神的供应，求神在建堂资金的筹集方面大大显明他自己的预备，使我们教会一同经历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因此使我们教会更多的弟兄姊妹在经济上得以自由，透过参与建堂奉献，我们内在的生命也得到建造。愿神赐福！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与这殿（“殿”或作“石”）！’”（亚4:6下—7）

北京守望教会 建堂代祷书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按照教会2009年的建堂方案，我们都同心期盼今年3月底可以进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堂。特别是经历了一段时间在不同的临时场所聚会之后，我们更是祈盼神能够早日让我们结束这种漂流的日子。但随着3月31日的过去，我们发现，神还没有为教会打开通向新堂的通达之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心中的感受十分复杂，难以言表。一方面，我们相信神必会带领我们进入新堂；另一方面，我们心里在问：主啊，还要多久？这一段时间，除了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许多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一直在为我们的建堂祷告，他们和我们一样关心建堂的进展。为此，我们把建堂在当下所面临的处境与各位弟兄姊妹分享，以勉励大家继续为进入新堂恳切祷告。

一、目前建堂进程面临的处境

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过，按照建堂方案，如果2009年12月31日不能签约，建堂程序就会自动终止。然而，神怜悯我们，就在最后日期一天天逼近的时候，他施恩的手为我们开路。在经过一段快速的谈判后，我们终于在12月15日和北京大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购下了位于中关村苏州街地段的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一片写字楼，面积约为1500平米，与我们在建堂方案中向神祷告的只差几平米，并且其他各方面指标均与方案中所祷告的相符合。在随后的一周中，即到合同所约定的12月22日下午3时，教会全额支付了约2700万的购房款。虽然签约之时我们只有一半的房款到位，但在这7天中，我们亲眼目睹了神在我们中间彰显他大能的作为。神从不误事，在最后的时刻为我们供应了我们支付的全部房款。然而，在24日我们按合同规定找开发商拿钥匙时，开发商对待我们以及此笔交易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尽管承认已经收到了全额房款，却以种种理由拒绝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经过多次交涉，现在开发商的态度是，没有什么理由，他们就是交不了房子；作为企业，他们宁愿付出经济损失，承担每天高达数千元的滞纳金，也不愿冒其他的风险。

自12月22日我们支付全部购房款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年。虽然依照合同规定，教会自交付全额款项两天后就有权使用所购置的房屋，但教会没有采取与开

发商产生直接冲突的方式入驻。我们知道阻碍守望教会入驻新堂的主要原因不在开发商，而在政府有关部门。为此，我们曾多次向北京市国保及市宗教局说明我们建堂的原因，表达我们愿意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问题的意愿。但我们得到的回应是，守望教会建堂有些超前，他们目前难以接受，尽管他们自己也承认《宗教事务条例》确实滞后于当前教会的发展。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守望这几个月来一直在一处只能主日使用的临时场所进行主日敬拜，不仅每个主日付出了大量租金，教会各项事工也受到影响。一方面教会花费了2700万购置的房屋无法使用，另一方面教会还在支付着大额租金租用临时聚会场所。半年时间过去了，教会仍然漂流在外。

二、教会解决此问题的立场

在过去的半年里，教会在祷告中一直试图通过协商的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一方面，我们在等候神显明他的作为，为此我们举行了二十多天的连续祷告会；另一方面，在此期间我们多次向有关部门陈明教会的立场。在此，我们愿意再次表明我们对解决问题所持的基本立场。

第一，家庭教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稳定聚会场所是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一段时间阻拦守望教会进入自己的新堂不但不能解决教会聚会场所的问题，反倒会逆大势所趋，激化政教之间的冲突。守望教会购置自己聚会场所的直接原因，既是因为不愿让房东代教会承受来自有关部门巨大的压力，也有经济上更合理使用资金的考虑。我们相信这不只是守望一家教会遇到的挑战，也是众多家庭教会、特别是城市家庭教会遇到的问题。由于神的祝福，家庭教会聚会规模的自然增长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有一定规模的教会进入到写字楼后，就不能不面对聚会场所的稳定及经济上的合算等问题。其实，这从更大的层面上反映出，中国家庭教会成长到一定阶段，拥有自己的聚会场所是其自然的需要，就如一个人能够自立时就需要拥有成家立业的地方一样自然。更重要的是，这是教会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进入到社会公共空间的一个明确标志，就如一个其他领域的社会群体，在其能力许可的时候，更愿意拥有属于自己的活动空间一样。

第二，正是看到这个大的趋势，所以我们并没有孤立地看待我们守望进入新堂的问题，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解决政教冲突之关系的契机，我们盼望守望进入新堂之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扭转60年来中国政府与家庭教会紧张冲突的局面。就是基于这样的盼望，我们一直试图寻求一种合宜的解决途径。确实，在过去60年的教会历史中，政府从早期的严厉打击，到后来以各种理由给予取缔，到现在多数情况下的默认，政教关系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所改善，但还是处在紧张的张力之中。守望教会的建堂进程将政府有关部门推到了一个无法回避或默认的地步，就如有关部门所看到的，让守望教会进去就意味着承认守望有一个“合法的”聚会场所，就意味着承认守望作为一个教会的公开“合法的”存在。而这种无法视而不见的承认，正是当下政教关系极为需要突破之所在。在当前中国社会潜伏着各种深层危机的情况下，一个走向良好互动的

政教关系既对双方有利，也是对中国社会极大的祝福。

第三，其实政教关系在当下所面对的直接问题，就是如何找到一条解决中国家庭教会聚会场所问题的途径。无论是政府有关部门当下默认守望教会的租用方式，还是其不能够接受的购买方式，其实问题是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问题已经是有关部门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自己购置的场所不能成为“合法的”宗教场所，自然租用的场所也不会是“合法的”场所。自改革开放算起，30年已经过去了，有关宗教部门视数百万人在“不合法的”宗教场所聚会而不去考虑有效的解决途径，这种行政不作为的行为还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当然，我们并没有只是一味地等待这些部门的作为。在今年3月的两次交涉中，守望教会向北京市宗教局提出了宗教场所登记或备案的建议。但这个方案向市宗教局提出后，得到的回应仍是：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场所登记须由现有宗教团体（即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提出；关于宗教场所的备案方案，至今未得到回应。在此，我们强烈地呼吁有关宗教部门不要紧紧地抓住自己部门条例中所谓“宗教团体”即指“三自”的解释。要求家庭教会必须通过官方的“三自”才可能拥有“合法的”宗教场所，不过是以自己部门条例的形式重复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宗教政策；根本无视60年来这种宗教政策的无效以及对无数基督徒公民带来的迫害。中国宪法赋予中国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这自然意味着公民有在自己的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部门法规应当反映中国宪法的这个基本精神，而不应当成为维护自己部门与官方“宗教团体”自身利益的工具。当法规沦为维护自己部门利益的工具时，它必然丧失其作为法律的权威，而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第四，我们也认为，政府的权柄是神所赋予的，政府相关部门本应照着公义的法律所给予的权力来维护信教公民的权益，而不应当采用非法治的手段来干扰公民的正常生活，侵害公民应有的信仰权利。自去年11月以来，来守望教会聚会的几乎每一位信徒，甚至可能只是偶尔来参加主日敬拜的信徒，都会不断地接到来自居委会、街道办、派出所或宗教部门的电话，询问信徒个人的信息，特别是家庭住址等，并不时地以各种理由去信徒的家中。这些部门的意图是，动用各种可以动用的力量，让每一个信徒都处在数个人或数个部门的监督之下。这种打人民战争的思路，用不具有执法权的居委会或工作单位等机构，把守法的信教公民当作是另类，显然是一种践踏法治、无视公民尊严与权利的做法，与当下以法治国的精神严重相背，其结果只能是伤害信徒的感情，加大政教关系的张力，于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益处。

或许让这些部门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通过不断的电话或上门干扰，甚至威胁，可以让来守望聚会的信徒人数减少，但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怜悯自己的儿女，让这些可能会给常人带来烦恼的干扰变成做门徒的操练，让我们每个人明白，跟随基督在今天意味着什么。逼迫带来对教会的委身，神借着许可有关部门给信徒施加压力，促成了信徒生命的成长。尽管这段时期，守望教会处于不断由一个临时聚会场所换到另一个场所的不稳定时期，但来守望聚会的信徒人数却在稳步增加，让我们特别经历到神与他教会的同在。

三、我们的祷告

从全教会同心合意地推动建堂、6月30日筹集到一千万以上的资金、12月15日签约完成并在七日内支付全额房款，我们看到神到如今一直与他的守望教会同在。这让我们确信，建堂是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在这个过程中，他实实在在地让我们看到他大而可畏的作为，让那些在人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成为现实。因此我们确信，既然神带领我们越过了约旦河，那么在如何进入新堂的这一步，尽管我们面对的拦阻犹如耶利哥高大的城墙，在其下我们人似乎做不了什么，但耶和華神作为他百姓的元帅，必会为他的百姓争战，因为耶和華神的热心必要成就他定意要成就的事。为此，让我们恳切地同心祷告。

1、让我们继续为教会能够早日进入新堂祷告。为此，我们同心恳求主以他的大能引导并改变拦阻教会进入新堂的执政掌权者的心，帮助他们看到现实解决聚会场所问题的途径，并赐给他们愿意与教会一同去面对问题的勇气。愿大能的主最终除去一切阻碍教会进入新堂的拦阻，打开新堂的大门。

2、我们恳切地求我们天上的神怜悯开发商——北京大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为我们与开发商的关系祷告。我们不愿意与开发商产生直接的冲突，或许他们也在为中国政教关系之改进付出着代价，比如要支付积累到如今已高达数十万元的滞纳金。求神赐给他们一个在压力环境下仍然能够持守作为商家以诚信为本的良心，赐给他们勇气维护自己从事正当房屋交易的权利。

3、我们也为以特殊奉献方式筹措的建堂资金能够按时还清祷告。去年12月我们签约时教会筹集到的所有奉献款项，与购房全额款项有400多万的差距。为此，根据2009建堂方案，我们收到弟兄姊妹以特殊奉献方式的短期借款，并约定今年3月底和6月底分别还清。感谢神的恩典，今年3月底我们已付清了约定的100多万的款项，到6月底前我们还需要还清约定的近300万款项。为此我们同心祷告，耶和華以勒的神供应我们，使我们按时还清约定的款项，保守他教会的信实见证。

4、最后我们特别为教会的合一祷告。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进入新堂，而且在继续推进建堂的问题上，我们同工之间也有意见上的分歧，为此我们特别求神使我们谦卑仰望神的怜悯，共同寻求、等候神对教会下一步的清楚带领，使基督的教会继续合一前行。

求神垂听我们在他面前同心合意的恳求，为他的教会开路并带领我们进入新堂，让我们经历生命的复兴、信心的提升，并且让这个世界知道耶稣基督是主、是神！

北京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

2010年5月23日

守望教会牧师建堂访谈

[编者按] 守望教会的建堂进程在今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的停滞，由此带来教会外的一些猜测，以及教会内的不同看法。为此本刊访谈了守望教会的两位牧师，请他们就目前建堂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再一次表达他们的看法。

访谈守望教会天明牧师

《杏花》：守望教会到3月31日时，没有按照起初预定的日期进入新堂，在之后的这一段时间中，无论是教会牧长，还是普通信徒们的信心都在经受考验，教会层面也较少提及建堂这项事工，但是8月1日的讲道中又听到你专门讲到建堂及大家的信心问题，可否请你介绍一下现在教会建堂的进展情况，建堂到如今所面临的处境到底是什么样子？

天明：没能按建堂报告中所规划的日期（指3月31日，编者注，下同）进入新堂，对教会的影响确实很大，这种影响不仅是对弟兄姊妹们的，也是对我们同工们的。尽管3月31日进驻新堂并不是像去年三个指标那样的印证性指标，但去年既然神都按建堂报告中的规划（指三个印证性指标的成就）成就了，大家自然就期待着按期进入新堂。

信心的期待和现实的差距，使同工和弟兄姊妹们都陷在心灵的煎熬里，经受了一段痛苦的信心的考验。加上我们的建堂规划只规划到今年3月底，而且在建堂方案中所提到的各种风险及可能的应对措施中，没有对交付全额房款后开发商却不交钥匙的应对方案。因此可以这样讲，从今年4月起，建堂事工更像是旷野中的信心旅程。在此过程中我们有怀疑，有反

思，有无奈，有祷告、忍耐和等待……

面对这样的处境，教会当做什么？在继续推进建堂的事上教会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个问题上，同工们的看法有很大分歧，尽管大多数同工认为应当继续推进建堂，但在建堂的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虽然需要继续的交通，但到一个地步之后，除了祷告和忍耐等候外我们很难再推动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除还款的报告外很少提及建堂是不难理解的，其实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想这段时间弟兄姊妹因着教会在建堂事工带领上的短暂“空白”而经受了太多太长的煎熬，为此我时常难过，也深感亏欠。直到5月下旬（从3月31日到那时已经过了一个半月），治委会才得以向全教会公布《北京守望教会建堂代祷书》，讲出了教会当时的处境，并表明“建堂是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承认“我们同工之间也有意见上的分歧”，为此提出“特别求神使我们谦卑仰望神的怜悯，共同寻求、等候神对教会下一步的清楚带领，使基督的教会继续合一前行”。

进入7月，治委会认为应该继续推动建堂而不能再迟延了，为此治委会和同工团队为建堂的下一步推动再次聚在一起。感恩的是，尽

管对于建堂同工之间仍存在不同看法，但教会的同工在以下三点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在8月更深入地分享建堂意义并推动全教会同心为建堂祷告；以文字来表明建堂的过程及意义；成立法律小组来做好法律上的一切可能的应对准备。相信这是圣灵借弟兄姊妹的祷告带来的合一。

你也问到现在教会建堂的进展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开发商已向我们表达希望解约的意愿，政府部门也不断劝说解约退回房款结束建堂，但我们既然相信建堂是出于神，并且建堂起初就定下成功原则，我们应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推动建堂直到结果显明，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为此，治委会在8月底、9月初提出了建堂推进的初步方案（是框架性的），目前同工团队正透过对建堂的反思，促进彼此生命的连接及圣灵里的合一，从而在建堂推进的带领下获得共同的领受，并使这一领受在全教会中得到印证而继续推进。

《杏花》：在建堂的问题上，听到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同工）的一些不同的想法，那些对建堂持不同意见的弟兄姊妹看到建堂进程中出现这么大的拦阻，可能会怀疑建堂是否出自神的旨意。建堂出现这样的曲折，不知你的理解是怎样的？

天明：面对建堂中出现的拦阻，出现怀疑或者动摇这并不难理解；甚至对治委会的带领或主任牧师的推动工作有质疑也是难免的，因为对这么大的一项事工及其推动，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也属正常。如果我们仔细聆听和分析建堂受到拦阻而引发的质疑，它们表现在很多方面：有人一开始就不确定建堂是否出于神，因此遇到拦阻更觉得建堂不是出于神；也有人认为建堂是出于神，但建堂的方案不切实际，如建堂规模太大而难以达到，或者建堂推动的方式出现偏差，如教会推动建堂过于高调

和公开而从一开始就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因此在目前中国现实中很难实现，或者在3月提出以和平的方式进入就是错误的策略；甚至也有人认为我们在签约最后时刻借款不倚靠神而偏离了神的轨道等等……

建堂出现这样的曲折，我的理解是：建堂确实是出于神，如果首先我自己没有这样的信心，一开始就不会推动、也不可能着力推动。而且对我来讲，为了确认这种建堂的负担是否出于神，用半年的时间来在教会主日讲台分享《尼希米记》释经讲道（不但分享也聆听），那些信息（包括我自己讲的），让我更深地明白了在这个世代建堂的意义，因此确认建堂是神的心意。尽管就建堂我没有亲自听到过主的命令，但我的心在圣灵里能够感受到他对我们建堂的喜悦，去年的事实也证明；如果不是出于神、没有他的同在，那三个印证性的指标是不可能成就的。因此我认为，全教会因相信神的带领而同心推动建堂到今天，不能因怀疑或质疑就停下来，尽管为合一我们需要反思并继续寻求他的带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过失也需要悔改，但现在绝不是因怀疑或质疑而停滞下来的时候，我们应当继续坚定地推动建堂。

《杏花》：有人认为守望现在建堂时机还不够成熟，走得太快，也有人认为外在的建堂不如信徒生命的建造更为重要，如果信徒生命没有预备好，外部的建堂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天明：建堂时机是否成熟，对这个问题，建堂动员报告里已经有详细的分析和清楚的说明，我就不多讲了。后来的事实（也就是推动建堂这一年多的事实）也表明守望建堂时机确实成熟。为教会建堂甘心乐意献出的两千多万奉献；面对多方的压力仍冒着风雪如同一人来教会指定地点坚持敬拜所展现出的对信

仰的坚持，以及在因此而来的多方面的压力（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属灵争战）中所表现出的信心和勇气、对主的忠诚和对教会的委身；在今年4月到7月四个多月的艰难旅程中所表现出的忍耐、对主的信心和对教会带领的信任；教会每当遇到挑战和艰难举行特别祷告会时就放下一切从城北、城南、城东、城西赶到教会以热切的祷告来同心信靠寻求主的弟兄姊妹……面对这样的弟兄姊妹，我还能说什么？面对这班的弟兄姊妹，守望现在建堂时机不够成熟和太快的说法，我是无法接受和理解的。我们不能只看环境就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而应从教会身上看到主自己的作为。看到守望弟兄姊妹对主的委身和对教会的投入，作为全职的牧者，我时常感到亏欠。

外在的建堂不如信徒生命的建造重要的说法，在某一种层面上我是认同的。这个层面就是：建堂是外在的，信徒的生命建造是内在的；建堂不能存到永恒，而所建造的生命存到永远。因此建堂是短期事工，信徒生命建造是长期事工。但提出此说法的弟兄姊妹很可能误解了我们建堂的意义，只把建堂当成外在的一项可有可无的购房工程（甚至有人认为是金钱工程，只要有钱就能建堂）。首先，建堂是因为教会各方面事工的需要，因此是一项属灵工作；其次，弟兄姊妹奉献金钱并承受因参与建堂而来的各样挑战，因此它是影响教会每个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一项事工；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我们建堂是要拓展神量给我们的疆界，因此更是一场属灵的争战。这些都很像当年尼希米带领神的百姓重建城墙。

我们都知道，尼希米所建的城墙不可能永存，也明白即使不重建城墙，只要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可以打败周边的一切仇敌。但神“施恩的手”帮助尼希米和百姓重建城墙，目的是透过重建城墙的过程，让神的百姓从过去失败的阴影中靠主走出来，经历他的得胜，并且透

过重建城墙，神把自己的百姓从周边外邦世俗的影响中分别出来，最终建立以神的圣殿为中心的事奉他的国度（这与《出埃及记》19:6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的应许是完全吻合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现在我们还能说，尼希米重建城墙不是属灵的建造吗？而且，在建堂的实际过程中我们也确实看到神对弟兄姊妹生命的造就和对教会的祝福。当然，停留在重建城墙上还是不够的，毕竟还需要真理上的建造，因此神后来派以斯拉到他们中间教导百姓律法，尼希米也大力支持以斯拉的工作。同样，我们不能单强调建堂而忽略话语上的教导和牧养，这也确实是我们需要加强的，牧养上的缺乏在尼希米重建城墙时也出现过（尼5章）。因此重视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建造，这可以、也应该成为我们建堂的提醒，但不是拦阻。

对于“如果信徒生命没有预备好，外部的建堂没有这么大的意义”这样的观点，我刚才在上面回应“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否已经预备好建堂”这一问题时已经讲过。所以对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在神自己的历史里，圣经所关注的一般不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而是神的时间到没到。查考神的百姓出埃及的历史，结论显然也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幸福生活中全然忘记了迦南——神应许之地，直到神的时间快到了，神自己透过新法老来预备他们的心出埃及；借着摩西所显出的神迹凭据他们相信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但在遇到法老的阻拦、每天的工作量加增时所表现出的态度表明他们没有出埃及的坚定心志；尽管借着神迹（就是神所降的十灾）他们出了埃及，但面对危险（法老的追杀）所表现出的绝望中的抱怨，就表明他们没有真正的信心；明明是跟着神的云柱火柱的引导走旷野，却一路埋怨，更表明他们根本没有预备好走神所预备的旷野的道路……为此我想说的就是：为建堂，

我们当然要预备，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这不是神的带领。

《杏花》：有人认为守望建堂不过是想买个更大的地方，而且一上来就声势浩大，似乎人人皆知。据说有的教会（指家庭教会）也有自己的会所及房产，但是他们是在私下里购买成功的，两者的建堂方式截然不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天明：守望建堂确实想买大一点的地方。但“大一点”并不是出于盲目，也不是为显出守望自己有什么要夸的。我们的“大一点”是根据目前教会的成长、教会各项事工的开展，还考虑到近几年教会可能成长的规模（包括将来植堂），我们是在考虑过这些诸多因素之后确定的建堂面积，当然提出这个面积时大家都感到比自己想象的大很多。

既然守望建堂具有这样的规模，那么想私下悄悄建堂是不现实的。首先资金筹集的额度那么大，不公开而悄悄进行很容易被误解或诬陷为非法集资，而且弟兄姊妹奉献的参与度那样高（我说的是参与的人多、奉献的额度大），如果在教会中不透明，必然给魔鬼留控告的把柄。不但如此，按以往的经验来看，建堂这么大的举动，有关部门不可能不知道，很难悄悄进行。基于这样多重的考虑，最终决定公开透明地推动建堂和筹集资金。

仅从购房的角度来讲，守望建堂和其他教会购房没有区别，但这次守望推动建堂，除拥有稳定、长期自由使用的聚会场所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属灵意义（请参看“北京守望教会2009建堂方案”），其中很重要的是透过建堂突破现今的环境，教会的成长不再受环境的拦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购买“大一点”的地方也是必然的。

《杏花》：有弟兄姊妹质疑，既然建堂没有

得到政府的同意，那么我们继续坚持下去，是否和“顺服在上掌权者”的圣经教导相矛盾？而且圣经里无论是《以斯拉记》，还是《尼西米记》中，建造圣殿和城墙都是得到王的同意才开始动工，虽然中间有争战，但是靠着神最终得胜，而守望教会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对此你怎么看？

天明：既然有弟兄姊妹这样质疑，那我就回答说：严格地按《宗教事务条例》来讲，现在我们教会每主日聚会也是不顺服掌权者的，其实回到家里小规模聚会也一样，因为这些聚会跟政府宗教部门（无论是海淀区民宗侨还是北京市宗教局）解释的《宗教事务条例》是相冲突的。我不是说，在聚会领域不顺服掌权者，在建堂领域也可以不顺服。我想说的是：我们应当尊重执政掌权者，因我们相信他们管理国家的权柄来自神，神设立他们为的是赏善罚恶，因此存敬畏神的心顺服执政掌权者是好的。但我们不能只讲一面，因为我们的顺服是出于敬畏神而来的良心，因此当执政掌权者的意思是叫我们违背神的命令，我们就为持守信仰的良心宁愿不顺服执政掌权者并付出代价也要顺服神，就像彼得和约翰向着犹太公会所说的：“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徒4:19—20）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面对尼布甲尼撒王叫他们拜他所立金像的要求时，也说到：“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3:16—18）

当然在现今的社会里必须以这种殉道方式表达对神顺服的情形较少发生。但面对建堂，我们首先要确认的还是——建堂是不是神的旨意；其次才是要确认建堂除信仰问题外，还

有没有其他不顺服执政掌权者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一开始说守望建堂过于超前，对其他家庭教会具示范性作用，因此不能接受；到后来可以说购房可以，但建堂不可以。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我们购房本身并没有违背任何的法规，如果执政掌权者认为我们违背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因为守望透过建堂公开越过了执政掌权者为教会所划定的界限。在有关部门看来，只有宗教团体（就是被认可的“三自”教会）、在被批准的场所（教堂等），才可以进行宗教活动（聚会）。因此我认为，如果说我们在建堂上没有顺服执政掌权者的话，实际上只是违背了《宗教事务条例》而已，就是那既无法承载今天中国教会的成长，又不断限制和阻拦神教会成长的“枷锁”，那原是执政掌权者为限制教会的发展而划定的界限。但教会的实际成长（不单是守望教会，而是很多家庭教会）早已超出了（甚至远远超出了）政府借《宗教事务条例》划定的界限，守望公开建堂再也无法回避和遮掩家庭教会已经越过这界限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守望建堂的意义在于：一直被被动地调整自己（规模、场所等）来寻求发展空间的家庭教会，主动并公开突破了这界限，但这种突破只缘于信仰原因（教会要成长），而不是对政权的挑战（因此也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维权）。

由于建堂在政教关系上具有这样的意义，它不可能像尼希米得到王的恩准为重建城墙的印证那样，先得到政府允准才建堂，反而是靠神的带领透过建堂来建立真正合乎圣经的和谐的政教关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尊重政权。其实，我们守望教会一直尊重政府权柄，为此过去几年一直推动教会登记，并主动向政府提出宗教团体的社团登记，此后也一直为政教关系与政府沟通，付出了不少努力。现在该是政府正视家庭教会发展现实，积极调整原有的思维模式来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时候了。守望建

堂对有关部门来讲也是尝试性地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一个契机，这个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对教会和政府部门，还是对中国社会都将是祝福。我个人相信，只要政府有关部门肯面对并与教会共同努力，这个问题就不难得到解决。

《杏花》：截止到目前，建堂还有一些没有还的债务，包括弟兄姊妹的借款和教会的十一奉献，请问这会成为教会今后发展的拖累吗？

天明：建堂借款和还款的问题，最近大家比较关心，议论也比较多，所以我想多讲一点这方面的问题。建堂之所以借款是因为去年年底建堂即将签约之时，所筹集到的奉献离全额房款还有一定差距。当时我们根据建堂动员报告中的一项，即“教会不主动向任何人或团体借款，若主内弟兄姊妹或主内团体愿意主动借给教会，治委会经了解出借人及借款条件等情况后，可以决定是否接受。（这种‘被动’借款本质上也是接受一种特殊方式的奉献）”这一条，主日向弟兄姊妹说明此项并公布建堂奉献差额，如果有谁感动或愿意，也可以以特殊奉献的方式定期借款给教会使用。

教会这样的借款是否合适，这是不是不倚靠神的人为方式？当时面对即将签约，款项又有一定差距的情况，我们确实考虑过主动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和借款，后来觉得这不符合建堂报告中所定的原则就放弃了。但同工团队商议后认定，在主日跟弟兄姊妹分享此项，有感动的、愿意无条件地借款给教会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把这种借款看作是一种特别奉献。后来我在主日特别报告和弟兄姊妹分享此项。当然对这个问题，回过头来时，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有人认为，主日那样分享本身就是主动借款，违背建堂报告中的原则；也有人认为这等于是打擦边球，尽管可以接受但还是不好的。对此我的理解是：至少对我来讲，起草和通过建堂报告时，就认定了只要不针对哪一个

具体对象借款，在教会中分享此项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这一项就是为这些情况设立的。以这样的方式筹集部分款项（当然我认为这部分不能占太大比例，后来实际上也只占了百分之十几），这也是神对我们的怜悯。我们想象一下，所有款项都是我们自己奉献出来的话，以后可能难免骄傲。我是希望我们的建堂最后以神的怜悯，而不是以我们得胜的信心完成，这样建堂成功后我们才能仍以谦卑的心仰望神的怜悯而长久活在神的祝福中。因此我是相信神也会使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主日特别报告中分享借款途径时，我并不是以依赖弟兄姊妹的心态，反而是希望并且乐意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以这样的方式被神使用。

但现在比借款更困扰大家的是还款问题。因为6月22日应该还一部分款项。当时所收到的建堂奉献不足以还清到期的借款，后来因部分借款人把还款日期推迟到8月22日或12月22日以及教会垫付了部分款项而暂时渡过难关，但到了8月22日我们没能全部还清到期的款项。这让教会在还款问题上失去了见证，也给弟兄姊妹对建堂的信心和下一步的建堂推动蒙上了阴影。这件事主要的责任不在于弟兄姊妹，而在于治委会。我们的判断过于乐观（我自己觉得只要进入新堂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对还款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特别地推动。在这一点上，我当时还认为，弟兄姊妹在奉献上已尽了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奉献的余力或不愿再奉献），再加上教会又不能提出合一的下一步推动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也不好继续推动奉献。因为种种的理由，我们没有认真面对还款问题。在前些日子的教会祷告会中我们重新面对了这个问题，并为着我们的亏欠在主面前悔改。

至于去年年底签约时和今年6月份还款时教会用十一奉献来垫付，是否合宜？对此我的

意见是，既然弟兄姊妹尽其所能借款给教会来解决建堂资金问题，教会自己也应尽其所能摆上（况且还是借款）；在到期而归还弟兄姊妹借款上也是如此（欠款而还款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是教会自己欠的款）。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不影响教会正常事工的开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有不同的理解，每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保守自己的良心，但也要尊重教会按所设立的秩序做出的决定，这样就好了。

就余下的还款问题，同工们基本达成共识，大家一致认为，无论如何我们再不能出现不能按时还款的问题了（因弟兄姊妹的再次奉献已经还清了8月份该还的所有款项，而离现在最近的还款时间是12月22日），免得教会再次失去见证。我们认为，神透过还款问题，也再次提醒和催促我们教会直面对于建堂下一步的推动。

杏花：听教会祷告会中的分享，治理委员会在下一步的建堂推进中准备考虑法律诉讼方案，你如何看待教会在建堂中采取法律手段，为什么会考虑法律诉讼的方案？

天明：在整个建堂过程中法律程序不是到今天才考虑的。其实教会开始推动建堂时，就在“对于如何化解政府压力之解决措施的疑问”解答中提出过，“一旦出现所提出的情况，教会一定会诉诸法律途径，向法院提起诉讼。”（请参看：“关于建堂的主要疑问及其回应”一文）今天在这里我不是要探讨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是当初所提出的情况，而是想分享教会采取法律手段的意义。

弟兄姊妹刚听到治委会在下一步建堂推进的初步方案中考虑采取法律诉讼，不少人对此表现出疑虑，这种疑虑大都基于以下种种的考虑及判断：一是进入法律程序的话建堂成功几无可能，因为政府会介入法院，就像有关部门给开发商压力而我们无法拿到钥匙一样，因此甚至有弟兄姊妹认为进入法律程序，就等于

放弃建堂；二是法院受理后迟迟不判决（甚至拖延几年，这不是不可能），这会消耗和分散我们的精力，使教会事工长期受影响；三是法院一开始就不受理我们的诉讼，这样我们的建堂推进计划就无法在此轨道上继续实施；四是我们要付出大笔的诉讼费用；五是只要进入法律程序就应接受法院判决，而且教会无法把握其过程及结果，因此是比较被动的；六是使用法律手段总感觉不如直接倚靠神（尽管保罗也曾用过法律手段），因为法律手段不是教会擅长的方式（过去虽然有过行政复议，但毕竟没有起诉经验），教会擅长的是直接的属灵争战，而且过去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此外，还有一种疑虑是，其实我们交付全额资金还拿不到钥匙，真正原因不在开发商而在于政府，这样如果我们起诉开发商，是否在道义上对开发商不公平，这可能影响教会在社会上的见证。

我想这样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律诉讼也有它的意义。首先，法律诉讼并不存在道义问题，反而这是开发商希望的（一开始他们就提过，最近见面时也提过我们可以起诉他们），因为对开发商来讲，依准法院的判决既不得罪政府，对教会也有交代；而且合同里也有相关条款，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无法协商解决的争议，可以依法向法院起诉；这也是在现代社会里无法协商解决纠纷时常采用的、大家公认的方式。

第二，从教会的“建堂成功原则”来看，我们是不可能中途放弃建堂的，意思是说，现在就解除购房合同、取回房款及相关赔偿金，这也与我们起初的信心相悖。因此，如果法律诉讼是我们为完成建堂该尽的责任的话，我们就应尽全力打官司（不然的话将来我们该多后悔呀！），而且若这样的法律诉讼还有时效期的话（例如开发商提出解约后，若三个月内不采取法律措施，就相当于默认合同的解除——

这一点我们正咨询律师），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就更是义不容辞的。第三，尽管进入法律程序教会可能面临诸多风险，但只要神带领我们，这些风险是我们可以面对和承受的。其实，不用说法律程序，去年在建堂进程中我们教会所经历的，哪一个没有风险？哪一个没有信心的挑战？而且哪些是我们曾经历过的？其实很多都是第一次，这些经历帮助我们突破了原有的信心，拓宽了教会原有的疆界。建堂启动之初，在很多人看来以建堂动员报告中的设想来建堂是不可能的，当时很少有人相信教会能够走到今天的地步，其中包括教会、弟兄姊妹和政府有关人员。但是感谢神！他一路带领我们走过来经历他丰盛的恩典和得胜。我们相信神不仅掌管教会，他也掌管全地，复活的基督已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太28:18）——这就是我们教会“山上的城”异象的信心基础，也是推动教会登记和建堂的信心基础。守望推动建堂，并不是在这个世代尝试性地探测神量给教会的疆界究竟到哪里，而是相信神已经把“那地”交给我们，并且“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民13:8）因这信心，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地推动建堂并走到今天。所以，法律诉讼带来的风险固然要考虑，但更需要省察的是我们里面是否仍存有那起初的真实信心。我们必须持守这起初的信心并且坚持到底——因为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书3:4）。

最后，从建堂意义的角度来讲，法律诉讼具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上面所讲的那样，守望建堂是家庭教会公开突破原有的界限，进入中国社会的一种标志。这也是“山上的城”这一教会异象的初步成就。既然教会要进入中国社会并且将来要以信仰来影响这个世界，那么以这个社会能够明白和认可的方式“亮相”就是必要的。我个人是越来越认定法律途径是向全社会展示教会并解决建堂问题的极好的途径。这样你也许会说我“醉翁之意不在酒”，基督

教会的做法不够光明正大。通过8月份的建堂系列讲道，我想大家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教会建堂拿不到钥匙，本质上它不是经济纠纷，而是一个政教关系问题。因此我们透过法律诉讼公开阐明影响建堂的政教关系问题，并促使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得以解决，也使“堂和钥匙”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也因为这个缘故，原本尽可能避开公共媒体的教会，一进入法律程序就需要将整个过程向全社会公开，不是倚靠媒体，而是让我们的社会透过媒体了解教会在这个社会中的成长，这有助于政府调整宗教政策，以此建立合乎圣经的政教关系。一开始（至少今年的4—5月份）我也跟不少弟兄姊妹一样，对进入法律诉讼持疑虑的态度，说实话那时我也不愿进入法律程序，而真心希望透过与政府的沟通来解决建堂问题（而且为此付出了不少努力）。后来当认识到法律诉讼也可以承载而且实际真的承载建堂意义之后，我的心逐渐发生改变。现在我是认为到时应当坚定地进入法律程序，并在其中继续蒙神引导、经历他的得胜——虽然我个人仍强烈地希望通过沟通来解决建堂问题；而且进入法律程序前，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愿意尽一切所能协商解决——但我们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10:23）。愿主“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作的事”（耶42:3）。

教会最终是否采取法律诉讼，这需要 we 继续祷告和寻求。不管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中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作为牧者及建堂的主要

推动者，我真心希望本次建堂的那几个核心原则——信心的原则、合一的原则、参与的原则、成功的原则——在教会决策过程中充分被体现出来，也正因如此，教会治理委员会才决定，治委会所提出的下一步建堂推进方案，需经同工议事会及临时会友大会双重印证通过后才在教会中正式实施。

《杏花》：如果现在让你再次重申建堂的意义的话，你还会强调哪几个方面？

天明：如果现在让我重申建堂意义的话，我仍会用建堂动员报告中的那四项意义；但让我强调或突出其中一点的话，我会引用《以赛亚书》54章的话来表明：建堂是教会在这个时代的属灵界限的突破和疆界的拓展——“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赛54:2—3）阿们！

《杏花》：建堂处在目前的处境下，守望教会如何来面对这样的胶着局面？你对今后有怎样的展望，你认为会有怎样的突破？

天明：建堂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认为全教会需要再一次委身建堂，并透过更深入的交通及同心祷告，从治委会到同工议事会以及全会众，在建堂的认识及下一步具体推进上达成更深的合一，并且不管在主面前领受或选择哪一条路，一定要坚持到底！他既然在我们中间动了这善工，他必完成这个工作！

访谈守望教会宋军牧师

《杏花》：听到你重新回到守望服侍，我们都很高兴。大家都认为你回来得很及时，因为此时正值守望建堂的关键时刻。在你重回

守望教会的第一次讲道中，你提到你迫不及待地要回来和弟兄姊妹们一起经历这个重要的时刻。请问在你心里，这个时刻有什么特

别之处？或者是什么驱使你特别想重回大家的怀抱？

宋军：我也很高兴能重回守望教会服侍。去年11月1日在网上看到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冒雪在海淀公园门口聚会，第二天又看到视频影像，听见熟悉的声音，心里非常挂念。那时深感自己不能在教会艰难之时置身事外，虽知即使自己回去也没什么用，但就是想和大家在一起。脑海里闪现出朋霍费尔那句话：“如果我此刻不与我的同胞同受苦难，将来战后我就没有资格在德国参与重建基督徒的生命。”在11月15日的讲道中，我言及当时的感受：“虽然参与服事十年来常有教会被冲击的情况发生，但对我而言这次有所不同，就是我在外面，而我的弟兄姊妹在里面。挂念、愤懑、焦虑，甚至在神学院听课、赶作业都有一种不真实感。此是何世？身在何地？所做何为？……无论从召命，还是道义和良知层面而言，我都知道我必须回去，那里是神要我去的地方，我也极之渴望与家人及艰难中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于是，便决意放弃赴日或留港继续进修神学的机会，一心准备回家。

《杏花》：在香港时，关于守望建堂，你听到过怎样的评论或看法？你是怎样看待这些来自守望教会之外的看法与评论的？

宋军：香港的弟兄姊妹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情，一般较少发表评论，但这并不表示他/她们对守望建堂一事漠不关心。普遍的反应是难以置信，一方面为守望会众在短时间内就能奉献出如此巨额款项表示钦佩，同时又深感担心，因国内环境似乎尚未开放到可以容忍我们建堂的程度。或许是由于资讯自由的缘故，连我也颇有同感，说来也好笑，在国内的人大概是受惠于消息封锁，做事反而更放心大胆，即所谓“无知者”无畏吧。他们的另一个担心，我认为也有一定道理，值

得重视，就是由于我们太超前了，而不能得到国内众教会的理解和支持，被认为是守望教会自家的事，与大家无关，甚至会招致追求自己国度的发展、头脑发昏的指责；再就是，也有其他教会肢体认为我们建堂太高调，不惜与现行政策相左，有违《罗马书》13章的教导。这些提醒相当宝贵，值得深思，我在回来之前进行了一些探寻，部分心得已在8月有关建堂的4次主日信息中有所分享。总括而言有两点，就是首先要把守望建堂放在中国社会和教会等更大的背景中审视其意义，探讨其客观影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更清晰透彻地言说我们为什么要建堂；另外就是要立足于圣经，在我们当下的处境中对中国政教关系进行神学性反思。

《杏花》：如果谈到守望建堂的意义，你认为，从中国社会和教会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

宋军：首先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迁和转型；其中一个侧面，就是市民社会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主流意识形态认受性降低、政府服务能力有限、城镇化、人口流动化、社会深层矛盾的加剧等因素的合力作用而逐步形成，具体表现在体制外民间团体的日渐增多，且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拥有各自独特的社会功能，回应着国民各种不同的需要。诸如环保、动物保护、救助艾滋病人……等等，这些民间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着政府服务职能方面的不足，而基督教会则不仅只停留在表面上的服务人群，更重要的是基督徒所宣扬的福音，正有效地为礼崩乐坏的意识形态领域提供重建的真理基础。这些民间团体根植于蓬勃发展的社会变迁之中，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存在，然而问题是它们在当下社会中几乎全都没有合法身份。调整成形于上一世纪50年代的陈

旧体制，制定符合社会发展的新政策，承认种种民间团体的合法性，从而将其纳入正常的行政管理范畴，使社会出现良性而有机的整合，恢复各级法律的整体一致性和有效性，是摆在执政党面前无法回避的课题，也是对其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从这一难以逆转的社会发展大趋势来看守望教会的建堂，就可以发现其先进性，守望的建堂是体制外教会合法化进程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因而在客观上也就成为既存体制外社会团体合法化进程的不可替代的一环。

其次，从中国教会的历史和现状层面来看，守望建堂是体制外教会迈向合法化的重要举措，它将促成体制外教会作为独立教会，而非作为附属于“三自”组织之下的一个堂点，向政府相关部门登记备案的最终实现，从而结束中国无社团法人意义上的教会这一尴尬局面。因为中国当下唯一拥有合法身份的是各级基督教“两会”，该组织在我国仅属某种官方群众团体而非教会实体；而挂在两会下面的各地教会，在该组织内只是一个“堂”，实际上并没有独立的法人身份，这种奇怪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体制内拥有法人身份的不是教会，而体制内教会却没有法人身份。举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类比，这有点像集体户口。

如果问守望建堂影响了何方利益，显然是对“三自”独家代理的地位造成威胁，因为该组织在党的扶持下于上世纪50年代以“爱国”的名义取得基督教在中国唯一合法地位（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垄断性行业公会”），其所谓“三自”实质上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自治”、在党发放工资及相关待遇基础上的“自养”及在党严格限制下的“自传”。这样，所有因信仰和良心的缘故拒不加入“三自”组织的基督徒就要承受“反党”和“不爱国”的大帽子，被划到“人民”范围之外，遭到残酷迫害甚至为主殉道。此后，一些拒绝参加“三自”的基

督徒不得不转到自己家里聚会，于是“家庭教会”这种起源于公元1世纪早期基督教、在清代禁教时期曾一度存在于中国的聚会形式，再度出现在中华大地。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体制外教会在公共领域暂时失去了所有公开的聚会场所，被迫转入私人空间。直到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渐宽松，越来越多的家庭教会开始走出私人空间，温州、萧山等地家庭教会公开修建教堂，90年代以后更有很多城市新兴的家庭教会，纷纷租赁公寓甚至写字楼进行聚会，从而一步步走向公开化。有目共睹，曾经一度退出公共空间的非“三自”教会，现今又人数众多地重新登台亮相，从而展现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由“三自”独家代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坦率地说，守望建堂并非创举，今天不少地方的体制外教会已然先后拥有了自己的教堂，守望教会只不过是正在努力前行的众多教会之一而已。之所以被指称具有示范性，或许是因为守望教会地处首善之区，行事公开（被称作“高调”或“大张旗鼓”），获得部分兄弟教会及信徒的奉献支持，又受到海内外关注，其成功肯定会激励和带动更多的体制外教会同样迈出这一步的缘故吧。总之，守望建堂绝非首例，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杏花》：这样说来守望建堂还真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呢！对了，你刚才提到神学反思，能否简要谈谈你在这方面的思考。

宋军：好的。我的思考缘起于自己曾遇见过一些精通业务的公务员，他们大都能相当熟练地背诵圣经《罗马书》13:1—7，并将之作为要求我们顺服当政者的理据；而部分主内肢体也基于《罗马书》13章对守望建堂一事颇有微词。显然，政教关系问题是中国教会无法回避的一个议题。我的思考进路的形成源于与一本日文书籍的邂逅，在书店看到即被

书名深深吸引——《权威与服从：〈罗马书〉13章在近代日本》。该书作者宫田光雄上世纪60年代初在德国留学，其间读了图宾根大学新约教授凯泽曼(E. Käsemann)所写的一篇题为“我们世代中的《罗马书》13章1—7节”的文章，深受启发，希望使用同样的手法写一部有关日本基督徒近代百余年对该段圣经的诠释史。这部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作者将日本教会对于《罗马书》13章的理解和由此带出的信仰实践，放在日本社会演变的大环境中进行探讨，从而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随着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的逐步形成并最终走向法西斯化，日本教会如何挣扎在上帝与凯撒之间，纠结于权威与顺从之间，集中表现在对这段经文诠释的左右摇摆上，最终大部分教会在“爱国”和“日式基督教”的旗号下彻底登上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战车。我越来越感到，我们从日本和德国教会的历史及其神学反思中，可以获得许多宝贵的借鉴。今天的日本教会，最为痛彻反省和忏悔的，就是他们在这段历史中所犯拜偶像的罪，具体说来就是违背了十诫的第一条。

以此为契机，我逐步整理出一个框架，就是中国教会的福音布道、神学反思、牧养教导及信徒实践，都必须以十诫的第一条诫命为基点，这也是理解《罗马书》13章及对观福音中所言“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的大前提，从使徒顺从神不顺从人的行事原则中，我们更可以看到独一真神信仰的具体实践。对这一神学议题作深入的教义、历史和教牧方面的反思，将有助于深化中国教会对福音的整全理解，并会促进合乎真理的政教关系的确立、教会的合一，从而迎来中国教会的宣教时代。这一神学思考并非简单一两句话就能完成，需要中国教会谦卑地聆听和顺从神的话语，认真反思我们的过去和今天的种种经验，以国度的胸怀

谋求众教会共同成长、彼此成全。守望教会建堂将在这些方面提供宝贵的素材，作出应有的贡献。

《杏花》：如果让你对建堂的过程作一个回顾，若是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看，你觉得守望教会在建堂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宋军：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没亲身参与其中，不能清楚了解整个过程的原委细节，未与大家同甘共苦，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作事后诸葛亮。我先要向教会全体同工和弟兄姊妹，在建堂一事上表现出的对神的忠诚和热爱、火热的委身和无私的付出致敬，大家如云彩般的见证令我深受感动和激励。说到值得反思的地方，愚见以为有以下几点可供参考：1、反思某种有问题的预设性期待——认为神的旨意很快就能实现；这要求我们不能回避处理信心宣告与结果之间的差异；2、反思教会建设性目标占用时间和人力资源过多，话语喂养、牧养关顾和福音布道的投入不足。

《杏花》：现在你作为守望教会的牧师直接参与到守望的建堂进程中，你认为在最近的一段时期，关于建堂，守望教会应当做些什么？

宋军：尽快还清欠款；灵活、机动、耐心持久地推进建堂；同时适当关注到教导牧养和福音布道。应该充满感恩地看到，教会整体在过去一年中领受了神丰盛的恩典和祝福，经受住了诸般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财富。相信神不止要透过建堂来恩待守望教会一家，而是要恩待众教会。我们每一次努力，都不徒然，其间越来越多的教会和弟兄姊妹将会理解、支持甚至参与推动这项壮举，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文/天明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非常感谢神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有美好的敬拜的时间，让我们来寻求我们的主，愿神借着他的话语赐福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一起来看一段圣经，新约《马可福音》4:35—41：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地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仰望你，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临到我们当中，借着圣灵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你把你的话撒在我们心灵的土壤里，你的话语像芥菜种般在我们心田里发芽成长、开花结实，成为成就你荣耀的伟大信心，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是当年主耶稣在一个晚上，对门徒说要渡过加利利海，到海的那边，就是格拉森人的地方，也是外邦人所居住的地方。听到主这样一个召唤，门徒们很兴奋，他们也非常喜悦这事，因此圣经记着说：“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主的旨意显明了，门徒们要成就这个旨意。但是要成就这个旨意的时候，他们发现是谁带领谁渡到那边呢？发现不是主带领他们去。门

徒们非常积极，说：“主啊，你在船上休息，该到了显出我们看家本领——打鱼的夜晚要划船的本领——的时候了。主你在那里休息，我们要带你渡到那边去。”

但是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最后他们大声呼叫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所以主的旨意向我们显明说：“渡到那边去吧”，但主的旨意不是凭我们自己就能成就的，尽管那个领域是我们非常熟悉和拿手，非常有经验的。门徒们曾经整夜地在加利利海打鱼，在多少个晚上渡过加利利海到格拉森那边。但今天主对他们说“渡到那边去吧”的时候，他们要凭自己来带领主，或者来成就主的心意的时候，他们受到了极大的拦阻，直到他们向主呼求，主就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因此，当主对我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的时候，我们必须警醒，我们不能凭我们自己来成就这个旨意，尽管这是我们熟悉的，是我们曾经有经验的，或最能发挥我们长处的。我们发现，凭我们自己不能。不是我们来承载着主，而是主承载着我们。虽然主好像在我们的船上，但主在承载着我们的命运，主在承载着我们的前程，主在带领着我们渡过加利利海。

主当时对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地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透过这次渡海的经历，他们更加地认识了他们撇下一切跟随的那位主。原来一直跟随他，听了许多的讲道，白天也听了很多天国的比喻，但是经过这次经历，他们更深地认识了主——他们所相信、信靠、跟随和呼求的主，以及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因此他们更加害怕。原来是害怕风浪，现在是害怕主了，敬畏的心油然而生：原来我们的主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主，原来在船上休息的那位主，向我们沉默的那位主，当

我们来呼求他，由他承载我们渡到海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是一位掌管万有的主，掌管风和海的主。而且不是我们承载了他，是他承载了我们；不是我们成就他的旨意，而是他带领我们到海的彼岸。

在海的彼岸，发生了奇妙的拯救和极大的释放，医治临到了那里，原来一个被鬼附的人在那里得到释放、自由，成为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只明白“渡到那边去吧”。对神在彼岸所要成就荣耀的、伟大的、拯救的医治和释放的工作，我们不一定能完全测知。

今天这个主日是非常特殊的主日，尤其对讲道来讲，是非常特殊，因为今天是要进行建堂动员。我本来要起一个题目“我们起来建造吧”。昨天我改了题目，觉得“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更充满了诗意。当然对我来讲，当结束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是我们起来建造吧！巴不得透过今天的信息，透过神的话语，听到主对我们说：“渡到那边去吧！”

在教会中正式提到建堂，是2007年11月初的时候，当圣光堂合并进来的时候，建堂的异象在教会得以明确下来。我们首先要界定建堂不是要买一块地，在那里盖楼。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个并不现实。而是我们去买已经盖好的、相对独立的楼（或类似的写字楼），我们实际是购堂。但是为了方便，我们说建堂。2007年11月初，两堂整合时，治理委员会在教会正式提出建堂异象，从那时到现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神一直带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教会祷告会中祷告，在周三的祷告会里面祷告，我们也在新年的祷告会里祷告，在特别的祷告聚会中祷告，我们也在晨更祷告中祷告，甚至在个人的祷告里祷告，我们不断地为着建堂的异象在我们中间成就恒切祷告，祷告了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到今天。我们越来越感受到

建堂的必要和建堂的需要，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神对我们这样的召唤。

面对建堂，我们首先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为以往我们所蒙的恩典来感恩。神设立了教会，使我们在教会中蒙恩，使我们在教会中成长，使我们随着教会的成长，生命也不断地在成长，不断地成熟。带领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能够考虑要不要建堂的地步，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特别的感恩。神使我们的教会不断地成长、成熟，到了考虑、面对是否要建堂的抉择，这是神特别的恩典。

面临建堂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感恩，还要明白，建堂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建堂是我们教会成长的需要，教会亟需更大更稳定的聚会侍奉空间。简单地说，我们三堂的崇拜，虽然有主堂和副堂，但基本上都爆满了，我们需要更大的聚会空间。而且不单是成人，我们有将近一百位稳定、委身参加我们教会芥菜种主日学的儿童。六七个班的学生，在六七个家庭里面分开聚会。如果让他们都来到华杰的话，我们本来已不够用的地方，就更加不够用了。各个部门已在“抢调”资源，除了礼拜六，还有周间的晚上，在华杰我们教会所租用的各个房间都有小组和事工部门的活动，我们的空间已很难继续满足我们的需要，无论是我们聚会的需要，还是教会成长的需要。

而且租赁也面临着许多现实难处，去年我们经历过很大的艰难。有的时候有关部门通过给房东压力，不断让我们退房。我们这个地方并不是那么稳定，而且找到适合聚会、交通也方便、经济上以及其他各方面都合适的地方，越来越不容易。所以，短期这样的聚会是可以接受的，长期这样下去是很难的，并不适合，所以建堂也符合我们实际的异象。尽管我们教会可以通过分散聚会的方式解决聚会场所的问题，然而这并不符合我们教会所坚持的异象。神一直带领我们，将教会建造成“山上的城，

灯台上的光”。所以目前我们不考虑分开聚会，直到我们建堂后考虑植堂的时候。

而且所建之堂，作为固定的教产，可以长期被使用。今天我们的教会，每年将很大部分的奉献，用于租赁聚会的场所，从资源和使用的角度来讲，建堂是把必要的房租支出，转变为教会的固定资产的有效方法。而且所建的堂，可以长期、稳定地使用，这对教会长远的发展是有益处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报告一件事情：2009年事工年度我们所要租的房子，房租已经超过一百万。我们每年要花一百零九万多，这是个信号，是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说的是属灵的信号，我们必须要考虑建堂的问题了。而且既要满足我们现在聚会、侍奉的需要，也要为将来我们的成长留下一定的空间，而不能说就买了这个地方，感谢主，但下周就不够用了。我们不但要承载今天教会的成长的需要，而且要承载近几年一段时间内教会稳定、平稳地成长的需要。我听说一个小男孩，他一年好像换了四双鞋。为什么呢？青少年嘛，身体长得快，个子也长得快，脚也长得快，换了一双鞋，刚刚合适了，穿得特别舒服。没过一两个月发现脚疼，磨得受不了，告诉他的家人再给他买。没过一个月，发现鞋的空间又不够了，再换一双，直到一年换了四双鞋。同样的，教会如果不留起码几年的成长空间的话，我们的建堂会成为我们的枷锁，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成长。就像我们正在长身体，却穿上了刚刚合适而且有点紧的衣服。道理就这么简单。因此承载今年我们教会的成长，还有明年我们的成长空间，让我们几年还能平稳聚会的话，我们大概需要多大的聚会空间呢？我们估算了一下，需要一千五百平米左右。在我们教会治理委员会批准的方案中，建堂的目标是一千五百平米左右，如果是一千二百平米到一千五百平米间比较合适的房子也可以考虑，我们至少要一千五百平米以上的空间才将将够，这不是我们凭空想象

出来的空间。如果按一千五百平米来算的话，如果买写字楼，粗略地算，按每平米两万来算，总价需要三千万左右，这个数字是我们今年全部奉献的将近十倍，去年我们的奉献一共二百四十七万。

我们把建堂的需要放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祈求神亲自引领并赐福我们的建堂。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在这里一起把建堂的需要摆在神面前。如果我们要购买一千五百平米几千万固定资产的房子的话，它带来的风险是什么呢？带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圣经中耶稣说如果要盖一座楼，必须要计算代价，看能建成不能建成，免得立了根基盖不成被人耻笑，这是主亲自说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实现这样的异象，实现这样的建堂目标的话，我们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呢？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是从外部来的挑战，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来自政府的风险。我们每迈进一步，我们所受到的压力就更大。我们凭着信心，弟兄姐妹们一起推动了登记的法律进程，我们继续堂会的转型，把十几个聚会点不断合并，最后我们共有六百个弟兄姐妹在华杰聚会，每堂二百人左右。每当教会迈进一步的时候，每当争取一分成长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挑战，去年我们就经历了正面的冲击。当教会真的要购买一千多平米的房子成为固定的教产来公开使用的时候，我们所将面对的压力和风险是可想而知的，这是必须要首先计算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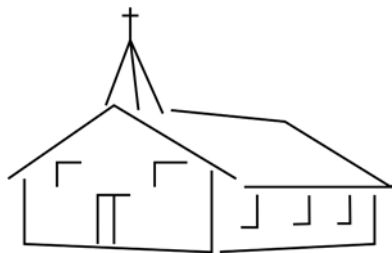
第二，经济上的压力。三千万的数目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小数，这是一个极大的数目。我们许多人原来没有面对过这个数目，它像天文数字一般。如果我们仅仅是把我的零花钱、多余的钱、不需要用的钱奉献出来；或者我们只不过奉献三百万，把二千七百万交出去，说耶和华你是全能的主、预备的主，从良心来看，我想这是不符合信仰的。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奉献，而其余的部分，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以信心来仰赖我主的供应，让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使我们能够建堂成功。所以这意味着我们经济的根基会被摇动，对教会来讲，这是极大的经济压力。其实过去我们在租房子的事情上，神真的感动弟兄姐妹，在爱心上奉献了许多。在租房子的事情上，我们最近几年没有什么压力。我们过去早期的时候有过压力，比如在黄庄地下室聚会的时候，开始是七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在旁边换了个三小间的套间，当时房租是一千三四。那时候每当要付房租的时候（三个月一付），无论是财务也好，弟兄姊妹同工也好，都要不断不断地祷告，求神为我们预备，而总是在要交房租的那天，才刚好预备好了。那时候我们经历过很大的压力，那是种什么压力？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压力。但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甚至不是几百万的问题，而是一个几千万的问题，这是极大的经济上的压力。我们弟兄姐妹能不能承担起这种经济上的压力？这是一个挑战。

第三，对教会的合一有很大挑战。透过尼希米带以色列百姓重建城墙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当神的百姓承载极大的属灵的工程、极大的侍奉的时候，他们承担着很大的压力。面对压力的时候，很多的社会问题，当时百姓的一系列问题，全面地爆发了。同样地，当我们承载着这样一个大的侍奉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承载这个侍奉，还要承载这个侍奉的压力带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意见，很多教会隐藏的问题，而它们都会在这个压力里面爆发出来，使我们不能合一。而且如果我们在建堂问题上没有处理好，没有管理好，没有做好，就会带来很多不满意或者批评，而这会带来教会的不合一。所以在神的教会里，最重要的是合一。而建堂是对我们教会的合一的一次极大的挑战，我们是否真的合一到这样的地步，单单来相信这是主的旨意，单单为主的缘故，每

个人同心竭力来参与，按圣经的话“奋勇做这事”？这是对我们合一的挑战，是对教会成熟度的全方位考验。它考验我们的信心，也考验我们团队的侍奉，因为我们不仅要建堂，还要开展其他的事工，不能因建堂而不开展其他事工。因此，这是对团队侍奉的极大的考验。而无论面对外在的、内在的还是经济上的压力，我们都要靠着主坚定、平稳、有秩序地开展教会的各项事工，并且在建堂上能够成功，这是对教会成熟度的极大的考验。因此，开展建堂事工，有挑战、要求、代价，我们必须要有信心，这是信心的工程，我们必须在主里面更深地合一，而且我们要竭尽全力、同心来承担，就像百姓一同来建造城墙一样。而且，启动以后，我们必须成就这个事工，因此我们需要同心地祷告。我们要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教会，都能真实地面对这样的挑战并且得胜来恳切地祷告。

建堂是极其需要的，挑战是极其大的，但我们为什么要面对挑战必须建堂呢？我们为什么要以信心的方式来回应挑战呢？建堂在物质上，可以使教会拥有固定的、比原先更宽敞的、稳定的聚会场所，但我们看重的不单单是物质的条件，我们更看重神在属灵上带给我们的意义和祝福。如果仅仅从物质上来看，在哪里聚会不一样？都一样，主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更需要从属灵的角度来谈到它的意义：建堂是我们为实现“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这一异象所迈出的必然一步，当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过去三年多，我们一直在推动堂会的转型。我们为什么要推动堂会转型呢？第一，教会成长遇到了瓶颈，我们必须要从团契性模式转型为堂会型模式，这是从教会内部成长的角度来讲的；第二，我们相信家庭教会“浮出水面”，公开作见证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我们主动地合并起来聚会。今天我们回顾过去堂会转型的话，发现它有许多方面的意义。在这里



我至少讲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我们从地下或半地下的状态里走出并进入到写字楼全教会一起公开聚会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摆脱原来的社会边缘群体的角色慢慢进入主流社会的一种转变。原来家庭教会都处于社会的边缘，今天却越来越进入主流社会，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转变。原来我们是在家庭里聚会，现在我们在写字楼里聚会。在家庭里聚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受到家庭的局限，我们的聚会基本是以个人为主导性。但今天，当我们到了写字楼，建立一个团队来侍奉的时候，神向我们所要的，不是哪一个人的见证，而是一个有组织性的教会的整体见证。这是神所要的。面对冲击的时候，不单单是教会带领人的见证，不单单是同工们的见证，还需要整个教会的见证。我们这么做不单单是给个人更好的环境来聚会，而是要表现出整体的教会的见证。所以从边缘到主流社会的转变，也是从局限于个人和家庭的属灵影响力，慢慢转型，成为以教会的整体来做见证这样的一个转变。另外，过去我们所做的基本上是守住信仰，因此我们的老一辈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面，为了持守纯正的信仰，为了在信仰上不作出任何的妥协，他们情愿被关在监狱里，情愿去劳改场，情愿离开自己的家庭，情愿殉道，他们所做的更多的是持守住信仰。当堂会转型的时候，我们要更进一步，不但要持守信仰，而且要用信仰正面、直接地影响这个世代。不单单是守住信仰，一个人信主就好了。不！必须进

人到主流的社会，必须以教会的方式，以福音真理和爱正面地影响这个世代。仅仅是持守信仰的基督徒，不算是好的基督徒，用信仰来走进这个世代、影响这个世代，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听到福音，归在主耶稣的名下，这才是有力量的见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堂会转型基本成功了。

建堂是堂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主流社会，从家庭的、个人的变成了整体性的教会，我们要想从守住信仰转变为影响这个世代，建堂是必然的结果。而且建堂是教会真正地冲破这个环境，真正地不再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成长起来作见证的标志。从这个角度讲，我不希望把建堂理解为仅仅是金钱的工程，仅仅是土木的工程。它是教会整体地用信仰来冲破现今的环境，来影响这个世代的真正的开始。过去我们的老一辈们，为了持守信仰而摆上了自己。为了主的教会在这个世代更深更大的正面见证，我们需要再次来摆上自己。它需要对主更深的委身，可以甘愿牺牲自己的委身，对教会更深的委身。而不是这个教会不行，我到别的教会去，反正我只管崇拜、敬拜就好了。今天建堂所要求的，不是表现为这个层面的信心，而是你愿不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愿不愿意与这个教会一同来为主作见证，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来照亮这个世代？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地委身，更加地摆上，再次把自己奉献给主。

第二，建堂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使我们的教会转型成为拓展型的教会，听起来压力很大，但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每个人要付出很大代价，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力量。尽力到什么程度呢？是你的经济的根基被摇动了一下或者两下、三下，你经济的根基被主彻底地摇动了。趁着这个机会，你的经济的命脉或者经济的根基要被主摇动。如果没有到这个地步，建不了堂。到了这个地步，建堂会成为我们生

命中极大的祝福。当你经济的根基被圣灵摇动，由圣灵来掌管你的经济命脉的时候，你就向经济、向金钱得自由了。你的安全感不再建立在经济上，你的安全感会单单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你不再从金钱的角度考虑和衡量人生，而是完全、单单从主的角度来考虑。因此，我们不仅要享受恩典，更是要给予，这会让我们为下一步的拓展，下一步的走出去，甚至将来的差传和宣教而改变自己的心态。因此，你在主里面更深地得着主，主也得着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真不希望有一天有个人对我们说，旁边那座楼我以两千块、三千块一平米来卖给你，我真不希望这样。如果那样，堂是有了，但我们的心却没有打开。很希望透过建堂，我们经济的根基彻底地被摇动一下，让圣灵来掌管，让圣灵成为你灵魂的锚，来掌管着你的人生。你的心彻底地向金钱自由，你的人生不再用金钱来衡量，你有从神而来的真正的自由。你知道从此以后的人生不再被这些所影响，唯有耶稣基督掌管你的人生。愿主保守我们！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为建堂奉献了。而从属灵的本质来讲，我们希望得着主，而主也完全地得着了。这是建堂属灵的意义。

因此我们整个教会在属灵的气质上要转型成为拓展型的教会、差传型的教会，成为一个给出去的教会。宣教不是说生活够用了，把多余的部分拿出来。主说只有一件衣裳，没有换的，你还要不要去？也要去。有，带去当然更好。我们要把这个人生投入福音的事工。很希望透过建堂，透过我们竭尽全力的奉献，我们的生命有脱胎换骨的改变。我们整个教会有属灵的气质上的改变，转型成为拓展型的教会。没过多久，我们要植堂，差派工人，在各处建立更多的基督耶稣的教会。那时我们的信心预备好了，这是一种给出去的信心，我们会明白什么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灵成为你灵魂的锚，那里面有安稳，那里面有平静，那里面有

信心，那里面有勇气。该放下的时候放下，该抓住的时候抓住，该得胜的时候要得胜。

第三，这是我们向着主感恩的回应机会。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现在是时候吗？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过后，回到自己的故土，他们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重建了圣殿的根基。在根基上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当时的政权不让他们建造，因此他们耽误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建起来。因此他们建好了自己的房屋，修好了自己的橄榄园，经营自己的葡萄园，每个人都过着安稳平安的日子。每当有人提到是不是应该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百姓们的回应都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看现在的环境。过去我们尝试过了，被拦阻了，你看现在的局势，我们能建圣殿吗，能重新建起来吗？所以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时候没到。后来神不得不兴起他的一个老仆人哈该，也兴起了年轻的仆人撒迦利亚来向他们说话。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最后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与你们。”大家都说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但神说时候到没到？到了！凭什么到了？你们自己都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安稳居住，神的圣殿仍然荒凉着。所以用这个经文，我是相信：神让我们建堂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工作稳定，并且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住处，教会该有自己的教堂了。尤其是大多数教会早期弟兄姐妹和大部分的同工，已经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住处，

现在该是为神的教会来建堂的时候了。

有的人会说，神会住在这个殿里吗？这就是建一个堂而已，神是住在我们中间。但是当你居住在一个稳定的住处里面，如果你不考虑神的教会，没有把你的心思和意念放在神的教会，神就会认为你的心不在神的教会里。所以，该是建造神的殿的时候了！你不能够因着你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家庭和住处以及幸福美满的婚姻，你就在那里享受。神更希望你的心以神的教会为念。这是神的心意。当以色列人建圣殿时，就被神激励。大卫对先知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所以大卫想到了什么？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有天花板的房子里，却看到神的会幕在旷野里被风吹着、被雨水浸透着。大卫的良心里感到不安。神希望我们的心常在他的殿里。但是这个殿不是建堂的那个殿，而是教会。但今天这个教会需要一个稳定的地方，就像你需要一个稳定的住处一样。你说一个家庭需要不需要一个房子？拥有一个房子不是一个家庭的必备条件，没有房子，租房子照样可以生活，但一个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住处，同样的，神的教会也需要一个稳定的聚会场所。神希望透过建堂使我们的心从稳定的生活和住处，并他赐福的婚姻家庭的安稳里转回，让我们以神的教会为念，这是神的心意。现在是我们该感恩的时候，该以感恩来回报主的时候了。很多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只身来到北京，感谢主，在这里信了主，甚至在这个教会信了主。在神的预备之下，有了稳定的工作，且购买了房子，基本上有了稳定的生活。如果你再不以神的教会为念，再不把教会挂在你的心里的话，神今天就在这里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神并不是不希望他的儿女富裕，神不是不希望他的儿女过安稳的日子，但是当我们在神的恩

典和恩惠当中，却忘记了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教会为念的时候，神的心意离开，这是必然的。我们今天还没到这个地步，在还没到这个地步之前，我们能不能像大卫一样，甘心乐意地，以信仰的良心和诚实来对神说：“我们愿意为教会的需要来建造会堂呢”？我们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神对我们人生的恩典呢？今天是我们要以我们实际的行动作出回应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在感恩里面，能够来报答神。

神给的种种恩典没有办法用金钱来报答，但今天神更是愿意透过建堂来让我们的心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神的教会里。让我们以神的意念为意念，他是你生命的一切，他是你祝福的源泉，愿主怜悯我们！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对百姓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尼希米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他，并王对

他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作这善工。

祷告：今天当我们听到主你自己的呼唤：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不要停留在今天，不要停留在现在，不要知足于现今的状况。我们愿意回应你，我们愿意顺服你。若是主你的心意，若是主你的声音，我们愿意全然顺服你。尽管要求的是更深的委身，更加的奉献，竭尽全力的爱。但我们都是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愿意起来建造，让守望教会以这样的回应来回应你的召唤，愿主赐恩赐福，得着每个人，更得着你的守望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本文是天明牧师2009年3月15日在北京守望教会的主日讲道，由多加姊妹整理而成。）



守望教会 2009 建堂纪事

文 / 刘官

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2009年建堂事工现在已经完成一项阶段性的使命，这一事工在教会同工及所有参与者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治理委员会及同工到建堂小组再到每位弟兄姊妹，大家都投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精力之一。我想以亲历者的眼光与心路来对此项圣工进行一些阶段性的回顾与总结，在建堂的事工尚未完成之际，通过管窥一豹，略明一二，从而激发大家重新思量“神施恩的手”是如何帮助教会的！

整个建堂进程主要由三大条主线构成，一条是寻址签约，一条是资金筹措，还有一条就是聚会场所的变迁，对于我个人来讲，还夹杂着一条职业生涯及家庭变故的主线。国事家事交相辉映，异彩纷呈，其过程可以用几句话来形容：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悲喜交加！这几条主线大致可概括如下：

一条是堂址的寻觅与签约，一波三折终成约，大道无形恒属主。

一条是资金的筹措与支付，奉献万金镗铢计，腾挪三九兆冬至。

一条是场所的动荡与变迁，风霜雪雨寻主踪，海漫阳关故事老。

一条是个人的职业与家庭，去职二度蒙灵导，恩惠全好荣归神。

一波三折终成约，大道无形恒属主

花开几朵，各表一枝，因为签约是建堂过程中一条标志性的硬性条件，可以说是建堂的关键，所以我想先从这里说起。

按照建堂方案，签约必须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这一硬性条件对我们建堂小组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所以在每一个阶段，大家都充满了期待并全力以赴地寻址进行谈判，全部探察过的写字楼不下40处，所进行的实质性谈判有4次，也经过了多个深夜的讨论。

从开始谈判直至最终签约的阶段可以用三个时期来划分，所以可谓“一波三折”。第一个时期是围绕韦伯时代中心，时间从8月底到国庆节；第二个时期是围绕左岸公社11层，时间是国庆节到10月底，第三个时期是同时围绕着左岸公社9层与大恒科技大厦2层交叉进行，时

间是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

在7月份同工香山会议的时候，我们确定将原定10月开始谈判的计划提前到8月份，所以在8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将从仁爱弟兄那里收集来的所有中关村房地产信息进行汇总和筛选，初步确定了两个地方，一是西直门附近的金运大厦，二是魏公村韦伯时代中心5层，后来选定了后者，于是确定了谈判小组开始接触韦伯的房东并进入正式的谈判阶段。在第一阶段，大家都是比较乐观的，当时的标的是2000平米，出价15000元/平米，总价3000万，治委会给谈判小组的授权是在3000万元内拿下，当时大家一直期望在国庆节前搬入的就是这里，但是谈判进行到9月底的时候还一直没有眉目，所以到国庆前夕谈判没有结果，这一时期就告一段落。

国庆节我和丽娟邀请所有同工到家里吃了一顿韩式烤肉，一方面享受生活，另一方面主要也是想缓减一下大家紧张的事工压力。之后的第二天，我和晓峰牧师就中关村地区开始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工作。那几天里我们对从北京电视台起到北大西门、从白石桥起到圆明园、从西直门起到语言大学的三条纵线和从蓟门桥起到苏州桥、从牡丹园起到巴沟和从学院桥起到海淀桥的三条横线范围内的所有写字楼进行了深入探访。我们得到了从区域、交通、价格、开发商、社区、物业、安全、楼层、层高、装修、厕所等各项指标在内的完整信息，整个10—11月期间，我们建堂小组和谈判小组的成员对这一区域的楼盘信息可以说变得了如指掌。之后，左岸公社11层很快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一楼盘当时对教会来讲有两处存疑的地方，一是其处于11层的高层，在安全与空间方面不知能否达标；另一个因素是其对面就是三自的海淀堂。在同工们祷告清晰之后，我们开始了第二阶段谈判，整个谈判过程也是很乐观的，开发商在不断加码的情况下最终确定了条件，从

常理上来讲，签约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但在最后的关头，谈判还是莫名其妙地终止了，那是10月30日。

11月11日我们在考察了左岸公社9层后又启动了第三阶段的谈判，这一谈判过程是在教会户外聚会与室内聚会转换过程中同期进行的，所以进行得更为艰难！那一时期，几位谈判弟兄在晓峰牧师的带领下，不断见面，不断修改条款，不断汇报与讨论，到12月初的时候，终于看到了成功的曙光。

11月27日下午，我刚好在银行交11月29日科贸大厦的房租，一条偶然的关于大恒大厦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正好有一个同工会，开完会后，我有一种当年尼希米回耶路撒冷后的感觉：“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作什么事”（尼2:12），就急切地直奔大恒大厦，因为当时的信息让人根本不能确定是几层也不能确定价格，我按照左岸当时11层大家能接受的程度，就从12层开始一层一层往下寻觅，只要有空房间就查找其租售信息，这样一直找到了2层，当时看到门上贴的告示称：“……装修……停业”。我想就是这里了。很快通过物业找到了开发商的售楼处，正巧的是那天售楼人员在接待处帮忙，我和她很快就将基本的条件谈妥了，当时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对方很难报出单价来。当天晚上我回家就将所有有关该楼盘的信息（甚至包括其董事长的学历信息）收集起来并进行了详细分析。在这个基础上凭着信心，依据当时一张很小的草稿图对未来的教堂进行了功能分区与结构调整，甚至按事工部门进行了初步的分配。当时不知为什么就是很有感觉。之后的一周内，我们通过唯一的一条关系居然很快联络到他们的负责人并且得到了对方的报价。

12月8日晚上，因为丽娟怀孕身体不好我少有地没有参加当晚的同工会，晚上10点半的时候，谈判小组的成员出现在我家楼道，原来他们在当晚同工会上已经决定要在12月9日上

午与左岸9层签约了。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坚决反对，因为在我看来，大家想要签约的那个场所与我已经分配好房间的大恒2层相比，只能算是一个垃圾场。但当时的形势是，9层已经有了签约意向，而我们正在谈的大恒2层还未进入实质性谈判，从12月31日的最终期限来讲，从同工的合一来讲，都让我们不得不签了！

当时大家的共识就是：若果这是从神来的带领，就不要被我们个人的意见阻挡了；若这不是神的带领，那神会亲自阻挡签约而不是由我们个人来阻挡。当时我们还达成了一个共议，一旦我们下定了决心，那就要全力以赴地促成这地方签约成功，而不是抱着消极的态度去应付。结果出人意料，在我们不断让步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方居然提出了一条如果出现意外对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条款，这等于完全没有诚意承担责任，最后，谈判结束。就在这一谈判结束的当天中午，我们得到了大恒谈判的电话，在得到治委会授权后，我和另外一位律师弟兄与开发商很快达成了双方满意的协议，1497平方米的2层，单价18000元，总价款26,958,780元，这也是我们在所有谈判中最理想的价位，当时唯一遗憾的是我理想中的5个车位只得到了3个。那是12月10日下午。

12月14日下午，签约谈判的条款与进程基本确定下来，当晚我将第二天要签约的各个细节在脑海中过了一遍，唯恐有任何一个细节出错。因为这其中包括了太多的环节，操作起来千头万绪，包括资金账户、付款权限、合同条款、付款方式，涉及的有产权人、律师、会计、出纳、审计、谈判人和开发商等一系列的人。这种挂虑一直到签约结束的时刻才平静下来。12月15日下午，约定的上述人员齐集大恒签约，我方8名成员全部到场，整个签约过程中，每位参与人员都在极力地控制自己兴奋的情绪，因为这个结果让我们等得太长太辛苦了！

签约当晚我们去参加惯常的同工会，我们

四位同工看到一辆公交车快到站的时候，跟在天明牧师身后奋起直追。当时我一边跑一边笑：这群人哪里像是刚签过2700万合同的人啊！当晚我们的祷告是：神啊！你是配受敬畏的！至此，签约过程经一波三折之后，终于在神的恩典之下顺利完成了！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诗132:4—5）我是在这句经文的指引下一直筹资、签约走完2009年的。

奉献万金锱铢计，腾挪三九兆冬至

建堂资金的奉献与管理涉及千头万绪的细节，包括其总额度、奉献人、奉献方式、人员管理、披露程度与方式、账户管理、权限设定、支付控制等多个方面。因为教会以前没有处理过这样大的资金量，所以我们深知道，这样庞大的事工需要万分的谨慎，无论上述哪个环节出错，都可能造成极大损失。所以在资金管理方面，我们的总原则是分工明确、严格执行，后来这一原则在实行之际甚至有些严苛。

建堂奉献的奉献方式及披露方式在设计时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全透明，背靠背”。所谓全透明，是针对奉献人本人的，就是指每位奉献者的建堂奉献金额都会公布出来，本人完全清楚自己奉献的金额。所谓背靠背，是针对奉献人之外的其他人的，就是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彼此都不知道其他人奉献的金额。这一数据直到今天只有建堂财务负责人、会计和出纳三人知道，其他所有人包括治理委员会成员都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为保证每位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清洁的良心，也就是，你的每笔奉献是面对神的，不需要向教会中的任何人负责或汇报。为了实现以上原则我们在设计奉献方式的过程中可说是煞费苦心。开始收取奉献的时候是以“自由

奉献(不记名)”和“认捐奉献”两种方式进行的,到后来迁出华杰、认捐奉献实际收取完毕之际,教会根据需要而建堂奉献调整成以“自由奉献”、“面交现金奉献”、“银行汇款奉献”和“远程奉献”四种方式进行。这样,在奉献全过程中共产生过三类编号,即“自由奉献袋编号”、“认捐奉献单编号”和“收据编号”。这三类编号的定期公布既能保护奉献人的隐私又能保证每位奉献人根据编号判断确定自己的奉献金额。可能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公布方式,才出现了后来政府对我们建堂所谓的“大张旗鼓”之指责。

对于建堂账户的管理。我们根据治理委员会的要求,开立了以三位产权人为户主的三个不同银行的账户。在开立账户之后,将银行卡交由一位财务人员保管,密码由另外一位财务人员在修改之后保管,将实物与密码权限分置,然后才公布了账号开始接受奉献。对于账户金额的支付,我们规定其支付必须有账户人(也即产权人)、持卡人、持密码人和建堂监事成员至少四方人员同时在场才行。这一规定为我们后来支付房款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事实又证明这样严苛的程序不仅是对所有奉献人的资金负责,也是对所有参与人员极好的保护。

在整个建堂奉献过程中,有一些数字可以供我们品鉴一番,一叶知秋从而知其深远意义:

从个体来看,每一位奉献者的经历与数字都是一个鲜活的见证。作为建堂奉献启动资金,9位教会同工一次性认捐156万元(后来实际的奉献近180万元);儿童主日学先后几次奉献总额竟达万元之巨;500万元的奉献人,从开始得到神的指引与启示起就一直持守着为建堂奉献自己一份力量的坚定信心,毫不动摇,而且也不断地在工作中得到操练并变得更加成熟;一对夫妻在工作中不断蒙恩,先后奉献了8次共计136万元整(相当于20万美元),而他们自己却租房过着很俭朴的生活,用他们那从神而来的喜乐言语说:“多的也没有有余,少的也没有

缺乏”;多名在国外留学的前守望教会弟兄姊妹,都是辗转多次才将奉献交到了教会;一位姊妹从早年得知有建堂的消息时起就开始将每月收入的1400元(平均数)作为专项款保存起来,建堂奉献甫一启动,她就将这笔钱奉献出来。直到如今,她依然在每月不断地将这笔固定的金额存入建堂账户中,我深信这是她与神的一个约定,是一个使我深为之敬佩和感恩的约定;一位弟兄用纸箱提来25万元现金并按自由奉献不记名处理之后悄然而去,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湖北某油田一位腿脚残疾的姊妹来电称偶然的看到了我们建堂的消息,她说:“我的奉献不多,只是想尽力参与并支持”,后来我们收到了她100元的奉献,这位姊妹的名字至今仍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北京有个教会的牧者与我只有一面之缘,在12月20日的主日晚上,他聚集了教会所有同工邀请我去分享教会建堂事工,听完后,他们沉吟良久,最后说:“看来这确实是出自神的作为,这是教会历史上的大事,不只是守望教会一个教会的事,我们也要参与!”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汇来了建堂奉献10万元,这是北京所有教会中单个教会奉献的最高金额。

从整体来看,也有很多的数字。大家经常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我们“从启动建堂到6月底短短三个月筹集到1400万资金”。实际上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启动建堂日期是3月29日会友代表大会投票当天,但正式启动建堂奉献是从4月26日开始的,所以真正的时间应当是两个月。关于认捐奉献的金额及其到账,大家一直比较关注。从4月开始到10月基本结束的认捐奉献共262人次,合计1600余万元,截止到2010年8月未到账的近16万元,不足1%,其余全部到账,这远低于我们当初估计的5%的坏账率;从奉献比例上来讲,外教会与个人合计奉献数只占总房款的不到15%,这与建堂方案中以本教会为主的原则完全一致;从工



摆放在财务室桌子上的认捐奉献单 2009年9月28日

作量来看，建堂公告共公布过27次；公布的自由奉献编号共达上千人次；建堂财务为了开具收据用去了几十本20页的收据本；单是参与建堂财务的人员就超过10人；三个银行账户从4月底建立到年底销户共处理了银行业务637笔，单我一人为建堂处理的手机短信超过1000条；为建堂而召开的各种规模会议更是不计其数！

在确定签约前夕的12月12日我经历过一次低谷，或者说，也是同工整体团队在经历长期压力之后大家的共同反应。那天下午我带着公交卡坐车到袁灵家时，身上和家里已经没有一点钱了，可以说弹尽粮绝！当天教会账面奉献虽已达2000万余元，然而当时银行实际到账只有1500万左右，有一大额认捐奉献500万还不能即刻兑现，按照合同价款加税金等（税金等费用需要在入住时一次缴纳），当时的缺口尚有1350万。而同工在袁灵家里禁食一天后要讨论的主题就是这个缺口该如何补上！所以从感觉上来讲，那天我于公于私都应该处于一种最后的绝望中，但是神的灵一直在安慰并鼓励着我。最后同工在做出“教会在主日宣布，在愿意借款给教会的弟兄姊妹主动提出借款给教会时，

教会愿意接受”的决定后，在起身离开时每位同工都用一句话表达了当时的感受，我记得我的表述是：“在觉得建堂还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弟兄姊妹面前，我需要竭力掩饰我对教堂规划装修与设计的喜悦和激动！”同时我还清楚地记得神借着一位外地的姊妹带来的安慰，当时结束会议后在上电梯的楼道里，我接

到已经给我们奉献过的淮安某教会中那位负责联络的姊妹的电话，她亲切地问：“刘弟兄，你们的建堂情况现在怎么样了？我们这里还有一笔奉献啊！”我当时在楼道里热泪盈眶，我知道，当时背负重担的不止是我们9位同工，也不仅仅是守望教会神的儿女，还有那些神兴起的在各地的儿女！而更让我感恩与敬畏的一件事是第二天12月13日在科贸主日聚会的中午，我接到了已经辞职离开半年的学校里一位同事的电话，告诉我有一笔以前没发的工资要给我……实际上，在整个建堂过程中这样激励人心的见证一直持续且几乎没有间断过！

在12月13日主日动员时，我记得用了“最后一次”和“在此一举”的话。在接下来的近10天中，神确实地怜悯了我们。在12月15日签约后到冬至日完全付款之间这惊心动魄的一周，全教会上下就像一台开足了马力全速运转的机器。大家思考了所有的可能性、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各银行账户的到账及电话短信犹如雪花似地铺天盖地而来，在那期间账户金额只按百万计数，单是冬至22日一天我就收到并处理了67条短信。那一天我就在教会办公室及各

银行间不停穿插腾挪，现金、柜台转账、网上转账各种可能的方法我们几乎都用过了。我们不仅筹集到了付款的缺口资金，而且也顺利解决了500万的到账问题，当其中一部分现金被用拉杆箱拉来后，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百万现金摆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最后终于在下午时分将近2700万全款付清了，其中，工行转账975万，中行转账957.8780万，农行转账201万，现金存入562万。一位姊妹在网上付清房款之际汇来700元，她得知正在付款时兴奋地说：“感谢主！能让我这小小的700元也发挥作用！”其中一个弟兄在汇款后发来短信：“哈哈，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前面更艰险的一段路，就靠你们了！以马内利！”还有一个弟兄发来短信：“守望肢体平安，我是X机构W弟兄。我和太太刚向你们工行转入500元作为建堂奉献，按你们要求发来通知请查收。金额很小，请笑纳。我们会继续为你们祷告，愿主带领你们，赐你们平安。预祝过一个祥和平安的圣诞！”另有一位弟兄短信说：“因着建堂，刘官長老今天的生日过得很有历史意义啊，感谢神！哈利路亚！！！”这样的问候伴随着一串一串的金额数字让人读后别有一番风味！

风霜雪雨寻主踪，海漫阳关故事老

第三方面交织着的事是教会搬家及主日聚会地点的频繁迁移。

从10月30日晚上开始，教会逐步淡出华杰。这个过程伴随着不断的变动。10月30日傍晚，在与左岸11层没有成功签约之际，教会将华杰主副堂的所有物品迁到了其中的一间房屋，教会弟兄姊妹得知这是在华杰的最后一个晚上时，下午到晚上之间很多人从公司下班后纷纷冒雨赶来帮忙。众人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迅速将所有的物品进行了一次大挪移并集中到一起，大家带着很快将会再来这里搬东西到新堂的盼望，

同声高唱赞美诗感谢神的同在，那时包括牧师们在内的所有人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将会带着这种盼望等待多久……

大家都熟悉的11·1敬拜是在大雪中进行的，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教会最后搬出华杰也是在11·1之后的另一场大雪中进行的。华杰搬家时用了10车才拉完所有的东西，往新租的办公室拉了3车，往仓库送了7车。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拉7车物资到顺义仓库之11·9雪夜。那晚按计划将所有搬家车装满之际，已是深夜2点，当时漫天的雪花悄无声息地不断落下，地上积雪已到半腿深。我主张车队等天亮之后再出发，但搬家公司的每位司机明早都还有约在身，所以他们坚持必须完成当晚的任务。我和好博弟兄只好安排其他几位弟兄姊妹回家，然后分乘其中的两辆车出发。那晚深厚的积雪和公路中间横七竖八的车辆令我一生难忘，一路上在半梦半醒之际我一直在祷告求神保守7辆车和24人能安全无恙，因为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中，保证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搬家本身已经放在很次要的位置了。等在顺义将物资全部安置好之后，雪已停下来，天也开始放亮，我赶回来夹杂在所有的上班族中间到望京城铁准备去大钟寺的时候，才发现因积雪太厚城铁已停运了。至今我想起半夜下雪的时候，依然没有任何的浪漫可言，而只有深切的凉意和担忧！

教会从大钟寺华杰大厦搬离后，分别在海淀公园、动漫剧场、清华科技广场阳光厅和中关村数字物流港（即科贸大厦）进行了11月份的五次主日敬拜。12月一个月都在中关村数字物流港，2010年1月之后，教会开始相对固定地在老故事餐吧聚会，我将这一段经历概括为“海漫阳关故事老”。这几个地方在北京市乃至海淀区都是很普通的地方，但因着守望教会几次不同寻常的主日聚会，使得这几处地方都不同程度地被抹上了特定的色彩，其色彩甚至有一定的传奇性。那是由于被有关部门定性为“11·1

事件”的11月1日在海淀公园风雪聚会的主日崇拜被提升到一定高度之后，守望教会的行动开始被社会广泛关注而引起的结果。然而一个事实是，每次教会转换聚会场所的时候，都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每次当我们千辛万苦签下下一个地方，当对方得知我们是“基督教会”的时候，通常态度都会有一个前恭而后倨的转变，这让我非常软弱，有一次在多轮交涉未果的形势下，我沮丧地坐在一个长条凳上仰天长喟：主啊！你何时才要让自己的名在这个地方被接纳、被尊崇呢？这样的情形出现过好几次，但每次又都只能回望而感叹自己的小信而自悔，因为主每次确实都为我们敬拜他预备了合适的地方！由于这几个地方的转换路人皆知，故不再赘述！

去职二度蒙灵导，恩惠全好荣归神

建堂期间，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与家庭变故更是离奇。就在教会启动建堂奉献期间，一家福音机构来招募我参与服侍，在经过多轮面试之后我荣幸入选！之后，我很自然地辞去了肩负了十一年的大学教师职务，向所有熟识同事一一写了依依的告别信，离开了这个庞大体系。当时学校的各级领导甚至都额手相庆，因为至少各级书记和统战、保卫、人事等部门不用再和我进行旷日持久的“人民内部统战”工作了。然而事与愿违，在工作了三个月之后，机构认为：守望教会在当今社会环境下的高调显然与机构的“默默作工”是相悖的，甚至提出让我在对教会与机构的“委身”中二择其一。对我来讲，这真是涉及到原则问题了，所以结果可想而知。在相当多弟兄姊妹为我打抱不平的时候，我却至今还是思念着那个荒废的地方何时才能为主所用！此后，三月两度去职的我就再无后顾之忧了，从9月初全心投入了建堂事工。事后证明，若果当时我仍然在职的话，建堂那样的强度是

不可能让我二者兼顾的，而且也确实会给福音机构带来很多的麻烦与冲击！这也是神奇妙的预备与带领，让我以破釜沉舟式的态度全力以赴来完成建堂圣工！对圣灵这样的带领唯有顺服而已！

11月底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丽娟怀孕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我们决定等12月底的时候才宣布，因为在这种节骨眼上，我不想节外生枝让政府以我个人的计生问题打建堂的牌。12月4日，丽娟出现了流产的迹象。当时她伤心欲绝，我也只能呆坐当场极力思考是否何处得罪了神！12月8日，正当我们稍恢复一些、也想省却了宣布消息的时候，在医院的检查中却发现那个小胎儿居然依然顽强地活在母腹中，我和丽娟在哭笑不得之余，满怀敬畏之心将荣耀归给神！那是我最敬畏神的时刻。反过来想，当时的丽娟刚怀孕却一直与我分担着各项事工带来的压力，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个家庭若果愿意服侍神，必须夫妻同心！否则寸步难行！今年6月22日（又是夏至），小女儿在香港出生了，有大儿子载恩在前，我们给她取名惠鹓，意为恩惠两全。如今，父母都来帮助我们照顾儿女，当他们得知教会建堂的处境之后，更加全力以赴，爸爸说：“你忙神家的事吧，小家的事我们来忙！”

如今，建堂事工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回顾教会历史，我们经历过了诸多深层次、多方位的问题。无论教会经历的登记行动还是转型过程，都是神在守望教会的托付，今天的建堂也一样是在这一轨迹之中前行的自然之路，下一步，教会面对的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前面几年，我们已经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接下来这一步神要如何带领我们进入何等的境地，我们需要拭目以待，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就像盲人摸象一般，每人只知其片面而已，到底神的作

为有多大，我们无法想象！

然而，建堂这一圣工对我们基本的启示意义是深远的。在建堂中我们亲眼目睹了从神而来的属天恩典，经历了同工团队的合一建造，也目睹了弟兄姊妹们表现出来的生命素质，这几方面交相辉映，渐次凸显，一方面彰显了神奇妙的作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教会弟兄姊妹的合一见证！

神是开道路的神，也是耶和華以勒的神，他亲自为我们打开了建堂事工的门，也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所需要的资源，神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神开始了这善工，也必亲自完成这善工，他必要彰显自己的荣耀。

同工团队体现了最宝贵的合一建造。在建堂的全程中，经历艰难与困苦时，同工团队能够彼此勉励、互相提醒；在出现犹豫时能够彼此建造、同心合意；在面对不同观点时能共同祷告、彼此顺服。那时好多关于建堂的决定都是在袁灵家的客厅里决定的，那里是我们每次起航的港湾，每当九位弟兄跪在地上同心祷告结束后，我就又带着同工团契的力量充满信心地出发了，因为我知道，我们是一个整体团队在前行。这样的合一建造在建堂全程中一直持续着，直到最后付款完毕。

从建堂小组层面来讲，我们有一支专业化的高效团队。我们建立了包括财务小组、法律小组、寻址小组、谈判小组在内的各分部，每个人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恩赐，我们进行了专业化的分工，各人充分弥补了彼此的不足，众人行动起来如同一人。小白牧师在建堂过程中一直坚定不移。不仅从教会整体角度不断提出创意性的建议，也不断地推动了规章制度的建立与落实。最早在2008年底提交给治委会长达25页（小五号字体）的建堂方案就是由他起草的，一直延续且长期公布的建堂公告也是全部由小白起草并张贴的。仁爱以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寻址，最终取得了良好效果，并在

最终确定堂址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连枫在资金的运作上细致缜密，在技术性的电脑操作上有超人技艺，在建立规条及程序中多次提出了颇具先见之明的建议，避免了许多可能出现的漏洞，而且在后期的资金支付及处理中表现出了成熟的生命与忠心。杨朋为推进教会的透明及法律规范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起草了产权人声明，并最终敦促完成了教会成长中这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法律事工。在后期的谈判过程中，包括天明牧师和晓峰牧师在内的几位成员几乎是废寝忘食，在每个谈判的细节上都深思熟虑，谈判的过程中更是纵横捭阖，竭尽全力，在整个谈判的季度度过了多个不眠之夜！

然而在建堂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是那些隐藏在后面的众多弟兄姊妹。每位参与建堂的人都以自己从神领受的负担忠心地舍己奉献，忠于所托，投入服侍。每个人又如同一个庞大网络中的结点一样，在自己的结点上充分地进行信息沟通及资源提供，完成了自己的托付。弟兄姊妹一直以来用恒久宝贵不变的信心、勇气、力量、爱心和奉献在互相扶持着，有的能够表达出来、有的却只是一个默默的眼神、更多的其实是那些隐而不见的长期投入的深入代祷服侍。我们深知这次的建堂事工是出于神的，神所行的是根本之工，而我们所作的是细枝末节，所以若没有在神面前的恳切祷告与祈求，没有众多弟兄姊妹祷告的支持，至今很难想象如何能将这样一件“MISSION IMPOSSIBLE”的事做成！整个建堂全程都在神的亲自护理之下，我们要做的只是管家之工，而所求于管家的，是他的“忠心”，财富的真正来源在神那里，所以无论是奉献者还是管理者，都是在做圣灵在人心驱动激励而来的末次之工，在接下来继续前行的日子，我相信神会一如既往地护理他自己的教会，带领我们继续行在他的恩典之中。✠

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

文 / 双燕

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60:4）

对于守望教会建堂一事，我的心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我由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参与者。

一、忧虑阶段

一开始听到守望建堂的消息，尤其是听到要一次性筹款，到2009年底要付出将近三千万的时候，我的心落在极大的惊恐当中。其实在我的观念中并不大反对建堂，我认为如果那么多教会奉献都因租房而流失的话，还不如丰富神家的产业。但是这种建堂方式，至少在我阅读的书籍当中，在我见过的教会中，在我走过的经历当中，我是第一次遇到，所以我惊忧不已。因为在之前，另外一个城市的一间教会，发生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件，那个事件对全国有不良影响，不止在教会当中，在不信主的人当中也是这样。所以在人的心中也容易产生连锁反应，我心想，守望教会会不会也是急功近利了，会不会也是出于人的雄心壮志？我认为守望刚刚整合成功，还不太稳定，教会的凝集力还不够强，应该是抓紧内部建造的时候，

而不是要做一个破格的、冒险的举动的时候，所以那时我的反对很强烈。

因为我跟守望教会不少的同工关系还不错，所以我从牧师到长老、传道、执事，能够找的人，好像都找过了。我跟他们说：“三思，谨慎！”“能不能不去做这样的事情？风险太大，后果不堪设想！”这不仅仅出于对守望一间教会的担心，而是想到基督的教会是大公的，是国度性的，因此牵一发会动全身。如果守望教会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的话，它的负面影响将过于人所能想到的。我当时所担忧的是：会不会引起全局性的、格局的改变？守望教会这么多年，在北京教会，甚至在全国的教会所起的是中流砥柱的作用。从争取公开聚会、登记、堂会的转型等每一步，包括守望教会内部的章程、纪律、刊物、网站，其实都是源源不断的资源、贡献和影响力。如果这样一间有广泛影响力的教会，发生了这样的事，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会引起格局性的大变动，这并不是平白的担忧。那个时候，我劝说每个人，但他们都信心满满，我屡次劝说无效，只好多多地祷告。

我是一个多忧多疑、容易惊怕的人，很怕看到之后不好的局面，这是我第一个阶段的心态，最大的感受是担忧。我使劲地盯着6月底

那个印证的期限，在我的看法当中，6月底筹集一千万，这事很难成功，或者我当时认为必不成功。我数学不是很好，有时候我半梦半醒之间开始算这个数字，怎么算怎么觉得不对呀，怎么能达到一千万呢？觉得这不合乎数学的法则，认为6月底是不太可能的。到了6月底的时候，就听到一个惊爆的消息：不止是突破了一千万，而且是一千三百多万！从那之后，我就定意不再轻率地去评断我所不懂的事情了。之前我认为人哪里有这么大的信心，认为这可能是雄心，可能是私欲，可能是诸多掺杂的东西。但那之后，我就静默下来，继续地观察，但心还是被提起来的。

二、观望阶段

第二个阶段，守望已经正式启动建堂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因守望教会的决定并无违反圣经之处，既然他们决心前行了，出自肢体情谊，我还是愿意硬着头皮大家一起往前走，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因为从2007年12月，北京的众教会开始走向合一了。原来大家也不是不认识，但各自忙各自教会的事情，彼此联结不多。从2007年的12月，正式有了北京教牧同工联祷会，教牧之间的交流就多了一些。在联祷会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号（当然并不是联祷会的口号，是我经常在其中发表的），就是我们“同风雨，共进退”。每间教会都不是孤立的，在基督的国度里，众教会是一体的。既然守望教会已经正式启动建堂了，那不管她前面走得通，走不通，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我们都要一起往前走，那是我第二个阶段的心态。但是我看到数字远没有6月底之前那么乐观，没有明显的变化。我暗想：可能高潮期过了，可能热情劲淡了，或是力量达不到了，我的心里还是满有担忧的。

三、参与阶段

最幽默的是第三个阶段，我的心态发生了奇妙的翻转。因为开始关注守望建堂这件事情，也将之放在祷告当中，所以我每周都会上守望网站看一眼公告出来的数字。在听天明牧师第三次建堂动员讲道录音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一个更加吃惊的消息：不止是到年底，同工会开会决定，又加上外在的房东解约这样的印证，守望教会决定把签约的期限提前到9月底。这实在是一个很惊人的举动！按我的性格来说，我应该更加丧胆了。

但是，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发现我相信了！不是因为事情过难，因为有时事情过于艰巨的时候，大家容易产生出亢奋的感觉，那个感觉也很像信心。但不是那样的，我很难在那种情况下亢奋起来。因我经常评述自己的性格说，我的性格像多马，求证精神比较强，而且多忧多疑，很消极、很悲观，不过情商比较高。多马说我们去跟耶稣同死吧，他没有退。虽然他很害怕，他也预料结局不佳，但是他还是要一起前去的。所以性格相类似的我是很难相信宣告的口号的，因为在之前所提那间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口号也是过高的，雄赳赳、气昂昂地宣告那些信心的话语，但是我信不来。所以我相信不是因为艰难过巨，也不是出自人的亢奋，那个时候我就真实地相信了，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那种信心是如何而来的。若说相信什么了呢？是9月底一定会签约？不是。我相信守望建堂这件事情不是出于人的血气，不是出于人的私欲和雄心，我相信守望的牧长、同工团队和会众当中，有真实的信心。在那一瞬间，神仿佛开了我的心眼，我看到了那真实的信心，它带来的果效是把我的信心也点燃了。我是很难产生信心的，尤其对于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信了，那个时候我信了！

于是我就开始迫切地祷告求问，为什么我心中发生了这种奇妙的翻转，从开始的惊惧、劝阻，到后来的一路同行，再往后居然变成了相信，真实的相信？后来在我的祷告当中，我获得神非常清楚的指引说：“去参与，并且全力以赴！”对这种指示我非常惊讶，因我不大知道守望教会建堂跟我有何关系？出于肢体情谊，当然大家都是一体的，彼此枝叶相连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全力以赴？我不明白神的带领。我曾经试着分析过，也求告过。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最大的负担是一场复兴。15年前，我确知有一场大的复兴会来临，15年来我一直在等候一场复兴，用我自己的一切守候着一场复兴，这场复兴比我的生命更加重要和宝贵。我就想神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征调我？难道守望教会建堂这个举动，会引起复兴吗？是爆发性的，还是渐进性局面的打开？我不知道，在我的求问中并没有结果。这让我联想到了8年前我的一次讲道，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讲道，那篇讲道的题目是“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虽然讲道多年，但是唯独那一篇是最特别的一篇，当时仿佛有火在我的骨中燃烧一样，使我不传递都无法忍受，所以那是在守望教会讲得最多的一篇。当时我是守望的巡回讲员，通常一篇道能够讲3到4个团契也就差不多了。但是那篇，我讲遍了守望的所有团契，当时好像是12个，每个团契中我都分享过。

那篇讲道的情景跟守望建堂的处境有些类似：当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时候，面临着两大难处，一是政策限制，二是资金不足。在8年前我很有感动地讲那一篇道，当时以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沉寂了这么多年，什么也没有发生。突然间有一个很熟悉的、相似的场景，重现在眼前了，我的心就被触动。但是若让我说那篇讲道与今天守望建堂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我还是不敢肯定。到底我的参与是不是跟

复兴有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跟8年前那场道的应验有关系？我也不知道。我们说话，必须照着信心的程度。

四、属灵争战

但是在我的倾心求告当中，我有了越来越多的看见。神给我的看见是：守望教会建堂不单是一间教会的事情，也是跟众教会休戚相关的事情。守望教会的建堂，跟国外教会的置业还不是一样的性质。因国外教会到了一个地步，为了聚会地点的稳定，为了稳固地发展，多半会买场所的。但守望教会在这个时候的建堂，在这特殊的时期，她担负着特殊的使命，这个使命关系到中国教会整体的处境。曾经在一次联祷会中，一个小教会的牧者说，守望教会，还有北京的其他几间教会，为北京的众教会撑起了一片天空。因为这么多年，我们都在封闭的、隐藏的、走路要很小心、唱歌要很小声、不要打扰了邻居这样的场所和心态当中敬拜神。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搬到写字楼、商业楼，公开地聚会，大声地敬拜，我们享受这样的自由，并不是白白得来的，守望教会和其他的教会，多年来承担了很多，支撑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所以这样的事情并非是与无关的。而且，现在各个教会都遇到了瓶颈，信徒个人的心态也大多处于很想突破，却被压制在一个地方无法突破当中。好像从表面环境来看，大家都在按部就班地建造，该做什么仍然做什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说，我们总体的状况，像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整体的属灵状况是下沉的、是压抑的。教会的难处并不是在人数上没有突破，而是信徒属灵状况的起起伏伏，虽有个别和短暂的高峰和兴起，如个人生命的翻转、美好的见证，但那只是小小的角落，很快还会沉没下去。我不是说要人的情绪总处在亢奋状态，也知道平稳建造和累

积的重要性。然而，教牧同工和会众们的属灵状况，的确是以枯干和下沉为主的。守望教会建堂其实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关系到众教会神的子民灵性的扭转。

开始我还以为从表面上来说，守望的建堂只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就如同耶路撒冷的城墙一样。再往后看的时候，发现这还可能是政教关系一个很好的突破，可以促成健康的政教关系的出现。再进一步的时候，我更深深地确定说，不止如此，这些还都是表面上的，这更是一场关乎全局的属灵争战！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争战，也不是跟外在的环境争战，而是跟魔鬼争战，跟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这么多年，神的儿女被压制太久了，我们成天呼喊说，中国要成为宣教的大国，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连自己的邻舍，我们心中都无余力为他们做什么。我们是这样盼望的，我们也是这样祷告的，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我们一面在尽职尽责，另一面却是处于长期的不满足当中，我们看不到耶和华显出右手的年代。也许我们会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资源还很短缺，人数还很微小，还不够自由。不，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正处于属灵的整体低沉当中。用一个姐妹跟我说过的图像化的语言来描述：

魔鬼的诡计就是把一座座小山放在个人或一个个教会面前，大家就对着这个小山，拼命地想去攻破它，筋疲力尽，品尝的却是沮丧的、挫败的滋味。但是往更高的地方看，属灵的上空乌云密布。只要大家同心合意地把关注、把祷告联合起来，突破那个属灵的上空，那些小山都会消失的。那是魔鬼的谎言和诡计，他把我们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我们自己怎么都解决不了的事情，或是长期祷告不蒙应允的事情上。好像就是反反复复的此起彼伏的几件事，这件事解决了，下面一件事又接踵而至，我们总是那样地狼狈不堪，总是那样地疲乏。

个人如此，整个教会的状态也是如此。我们是在普遍的属灵的枯干、黑暗和荒凉的光景当中，而这是每次大复兴之前的征兆。每次复兴的来临都是在人心绝望，似乎连呼求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神自己来荣耀了他的名！所以，这不是守望教会单纯的、具体的、表面的建堂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止是政教关系的突破和良好的解决，我深信这是一场大的、属灵的、国度性的争战。而这场争战的主战场，如今在守望教会。

所以我对守望教会的建堂，参与得稍微多一些。我跟守望教会确实有肢体的情谊，不过这不构成我参与这么深的全部原因，我的参



与更多地是出于国度的异象。守望教会的这一役扭转的不仅是政教关系，更是灵性局面。扭转不了局面，众教会都没有路走，这是我最深切的看见。除非是属灵的大趋势和大环境（不见得是外在环境，但也可能内外是一致的）发生改变，不然我们再努力，也突破不了瓶颈。如果是人为地展开大的计划，以推动局面的改变，那即使守望建堂成功了，也不能说明或改变任何东西，我们并不单以一件事情的结果来判断一件事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对我而言，我的心眼仿佛一下被打开了，我看到了他们里面真实的信心，我的信心也因而生发，所以我为此作见证。我深信只有出自神，他们才可能有我看得见的那种真实的信心；而且，只有出自神，我里面才能生发真实的信心。这种信心让我可以不顾后果，不看天文数字和它们的来源，把自己不理性地投身在其中了。新树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也与我一同参与了，我们不仅仅是出于肢体情谊来支持守望教会的，我们听到了号角的声音，我们是来跟随耶和華军队的元帅的！

看看外边的形势，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民族的动荡和整个世界的安定，我们可能已无法期待它变得越来越稳定和越来越好。就有人做出统计数字来说，灾难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频繁，而且越来越重了。而神的教会好像还没有预备好自己，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最大的感觉是无能、无助及焦虑感。心中很迫切，然而强烈的矛盾就是我们没有力量。不过我们没有力量并不要紧，当主耶稣被钉之后，在楼上祷告的不过是120人。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了能力，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传遍犹太全地，传到了半个世界。所以并不在乎我们微小的自己，唯倚靠耶和華的灵方能成事。如果打量我们目前的状况和资源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累积到把福音传遍北京，传遍中国，传到中东，传回耶

路撒冷呢？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所以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神都能实现。对于守望建堂来说，也是人所以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至少是我自己原先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的转变就成了一个见证。原本一个坚决反对的人，提心吊胆的人，能够坚定地相信建堂是出自神的带领。如果我再闭口不言，石头就要呼叫起来了。

当我确信守望建堂是出自神的带领时，对这件事的结果并无把握，不知道神要使用的是这件事的结果，还是这件事的过程。12月中旬，在祷告中我获得了守望建堂成功的确据。虽然在我书写的当下，守望教会还未能进入所购买的新堂。我还是深信不仅守望建堂的过程具有意义，守望教会也一定会进入信心中的美地！守望此役，非比寻常！争战过程如此艰难和漫长，并不为奇。虽然守望如今还在旷野漂泊，前行无路，且有资金压力……可是，如果环境中什么都如人意发生了，还需要信心吗？相信神不仅是要赐给守望教会美好的房产，他更要他的子民经过训练，成为一间守望的教会，能承担他在这个世代的托付。环境如此难，是因为守望教会被神拣选了，她必须经受非常的磨难，以变成贵重的器皿。神不是没有权柄能力的神，也不是缺乏资源的神，他要得着的，是他子民的信心、顺服和摆上。在他手中，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

有一天，我坐在大恒（守望所购房产所在地）对面的石头上，阳光下的大恒格外美丽，看着这奇迹般的产业坐落在这么佳美的地带，我的心中充满喜悦，为自己能而亲眼得见神这么大的作为深感荣幸，对神的智慧充满赞叹和敬畏！许多教会建堂都满有神的恩典，但一般是贷款方式。在8个月中筹集到这么多钱，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居然在最后时限买到了房子，我心中浮现出一句话：这在古时罕见，我们也要将这事传给我们的子孙！



雅加达归正教会，弥赛亚教堂 许宏摄 2010年8月8日

唐崇荣牧师建堂访谈录

文 / 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 本刊日前特别请正在北美学习神学的新恩传道代表本刊，就唐崇荣牧师的教会新近在雅加达完成建堂一事，采访了唐崇荣牧师。唐牧师就殿的属灵意义及建堂的一些实际问题，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我们相信唐牧师的讲论会对我们有不小的启发。

新恩：唐牧师，感谢您拨出时间接受访谈。我想请教，在新教的传统中，我们怎样看教堂在信仰中的角色？我之所以提到新教传统，是因为在天主教及东正教中，对于教堂都比新教更为看重。犹太教甚至有自己的圣殿中心主义。那么对于新教呢，我们怎样理解教堂所发挥的作用？

唐牧：我们要把信仰、仪式、地点、建筑及艺术这几个方面区别开来。地点就是我们聚集在一起表达信仰、敬拜神的地方。不过，

圣经第一次提到殿的时候，是根本没有建筑物的。它是指雅各在旷野中的一个地方做梦，看见有天梯从上到下，有神的使者上上下下，于是他说这是天的门，神的殿。所以圣经第一次提到殿时就告诉我们，殿与建筑并不是对等关系。到了新约的时候，圣经说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也不是指建筑。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要把它重建起来，也不是指建筑，而是指他的身体。这身体的属灵的意义就是指教会。教会本身就是殿的意义

的具体表达。殿就是神人交通的地方；殿就是人领受神所立之永约、蒙他信实照顾的地方；殿就是宣扬上帝真理的地方；殿就是万民祷告的地方；殿就是献祭蒙上帝悦纳的地方，是人听神的话的地方；如果这些功用除掉了，建筑本身不过是空壳而已。

上帝在西乃山上，用了四十天的时间，照着山上所默示的，把如何建殿启示给摩西，甚至把建殿的样式、尺寸、用料甚至艺术的形式，都启示给摩西了，这表明神还是许可人建殿的。但基督徒总要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殿，殿本身不是物质，也不是建筑；所以不可把某种建筑等同于这殿；在建筑的表象背后，我们有对实体的了解，才会充分地理解殿的意义。

除了圣经之外，我们再从教会历史来看。从耶稣被钉复活之后，重点在于圣灵的能力、信息以及出去传扬的行动。所以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作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这里就没有提到建筑。所以在《使徒行传》中那段受逼迫的日子，根本没有提到建筑。因为有形的正是逼迫的目标，能够见到的建筑就是破坏的对象。所以那时基督徒就不受这样的拖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逼迫来的时候，他们就逃到撒玛利亚，那时反倒成为广传福音的时机。到第4世纪，公元325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因为靠十字架的标志胜过了敌人，所以就使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成为合法宗教，这时教堂就建立起来了。到后来，当君士坦丁把他的首都搬到君士坦丁堡时，就在那里建了一个十分有名的大教堂；它直到今天还是十分有名的旅游胜地，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教堂建成后过了九百多年，即到了1453年，回教徒才用基督徒所制的当时最大的大炮把它攻打了下来。

到了可以建造礼拜堂的时候，基督徒起来建造是没有错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神就曾

启示摩西，让他建造会幕，甚至连大小和材料都指定下来了。在这个意义上，建殿符合神的心意，这是没有错的。

在此之前，西方所有伟大的建筑都是希腊建筑，这种建筑由于使用了几何学，把四方形、三角形、圆形等柱子的形状做得很好。在帕特农神殿，连前面的台阶与旁边的高度都不一样，整个建筑在视角上会让人产生很美的感受，这是神赐给人的普遍启示的一部分。所以如果说归正神学不只是注重福音使命，同样也注重文化使命的话，那么用最好的材料、美术及功用来建筑敬拜神的地方，这也是神的荣耀。我们不应当把基督教二元化，认为我们只是做属灵方面的事情，属世的方面就让世人去做。基督徒在属世的事情上也当发光，比如在建筑上也应当带领整个社会。

在欧洲历史上有一些很美的礼拜堂，它们中的一些其实并不是为了敬拜的用途。比如有些一二万人的小城市，当皇帝来到这个城市要发命令的时候，就会把全城的人召集在一个地方，这样就至少需要一个能够容纳四千到一万人的地方。有些小城市有大的礼拜堂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有大的礼拜堂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政治的需要；二是经济供应上的丰富。这反映出皇家对宗教的尊重，在其愿意对信徒的礼拜进行资助时也有可能把教堂建起来。我问过荷兰人，为什么在荷兰看不到大的礼拜堂，他们回答说，早期的时候，荷兰比较穷，没有力量建造大的礼拜堂。当时最为富裕的国家都是天主教国家，像法国与西班牙等。等到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荷兰因为参与宗教改革，开始变得很有钱。但在宗教改革者的观念中，已经不认为需要建大的礼拜堂了。所以荷兰就没有大的礼拜堂。

所以在改教运动之后，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大的礼拜堂了。第一，教堂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了；第二，在教堂的建筑艺术方面，

改教家也不希望教堂有太多繁琐的艺术表现，以致产生喧宾夺主的效果，让人在教堂里被那些艺术性的东西所吸引，而不能集中注意力听道。像茨温利就把教堂里的管风琴都拆掉了。路德是十分热爱音乐及建筑艺术的人，他对音乐及美术等都非常有研究。但在路德宗中也有一派人，把教堂中所有的雕像全部拆除掉。因为他们认为，圣经中没有的，我们也应当没有。当然，我认为这样做有些极端了，在这些方面我们应当有一个平衡。

在筹划建堂的时候，首先要清楚建堂的动机；其次是时代中的需要；然后是建堂在时代中的意义。我是从这几个方面来思想的。

新恩：对你而言，我们建造一个有形圣殿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唐牧：就有形圣殿来说，圣经里面所说的殿，第一个是会幕。它是可以移动的；因为要随着以色列人不断地转移，所以它不是有地基或稳定的那种。后来到大卫想建一个有形的殿的时候，因为他手流了人的血，神不允许他建，所以就留到了他儿子所罗门的时代才建；他只是为他的儿子以后建殿作些预备。这些都有十分丰富的属灵含义。当所罗门建完了殿之后，他在献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你怎么会住人手所建的殿呢？这表示神是无限的，而殿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有限的空间，把神限定在里面。这就是基督教的建筑与其他宗教的建筑有所不同的地方。庙宇是其他宗教的神明居于其中而受人敬拜的地方，而我们的不是。不但如此，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还讲了一句话：我们把从你而来的归给你。这说明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上帝而来，也应当归给上帝。

我们还应当把殿本身的意义与它的功用区别开来看。我们看到犹太人的第二个殿比

第一个殿要小一些。这是因为当时他们归来的时候，无论经济还是人力上都很困难，所以就只能建了一个小一点的殿。这时殿的意义还在，但大小及功用已经有所不同。所以老年人看了就大哭。因为那时的年轻人还不懂事，建了殿总比没有殿好；但老年人看到这殿就哭了，因为他们见过之前那殿的光辉。第三个殿是最大的，但它的意义是最差的。因为建殿的动机不是为了敬拜上帝，而是为了服务当时的政治。所以建殿的动机非常重要，如果建殿的动机不对，就不会蒙神的喜悦。希律建殿包括外院在内用了八十多年，但用了还不到六年就被烧了，这表明这个殿并不蒙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今天建造圣殿，一定不是为了夸张或炫耀我们自己，无论是我们的财富，还是我们的才华，或者我们比附近其他的人更高超，这都属于今世的骄傲。所以，我建殿时，非常谨慎自己建殿的动机。如果我这样说，自己却不能够这样去做，就是一个虚假的人，就不是一个遵行道的人，就不会继续与神的恩典同在。

新恩：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在盖楼前要先坐下来计算。就有形圣殿的建造来说，你认为在建堂前，我们当坐下来计算哪些方面事情呢？

唐牧：我从小就是对建筑很有兴趣的。如果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些伟大的建筑，我就会把它们剪下来，自己编辑成一本书，慢慢比较和思想，为什么要这样建以及为什么要那样设计。其中很吸引我的是哥特式建筑及希腊式建筑。哥特式建筑是基督教发展起来后才发明出的一种很高级的建筑形式；而希腊建筑是在基督教发展起来之前就有的。这两种建筑形式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们都有十分高的艺术价值，给人以庄严和美的感受。

我在建我们的礼拜堂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这是在荣耀我们自己吗？我们是在显示自己的教会很大，这个教会很有钱吗？如果有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我一定把它们除掉。因为若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我们的建堂不会蒙神的喜悦。在神面前我所要的是，首先，这个礼拜堂是出于需要而建；正是有那么多人做礼拜需要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才建。第二，我在建筑以及用钱方面的哲学，一是最美好的设计；二是第二流的材料，当然是最为坚固的材料，只是因为不是最贵的，所以称为第二流的材料；三是最长久的用途以及最便宜的价钱。这几个方面配合起来，就可以用最少的钱作最多的工作。我一生一直追求用最少的，达到最大的果效；用最少的体力，向最多的人讲道；用最少的的时间，达到最长久的成果。

在建堂的时候，我们请了很好的工程师及建筑公司。他们问我建造的基本原则时，我说有三样：第一，因为这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它一定要有威严，给人神圣威严的感受。而不是像大的购物中心，或者某种娱乐场所，那些都是让人感到奢华的场所。第二，我需要简单，即很单纯简单的构图。第三，就是不受时限的美感。如果是按照这三个基本原则建造起来的话，你就会永远看不厌，用起来也很舒服，而进去的时候也感到很神圣。你看到，所有最高法院都是用直线型的设计；法院所用的这个直线型让人感到天地的距离，由此带来的神圣的威严让人感到自己是多么卑微。所以不能够用横线，一用横线就失去了这个意义。

出于这些原则，我就选择了希腊式的柱子作外观。希腊式的柱子是很简单的，不过，按上面的不同它们还是分几种样式。第一种是上面为方型下面是圆柱；第二种上面像是一卷书盖在圆柱上的，圆柱的外型虽然是圆的，

但其中也有凹进去的地方；第三种称为哥林多式，圆柱向上所接的那部分像是花开的形状，看上去比较奢华。我就选了第二种样式。因为第二种样式的柱子看上去像是一卷书从天上下来，象征着神启示的圣经带领我们明白上帝的真理。

新恩：你们在雅加达所盖的那个弥赛亚教堂，我们有些人过去的时候都专门去看过。看的人都觉得那个堂盖得非常美，甚至都感到有些豪华。你建造这样一个大的教堂，最初的想法是什么？

唐牧：在印尼你要建这样一个大礼拜堂，是很难得到批准的。所以我一方面祷告，一方面耐心等待。设计图交上去的时候，单从图纸上很难看出是多高多大的建筑。除非你把上面标的尺寸用你很强的想象力构想出来，否则单从平面图上不太容易想象出实际建成后的样子。等到建成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建筑物的高度超过了当时的预料，让有些人感到惊奇。这个方面提醒我们，做事的灵巧还是有意义的。

开始建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钱。这之前的那次建堂，我们建到一半的时候，当地的回教徒反对，所以停下来，而已经投进去的几百万美元都无法拿回来了。最后只好把它整个卖掉，给他人作商业中心。那次让我们苦得不得了。当时剩下来的五六百万美元，也由于当时印尼币的大幅贬值在一年内变成一百万了。那段时间我天天在流泪。我一生作传道人，从来不摸钱。有人为建堂奉献，结果由于当时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奉献的钱损失了百分之八十六，就只剩下了一点点，我当时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新恩：那是什么时候？

唐牧：大概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

时候。当时，你给谁讲，谁都不会听你的。出钱的人已经把钱出了；而贬掉的钱，谁也不会为其承担责任。那时他们自己也处在一个困难的时期。所以我就在想，也可能神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建堂，就像大卫为所罗门建殿做预备那样；建堂或许不是神给我的责任。于是我就把这个事情委托给主了。

后来，神让我们知道，神不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堂，是因为那个地方太小。上帝要让我们在更大的地方盖更大的礼拜堂。为什么我这样看？因为如果我在这个时代不去建，等这个时代过了，别人也很难去建。因为在印尼，政府中的很多人是回教徒；就是在那个地区也有不少人是回教徒。

神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建堂，这是他的心意，他甚至把地方以及建堂的尺寸都规定好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定要盖多大多大，但我们这里聚会的人却是越来越多。像北京一样，雅加达也是一个很大的城市，现在有两千一百万人口，其中基督徒有一百四十万。就这一百四十万的信徒来说，有一个能容纳四千多人的礼拜堂，本来也不算什么。所以，为了需要而建，神会赐福；为了夸耀而建，神不会赐福。为了炫耀自己有钱，也根本不会蒙神祝福。

其实，建这个礼拜堂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根本没有钱。于是，我就定了一个日子，给大家一个认捐的机会。到了那个日子，我就给大家讲，我们要建一个礼拜堂。结果那天会友都来，大家都积极地认捐，尽心尽力地奉献。

与新加坡比起来，印尼的建筑费用要便宜九成；建筑材料的费用要便宜一半。人们看到我们的那个礼拜堂，以为我们花了很多的钱。确实，如果这个堂是建在新加坡的话，差不多需要两亿美元；但我们建这个堂所花的钱没有超过两千万美元，加上旁边其他的部分，总共花费了不到四千万美金。不过，对于我

们这间有一千名正式会友，以及二千来听道的人的教会来说，筹到这些钱似乎也是不可能的。结果上帝带领，感动了在我的教会中的几个很有钱的人。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看我拼命做工，这几十年讲道就是在宣讲真理，他们就很感动。所以就行动起来自己集资，结果到建完的时候，我们没有借银行一分钱，也没有到有钱人家中去募一分钱。这说明什么？这就是恩典。用人的眼光看是凑巧，但这实在是神迹，否则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想不明白。这个过程再重复一次也没有可能，因为如果起先就发现要做的事这么大这么困难，随后用的资金越来越多，可能我一开始也不敢做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确实是上帝自己让这只牛犊一点点变成一头大牛，让这个礼拜堂建成功了。等建好了，我们才知道保养费那么贵。

后来我们又建了音乐厅。这个音乐厅的美丽程度只有维也纳的音乐厅才能与之相媲美，具有世界第一流的美感，连阿姆斯特丹的音乐厅也难与之相比。它的回音也是世界一流的，因为算出来的回音大概只有两秒。它外面所用的柱子是用哥林多式的，即圆型的柱子上面看上去像开花状的，显出要用赞美把荣耀向上归给上帝。

这两栋建筑加起来的保养费是比较贵，不过，现在大体上还可以平衡，基本上够用。人们奉献的什么钱，我们就用在什么上面。我们不会把音乐厅的钱用于博物馆，也不会把教会的钱用在音乐厅上面。我自己基本上不摸钱，人们指定用在什么上面，我们就用在什么上面。

新恩：听说这个堂的建设用了16年的时间？

唐牧：不是，建这个堂我们是等了16年。如果要从开始设想建堂算起的话，那时间就



弥赛亚教堂内部

更长了。从开始设计这个堂的草图，到开始动工，中间单就图纸方面，修改的地方就多得不得了。我们是一边改图纸一边建，这让建筑公司很是头痛。他们希望图纸出来了就不要再改动了。但我们说，我们宁愿付改动的钱。我们不希望在变成钢筋水泥之后再去改动，把已经建成的东西砸掉，那样会多花很多冤枉钱。所以我们在动水泥之前就在图纸上修改好。我们在图纸上不知改了多少次，有一个地方我记得至少修改了三百多次，就是因为我自己总感到不满意。

从打下地基到最后在教堂顶放上十字架，总共用了两年，这在印尼来说，也是一个神迹。盖成后的礼拜堂，正堂有4700个座位，副堂有1800个座位。昨天，我们有个副牧师作讲座，有1800人来听，把我们的副堂坐得满满的。现在我们的传道们也开始做这样的大事情了。

感谢神，我们礼拜堂的柱子，每一个的承重量应该是125吨，但实际上可以达到200吨。所以它们比我们的礼拜堂更为坚固。我们请的这个建筑公司也非常负责任，他们就是想建一个具有地标性质的建筑物，既有长久的

意义，也具有敬拜的功用。其实在这个公司里，既有基督徒也有回教徒，但大家都很同心。建成的这个建筑可以抗七级地震，可作百年的使用。能达到这样的功用，真是要感谢神。

我们真的没有花很多的钱。我们的那个音乐厅大概用了750万美金，只相当于新加坡那个音乐厅的百分之二，也即五十分之一的价钱。之所以建得好，价钱又便宜，其中一个原因是设计费是免费的。要是请美国或这里的设计公司来设计，差不多也要一千多万美元。所以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们花费很多钱在这上面。我们之所以能够几十倍地节省开支，这些都是从神来的恩典。

新恩：确实，有人想着建这样一个礼拜堂会用许多的钱，因此有人会说，如果把这笔钱用在神学教育，或建图书馆，或用于神学出版，或捐给贫穷的人，不是更有意义吗？

唐牧：如果这个钱是用作其他用途的，我把它挪用到建造礼拜堂上，那当然是不对的。不过，正是因为我说是建堂，人们才把这些钱捐过来，目的就是为了建礼拜堂，那我就应

当照着人们奉献的目的去做。如果我说，我们要建神学院的图书馆，需要比如说25万美元的费用，那么他们就会照着在这方面的感动来奉献。人们是为了哪个方面奉献，我们就要照着所奉献的那个方面来使用这笔奉献。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这个礼拜堂，没有一个聚会的地方，你也就很难发展别的工作。

在今天的印尼，如果我没有趁着这个时机把这个堂建造起来，那么我离开这个世界后，我之后的传道人可能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号召力，能够筹那么多钱把这个堂建造起来。所以，我相信这都是神的安排。另外，印尼政府如果以后越来越严格的话，我们就更难以盖礼拜堂。所以现在盖好了，我们在使用上就方便多了。以前要使用大的地方，我们借用时要费很大的劲，花费多得不得了。每次聚会完了，钱都花空了。现在我们就省了很多时间，可以自己定使用的时间，而不用去等，不像过去，每次都得等着人许可、同情、怜悯才可以使用上别人的地方。

新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教堂建得这么大，有这么多的人来这里聚会，怎么样才能够让牧养跟得上？既保证牧养的质量，又能够达到深度的牧养？

唐牧：我们对于牧养常有某种观念：要了解一个人的情形，去看望他，当面为他祷告等。我就在想，当年耶稣或保罗在群众面前讲道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听讲道，主耶稣是否会一一地了解他们个人的情形呢？所以，我对牧养的看法是，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而我们作为领袖，一定要了解时代的精神；真正明白人们共同需要的那些东西；所以在我们当众的宣讲中，信息中一定要包含能够滋润人灵性的成分，让人的心灵得着喂养。所以听道的人就能得到一些原理的牧养，这些原理的牧养如果能够让人举一反三，

自己省察，就好过牧师天天去探访牧养。

我自己在全世界各地讲道，我不可能一一去牧养他们。比如就我所到之处的聚会的人次来说，这53年半参加聚会的有三千万人，我怎么牧养他们？那不可能。有的人从我的录音带得到牧养的滋润，得到灵性滋润的牧养的元素，他叫我牧师，我也很好意思当，因为我已经牧养了他，就是用这个原则。所以我对我的会友说，你们要注意听道，一些原理抓到了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它们就直接在你心中说话。我的传道、牧师很合作，他们去牧养的时候，有一个会友特别需要什么，他马上给我打电话，我就在电话里和他一起祷告。这样一来，我就节省了四个钟头，省却了挤车去那边再回来的时间。大家分工合作，在雅加达我自己有十多个牧师，但是每个礼拜主日讲道几乎都是我讲的，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上台，恩赐怎么发挥？所以我就给他们分堂，他们在母堂听道，得到供养，去分堂讲道供应，教学相长，到白天的时候他们去布道。所以我的教会是归正福音教会，“归正”就是向下扎根，“福音”就是向上结果；“归正”是建立架构、思想、意识形态、神学信仰知识；“福音”就是到处去传扬。所以我们定下目标，第一年的时候召集学校的学生在礼堂里面，向他们布道，每个教会要向两万人布道，第一年参加的人数是1.7万。第二年我们目标增加到4万，后来那一年达到5.29万。第三年我们的目标提高到10万，结果超过11万。第四年我说要20万，结果差不多22万。第五年我说30万，那年没有达到目标，只有28万。今年是第六年，我说要达到32万，截止到上个礼拜的时候人数已经达到42万了，我说到今年12月底，要再增加5万。

我的传道、牧师几十个人，就到各城各乡去布道。他们的布道不是个人性的，而是把小学生、中学生聚到礼堂开布道会，请他

们勇敢立志信主，结果过了这六年，这些传道、牧师都能自立。他们的费用，包括租礼堂的费用、车费，都能够从少少的奉献中得到。所以我21年设立这个教会，已经有49个分堂，每一个分堂我都不必寄钱，每个传道人都要自己去教导信徒，不但信主，还要奉献金钱，给他们固定的生活费。所以印尼的传道人的生活费很低，但是他们都努力做工，而且越做越热心，越做越勇敢，使印尼的教会变成广传福音的教会。我这个教会要支持神学院、音乐厅，但不是用钱支持。

神学院是要支持的，因为神学生都不赚钱，我的神学院的老师都是我的传道人，他们一定要兼职去教书，没有特别的另外一份薪水。除了有些书本的费用外，我们用很少的钱做很大的工作。神学院的学生以印尼人为主，因为上帝给我的托付是在印尼，就以当地人为主。我们的神学院的水平高到什么程度？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院长来教课，认为我们神学生的吸收水平和他那里的差不多。我们已经蒙上帝赐福，神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去美国、荷兰等地读书，那里的教授都承认我们的学生程度高得不得了。我们不仅在雅加达，而且还在乡下总共办了82个归正神学校。在其中读过书的超过一万三千人，现在在读的有三千人。比如教会的神学院在北京，就在其他城市比如乌鲁木齐、广州设立分校，那么我们就派传道人去讲课，讲完了就飞回来。上课的人也可能是别的教会的人，他们就把归正神学带到别的教会里去。如果有的地方有需要，我们就去建立布道所。神学院也开分校，布道所也开分堂。

新恩：我们再回到建堂的话题，我相信在建堂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苦难或难处，但在遇到困难时你们好像也没有停掉布道事工，在我的印象里面你还是一周去几个国家传道，是

这样吗？

唐牧：是的，我们没有停掉。那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够，而我能，我发现这是因为很多牧师太过注意一个地方，结果就把自己捆在那里了，太限制了，这个是不对的。保罗彼得是到处跑的，可是现在的传道人都是不跑的。

新恩：现在教会里服事是不让跑的。

唐牧：这是我的创意。我们教会的执事起初想约束但不能约束我，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尽量供应，所以，这里的每一堂讲道得到相当好的供应时，我出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认为我跑掉了，而是要为我祷告，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别的地方比在这里更辛苦地做工。所以我做得很累，跑得很多；他们自己不跑，却看到我在跑，于是犯罪感就来了。所以我到了一个地方布道，我的几十个传道人知道后，就自己买机票去看，看了就受到感动，大家就都热心起来。

现在整个世界最大的文化缺欠就是那种有榜样力量的领袖，于是代之以一大堆行政的命令。但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孔子讲，不令而行。如果没有榜样，谁令也不会行。保罗说，你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基督各城各乡去布道，保罗也到处去，所以他有资格说你要效法我，听的人不得不受感动，所以就顺理成章、顺水推舟。所以这里就没有什么勉强，没有什么不甘心，大家都看到你在做，自己不做就不好意思了。

新恩：你有没有因为想要更快地把建堂事工完成，所以就考虑放慢或者减少其他方面的事工？

唐牧：我们没有。我每个主日出去讲道的时候就把设计图带上，利用空余时间来思考，回来再修改。如此反复，有时一个礼拜会修改很多次。在纸上如何改都没有问题，不必

花太多钱，如果等到有一天都建成，变成水泥，再敲下来就太可怕了，就有大麻烦了。我们曾经有一个小礼堂，建成后觉得不满意重新再建，结果敲掉了65吨水泥，这么多的水泥，运走的话运费也很高。所以我在纸上画草图的时候，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就重新来。我们没法把别的事工停下来，怎么可以停下来？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别人说，安息日就停下来，不对的，上帝礼拜六做完工，礼拜天就停止了创造之工，停止创造的那一秒的时候就开始了护理之工，哪里有停止？耶稣安息日做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完全错，耶稣完全对。



新恩：在你的心里，建堂是一个事工，但是它不能影响别的事工。

唐牧：建堂事工是小的，布道事工是大的。你怎么能用小事工来影响大事工呢？我对我的会友说，如果你们爱这个教会胜过爱上帝，你就是犯罪；如果你爱礼拜堂过于爱布道，你就是犯罪；如果你爱建筑过于爱属灵的建立，你就是在犯罪；神的国度的扩张是重要的，礼拜堂的修建是次要的，是根本不重要的外形。所以我对会众说，上帝对一个教会最小的恩典就是给他建一个最好的礼拜堂，那根本没有用。耶稣来的时候，礼拜堂不会被提，被提的是人。我们为了需要一个地点，需要一个场所才建；而建的时候也不能乱建，而要负责任地来建好，在建的时候也不要花太多钱，因为上帝的钱有好多的用处，不单单是为了一个建筑物。这个要搞清楚，我的弟兄姊妹都很明白。

我们礼拜堂里面没有一根柱子，4000多个人直接看讲台没有拦阻。怎么建才能做得最

好呢？建筑材料必须保证质量最好，横梁的钢架要最轻省，达到最好的果效。用经济学的最有效率的原理来讲，就是用最少的钱做最大的工作。很多大礼拜堂，我去看过，他们花太多的钱，但是建得不好，不但不好，也有很大的拦阻，很多碍手碍脚的地方，还不够空旷。我的礼拜堂，我把所有的厕所放到最旁边的两个角

落，中间完全不可以有东西。单单大厅就可以站一两千人，大厅不占一块地，因为都在阁楼的下面，所以一个地方两个用处，而我的礼拜堂对其他想建堂的教会都会很有启发。提起印尼的一些礼堂，比如印尼最高学府理工学院建的大礼堂，我只给它打30分；我发现它有好几处错误的地方，甚至有完全错误的设计。

新恩：你所说建堂与其他事工的关系对我很有启发。现在在第三世界国家有很多建堂的例子；不少教会面对当地政治或者社会的压力尝试去建堂，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趋势？

唐牧：没有一个时代是没有困难的，基督徒如果要在一个没有困难的年代来到才去做事情，那就要等到天堂来到，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用勇气、因信心而来的力量去克服困难，在最艰难的地方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

有人问我两个问题，第一，唐牧师，如果你死了，没有这么大的恩赐的人出来牧养这么多的人，你建这么大的教堂有什么用？第二，如果你建了，回教徒把它炸了，那又怎么样？我的答案是，第一，建堂可能会错，但不建就已经错了，因为你不做嘛。你不做的话肯定有理由，但面对任何困难我要的不是理由，我要的是出路。因为如此这般，所以我不能做，这些理由是为很多不成功的事情做解释，期

待人去了解你，而不是去了解困难。我要的是出路，就像毛泽东说的，有困难，就要有办法，有希望，这种积极精神是很多教会没有的，所以应当勇敢去面对困难。今天的难处今天当，不当就错了。当不一定能当得起，但是神不会把超过我们所能当的重担加给我们，所以要有信心去做。我这一生在努力奋斗、不知苦难、只知前进的精神的指引下一直去突破。我三岁没有了父亲，我母亲很辛苦把我养大，我什么都没有。我年老的时候为上帝的国度至少留下一些东西可供别人继续使用；那个地方以后可以有千万人来听道，或许能用很长时间，谁知道呢？

第二，如果有一天被炸掉，我照样做，因为没有炸以前我已经用了。还有的疑问是，我死了以后没有人能牧养那么多人。这个说法就太消极了，因为上帝可能会兴起比我更大的人来。领袖要有的信念就是年轻一代的人要做比我们更大的工作，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要有这样的信心。我年轻的时候去香港带布道会，他们说群众布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连计志文牧师、赵世光牧师带领的布道会才有两百人来听；唐崇荣从印尼来，不知道普通话讲得好不好。这个人名不见经传，又没有外国留学的经历，他凭什么讲道，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声音常常会压制正在兴起的上帝的工人。我安静地面对这种情形，然后开口讲的时候，发现满地坐的都是人，连过道上都是人。他们很奇怪地问：“从哪里来这么多人？”我说：“你去问主吧，我不知道。”后来人数每天都在增加，我在香港26天讲了65场道，最多一次有1800人来听，他们很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我心想，我29岁的时候在印尼已经对2万人讲过道，这区区1800人在香港似乎就是个大事情，其实这是因为你们冷淡太久，才以为这是大事情。

新恩：这个大概是什么年代发生的事？

唐牧：那是1970年。我1969年29岁的时候就对2万人来讲道。所以很多事情大家觉得不可能，但是不要用你们的不可能来拦阻我。我有信心，我依靠上帝，很多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是我想也想不明白的，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神就是这样赐福的。

新恩：对中国教会而言，建堂的象征性意义可能大过实用的价值，当然，实用价值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和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以及教会的属灵重建有关系。你怎么理解过去上帝兴起一个无神论的政府来拆毁中国教会的过去，现在教会尝试去进行属灵的重建？你对这种重建有什么期望？

唐牧：每一个政府都盼望它是高过一切的，因为政府会觉得它是整个人民的领导，整个局势的安定者，整个国家的保护者，非它不可。所以很多政府把自己等同为国家，特别是很多党，把自己认定为就是民族、就是国家。其实在这个党兴起来之前，国家已经存在了；国家形成之前，人民早就住在那里了。所以人民比国家更大，国家比党更大，党比个人更大，这是一个自然的定律。当一个人把自己等同于一个国家的时候，民族就要遭难了。历史上路易十四曾经说：“法国就是我，我就是法国”，结果路易十六就被砍头了。当然，他被砍头后法国还依然存在。所以没有共产党以前，没有国民党以前，没有民进党以前，早就有中国了，即使这些党没有被建立起来，中国还是存在的。

照样，有礼拜堂和有教会是两码事。犹太人没有圣殿已经差不多两千多年了，但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犹太信仰还是犹太信仰。有殿可以，没有殿也不要紧，因为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人，在人心。所以在政治逼迫或者宗教逼迫比较厉害的地方，如果基督

教能够建立一个有形的礼拜堂，至少在那个地方就显出神的一个荣耀，即便被烧掉、被毁掉，还是有那个记录，还是在历史上有记录可寻的一件事情。印尼是一个回教的国家，所以很多礼拜堂不能够建立起来，很多礼拜堂不能再修整，礼拜堂建好后不允许放十字架在上面等等。我就故意把这些全部当做记号放在上面，是起先申请的时候没有告诉他们的。譬如说我把归正的五大唯独的原则放在礼拜堂的上面，这些词是什么意思？让他们去查吧，我不管这些。

我们的礼拜堂里共有36根柱子，前面12根柱子代表12使徒，后面12根柱子是旧约12先知；钟塔前面的四根柱子代表四福音，后面代表摩西和亚伯拉罕的旧约，彼得和保罗的新约；在旁边的十根柱子代表十条诫命，爱上帝、爱你的邻舍。十字架在最高的地方，离开地面有66公尺，表示圣经66卷。在十字架上两层，表示旧约里面隐藏新约。有一本圣经在外面，表示神的道。最高处放的那个十字架高12公尺，代表耶稣的12个门徒。十字架重3500公斤，放在礼拜堂最高的地方。回教的政府说，不要放十字架在上面，我说，我还是要放的，因为你给我的准字是建筑的准字，而建筑的记号不是政府能干涉的事情。比如你建了一个大楼，上面写着“美国银行”或“中国银行”，这是建筑物主人的权柄而不是政府的权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我们礼拜堂后面有一个回教堂，很小，他们从起初就反对。后来我们就和他们好好谈，彼此做朋友，写了彼此尊重的（协定）；照《希伯来书》说，“尽力与众人和好”，在和好中间不是妥协，在坚持原则的时候不是好斗。所以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在那个地方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在印尼一大堆回教堂的地方，突然出现一个高耸的基督教堂，也给政府一个面子，说这是宗教自由的地方。如果中国大陆允许越多

的礼拜堂被建立起来，表示这个政府越来越开明，尊重人权不是宪法的字句而是政府智慧的实行。

新恩：最后，你想对现在的中国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说一些勉励的话吗？

唐牧：我认为家庭教会在历史上已经有很大的贡献；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持守了信仰，所以他们对神忠心的见证是很宝贵的。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在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上帝为中国人已经保留了很多伟大的传道人，他们手无寸铁，身无分文，但他们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能力和十字架的福音。当全世界的教会都在讨论教会增长神学的时候，中国教会实实在在是不讨论这些却一直在增长的教会，为此我很感谢上帝。上帝使中国教会到了21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批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他们发现基督教的东西才是真正永存的东西，这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第二个特点。我盼望这些知识分子不要只顾自己，只为学术，特别是在金融挂帅的时代只求财力，而忽略了他们所领受的，要像以斯帖那样，知道自己的这份领受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他们应当尽量用自己的文笔把真理传讲出去，用他们的身份在社会发挥作用，对广大的百姓有一个启发和教导示范的作用，使中国人从文化的使命看到基督教的高超，从福音的使命看到基督教的救赎，从教会真正履行的使命看到做人应当有的责任、身份和立场。

新恩：谢谢唐牧师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回答这些问题，很多回答让我很受感动且给我很多启发。

（本文是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整理后的文字未及让唐牧师审订，特此说明）

看得见的山上之城： 会堂之于国度的意义

文 / 王怡

一、“基督徒”是一个群体性概念

《使徒行传》11:26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原因是巴拿巴带着保罗到了那里，“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許多人”。从这里看到，“基督徒”这个称谓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第一，从一开始，“基督徒”就是一个社会学的称谓，而不是神学性的概念。是外邦人基于教会成员区别于其他社群的信念、生活、言行的外在观察的评语，而非主的教会对其个别成员“重生得救”的内在判断。因此，即使一个人内心认信基督，甚至曾经受洗，但如果他不是教会成员，不活在有形教会这一圣约群体中成为其中一分子，他当然也可能是“重生的信徒”，却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基督徒”。他无法、甚至即使在外邦人眼里也不配与其他“和教会一同聚集”的肢体们，分享“基督徒”这一社会学意义上的“品牌”。

第二，从一开始，“基督徒”就是一个指向有形教会的社群概念，而不只是指向信徒个人的道德名片。这节经文，并不是对主的教会及其成员在上帝主权之拣选与救恩之落实中的

神学性叙述（不同于《以弗所书》1章的启示），而是对五旬节之后有形教会如何落地开花，形成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社群，并如何在不信的社群中首次获得公共见证的历史性叙述。确定了这一叙述的角度，就可以得出结论：在地方教会的形成及其与所在社会的关系上，不是先有“基督徒”再有“教会”。而是反过来，先有“教会”（足有一年时间，一同聚集，公共教导）才有“基督徒”。

要言之，从一开始，“基督徒”就是一个与地方堂会有关的概念，是外邦人对属于“教会”这个前所未有的新社群的个别成员的称呼，而不是对一个人在其内心、家庭或密室中与基督之生命关系的描述。安提阿教会是五旬节后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植的第一个堂，“基督徒”这一称谓是地方堂会浮现于异教文化与社会中的产物。尽管当时也有信徒去到其他地方，但首先是在安提阿，形成了地方堂会这一完整和外显的信仰生活的社群样式。因此在其他地方，并不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却暂时没有出现世人眼里的“基督徒”。

笔者曾问家里的钟点工，你们家乡有没有“基督徒”？她这样回答：我们那里没有“基督

徒”，只有“信耶稣的”。意思是，在她家乡可能有许多信徒，也可能有许多家里的聚会，但还没出现“安提阿教会”。

“基督徒”是一个地方教会（堂会）的概念。在使徒时代，所谓“基督徒”，就是与众圣徒一起领受长阔高深之主爱的、某间地方堂会的会友或成员。用今天的话说，基督徒没有所谓“信徒”和“门徒”之分，基督徒就是主的“门徒”。顾名思义，所谓门徒就是经常出入教会大“门”的信徒。“进门”崇拜上帝、“出门”传扬福音；“进门”接受牧养，“出门”作光作盐；“进门”圣徒相通，“出门”殷勤做工。这是笔者在试图论述“会堂”之于家庭教会和主的国度的意义之前，需要在圣经关于初代教会的植堂中领受的一个讨论支点。成为基督徒，不但是蒙召走入一个属灵的、比喻意义上的“恩典之门”，即基督用他死而复活的永恒生命为选民所敞开的“羊的门”；也要在血肉的、日常的信仰生活中，经过地方堂会那道真实的、由榉木或铁皮制作的大门。

当笔者说“基督徒”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并非淡化了这一称谓的属灵含义。在旧约中，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时，几乎失去了作为一个圣约群体的、可识别和被分别的界限。因为律法失落，城墙被毁，圣殿坍塌。因此圣言、圣殿和圣城的依次复兴，就成为余民重新被建造为一个“社会”的起点。当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时，“城墙”具有充满张力的双重意义，一是“分别”，二是“彰显”。城墙意味着可见的安全、保护和界限。这是从内心信仰到外在生活方式的“分别为圣”（如在安息日关闭城门）。同时城墙显然又是一种在万族面前的、无可遮掩的彰显。彰显就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进入。当主耶稣说，你们要成为山上之城，“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太5:14）。主在这个比喻中，凸显的就是有形教会进入世界并“彰显”国度这一重含义。主

耶稣称我们为一座“城”，而不仅仅是一个“团契”。所以他接着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6）。

地方教会就是城中之城，是在旧社会中蒙恩活出新社会。在圣经中，“基督徒”不是对无形教会之成员的称呼，而是对作为城中之城的有形教会之成员的称呼。对笔者来说，“中国有多少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中国有多少人是主的教会的成员。在1949年前的中国教会史上，基督徒数量的统计口径，都是指在地方教会领圣餐的信徒人数。但当家庭教会经历了会堂被掳、从地方教会完整的信仰生活样式被迫退回团契、小组和家庭聚会半个世纪之后，加上普世性的“信仰私有化”的后现代思潮及受其影响的布道决志运动、灵恩运动和中国教会传统的分离主义倾向在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影响；今天当我们问，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或这间教会多少信徒时，许多教会也竟然不以领圣餐的信徒数、登记的会友数或出席主日崇拜的信徒人数来统计，反而以所谓决志信主者的数量，或曾经受洗的总人数，或不参加崇拜、不领受圣餐的小组聚会人数来统计，在世人面前作浮夸的见证，更在主基督台前领属灵的空饷。

以今日教会流行的见证模式来看，我们能读到的信仰见证，也几乎都是信徒或牧者的个人见证集。但《使徒行传》及使徒书信却与这一模式大相径庭。圣灵并没有默示新约作者编写一部个人见证集（按今日观念，写一部十二使徒的个人见证集是相当合理的作法）。新约中所充满的，几乎都是以一处又一处的地方教会为中心的、以圣约群体的信仰生活样式为中心的见证。

同样的，教会成员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这是一个“群体性事件”，而不是个人见证的简单汇合。“基督徒”是一个分沾了主基督身

体之无上荣耀的团体身份的称谓，这一称谓不但显明主的身体即无形教会是整个救恩历史的焦点；更加显明了看得见的、被联络得合式的地方教会，是五旬节后基督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与扩展的焦点。尽管救恩的领受是个人性的，悔改与信心的回应和个人经历上也总是独特的。但《使徒行传》11:26的宝贵经文却向我们宣告说，进入世界并被世人识别出来的“基督徒”，并不是一群隐秘的和分裂的个人，而是一同聚集、掰饼，一同遵守使徒的教训，一同以各样方式在基督里联合，并因此在多元社群中凸显出来的一个有机的共同体。

二、“会堂”是城市福音运动的焦点

加尔文阐释《使徒行传》2章和4章，提到信徒受洗的重要意义时，说它是进入和形成一个圣民社会的起点。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群体被识别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需要三大要素，即教义、教职和教产。《使徒行传》2:41—47所描述的，就是圣灵降临、罪人经历超自然的重生与悔改之后，一个崭新的“宗教组织”的形成过程。五旬节后，信徒彼此交接、掰饼，赞美。卖了田产，凡物公用（教产），恒心遵守使徒（教职）的教训（教义）。这些记载包含了组织化宗教的三要素，更显明了“圣徒相通”乃是指向一个从灵性到身体、从教义到教产的社群共同体，即地方教会。因此加尔文说，“在哪里信徒同心合意地合一，就在那里出现了真正的社会”（《基督教要义》4卷1章3节）。¹

初代教会的植堂进路，是从分散的家庭聚会，逐步形成城市中的固定会堂，慢慢为福音赢得一座又一座中心城市。从这一植堂的角度看家庭教会的历史，家庭教会的实质是在特定政治、社会际遇下因着持守主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从而承受了一个“会堂被掳、退回私宅”

的过程。据笔者观察，2000年之后城市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历程，经历了四次焦点的转移。

1、2000—2004年，焦点仍然是“**家庭**”。直到年底的《宗教事务条例》出台，其中“宗教活动一般应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的规定，为家庭教会及其聚会的合法性留下了法律上的余地，各地行政部门对家庭聚会的执法也开始不同程度的缓和。

2、2005—2007年：焦点是“**登记**”。在私宅聚会的合法性逐渐得到私有产权制度的支持以及政府做出不确定的让步后，加上“三自会”开始推行家庭聚会点，在各地吸引和要求家庭教会参加，借此淡化家庭教会的概念，因此家庭教会能否透过“登记”取得合法性，一度成为讨论与尝试的焦点。

3、2007—2009年：焦点是“**写字楼**”，随着部分城市教会的堂会转型，聚会场所开始从封闭和不稳定的私人空间，向着稳定和开放的非住宅空间转移，会众由半公开的“亲友为主”向着非特定的公众转移，成为一个越来越凸显教会生活之公共性本质的焦点。因着这一焦点转移，城市中隐匿的基督徒才开始形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社群”。1949年后，主的教会第一次在中心城市出现了“非三自”的事实上的会堂。

4、2009—2010年：焦点是“**建堂**”。一些在中心城市形成的临时会堂，因为政府对租赁方非法治手段的打压和限制而承受巨大的租房压力。在城市私有房屋产权的间接保护下，选择购房建堂作为不动产的“教产”，及属乎主耶稣基督的会堂在中国社会的重新出现，成为了城市福音运动的又一个焦点。

这一迅速来到、同时也处于不稳定状态和极大争战中的焦点转移，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来说，具有难以评估的巨大属灵含义和影响，虽然更多的教会和牧者开始看到这一点，但和以往的各次焦点转移一样，也难免有许多争议、困惑甚至反对的意见。尤其是从敬虔主义的传

统和圣俗两分的传统出发，来质疑外在“会堂”之于国度扩展的必要性。

美国柳溪教会的海波斯牧师有一句名言，是笔者赞同的，他读到《以弗所书》3:10，“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从而提出，“地方堂会是世界的希望”。在前两节经文中，保罗说，主借着使徒，“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因此10节所说借着的“教会”，是指地上的和历史中的有形教会。

笔者认为，只有更清楚地看到一间间地方堂会在主的旨意中的中心地位，在基督国度扩展与福音使命上的优先性，今天的家庭教会才能于所处社会的特质中，看见从住宅到会堂、从团契到堂会、从隐秘社会到看得见的山上之城的时代异象。信仰的公开、会堂的建立、社群的形成，这一教会公开化异象的实质，是真正的“福音复兴运动”的开始。如果“建堂”这一焦点转移能顺利地突破当前行政环境的压制，那么这一即将来到的福音复兴运动的具体形式，就将是一场前所未有、而家庭教会已为此预备了几十年的“城市植堂运动”。

家庭教会曾在会堂被掳的时代，见证了真信仰可以超越一切现实环境的制约而继续存在于选民的属灵团契中。今天却需要反过来，继续见证这一圣徒的团契，也可以进入世界，在成为一座无法被遮掩的山上之城、并被外邦人识别为“基督徒”的同时，同样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和使徒传承的教训，像安提阿教会一样，在“分别”和“彰显”之间持守中道，如光照在人前，叫这个时代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堂会”是指向地方教会之整全信仰生活形态的实质，“会堂”是指向承载堂会转型的、圣徒群体生活的外在空间与样式。从今日家

庭教会的处境看，没有“会堂”对住宅聚会的突破，就无法带来50—100人这一规模瓶颈的突破，由此带来较完整的信仰生活形态和教会事工，尤其是儿童事工和宣教事工的成形。也不可能出现“堂会”及其牧养方式的转型，更不可能在未来出现以堂会为中心的“城市植堂运动”。

福音入华两百年来，它到底在哪些方面已对中国社会构成了最大的挑战、祝福和真实的社会影响？笔者认为在三个方面，福音对中国社会的肌理而言，已道成肉身作为一种异质性最强的文化，即一种反文化的文化。一是独一的位格神论，冲击了中国文化中所有理性主义的世俗智慧；二是惟独基督的救赎论，冲击了中国文化中一切道德主义的进路；三是有形教会的生活形态，冲击了中国文化中一切血缘主义（包括个人主义、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社会结构。但在上述三点中福音借着地方教会的信仰生活形态，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巨大影响与挑战，家庭教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这一百多年的社会转型中，中国已经历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制度、观念和器物上的转变与积累。但目前最缺乏的一种有形资源，就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生活的内在价值与外在样式。换言之，教会本身还没有意识到，除了家庭教会，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除了家庭教会，今天的中国人也没有真正的结社自由，真正的良心和信仰的自由；甚至除了家庭教会的讲台，今天的中国人也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不受政治约束的公共空间。事实上，我们已经活出了一个对中国社会而言弥足珍贵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不受制于世俗权势的社会共同体的雏形。这不是因为家庭教会做得好，是因为基督的福音能够新造出一个与周遭环境截然不同的人类团体。

堂会的转型和会堂的建立，是对借着地方堂会而成形的基督徒社群的更整全、丰富和公



开的信仰生活的塑造和彰显。如果我们不能在国度的眼光中看到教会生活形态作为一种群体性见证，其意义实在超过了全体信徒个人见证的简单相加，那我们就看不到建造一种更完整的地方教会形态的巨大的福音性功用。

三、“会堂”对城市福音运动的意义

在旧约中，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圣约群体，有过三种在地上的群体生活样式。第一，从族长时期到为奴时期，他们主要的群体形态是血缘意义上的**家庭（家族）**。第二，从摩西开始，他们作为**民族国家**存在，有了国法、国王和国土。圣约群体的成员身份，也因此转变为国民（如同先有教会，信徒才被称为基督徒；先有国家，族人才被称为国民）。第三是被掳时期，他们成为国际性的、分散的团契。于是在家庭和国家这两种群体形态之间，开始出现了各城市中的犹太“会堂”²。

在新约中，上帝启示了新约教会的群体形态和长老的选立（徒 14:23），显然这一形态包含了但并不是血缘家庭，同时也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如同流放时期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在万族、各城被呼召的、分散的地方堂会。初代教会的宣教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走入各城的“会堂”，

按人的想法，犹太会堂应是上帝为新约教会预备的最好的落脚点。但犹太人跌倒在基督十字架的绊脚石上，保罗便从会堂转入家庭。经过百年的宣教，教会再重新走出家庭，建立新的基督教会的会堂。直到千年之后，教堂成为欧洲每座城市地平线上海拔最高的建筑。

即便我们认为，因着这个世界终将湮没，除了狭义上的传福音，挽救灵魂，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那么会堂的建立，如同一个堡垒和据点，或主的国度的领事馆，也显然有利于福音在更广大人群中的传扬。这也是教会史上最普遍而合理的经验。而且，如果我们认同地方教会在大地上的存在，圣约群体在历史舞台上荣耀上帝、侍奉上帝的生活样式，其永恒的意义，并不会随着旧世界在未来万物复兴、新天新地降临的审判与复和中彻底消失。就如复活之基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伤痕，显明今生之经历与来世之永恒生命之间依然存在一些看得见的联系。如果我们也认同金钱奉献之于永恒生命的建造是有意义的，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水泥和教产，对于上帝国度的降临和扩展全无价值。会堂是大地之上，一切人类建筑和人类聚集场所中最独特的一种，一切人类用水泥、砖瓦、木头或石头修筑起来的工程，只有两种，一种叫教会，一种不是教会。只是这一层的福

音性的意义，就已令人怦然心动。事实上，固定和公开的会堂，构成了在地上建造地方堂会和圣约群体之属灵生命的一部分。当主耶稣说，“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约4:21），主的确在他十字架的救恩中废除了对特定敬拜场地的拣选和偶像化。但这不是对“特定敬拜场合”本身的否定，而是意味着从此因着“被信心所洗净了”的心灵和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威斯敏斯特信条16章7节），这世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也能够成为对上帝的特定敬拜场合。这不是对建立有形会堂的敬虔主义式的反对，而是对一场在天父世界中的植堂运动的授权。

笔者下面以七个方面的简要论述，来试图理解会堂之于当前家庭教会的意义。

1、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城市的理解。

一位河南教会的老传道人告诉笔者，他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城市宣教的起因，是因为逼迫，在乡村呆不下去了，被赶到城里的。他的故事让笔者反思对城市的理解。在旧约中，“城门口”被视为寻求公平和怜悯的场合，是长老们聚集判断的地方。古语说，“小乱避乡，大乱避城”。城市的实质，是当人类的聚集和群体生活样式达到一定规模后，成为了文化的承载者，即人类的位格内涵相交的舞台，以及人们寻求财富、安全、公义的场域。这不是说堕落之人组成的城市能够达成这些目标，就像政府往往不能赏善罚恶，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上帝设立政府的目的和要求一样。当上帝要求我们顺服一切在上的权柄时，如果我们真相信上帝在罪人的城市、国家和历史中的至高主权，我们会同意“最坏的政府也胜过无政府”，以及“最坏的城市也胜过田野”。只有在城市中，人类的秩序、法律、公义、审判、慈惠、科技、艺术和文化才能得以形成。人受到迫害，一定是朝人多的地方跑，而不是往人少的地方跑。

人上访，一定是去更大的城市，去人更多的地方。传道人受逼迫，只能躲在城里，而不是躲在山里。连乞丐也不能在一个村子中生存下来，乞丐只能去城里才能生存。

换言之，城市是罪恶的中心，城市也是恩典的中心。在中国文化的潜在理念中，“乌托邦”或人类的理想社会总是一副乡村或田园场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教会对城市和天国的看法。但在整本圣经中，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一直被视为人类历史的双城记。《启示录》所描绘的永恒的上帝国度，并不是从罪恶之城回到伊甸园，而是以上帝之城取代巴比伦。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提摩太·凯勒牧师，曾引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既然唯有神是神的形象，那么聚集了最多人的城市，就一定是上帝心意和教会使命的中心。

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社群达到城市人口的10%时，将对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前提是这10%的人口，在城市中有公开的、能够被识别的生活方式以及能够被找到的聚集场合。这就是为什么在世俗社会的管理中，一切营利或非营利机构的注册不但要求有适当的人和足够的钱，而且必须有固定的场所。因为没有固定场所的社群，是不能被看见、也无法被管理的社群。反过来说，没有固定场所的社群，对一座城市而言是不在场的社群，他们无法建立与一座城市恰当而广泛的连接、认同、接触和挑战，从而成为城市公民的一个集合体。并因此将基督的教义转化在与现代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应用中。仅就技术手段而言，没有会堂的教会只能使用前现代的和亚社会的接触方式，去与一座后现代的城市对话。福音对社会的影响力因此被大大削弱了，教会成员的个人见证的可信度、持久性和相互印证，也将因着教会群体身份的缺席，而被削弱、忽略、扭曲或在某些情形下难以被矫正。很显然，有固定

会堂的10%的基督徒群体之于一座城市的意义，很可能高过没有固定会堂的15%的基督徒群体的见证。

2、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公共敬拜的理解。

笔者侍奉的教会，在4年前的团契时期，曾有信徒主张偶尔外出聚会或去河边施洗。但我们坚持了主日崇拜必须按时开放。因为我们不能接受有人曾在一个主日来到聚会地点却找不到我们，哪怕仅有一个人。在某个意义上，堂会就像公司，一旦开张，除了老板就无人有权关上大门。这就是为什么法律规定，公司更改营业场所必须公告并更改注册事项。这并不是营利性的要求，而是公共性的要求。如果一间地方教会是蒙召建立的，她也一样必须持守敬拜的开放性。不具有开放性的崇拜，本质上不是地方堂会的崇拜，而只是一次内部的团契。

在《以赛亚书》2章，上帝吩咐以色列人邀请各国一道来述说他的荣耀。《诗篇》102:21—22说，“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诗篇》105篇更呼召圣民要唱诗颂赞，“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这些经文显明教会的主日敬拜，是一种宇宙性的、福音性的和公共性的敬拜。如果我们作为一间“教会”，只能躲在一起敬拜神；而散会之后，弟兄姊妹才作为“信徒”出去传扬福音。换言之，当“教会”消失的时候，“信徒”就出场了。如果是这样，即便这是被迫的，我们当为此祷告，求主早日结束这种局面。因为每一间会堂，都应该是主基督的国度在一座城市中固定的、公开的敬拜中心。如果主在这时代已预备了走向公共敬拜的空间，教会就不当因着自己的胆怯或对隐匿状态的自义，继续满足于在一座城市中的非公共的敬拜。

3、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主日的理解。

基督徒最容易被识别出来的一种群体生活特质，莫过于主日敬拜，七日中以主日为安息。在十诫之中，这是唯有地方教会才可能持守并活出来的、可被识别的内心信仰的外在集体生活样式。主的教会能否在中国社会中活出一种六日以圣约家庭为中心，主日以会堂敬拜为中心的福音性文化，信徒能否守主日为安息日，作为主的恩典在时间洪流中的记号和对我们的生命管理的更新，这是福音在未来挑战和影响全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性事件”。但如果没有会堂的形成，无论有多少信徒静悄悄地守安息，也无法在社会中塑造这一群体性的和福音性的、反文化的文化事件。

主日是重要的福音管道之一。如果家庭教会不能首先从中心城市开始突破会堂建立的障碍，主日就无法在中国成为一个彰显上帝荣耀、传扬恩惠福音，并因着教会在基督里的安息而祝福所在城市的、大能的日子。

4、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文化使命的理解。

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时，圣民们犹豫着是否应该进入罪恶的敌国生活。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给“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耶29:1），劝他们入城。这和他当初劝以色列投降一样，都十分出人意外。上帝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子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29:5—7）。

这段经文论到教会作为城中之城与罪恶之城的关系。一是肉身的进入，而非外在的分离；二是“你们”和“那城”又始终在叙述中被视

为分离的主体，这意味着进入的意义在本质上是寄居；三是进入后的责任，一方面他们因着市民的身份，当殷勤作工，并为寄居的城市求平安。另一方面当他们到上帝面前为那城求平安时，则是凭着圣民的身份。这令我们想起亚伯拉罕在耶和華上帝面前，为罗得寄居之城求平安。在这里，圣民的文化使命，一面体现为在寄居之地殷勤地盖造、栽种和生养，好像那就是自己的家一样。另一方面体现为对世人和城市的普遍福利的怜悯、关怀和代求。于是以色列人听从先知，进入罪恶之城，以犹太会堂为中心，一面持守信仰生活，一面为那城求平安。今天的城市家庭教会尝试建立会堂，也有福音性和文化性的两重意义。会堂作为公共崇拜和教会事工的固定载体，指向福音使命；会堂作为基督徒群体生活样式的外在彰显和一个关怀怜悯、为万人代求的社区的中心，也指向文化使命。

5、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社区的理解。

在2009年，当笔者侍奉的教会被辖区民政部门宣布取缔时，教会才意识到自己虽然已建立了会堂，却一直与会堂所在的街道、社区缺乏真实的社会性的连接。教会若不委身于社区，就难以真正有效地以福音侍奉城市的灵魂，以怜悯关怀城市的身体。虽然会堂的建立，也促成了教会会众在社会阶层的多元性。因为越是非公开的团契，会众的同质化程度通常就越高；越是公开化的会堂，会众社会特质的多元化就随着人数增长而越发明显。聚会场所的固定性越高，社区化的程度就越高。而敬拜的公共性越高，人群的多样性就越高。2009年8月我们教会购房建堂以后，因着会堂的产权稳定，一些会友在买房、租房或找工作的选择上，开始出现了一个以会堂为轴心的半径。就一个覆盖了600万人口、会友却不足两百的教会而言，教会的社区化程度一年之前可以说几乎为零。

目前已开始增长到10%。接下来城市植堂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教会社区化的过程。如我们预备两年内的植堂计划，将以新址为轴心呼召半径距离内的信徒分堂聚会。那么未来第二间堂会的社区化程度，预计可以提高到40%。

借着会堂的建立和城市植堂运动，社区化的程度将逐步提高，最终使社区成为教区或牧区。主若许可，家庭教会借着植堂运动，在结社自由的践行上领先于其他民间组织，则可能在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成形中，扮演重要的社区角色。从而为福音在未来一百年对城市生活的深入影响，奠定良好的开端。

6、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时代的理解。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社会都处于全面转型、中国文化也在整体上处于重新定型的最后预备时期。单就城市建设而言，从前没有一个时代，将来也很难再有一个时代，能像现在的政府这样，以低成本的、快速的和粗暴的方式，完成对整座城市的翻转改造。目前正在修建、筹建城市地铁系统的中心城市就有几十座。以纽约的经验看，一旦地下交通系统完成，至少在百年之内，世上最富裕的城市也无法承受整座城市的改造成本。甚至可能直到基督再来，若非出现极其重大的灾祸，中国各大城市的格局，在未来十几年高速增长和威权政治尚存的时期内成形后，就很难再有根本性变化。

就城市化进程而言，30年来最大的社会结构改变是4亿人进入城市。城市人口预计将在十二五期间（2010—2015年）达到7亿，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另一方面，因为计生政策和城市格局的影响，2010年，专家预测许多大城市将首次出现居住人口的负增长。即使目前立即废止计划生育，城市的老龄化也将在15年后达到远超过国际老龄化城市标准的20%。换言之，我们的城市在交通格局和人口构成上的

定型，即将完成。笔者在这里仅以交通和人口这两个简单的技术因素为例，提醒教会注意对时代的观察和看见，知道上帝将家庭教会的堂会转型，放在民族国家变迁的何等关键的时刻。一间一间的堂会，若不能在城市中离开住宅，脱颖而出，彰显于街道、社区之中，我们就很可能在未来失去更深广的以福音侍奉时代、影响族群的机会。焉知我们今日所得的位分，不正是为此吗？

7、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城市福音运动的理解。

纽约的救赎主长老教会，是一间致力于在全球最重要的50座城市中推动植堂运动的教会。他们的异象是“得着城市，得着世界；失去城市，失去世界”。凯勒牧师将一座城市中的福音运动，称为福音在一座城市中的生态系统。他强调两点，一是教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和教会作为一场有机的运动之间的平衡。组织性较高时，容易让教会失去有机的福音运动的活力和更有牺牲性的委身。但当福音运动不能落实为组织时，就容易陷入混乱和失去持续性。

“运动”比“组织”至少在表面上对个人更有吸引力。家庭教会在过去30年间的基本特征，就是一场所布道的福音运动，而不是生根建造的植堂运动。巡回的传道人多，驻堂的传道人少。甚至有很多信徒和传道人，宁愿离开地方教会而委身于缺乏教会约束、差派和问责的“运动式的宣教”。主若许可，这些大量的脱离教会背景的传道，也会为未来堂会转型和基督徒社群的建造预备材料和砖瓦。但如果堂会不能在城市兴起，这一在“组织”和“运动”之间失衡的福音浪潮，就会像一场灵魂的抢滩，难以在一代人的火热之后，留下堡垒般星罗棋布的地方堂会。

凯勒牧师强调的第二点，是不同堂会的模式、资源、领袖和福音运动的要素在一座城市中的连接。但在缺乏会堂的情形下，这种连接

通常都只局限于牧者个人之间。不同的基督徒群体、不同的堂会和机构之间，很难在缺乏固定而公开的会堂的情形下，联络构成一座城市的福音生态系统。救赎主教会坚持认为植堂是最好的宣教，也是最好的构建城市福音生态系统的方式。因为堂会是最完整的圣约群体的信仰生活形态。只有当这种信仰生活形态围绕有形的堂会而形成成熟、稳定的样式时，教会才能作为一个社群，不可逆地构成城市生活形态中有机的一部分。

四、小结

会堂不只是一栋建筑，会堂是圣徒相交的地方。会堂意味着圣徒群体的公共性的记忆和形象，就是那些委身其中的会友的位格内涵的产物。当会堂作为圣徒位格相交的外在彰显时，会堂开始彰显出地方堂会的大公性，从而摆脱了私宅的临时性、个人性和偶然性对于圣约群体生活方式的影响。因此在会堂的转型中，家长制、夫妻店、世俗化团契或俱乐部的模式，都难以维持。会堂的形成不只是传福音的结果，会堂本身就是对福音的宣告和表达。会堂是看得见的山上之城，即使会堂并不会真像世俗政权的使馆一样，被政府视为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但圣徒作为圣灵的殿，使用会堂作为他们内心信仰的一种外在的福音性彰显时，就向世界彰显出了什么才叫真正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因为另一个看不见的国度的主权，在这看得见的居所内被承认和顺服。

愿父的国在每一间堂会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中国每一间地方堂会，如同行在天上。✠

- 1 参见拙文《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家庭教会的传统和公开化异象》(2009年)。
- 2 提摩太·凯勒牧师，《城市异象》，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植堂手册《福音DNA》，2010年。

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

文 / 孙毅

一、问题

在今年3月的两次交涉中，守望教会向北京市宗教局提出了宗教场所登记或备案的建议。但这个方案向市宗教局提出后，守望教会得到的回应仍是：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场所登记须由现有宗教团体（即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自”）提出；就是说，教会仍然面对着政府宗教部门这样的要求：只有加入“三自”，或者至少挂在“三自”的名义下，才可能申请自己的宗教场所。

在教会中，或者去其他教会，也时常能够听到这样的看法：在现在这个时期，挂在“三自”名下，也不过是形式的，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享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好处”，可以公开聚会，举办各种活动等；“三自”也是教会，不要有意地与之区别，制造分裂；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过去的历史包袱，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需要再背了。

对于某些人，比如一些从海外回来的人来说，加入“三自”的主要理由是，加入“三自”

教会就有了合法的身份，很多事工就得以像在国外那样开展了；特别是，对其所在的这家教会而言，相对之前可能不让其带领人入境，或者聚会可能受到干扰来说，确实看上去挂个名似乎好多了。

在海外，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加入“三自”让目前教会的“合法性”得到解决这个问题时，一个自然的反问是，因为加入“三自”，比如说你发现有一天教会所选定的牧师不再能够在这个教会牧养，“三自”有可能给你们安排另一个其神学可能是你所不能够接受的牧师，或者你教会每年施洗的指标也要等上面下达，或者你在教会外的其他地方宣教也要等上面的批准，等等，你认为你的教会还会去挂那个名吗？反问的结果是，基本上所有的提问者都会无言以对，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想到教会会受到或者应该受到这样的限制。

不过，如果只是限于这些实际的问题，当然还是会有人说，没有听说有这些限制啊。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即再一次通过历史的回顾，来看一下“三

自”这个组织的性质。什么样的树，自然会结什么样的果子。

二、我们与“三自”的分别

其实，我们今天的处境与上世纪50年代没有太大的差别。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你会发现，当时很多人加入“三自”，也是出于与上述类似的想法，即认为那是对教会有利的；让教会能够在一个新的历史处境中继续发展，享受到各种“好处”。只有王明道明确地以“信仰不同”为理由而加以拒绝，而不是只看到哪些事工可以作了，教会可能会因此享受到哪些“好处”了。

1955年6月，王明道在其《灵食季刊》上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将拒绝认可“三自”与参加“三自”运动之间的冲突定性为“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冲突。他将“现代派”的本质定为“不信派”，将持这种路线的人不过视为“伪装的基督徒”。按照他的表述：“我们不但不和这班‘不信派’有任何联合，或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就是和一切真实信主、忠诚事奉神的人也只能有灵里的合一，而不应有任何组织形式的联合，因为我们从圣经中找不着这样的真理和教训。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在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

历史证明了王明道先生这种看事物本质而不看各种“好处”的作法更符合神的心意。因为那些种种对教会的所谓“好处”都不过是暂时的。“三自”运动的结果是让中国教会遭受到空前的损失。比如，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上海140多间教会合并成为8间；北京66间教会剩下了4间；全国数十所神学院被合并成了4所。信徒及神学生急剧减少；不少忠心的

教会牧者因为不愿加入“三自”而被监管或者被关押。

当然，60年后的今天，时代确实在变化，包括“三自”体系中的教会也在变化。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神也借着各地恢复运作的“三自”体系下的堂点作他的工作，使这些数量十分有限的堂点得到一定的复兴。1998年全国“三自”试图推动“神学思想建设”运动，不少地方（基层）的堂点反对这个运动中所推销的自由派神学思想，表明这些在“三自”控制下的堂点，有些仍然试图站在大公教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把这些被“三自”控制的、但仍试图回到大公教会立场的堂点看作是神的教会，将其中的信徒看作是被掳的神的子民，而将其与“三自”这个组织机构区别开来。

今天，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名义上家庭教会会被要求挂在某个堂之下，实质上是要其进入到“三自”的体制之中。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被要求加入“三自”这样的要求时，与老一辈主的门徒一样，我们也当清楚地陈明为了什么我们不能加入“三自”。我们不要只看到一些“好处”，而更要看到问题的实质之处。其实，守望教会就登记问题致国家宗教局的意见书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清楚的阐明。如果简要地回顾当时的陈述，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看法：

第一，“三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借当时的政治运动产生的。它的产生本身就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因此它在身份上无法代表大多数教会，也不能站在大多数教会的立场上成为联络众教会的领导性组织，自然也没有资格认定家庭教会的教牧人员资格。

第二，从“三自”运动的历史来看，“三自”运动并没有带来教会的增长，反而使众多的教会关上了门，并且有些教会的牧者及信徒只因不参加“三自”而被关进了监狱。虽然这与当

时的大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作为当事人，“三自”就这一段的历史至今也没有表示任何的悔改之意。

第三，“三自”自建立时起所持守的信仰和神学立场就与家庭教会有明显的差别。“三自”所持守的信仰是教会历史上被称为“自由派”的神学立场，而家庭教会所持守的信仰是福音派的神学立场。这也是“三自”运动的早期有些教会领袖不参加“三自”的其中一个原因。今天，在“三自”的神学建设中，我们仍不难看到质疑圣经无误之权威性以及削弱因信称义等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作法，这些作法已经偏离了基督教基本信仰，是持福音派神学立场的家庭教会不能接受的。

第四，教会坚持三自原则并不意味着必须加入“三自”。但“三自”却混淆这两个概念，在“三自”运动的过程中错误地把办教会的三自原则和加入“三自”组织等同了起来。认同办教会的三自原则，并不意味着教会必须加入“三自”组织。何况三自爱国会自身并不是以“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方式建立的，它是借政治运动把差会和宣教士赶出中国之机获得其教产（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合宜和正式的交接）并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而建立起来的。如此坐享两方面的成果，同时又标榜自己是“自传、自养、自治”，这在真正坚持三自原则的教会里是站不住脚的。

第五，是否加入“三自”不能成为判断是否爱国的标准。自从1954年“三自革新运动”改名为“三自爱国运动”之后，“爱国”问题就成为该宗教团体手中排除异己的政治利器。于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不参加“三自”就是反三自、反三自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反革命的逻辑。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上述逻辑已被视为“极左”路线的产物，如果继续作为有关部门处理宗教事务的潜规则，其结果

势必将大批拒绝参加“三自”组织但却热爱自己祖国的基督徒人为地推向对立面，势必造成对爱国公民的极大伤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不利于国家建设的繁荣和发展。

概括来说，今天看来，大致上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看这种分歧，即除了政教关系方面要持守政教分离这个基本原则之外，其实，我们还看到，更根本的理由还是要回到王明道先生所说的那个方面：为着信仰的原因，我们不能与一个非教会性质的官方组织相联合。

三、“三自”的非教会性质

“三自”本质上不是教会，不能够代表教会，也没有权利管理教会，或要求家庭教会加入。就其本质上不是教会，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首先，“三自”的产生，乃是出于当时国际上的冷战背景，是要借政治运动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其次，从其现在的宗旨与职能方面来看，它仍然是为了政党的统战目的，以爱国为其最高宗旨。第三，就其建制及运转方面来说，它具有准官方机构的性质，并非自治或自养，本身与三自原则严重冲突。下面，我们将详细加以阐明。

首先，从“三自”产生的历史来看，很明显，它是冷战时期政治运动的产物。并且在产生时就是以“清除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为其根本的宗旨。我们可以从构成“三自”运动主要宣言的文件，“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中，清楚地看到这个“三自”运动的两个基本的宗旨或方针。

这个宣言明确表达这个运动的第一个基本方针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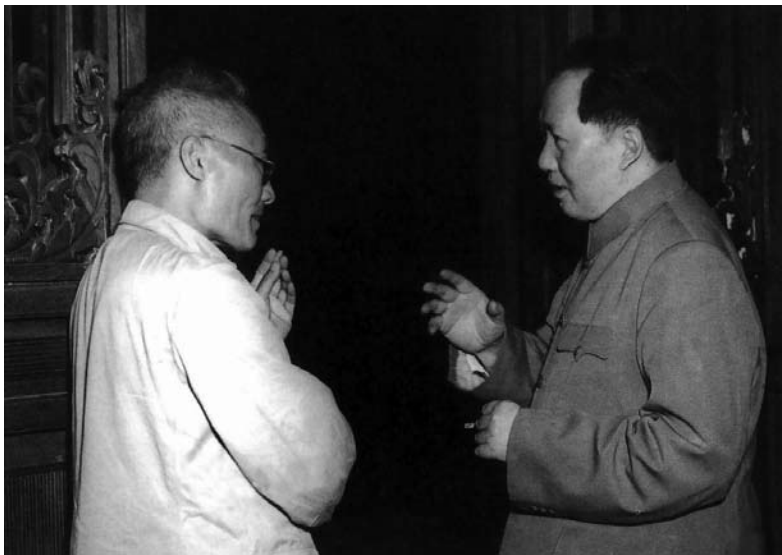
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同时号召他们参加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运动，并教育他们彻底了解及拥护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而第二个基本方针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用有效的办法，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

同时提倡自我批评，在各种

工作上实行检讨整理，精简节约，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总之，清除与帝国主义的所有关系，培养信徒爱国的精神，成为这个运动的主要宗旨与目标。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宣言全文，以及第一批签名名单，同时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次日，全国各大报纸相继转载了宣言。这样，宣言签名运动的性质变成了政府支持的爱国运动；教会内部不同路线的分歧，现在变成是否爱国的政治选择。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入紧张时期，并直接与美国进入到战争关系之中。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吴耀宗被选为筹委会的主席。自此，这样一个新的全国性机构取代了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为新时期能够承担“完成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任务”的机构。按照主席吴耀宗的概括，“革新运动筹委会”确定了三个方面的任务：1、在基督教团体和基督徒群众中推进爱国行动和爱国主义教育；2、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3、有计划、有步



毛泽东与吴耀宗

骤地完成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的任务。前两个方面的任务显然在那个时期成为这个组织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两个方面的任务，所采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教会内展开“控诉运动”。

吴耀宗曾使用“连根拔起”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对帝国主义的控诉：“过去八个月的革新运动使这棵树的老干，在刀锯齐施之下，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这一次的会议，却像一把巨斧，对准了树干，狠狠地砍下去，使树干摇摇欲坠。虽然树还没有完全倒下去，它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但是，即使老树倒了下来，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还有那棵树盘根错节的基础，我们必须在相当时期内，进行挖根的艰苦工作，使这棵树还潜藏在泥土里的根节，完全被挖掘出来。”¹

1954年7月2日至8月6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会上吴耀宗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在总结几年来的工作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了三自爱国运动以后的任务。其中包括：1、号召全国信徒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2、号召全国信

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3、继续在全国信徒同道和教牧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学习，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4、贯彻自治精神，促进教会内的团结。5、研究教会自养问题，协助教会完成自养。6、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研究自传工作，传扬纯正福音。7、贯彻爱国、爱教精神，提倡爱国、守法，纯洁教会。在以上这七项任务中，多数是在讲反对帝国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教育。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主要宗旨与功能。概括地说，这样的宗教团体不仅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同时它还要协助党和政府来贯彻政府的政策，这是爱国宗教团体的基本任务。这一点在1982年转发的中共中央19号文件中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即爱国宗教团体的基本任务就是：“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帮助广大信教群体和宗教界人士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悟。”²爱国宗教团体也应该实际发挥着党和政府之“助手”的功能。其实在现有国家制度和法规体系之下，各宗教的全国性爱国宗教团体，实际承担着管理和控制各所属宗教的行政职能，成为“垄断性利益团体”³，在中国宗教界获得了“寡头统治”地位。

另外，从这个组织运转的机制、特别是人员的管理来看，这样的宗教团体其领导层的产生，一方面似乎是经过了该团体的选举程序，但另一方面也要经过其归口的领导部门，即统战和宗教管理部门的备案或审批。就基督教而言，全国各地三自会章程都规定：本地三自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由该会最高权力机构即基督教代表会议的委员会选举产生。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宗教局提名→上级党委和宗教局认可正式候选人提名→宗教局工作人员安

排选举→三自爱国会进行形式上的选举→三自爱国会将结果报宗教局备案。这说明该选举只是落实宗教局人事安排的形式而已。宗教教职人员的存在和发展，本应以其对所属宗教的忠诚、奉献和其对宗教教义的信奉、精通为基础；但这种基础却被这种政教不分的关系所削弱甚至替代，导致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定、任职与否，更多地被宗教管理部门所决定。⁴

宗教局对宗教团体人事安排的控制，表现为一种未公开的人事编制制度，从而将宗教团体纳入到政府行政结构中。这些宗教团体在全国和地方上的工作机构，以及其全国性的宗教院校，均被列入国家编制，其行政经费与人员名额也都在党政机关之编制的总数之内。主要由政府来提供其人员的工资及行政经费的支出。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方面特别表现出这种宗教组织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某种“延伸”，而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半官方的组织机构。

如此，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该组织的宗旨及功能以及组织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上看，爱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向华东神学院师生赠送党史资料，图片来自《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中国基督教两会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该图称“我国基督教界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新中国成立50多年的历史证明，我国基督教与党心连心。”

国宗教团体的非教会性的“官方”组织性质就十分明显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王艾明牧师直接指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完成执政党的任务和保证执政党的威信和事业。该组织与“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两会”），基本是在中国国家行政结构中执行基督教事务的社会团体，而不是教会组织。⁶确实，如果一个组织不是以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为其首要宗旨，而以执行某执政党或国家某些部门的宗教政策为其宗旨，这样的组织从本质上当然不能够被称作教会。

如果“三自”从属性上不是教会，却又领导着“三自”体系中的教会，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关系吗？为此，丁光训主教曾经从历史角度反省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外资金冻结，差会的补助突然停止，好些宗派领导管理体制运转不灵，甚至瘫痪。各级三自组织不得不开始承担各宗派领导管理部门的某些职能。随着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整个国家越来越强调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这也影响到教会。在不少地方，教会不少工作的实际领导权就无可避免地集中到三自组织。这不是三自组织的初衷。但是，就这样，在不少地方，三自从一个高举爱国旗帜和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的信徒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变成了处在教会之旁或之上，像教会又不像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那样的一个教会领导管理部门。”⁷这种“像教会又不像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的教会领导管理部门”，如果当时是出于冷战时期不得已的原因而成立，那么，今天这种部门还有存在的理由吗？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维持这种奇怪的关系吗？

四、不加入“三自”的根本理由

当我们明确了“三自”这种非教会性的官

方机构的性质后，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当年王明道先生所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并用一句话来总结家庭教会不能够加入“三自”的根本理由：教会与非教会性的“三自”不能同负一轭。中国教会与一个拿着国家工资、以致力于执行党和政府的托付为其首要使命的组织有什么相干呢？

如果教会加入到一个以执行执政党或世俗国家部门所规定的任务为其宗旨的组织之中，那么她自身存在的根基就会受到影响。教会很可能会使其根基发生错位，即由建基于耶稣基督的大公教会的立场转向民族国家的立场。比如，当年“三自”运动将清除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当作首要任务的时候，其立场显然是民族国家的立场，而非大公教会的立场。站在普世大公教会的立场上看，虽然中国教会的发展确实有走向自立的本土化教会的需要，但她显然不应该隔离于其他国家的教会而存在。她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正统教会，无论是所谓“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会，在基督里都是弟兄教会的关系。基督信仰是高于国家的，教会的普世性高于其国家性。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教会中不少的信徒也并不认可把基督教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将传教士看作是这种侵略的先锋，因为这种结论显然是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得出的判断，而不是站在大公教会立场上得出的判断。

这种基本立场的不同，检测出教会是否真正持守了十诫中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加入到这种非教会性质的官方组织中，接受其领导，教会无疑会受到一个极大的试探：教会当将尽心尽意尽力爱主，那独一的神，视作首要的，还是要将在教会之上领导着教会的这个组织所视为第一目标的“爱国”当作神来崇拜？只要教会随着这个领导着她的组织的要求把“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或渗

挣扎在上帝与凯撒之间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基督教会

文 / 宋军

翻开战后出版的日本教会史，反思近代天皇制形成过程中的政教关系和战时教会实践，可以说是日本教会史家的一贯主题。与当今甚嚣尘上的右翼言论不同，日本基督教界的声音是理性而谦卑的，从中听到的是痛心疾首的忏悔。本文尝试以战前和战时日本国家意识形态对基督教的控制和动员为背景，简要勾勒日本基督教会应对，从而理解日本教会在上帝与国家之间巨大的张力下所作的艰难抉择，为认识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教会建立一个参照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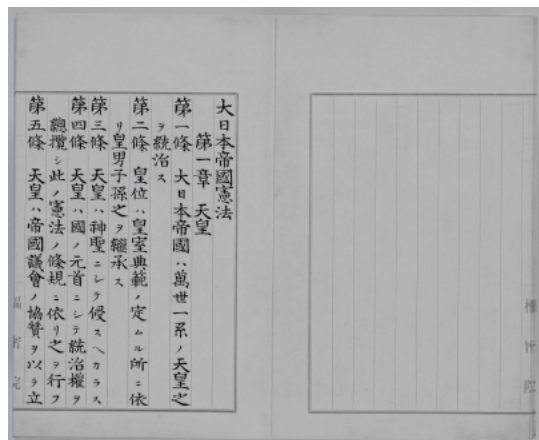
一、日本神道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

集权体制的意识形态必定谋求将自我绝对化，不论东西方概莫能外。日本明治维新确立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其意识形态采取的是神道国家主义，外显为建立一套所谓“祭政一致”的体制。

类似于19世纪中国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明治维新也在“洋才和魂”的构想下，以“富国强兵”为目标，

透过贯彻“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政策，一方面吸收引进欧美的技术、制度，另一方面又力图“复古神道”，将古代天皇制理想化，树立其国家意识形态霸权，1889年更在宪法中规定：“大日本帝国为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1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3条）¹。于是，天皇实际处于“现人神”的地位，拥有绝对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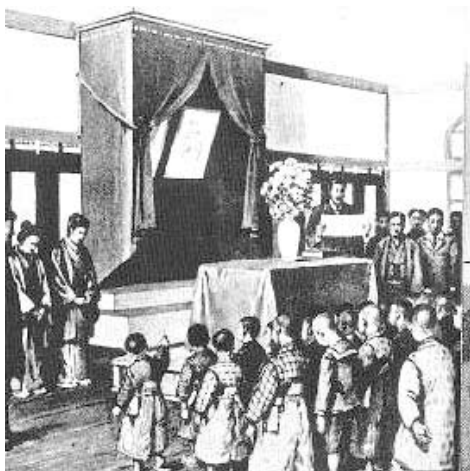
为彻底将日本国民“皇民化”，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要求臣民“若有一旦缓急，应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明治宪法原本第4页。²



《教育敕语》



敕语奉读³

敕语眷本发到全国学校，每逢节日由校长召集全体师生“奉读敕语”，通过这一“圣典化”过程赋予敕语绝对权威。该敕语与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被视为日本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两大支柱。

对明治政府“祭政一致”的神道国家主义路线起抑制作用的，是西方政教势力。既然日本追求“脱亚入欧”，自然敏感于自身在西方的形象，同时为了与西方列强修订条约，也不得不顾及西方基督徒所施加的压力，因此转而强调神道国家主义“敬神崇祖”、“忠君爱国”的伦理层面，并对本国基督教的态度由“禁制”逐渐向“默认”转变，但基督教会仍无“合法”的社会身份。明治宪法第28条所允许的是有限度的信仰自由：“日本臣民只有在不妨碍秩序安宁、不违背臣民义务之情形下有信教自由”⁴，否则将受到《治安维持法》的制裁：“以变革国体、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组织结社及知情加入者，处十年以下劳役或监禁。”⁵1928年更在全国设置“特别高等警察”，即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特高”，取缔一切反对天皇制政府的言行。

从总体上看，“明治时期的

基督教处在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历史制约之下，只不过因英美压力而被勉强承认和容许。然而，多数基督徒却不知道这种历史内涵和意义，反而将之视为明治大帝的仁慈；即或某些人有所觉察，但却为了广传福音、建立教会，在可能的范围内回避本质性问题，倾向于非神学、非认信性的思考，专注于布道事工。此间存在的严重问题，可以说是日后侵略战争扩大化时期教会被迫走上妥协、失败之路的远因。”⁶

二、战时体制对宗教的控制和动员

经过短暂的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陷入危机、社会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毅然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

道路。随着天皇制国家政体日益法西斯化，以控制和动员为主旨的战时体制被确立起来，神道国家主义再次飙升至意识形态的霸主地位，为了加强国民思想控制，进而将天皇神性绝对化至国民教育中心的地步，所有人都必须以参拜神社的形式表示效忠，而供奉皇祖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便成为日本全国神社的本宗。



天照大神⁷

政府此举的理据是“神社非宗教论”，即作为国家宗祀，将神社神道置于宗教之外，具有超宗教的国家神道权威地位⁸。有鉴于此，1930年55个宗派团体联名向政府提交《各宗派各团体有关神社问题进言》，敦促政府厘清并最终解决神社是否为宗教的问题。若否，则应促使神社非宗教化，“除去祭祀仪式中的宗教内容，废止其进行祈愿、祈祷及授予神札护符、举行葬礼等一切宗教行为”；若是，则基于宪法有关信教自由的条文，不应强制基督徒参拜神社。⁹

进言书的表达过于暧昧，且将判断拱手让给政府，不免令己方陷于被动境地，其负面影响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此，新教诸教会放弃了基于自主判断的主体性，通过将神社是否为宗教的判断拱手让给国家权力，给神社非宗教论这一本质性谬误留有余地，同时也为容许以参拜神社作为国家祭祀、表露爱国心的方式开辟道路，成为向以偶像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屈服的里程碑。”¹⁰

当隐患变为现实时，也即1932年日本政府将参拜神社列为所有国民必须服从的义务，日本教会并未如朝鲜教会那样以殉道相争，而是难以自拔且一发不可收拾地陷入信仰与爱国的二元论泥潭之中，采取容忍参拜的妥协态度，同时将信仰内在化，并以保护教会作为合理化理据。

随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政府更加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与动员力度，1937年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提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目标，并期待基督教团体在内政外交上予以协助。1923年成立的日本基督教联盟（简称“日基”）作为绝大部分宗派、团体的代表，于1939年提出《基督教针对国民精神新展开基本方针的强化实施方案》，对于政府鼓吹的所谓“确立国际正义，达成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联合”

的“东亚新秩序”，表示“基于基督教之确信，要为此而努力”，并提出有助于新秩序的各项具体措施。¹¹

为有效利用忠于天皇制国家的各宗教团体，并对不愿就范者实施威吓镇压，日本政府于1939年4月8日颁布了《宗教团体法》。该法给予获准登记者以法人地位和一定的特权，诸如地产受到保护（第21条），享受税务优惠（第22条）；然而绝大部分条文都是限制性的，如订立或变更宗派制度、教团规则（第3条）；推举正式或代理统理者（第4条）；宗教、教团的合并或解散（第5条）；植堂及变更教会规则（第6条）等均“需主管大臣之认可”。最为关键的是第16条：“当宗教团体或教师所宣扬的教义、所举行的仪式或宗教庆典，妨碍秩序安宁、有违臣民义务时，主管大臣有权限制、禁止这类行为，或停止教师职务，直至取消宗教团体的设立认可。”¹²

显而易见，《宗教团体法》的目的在于实施严格控制、强化监督。高度集权最终必导致国家权力全能化，侵入社会各个领域，解散自发的民间组织，再分门别类地予以重组、整合，实现全能政治的彻底控制。

三、“日式基督教会”的形成

然而日本基督教绝大部分宗派和团体却对《宗教团体法》表示欢迎，教会领袖所看重的是获准登记可以使基督教在一个异教社会中取得合法地位和保护，只有部分教会领袖意识到，这种“否定备案制将一切置于许可制监督支配之下的法律，将会致宗教于死命”¹³。可惜这些声音并未引起关注。

旨在控制的许可制当然不会批准大量教团出现，于是便将门槛设高，公布可获登记的标准是拥有堂会50间以上、信徒5000人以上。这意味着除少数大宗派之外，其他中小型宗派



皇纪2600年纪念，高37米，底部面积1070平方米。¹⁴

几乎没有可能单独登记，而政府也明确鼓励教会“合一”，并透过取缔救世军施压，致使教会领袖认为教会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登记是否成功。于是，以富田满（1883—1961）为议长的日本基督教联盟成为积极推动此事的平台。

1940年11月，日基召开庆祝“皇纪2600年”全国基督教信徒大会，号召基督徒积极致力于建立“八紘一宇”的“大东亚新秩序”，并在宣言中明确表示“吾等期待完成全基督教会之合一”¹⁵。此后，“合一”进展顺利，终于在1941年6月24—25日34个宗派召开日本基督教团成立大会，会上315名教会领袖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遥拜皇宫，为战歿者默祷，并宣誓效忠天皇制国家。会议选出富田满任“统治者”¹⁶。

直到11月，几经周折，添加草案所没有的第7条“生活纲领”，其中第一款为教团“应遵从皇国之道，贯彻信仰，各尽其分，扶翼皇

运”¹⁷，《日本基督教团规则》终获文部大臣认可。

显然，“遵从皇国之道”与贯彻信仰之道二者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教团信条就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至1944年底才拟出《日本基督教团信仰问答稿》，但却始终未能通过文部省的审查。其中“第三问”解释了何谓“皇国之道”：“皇国臣民自觉奉戴万古不易之国体，保全依循忠孝大义之臣节，将光辉之肇国理想传扬于世”；“第四问”则解释了“基督教立教本义”：“相信由耶稣基督所启示、圣经所见证、教会所告白之神，仰望其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救主，顺从圣灵引导，尽心事奉神服事人，以此实践臣道、报效皇国。”¹⁸这种奇异的结合，正是帝国政府所期待的。在1942年9月召开的“教团干部炼成会”上，文部省宗教局局长阿原谦造发表了题为“日本基督教团之使命”的讲演，提到“教团成立之要务，首先

是对内培养国民信念，对外力图在精神上提携东亚民族，排除派阀，紧密团结。其次，教团之所以被宗教团体法所认可，是期待教团在法律保护下开始迈向日本基督教。”¹⁹

这种二元论式的“日本基督教”似乎难以在理论上自圆其说²⁰，唯有在实践中努力迎合满足天皇制国家的期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美梦不长，1944年战局已显败势，为了配合政府提出的《战时宗教教化活动强化方策纲要》（1944年8月），教团发表《日本基督教团决战态势宣言》，并于9月末组织“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提倡“超脱生死”的“特攻精神”²¹。此外，教团还积极协助日军海外侵略，向中国及东南亚各国派遣“宣教士”进行皇民教育，控制当地教会，推动类似教团组织的建立，甚至以富田满的名义发出《日本基督教团致大东亚共荣圈基督教徒信函》²²，读之令人哑然。

结语

日本战败无疑给天皇制政权以致命一击，然而裕仁天皇最终却成功地规避了战争责任，仅仅发表一篇《终战诏书》暂时步下“神坛”，而日本政府当时虽然倡导“一亿总忏悔”，也只不过是掩饰天皇战争罪责的策略而已，至今仍因没有对侵略战争作出深切反省而时常与邻国恶言相向。

然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教会为他们战时所犯的罪痛加忏悔，1995年日本福音同盟（JEA）所属教会联合发表《关于日本教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罪责悔改书》，一开始便直言：“我们日本教会曾经在国家神道体制下，以天皇为现人神，犯了拜偶像的罪。”由此可见日本教会希望的曙光。

对这段历史的反省，不仅使得当今日本神学颇具特色，也势必对中国教会总结上世纪

50年代以来的历史、架构未来的政教关系，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²³

- 1 “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http://www.ndl.go.jp/constitution/etc/j02.html#s1>。
- 2 http://ja.wikipedia.org/wiki/%E7%94%BB%E5%83%8F:Meiji_Kenpo04.jpg。
- 3 <http://www.cc.matsuyama-u.ac.jp/~tamura/kyouikutyoku.go.htm>。
- 4 <http://www.ndl.go.jp/constitution/etc/j02.html#s2>。
- 5 《治安维持法》（1925）第1条。1941年修订后，增加了专门针对“以否定国体、散布亵渎神官或皇室尊严为目的的组织结社者”的第7条。<http://www.cc.matsuyama-u.ac.jp/~tamura/tiannijihou.htm>。
- 6 金田隆一，《昭和日本基督教史》东京：新教出版社，1996年，85页。
- 7 <http://www.cc.matsuyama-u.ac.jp/~tamura/kyouikutyokugo.htm>。
- 8 当今日本国会即将审议靖国神社非宗教法人提案，因与战前神社非宗教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受到日本教会的强烈反对。
- 9 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日本基督教团史资料集》，第1卷，东京：日本基督教团出版局，1999年，178页。
- 10 金田隆一，《昭和日本基督教史》，96页。
- 11 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日本基督教团史资料集》，第1卷，172—175页。
- 12 同上书，398—405页。
- 13 金田隆一，《昭和日本基督教史》，329页。
- 14 <http://www.cc.matsuyama-u.ac.jp/~tamura/kyouikutyoku.go.htm>。
- 15 土肥昭夫，《日本基督教新教史》，东京：新教出版社，1980年，350页。
- 16 土肥昭夫，《日本基督教新教史》，352页。
- 17 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日本基督教团史资料集》，第2卷，东京：日本基督教团出版局，2000年，22页。
- 18 同上书，75页。
- 19 《教团时报》1942年10月1日，转引自金田隆一，《昭和日本基督教史》，310页。
- 20 当时日本神学的热门话题是探讨日本传统思想与基督教的关系，“日本基督教”是其惯用语。
- 21 土肥昭夫，《日本基督教新教史》，350页。
- 22 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日本基督教团史资料集》，第2卷，316—326页。



对“基督徒的自由”一文的回应

文 / 孙毅

《教会》2010年第1期中，刊登了何当的一篇文章：“基督徒的自由——从路德神学看教会与世界的关系之一”（以下简称“自由文”，只标注当期页码）。让笔者十分欣赏的是，文章对某些家庭教会在当下处境中的一些做法，给予了神学上的反思；从路德宗神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笔者完全认同何当写作这篇文章的基本意图，即对教会在具体处境下的作为，力求上升到神学议题的高度进行反思；并且笔者也非常认同作者进行这种反思时所使用的路德宗神学，以及所得出来的某些结论；但是，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笔者本着有益于教会神学反思的基本态度，想表达一点不同的看法，希望能够就教于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同道。

一、方法论探讨

“自由文”在第1节中，对神学论述的方法问题有所反思。按照作者的看法，“中国教会过去对政教关系问题的关注总体是处境性的，或是应对具体的生存挑战（比如是否参

加“三自”或向政府登记），或试图照搬西方处境中的阐述与实践（比如对韦伯“新教伦理”和美国新福音派的热情），缺乏清晰的一般性，也因此缺乏灵活性，在新的处境中遇到具体问题时，总是被动应对，众说纷纭。思考有现实取向的神学议题，处境绝不能忽略，但是我们必须首先**超越处境**，而单单以救赎历史为基本的立论处境，如此结论才是**基督教的**”（第3页）。

单就方法论的层面来看，“自由文”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教会在应对现实处境中的问题时，一样会涉及到神学深度的问题。神学议题既有处境化的一面，同时也有其救赎历史性的一面，换言之，有其大公性的面向。如果以此划分，那么只是在处境层面上，有所谓“西方”与“中国”教会之分，而在大公性的面向上，则没有这样的划分，大公教会只有一个。

但这里的问题是，如“自由文”下面所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因为不能够同意某些派别的神学思想，比如“美国新福音派”或者“近代改革宗”，而将之归属于“西方”处境中的

东西；而对于我们能够接受的，比如路德宗的思想，因为自己能够接受而将之看作是“一般的”、“救赎历史的”、或者大公传统中的东西，那么，我们多少就显得有些自我中心，不能够保持“处境性”与“大公性”之划分的一致性。

就方法论的层面来看，大公性是优先的，处境化是后生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处境化”的不同先行地做出一个判断，断定哪些是“西方”的，哪些是适用于我们的这个处境的、并因此是所谓的“大公的”，然后在这个划分的前提下再去进行“大公性”的研究。如此，我们就把“处境性”放在了前面，正与作者所想要追求的“超越处境”、达到真正“基督教的”结论的目标背道而驰。将大公性放在优先的位置是指，我们不要一上来就先行地划分哪些是西方的，哪些是中国的；而是当将此判断先悬置起来，假定我们所面对的无论是我们所喜欢的路德宗，还是我们不喜欢的改革宗或者美国新福音派，都是大公教会传统中的某些部分；而中国教会同样是大公教会中的一部分，并因此需要进入到这个大公教会传统之中。这种大公性是我们进入到基督教的、“救赎历史”中去讨论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自由地去探讨路德宗或改革宗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不是先行地取了某个宗派的立场。

中国的基督教在其历史中，由于一直被指是“西方的”宗教，而中国教会又急于想洗去这个指控，急于想表明自己与“西方的”教会的区别，所以一直下意识地吧“本色化”、“本土化”或“处境化”放在相当首要的位置。但“处境化”不是一代人刻意地做出来的，它是神在教会发展中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只能是在历史的回顾中作为一种客观表现出来的结果显现出来，而不是某代人将其作为前

提或主观的意念立志就能够照搬的。从教会主观的意念来说，教会发展的前提只有一个：没有“西方的”或是“中国的”教会，只有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神的大公教会只有一个。如果还是要回到处境化的话题，那么在当前全球化的地球村时代，无论哪个地区的教会，只有首先把自己归为“大公的”，才可能在其后逐渐表现出“处境的”。

将教会首先归为“大公的”，也是为了让教会先行地落入到某种宗派之中。“宗派精神”的特点就是，把某一个宗派的教义或观念归为“大公的”，或者将其看作是代表救赎历史的、真正基督教的。虽然，某个教会或某个神学家最终都不免会接受某种宗派的神学观点，但不受“宗派精神”束缚的立场或方法是，除了承认自己所接受的这个宗派的神学不过是大公传统中的一部分，还要承认其他宗派也是大公传统中的一部分。对其他宗派的思想可以提出批评，但不需要将其排除在大公传统之外。似乎“处境的”就是过时的，对我们这个处境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处境化”就成为排斥其他的利器，而不是大公传统在不同地区或时期的不同表现。

二、关于“教会内的属世治理”问题

“自由文”在其第3节中讨论了“属世治理与属灵治理”的关系问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颖的概念，即“教会内的属世治理”：“从两国论角度探讨政教关系，需要区分不同的教会行为：教会是基督施行属灵治理的地方，主借着他的仆人施行属灵治理的有形方式是话语的教导、劝诫和代祷等等；同时，为了使属灵治理获得实现和维持的空间与基础，教会也需要属世治理，包括决定采用长老制、公理制或主教制；设立长老，任命工人，召开会友大会；管理教会财务和物品，安排日

常行政工作和活动；举行婚礼与葬礼，关心会友的日常需要，照顾老弱病残和孩童的生活等等。这些都是教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它们本身不是属灵治理，而是**教会内的属世治理**，是前者的物质根基”（第5页）。

路德的“两个国度”的理论，作为两个权柄领域的区别，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即君王的权力是有限的，不能够延伸到信仰或者灵魂的领域。同样，教会的领袖也不能够把权力延伸到世俗管理的范围。在这个区别的意义上，这个理论十分清楚地划定了一个界限。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基督徒这个团体同时处在“两种治理”之下，而不是处在一个领域之中。我们要注意，这里是就“团体”来说的：一方面教会作为“信仰的群体”，它适用于“属灵治理”的范畴，其中牧师或属灵带领者作为基督的仆人在行使这种治理的权柄；另一方面，作为在世俗世界中的一个“社会团体”，其又当遵守这个社会关于社团的法则，而在某些方面适用于“属世治理”的范围。这里的两个国度更多是治理秩序的问题，而基督徒群体（教会）则同时处在这两种治理秩序之中。这就如一个信徒，在这个现世的世界中，其实有两个身份：天国的子民，以及地上国度的公民。因此，他同时受到两种治理的约束。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他真能够表现出一个信徒的生命或所当作的，世俗的治理对于他是形同虚设的。

但个人与群体的区别在这里：就个人而言两种治理的划分似乎是清楚的，但就群体来说，其中两种治理的分别点在什么地方，就会引来问题。如果把采用什么样的教会体制（长老制、公理制还是主教制）、设立长老及任命工人、教会财务及会友大会、教会慈惠事工、教会的聚会规模及形式等，一概都归为教会内的属世治理，这似乎带来概念上的混淆。

属世治理是政府依照自然法则所进行的

具强制性的治理。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治理的主体是政府；其二、治理所依据的是自然法则；其三、治理的手段是强制性的。而这种属世治理如果应用在教会中，我们就要从这三个基本特征来提出下列问题。第一，在上述事工方面，是**谁**在进行这种“教会内的属世治理”？是政府有关部门吗？如果是有关部门来认定这个教会的工人或长老，比如说给这个教会安排一个不是同性恋的长老，这个教会就当接受吗？第二，是依据什么**法则**来设立教会的职分或开展教会的事工？圣经的原则还是一般的法律？是否只有《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才是信徒需要遵守的唯一原则，而新约圣经中（特别是保罗书信）就教会治理的教导就不需要考虑了（选择“无建制教会论”者基本上无视圣经中多处明确说明的教会职分的设立）？第三，教会内的上述事工，是否需要采用**强制性**的手段来进行？比如说，如果教会中有人敢不接受不管是谁设立或任命的长老及工人的话，就要对其使用强制的手段吗？如果不来开会友大会就要按照什么法规去处理吗？如果不是出于爱，单是出于具有强制性的手段，怎么进行教会的慈惠事工？

如果说上面所列的那么多教会事工都是“属世治理”，却不符合这种治理的三个条件，那么这种说法似乎就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混淆了两个国度各自的主权。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早期教会中“凡物公用”，信徒乃是照着神所带领这个群体的方式来使用基本的生活物品。在给寡妇的供给方面出现问题时，教会决定选出专门的执事来负责处理这方面的事情。而这些执事被要求必须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显明出他们并非是按照世上的方式来处理教会内这些供给方面的事务。

其实，上述引文中所列的教会内的事工，与教会其他方面的事工一样，都需要神在教会内设立的**工人用属灵**的原则去处理；其中

既涉及到神所赋予教会的主权，也涉及到这种权柄使用的方法。如果我们确认，上述所列的教会事工方面，一定是神借着他在教会中所设立的工人来执行的，那么这就属于教会的主权。就这些方面属于教会的主权来说，这种主权不在属世的权柄之下，而是与政府属世的权柄相平等。换言之，在这些方面，教会没有义务服从世俗政权的安排，比如，没有义务接受一个由世俗政权安排的长老或牧师，不管他是否认同或本身就是同性恋者。

我们下面来看路德对教会工人选立的想法。在路德那个时代，牧师与长老还没有我们今天这样明显的区别。针对天主教对保罗要提多(多1:5)和提摩太(提前5:22)在各处“设立”或“按立”长老的传统解释，路德的回答是：“未经会众的选任、授意和呼召，主教不应当指定任何人布道。他倒应当确立经基督徒会众推举和召请的人选；如果他这样做，那么，被选定的人也就因会众的召请而被按立了。”¹从这里看，教会工人的按立来自会众的召请及选立，换言之，来自基督在教会中的权柄。而不是来自世俗政府的权柄。

如果信徒个人除了自己心里相信，口中有宣讲的权利，其他的“属世的”教会形式都要服从政府的安排，那么这只是在强调个人有在自己心里信仰的自由。这种思想的基本前提是：信仰是个人的私事。正如对宪法的某种官方解释，人有的是心里相信的自由，这确实是世人无法要求的。但问题是：信仰自由同时意味着能够按照这种信仰的实践方式去实践该信仰的自由。

在提出了“教会内属世治理”的概念后，作者在这个基础上特别表达了其对政教关系的理解：“一个教会为了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发展而决定采用某种聚会形式，这应被视为属世治理而非属灵事务，所引发的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和互动，需要按照基督徒与属

世治理的关系来处理，不能简单地将教会自身的诉求以上帝的名义加以神圣化，以此为对抗的合法性基础。只有一个属上帝的属世治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在此不适用。只要所管辖和干涉的仅限于属世治理的范围，政府对于教会的权威就是不可挑战的，否则就是否认上帝的全然掌权。”（同上页）

“自由文”作者以上的表述，让我们稍有些理解，何以路德宗占主导的地区最后都变成了以路德宗为国教的国家。路德宗教会在欧洲的衰落，特别是“二战”期间德国教会与其政府间的关系难道不正是在提醒我们今天要认真反思路德宗教会与其所在国家的“国教化”的关系吗？

如果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是宣讲福音，而教会的宣讲主要是在聚会中的宣讲，那么宣讲就与聚会的形式有关，而聚会的形式又会涉及到场所问题。并不是只在宣讲什么方面，要持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因而在宣讲的场所方面就当顺从人或政府的安排。把宣讲内容看作是属灵的，聚会形式看作是属世的，这种硬性划分有些机械甚至武断。回到《使徒行传》5章所描述的场景，上下文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使徒之所以数次被带到公会中，在那里先被恐吓，然后被打，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殿里”宣讲耶稣是基督，“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徒5:20）顺从神显然是就顺从神的**这个**命令而言的。在这个命令中同时包含了内容与场所。如果他们躲在自己大门紧闭的房间里，只是在他们自己这个小圈子中分享基督的复活，不冒险走到“殿里”这种公共领域的话，他们基本上不会被带到公会中去。他们被公会禁止，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所以禁止他们主要是禁止他们在**殿里**聚会宣讲。如果要按照上面“属

灵与属世”的划分，使徒们这时作为顺服的表现就不应该再到“殿里”去了，只要“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就不会再给自己带来什么问题了。但使徒们没有顺从公会，他们仍然“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徒5:42）。

其实就聚会的规模与场所问题来看，政府有关部门真有权力管理到教会聚会的规模问题吗？比如，有关部门要这个教会分为几个小的聚会点，教会在这方面就一定要服从这种安排吗？就目前的处境来说，有关部门允许一定规模之聚会的前提是加入“三自”；就是说，如果你加入“三自”了，你就可以有这样规模的聚会；如果你不加入，你就不可以。所以，表面看好像只是“规模”的问题，其实是要不要听从政府而加入到“三自”的问题。所以，如果在这个似乎是“属世的”问题上当顺服政府的权柄，这个原则真的正确的话，那么六十年前，当时那种在家庭中小“规模的”聚会也不当有了。

在一个地方路德回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君王或政府要求你站在教皇的一边，相信其所教导的，或不可读某些书，你应当回答说：‘陛下，卢西弗不能与神同坐一处；我只在身体与财物上当服从你，请你只在你所拥有的属世权柄内命令我，我会服从。但如果你要求我相信什么或不可读什么书，我将不会服从。’”²应用到我们的处境中，如果政府通过限制家庭教会的聚会规模或场所，强迫家庭教会站在“三自”的一边，那么，教会不应当服从。

总之，无论是在教会中还是在世俗社会中，权柄都是来自神；但核心的问题是：看神是在透过教会或教会中的仆人来使用他的权柄，还是透过政府在世俗社会中来使用他的权柄。如果在教会中神定意要通过教会工人来行使他的权柄，那么其中就无所谓教会内“属灵的”和“属世的”区分，这种权柄

都只能够通过教会、按照教会自己所领会（或者称为理解也无妨）的方式来行使。尊重教会的自主权就是尊重神的主权。

三、关于福音与律法关系的问题

“自由文”在4、5两节中谈到“因信称义与基督徒的自由”问题，质疑某种实践自己信仰的作为，并称其为“靠行为称义”：“基督徒已经全然自由。他可以去争取政治自由，但是他同样（首先）可以没有这些自由而仍然是基督徒，是有忠心、有见证、有能力的基督徒。原则上，他不必须为自己的权益抗争，特别是不应以基督的名义，因为基督不需要，也不许可。相反，任何试图靠外在的、属世的、人为的自由来定义自己，赋予自我价值的心态，**本质上都是‘靠行为称义’**，当基督徒因此受苦时，他不是在为背十字架。……律法是好的，但其功用是定罪，使人对自己和世界在神面前的义完全绝望，以至于归向基督的福音。”（第16页）

没有人否认，每个人在全心地认信基督之时，就蒙基督将其从罪中释放，在基督里得享自由。但问题是，这种自由不单是个人内心的自由。要享受或经历到这种自由有一个基本前提：不是以基督的名义，而是要尊耶稣基督的名为大，爱他胜过家人、朋友、上司甚至政府等，并时刻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使徒们因着尊基督为大，顺服神而不顺服人，仍然坚持在殿里聚会，那时他们就是被打，也还是“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徒5:41）。那时，他们经历到在基督里的自由。当然，我们很容易把他们不满足于在家里聚会、而坚持在殿里聚会这样的行为解读为是在“争取政治自由”，其实逼迫他们的人也多半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即无论在哪个时代，基督的

门徒都会因为他们实践自己信仰的方式而付出代价。对于家庭教会来说，可能在五六十年代是以数个人在门窗紧闭的家中聚会的方式，而现在是以数百人在开放的写字楼中聚会的方式。

所以这不首先表现为争取某种权益的问题，而是为信仰付出代价的问题。一个得着自由之新生命的人，其一举一动都当有新生的样式。换言之，人是单靠着信抓住基督已经成就的恩典，但问题是，这种信需要用行为表现出来，否则我们好像是得着了，却不会经历到在基督里的自由。这里的逻辑是，行为不能使人称义，却在称义后自然表现出来。信仰需要被落实为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于一个信仰的群体来说，其生活方式中一定有能够将其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因素，否则，就是拥有其内里的自由又能说明什么呢？

如“自由文”所描述的，路德伦理学主要依据路德对《马太福音》中登山宝训的理解；并且基本特点是其个体化的特征。基本的逻辑是，我不必须为自己的权益抗争，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但为了我邻人的权益，出于“爱你的邻舍”的缘故，我当不惜代价为之抗争。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权益，这种伦理原则是有效的，但触及到为信仰付出代价，特别是关系到一个信仰的群体的时候，这种逻辑就显出了其局限性。关涉到一个信仰的群体时，其基本的逻辑是，“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争战”（尼4:14），如果这涉及到这个群体基本的信仰生活的话，因为这时，“我”与“邻人”的区别已退为次要。

从理论上说，如果律法的功用只是定罪，那么“自由文”的作者推崇路德的看法，即把登山宝训看作是对所有基督徒都有约束力的命令，就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了。那么我执行这样的命令是否是“靠行为称义”呢？其实，

登山宝训诚然是对基督徒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正说明，一个已经得到自由的基督徒需要在他的生活中去实践他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作为命令，登山宝训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律法”，那么，显然律法的功用就不只是让人知罪，还有引导信徒去过一个与其信仰相称之生活的指导作用，这被称为律法的第三功用。

虽然路德从未认为需要正式地接受律法的第三功用³，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路德明确指出，尽管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但是，以为基督徒可以“没有律法”则是误解。在路德看来，信徒对律法有不同的态度。律法不再是债务而是乐趣。靠着圣灵的大能，信徒满心欢喜地奔向上帝的律法。他自由地遵从律法，并非因为律法要求他如此，也不单是为了他邻舍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热爱上帝和**上帝的公义**。由于他已体验到，沉重的律法之轭已经被轻省的基督之轭所代替，遵从律法的诫命便成了一种喜乐且自发的行动。律法将罪人引向基督，借着基督，罪人成为了“律法的遵从者”⁴。此外，因为基督徒依然是罪人，他需要律法来指引和管理自己的生活。这样，路德可以宣称，上帝用律法作为“笞鞭”（stick，即，rod，指律法的第二功用），把他赶到基督的面前；同时，律法又是手杖（stick，即，cane，加尔文称其为第三功用）帮助他在基督徒生活的道路上行走。从路德在几个不同的场合下对十诫的讲解可以看出，他含蓄地强调了律法的手杖（walking-stick）功用。在每一次讲解中，路德都坚定地相信，基督徒的生命需要用十诫来管理。⁵

路德的关注点不在于否定成圣的价值，或否认律法作为信徒生活的指导原则。毋宁说，他想要强调的是，我们决不能靠善功和律法被上帝接纳。因此，他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中写道，“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并不是要我们脱离善行，而是使我们脱离对善行的误解，即

脱离因善行而称义的谬论。”

加尔文则是明确地提出律法的第三功用的神学家。在1536年出版的第一版《基督教要义》中，加尔文就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个看法：“信徒……因律法而获益，因为他们每天可以从中更为全面地知晓何为上帝的旨意……这就好比某位仆人，如果已经做好准备要全心全意地尊崇自己的主人，就必须察验、体味主人的性情，好使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与之相称。此外，尽管信徒在圣灵的强烈催促下，极其渴望顺服上帝，但是，他们仍然会因为肉体的软弱而顺从罪，不顺从上帝。律法对于肉体，就好比鞭子对于一头懒惰而不听使唤的驴子，用来鞭策、激励和督促它的工作。”⁶

《基督教要义》的最后一版完成于1559年。加尔文在保留1536年初版的基础上，以更为清晰和积极的方式强调了信徒因律法而获益的两条途径：第一、“律法是信徒最佳的蒙恩之道。借着每日查考律法，他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到自己所爱慕的上帝旨意的属性，因着了解律法，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也得到了坚固”；第二、“时常默想律法会唤起信徒的顺服，使他们在律法中得力，并且救拔他们脱离使人滑倒的恶道。圣徒的坚忍即在于此。”加尔文总结道，“如果律法只是通过强迫和威胁来恐吓信徒的灵魂，使他们陷于困窘之中，那么还有什么比律法更乏味呢？大卫特意指出，他在律法中认识了中保（Mediator），离了他，毫无喜乐和甜美可言。”⁷加尔文强调律法的积极功用，即律法作为规范和指南，可以激励信徒更为殷勤地依靠和顺服上帝。

加尔文和路德在律法观上显然有不同。对路德而言，律法一般意味着消极和敌对的事情——通常与罪、死或魔鬼密切相关。路德的首要关注在于律法的第二功用（即让人知罪），甚至在他论及律法对信徒的成圣功用时也是如此。至于加尔文，就如海赛林克（I. John

Hesselink）正确指出的那样，“律法主要被视为对上帝旨意的积极的表达……加尔文的观点可以被称为《申命记》式的（Deuteronomic），因为对他而言，律法和爱并非互相对立，而是相得益彰。”⁸在加尔文看来，信徒尽力顺服上帝的律法，不是一种被迫（compulsory）的行为，而是一种感恩（grateful）的回应。借着圣灵的引导和保守，律法在信徒的生命中激发出一种感恩的美德，既鼓励信徒凭爱心来顺服，又劝诫信徒与罪恶争战。

总之，对于路德来说，律法帮助（helps）信徒——尤其是帮助他们承认和面对自己的内在之罪；对于加尔文而言，信徒需要（needs）律法作为圣洁生活的指引，为要以爱心来服侍上帝。■

-
- 1 《路德文集》（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04页。
 - 2 Timothy F. Lull, ed., *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89, p. 685-686.
 - 3 以下段落主要引自 Joel R. Beeke, 冀诚译，“论律法的教导功用”，《杏花》2009年夏季号。
 - 4 *Luther's Works* 26:260.
 - 5 See *On Good Works, The Freedom of the Christian, Small Catechism, Large Catechism, Disputation with Antinomians*.
 - 6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 1536 Edition*,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5), 36.
 - 7 *Institutes* 2.7.12. 加尔文在阐述律法的第三功用的时候，从大卫的《诗篇》中获得了大力的支持（cf. *Institutes* 2.7.12 and his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Psalms*, trans. James Anderson, 5 vol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9]）。
 - 8 “Law-Third use of the Law”, in *Encyclopedia of the Reformed Faith*, ed. Donald K. McKim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1992), 215-16. Cf. Edward A. Dowey, Jr., “Law in Luther and Calvin,” *Theology Today* 41, 2 (1984): 146-53; I. John Hesselink, *Calvin's Concept of the Law* (Allison Park, Pa.: Pickwick, 1992), 251-62.

圣殿

文/新恩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该2:9)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2:19)

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林后6:16)

引言

2006年初秋的一个午后,我特意去了江南的一座古城。那里不但风景优美,还有许多久负盛名的历史遗址。但我只有一个目标:一睹风闻已久的一座教堂。正确地说它应该是一处圣殿废墟。

我远远地瞥见它矗立在巷子后的孤影,一股凝重的气息旋即袭向我的心头。它,残缺不堪,但不难看出曾经的精良艺术设计。我听说,它不仅出自欧洲大师之手,甚至连材料也几乎全是来自重洋之外。我迫切而又敬畏地登上尘封的石阶,漫步在“通天”(被掀了顶)的圣堂内,仰视那在破败中越发庄严的残垣断壁,内心翻腾不已。此时,《耶利米哀歌》的句子开始不断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与此同时,一组旋律——巴赫的大提琴曲——无声地在我心中温柔地流淌。我从未对不能演奏这个乐器,有过

像此刻感到的那么遗憾。我此时的心情,犹如巴赫的音调——不是过分的悲伤,不是麻木的平静——多重交织,难以分解!圣殿墙头高耸的野枝,见证了它荒废的岁月;遗留在柱子前方超大的“革命”字样,则告诉我它被摧残的确切年代。

作为基督徒,对圣殿的深情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你置身在洪荒悲壮的圣殿废墟上。尽管如此,我们和传统犹太人对圣殿的感情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我们和他们的理解有着巨大的差异。对我而言,无论是悲伤还是渴望,那都是一座心中的圣殿。

一

圣殿(建筑物)对传统的犹太宗教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以圣殿为宗教中心。这是对立国之前作为崇拜中心的会幕的沿袭,很多的宗教礼仪只有在圣所才能举行。上帝的律法在那里宣读,上帝也借着圣事临在他子民中间。在以色列国的鼎盛时期,终于由大卫预备材料,经所罗门之手在耶路撒冷兴建了第一圣殿。它精致辉煌的程度,堪称犹太史上最。但在建造圣殿后不久,以色列国开始衰败。所

罗门的晚节不保，成了国家败落的先兆。而后，就是内战与分裂。新立的北国以色列，在宗教上更是混乱不堪：偶像林立，假先知成群，且肆无忌惮地杀害上帝的先知。至终在主前722年，亡落于亚述国。而南国犹大尽管较之北国稍善，但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以赛亚书》前几章对此有清楚的记载。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了几次复兴，但最终犹大还是无法避免亡国的命运，分别于主前606、597和586年被巴比伦三次暴力洗劫，至终国破家亡。犹太宗教的象征——耶路撒冷圣殿——亦被军兵倾覆殆尽。《耶利米书》详尽地告诉世人这其中的原因……

《耶利米哀歌》可以说是正典里最悲伤的一首歌。令唱者断肠！但它和一般忧伤的歌曲不同，因为它还有盼望。而且这盼望有确切的时限：七十年。就是说，犹大国民被掳七十年后，将回归故土。这也传达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此期间，神的百姓必须死心塌地寄人篱下。此前的“复国运动”不仅徒劳，更会雪上加霜。历史为证……果然，七十年后，神所兴起的古列王恩准以色列人回国重建家园，（约）536年，所罗巴伯带领犹太人第一次返回故国。他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圣殿！¹我们所列第一处经文所说的圣殿，就是重建时期的第二圣殿。但我们惊讶的是，先知的宣告：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如果从物质的角度而言，是绝无可能的。因为当时建造圣殿，不仅金银短缺，木料也不够，甚至粮食都成问题（该1:8,2:8；玛3:10）。如何能比所罗门时代金银如山的富裕呢？而且，在工程方面，它和大希律的圣殿也是相去甚远。事实是，迄今为止，第二圣殿是犹太圣殿史上最简陋的建筑。显然，先知所言并非建筑物，根据上下文我们可知，他指向的是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的圣殿。

先知哈该的整体信息，是鼓励以色列人竭力建成圣殿。他通过追述过去建殿的历史，坚

定百姓的信念。无论是在旷野的会幕，还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外邦国家提供了大量的金银及其他材料。虽然途径不同，前者是以色列人顺手带走（掠取）埃及的财物，后者是各国的进贡。不过最重要的共同点是，上帝显明荣耀的同在！这次也不例外，波斯王古列也下令拨款给所罗巴伯回国修建圣殿，但先知认为上帝荣耀的显现必大过先前！他们在建造的过程中，常常经历上帝的大能，最终在内忧外患之中，奇迹般地完成圣殿的工程；更重要的是借着以色列百姓心灵的重建，以色列人的信仰得以复兴。比之在旷野以色列人的拜偶像，所罗门时期的异教混杂，这次以色列的宗教复兴，无疑更加纯粹。一直以来从未消停的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恶习，从此断绝。第二次回国的以斯拉和第三次回国的尼希米推行严厉的清查异族政策，使得这一历史顽疾得到彻底的根治。

先知没有盲目地鼓吹圣殿建造的宗教意义（崇拜中心，恢复礼仪）或政治意义（自由，复国），或为圣殿的建立欢欣鼓舞，而是呼吁百姓要反思过去：华丽无比的第一圣殿为何被倾覆？是因为他们的祖宗犯罪招致上帝的忿怒，竟还敢以虚伪的宗教夸口；他们甚至迷信圣殿是他们的护身宝物，因为他们想象上帝绝不会抛弃圣殿。但上帝却毫不顾惜地任人拆毁！先知耶利米传给我们至关重要的信息之一就是，这些践踏毁灭圣地和圣殿的恶人，是上帝所兴起的！七十年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对这信息有了正确的回应：忏悔。现在，他们决心离弃祖辈的不信与恶行，恪守上帝的律法，心存盼望。

以色列人的信仰，从未像第二圣殿时期那般纯洁坚定。上帝喜悦并应许施恩眷顾他的百姓，与他们同在。这个时期，上帝的殿成为“祷告的殿”（上帝因此得了荣耀）。可以说，“这殿后来的荣耀”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促进以色列在属灵上的空前建树。但先知的信息并不止如

此，他进一步指向了“圣殿”的未来：万国都要来朝拜！这是希伯来信仰最核心的事件，是亚伯拉罕应许（“多国之父”）的终极应验：弥赛亚国度。那是一个震天动地的事件！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留意，先知并不是认为正在建造的是一座终极的圣殿。而需要诉诸先知学的预言与预表特性。那位首先带领以色列回归，起首建造圣殿的所罗巴伯，无疑是弥赛亚的合适预表，而圣殿也当然是未来“圣殿”的影子。

二

第二圣殿的建立，没有改变犹太人被殖民的现实，也没有使他们从此安稳度日，他们仍然生活在不能自主的处境中。他们的命运依旧一波三折，漂浮不定。虽然也有难得的仁君，但好景不长。最终，第二圣殿也被马其顿军兵毁得面目全非。几经周折，他们辗转落入了罗马人手里，相对有了较大的政治和宗教自由。由自己的“王”（分封）统治，也由自己决定宗教上的事务。在此期间，大希律为了讨好百姓，开始大肆修扩圣殿。不过相当讽刺的是，希律王朝费尽心机建了84年（主前19年至主后63/64年，见约瑟夫）的“何等殿宇”，在建成后不到六年时间（70年），就被罗马军队拆得“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甚至地下根基部分（据说为了寻宝）也被拆了，仅剩一面哭墙为证。我们不必太过稀奇，这座庞然大物虽然工艺超群，但它早已丧失了圣殿所应有的功能（神人相会），在主的眼中它俨然已在宗教权贵手下沦为“贼窝”（market place）。留着也不过是空余形式上的庄严。我们所引第二段经文，就是在主耶稣传道初期（约主后26）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事迹。

主耶稣强力清除了圣殿市场，没有人敢指责他做的事是否“合理”（不言而喻），他们只是质疑他是否有权柄（或资格）做这事。于是



他们要求耶稣行个神迹（sign）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似乎是他们宗教思维的主要特征（林前1:22）。显然他们的问话是别有用心的，我们需要一点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1世纪的以色列人普遍盼望“新圣殿”（commentary: E. Brown, Beasley-Murray），因为他们对希律的圣殿并不喜欢，因为那只是他政治的产品。比较激进的做法是昆兰社团，他们从都市退隐并期待一个属灵的新圣殿。但大多数以色列人更多的是盼望“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圣殿）”（摩9:11），不仅以色列独立、统一，而且统治列国，耶路撒冷成为万国的敬拜中心。不过，他们一致认定，无论是内在或外在的“圣殿”，都是弥赛亚才能建立的。因此，他们试探性地问耶稣，他究竟是谁？言下之意是，如果你是弥赛亚，那么就请显示一个兆头（sign）吧。在此要求下，耶稣的回答饶有深意。他竟简单直接地要求犹太人“拆毁这殿”（动词λυσατε是命令语气），不过这对他们并不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他要建立新圣殿，这更是大家渴望已久的。只是他承诺实现的方式实在过于“荒谬”：三天内再建起来（新圣殿）。²这是一般人思维所无法理解的，甚至门徒也是多年后才明白。这些晦涩的话大大激怒了他的同胞，使他成了他们眼中的“外路人”和“外邦人”（诗69:8—9）。在人看来，耶稣的回答并不明智，甚至为此招致了杀身隐患。根据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这成了后来犹

太人指控耶稣的重要罪名之一³。可见他们对耶稣的话的记忆有多深刻，仇恨有多强烈。不过，他们对耶稣的话，都做了些许更改。

关于耶稣的话的含义，其他的福音书作者都没有解释，只有约翰补充做了说明：这是指耶稣的身体。如此隐晦的语言，产生误解显然在所难免。加尔文在注释中直指犹太人不配知道这奥秘。不过我们不能忽略，“误解”是《约翰福音》刻意的文学布局。几乎每一次的误解都引申出重要的神学观念，而且往往和犹太宗教截然相反。这里实在有太多可研究之处⁴，我们仅列两项。一是主耶稣主动受难的伏笔（约10:18），二是为教导门徒他的身份（弥赛亚）。我们需要关注约翰的另一个手法，在重要的神学解释（引申）时都会习惯性地引用旧约。2:17门徒所想起的经上的话，不仅解释了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也发展出新的圣殿神学。⁵约翰在引用七十士译本《诗篇》69:9时，把动词 καταφάγειν（过去式，和合本：“火烧”）的时态做了改变（καταφάγεται，未来式）。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耶稣的言行是预言的应验！他所承受的结果是，“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甚至将要夺去我的性命（孙宝玲）。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据此痛斥犹太人要求一个记号（sign）的盲目，难道“耶稣为圣殿的热心”不是最重要也是最好的证明吗？约翰在行文中顺着对“记号”的关切，有力指出耶稣就是“新圣殿”的建立者。只是犹太人“看是看见却不明白”。但作者没有就此停住，而是更进一步给出一个令读者无比讶异的崭新异象：耶稣就是新圣殿。⁷唯有借着祂，人才能与上帝相遇（约14:6），外在的宗教礼仪已全无意义。人与上帝相会，从以前的某个地方转为“在基督里”⁸。事实上，作者早已在《约翰福音》1:14的文字游戏中告知读者：“道成了肉身，住（ἐσκήνωσεν，“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意即基督的到来取代了旧帐幕。圣殿及旧约的

条例也已全然过时，基督的复活开启了福音的“新时期、新秩序、新礼仪”（commentary, Theodore of Mopsuestia）。崇拜不再是在圣山或耶路撒冷的某个地方，而是在乎“真理与圣灵”（和合本：心灵诚实，4:24）。

三

基督身体是“新圣殿”的隐喻，在保罗的神学里得到进一步的延伸：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因此，教会也就是上帝的圣殿。⁹

保罗解释转换的关键，既不是随意的解释，也不是三段论的结果，而是根据“圣殿”最原始的定义——上帝居住（同在）——来界定的。其神学基础便在于神圣三一的救赎：上帝借着圣灵居住在基督的教会（信徒）里面（弗2:22，林前3:16—17）。就建筑物的比喻而论，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使徒、先知是根基，信徒是活石，互相建造成为灵宫（徒4:11，弗2:20—21，彼前2:5）。

很明显，在初期教会的观念里，“圣殿”已被教会取代。教会不再像犹太人那样需要一座建筑物来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而是随时随地侍奉上帝。初期教会似乎满足于“寄居”的生存方式，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后来他们虽然逐渐独立聚会，但却没有留下教堂建筑的记录。整本新约也只字不提教堂建筑，无论是出于目前的需要或是未来的目标。对他们而言，这好像算不得什么重要的事。因为基督徒不能缺少的只有一件，就是主的同在。但无论在哪里，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他们中间。“教会圣殿”的观念，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大大扩展了基督徒理解基督充满万有的视野。耶路撒冷圣殿外院拦阻外邦人、妇女进入圣殿的那堵墙，现在已经撤去，所有人都可因着基督得享上帝的同在；圣所与至圣所的那条幔子也已经因基督的死裂为两半，不再有普通人和特

殊任命的祭司之区分，人人都可以因信直接朝见神。那么，上帝与教会同在的事实，更引领我们进一步理解基督的国度。教会既是一个没有墙的“圣殿”，也是一个移动的“圣殿”。¹⁰这意味着主的临到不再有空间的局限，他的荣光不再只是停留在属物体的至圣所，更是普照天下（约1:10，太5:13）。他不再降于“圣山”，而是临到全地。他透过充满教会，充满天下！如果联系到大使命就更耐人寻味：你们去普天下……我就与你们同在。¹¹在这一个层面上，福音¹²实在只是一则“宣告”：基督正在掌管天上地下（太28:18）。真正是：四海之内，莫非王土；顺我则生，逆我则亡（诗2）。但基督不是一种暴力的征服，而是差派使者劝告各处的人悔改，反倒是他自己和他的子民屡遭迫害。如今还未见他荣耀的掌权，这是他的宽容忍耐（当然还是有限期的），给世人以充足的皈依的机会（彼后3:8—9）。

饱经沧桑的犹太人，如今还在苦苦等待耶路撒冷的“第三圣殿”（暂且这么称呼），与此相仿，基督徒也在等待最终的圣殿（圣城）。不过，我们想望的是《启示录》的结尾（21—22章）所言之“新耶路撒冷”（及“新圣殿”）。她不是别的，而是“羔羊的妻”——教会。保罗说，教会是“已许配给基督的童女”（林后11:2），圣经所言的末日，也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大喜之日”。那时，教会才完全与基督合一，同享荣耀。“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启21:3）

四

沉思属天圣殿的同时，让我们返回中国大地的现实“废墟”。江南的那座废墟，对我而言，艺术是次要的，它是一个现场：中国教会的过去与现在。过去是沉重的记忆，现在则是百废

而待兴。稍纵即逝的现在，迫使我面对的是未决的未来！这才是重中之重！我冒险爬上殿顶一览它荒芜的残容，不禁触景生情，泪水和祈愿一起涌出，主啊，重建！

我不怀疑，我是最渴望圣殿重建的中国基督徒之一。无论是心灵的圣殿，还是建筑物。但我的神学常识告诉我，没有审慎严整规划的重建，只会是一个烂尾工程。光有异象和热情是不够的，不管我们的目标多么坚定，它真正的挑战是过程。也就是说，需要完备的战略。请注意，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道理（路14:28—30）！这在属灵上也同样适用。愿主赐给我们充足的智慧！对中国教会而言，我们不但要计算代价，而且还要寻求从何处奠基，以及如何建造，好使“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荣耀”。要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需要从中国教会的处境出发。

首先，我们需要再思过去的历史。有一次我请教一位中国近现代中国教会史教授，问他是如何理解上帝兴起无神论政府，以致教会饱受摧残。我清楚记得，他竟不知所以而支吾了事。这符合我之前（见拙文“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杏花》2007年特刊）的断言：这是中国基督徒陌生的话题。¹³我为何在此旧调重弹？因为我们若不能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领会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时代使命！也自然无从谈起如何去突破过去教会的局限。以我愚见，我们断不可急于追求创造历史（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以免英雄主义有余，反思不足。实际上，这也是撒旦的诡计，企图破坏教会健康有序的建造。我们需要优先考虑“内因”。因为上帝任由他的子民被掳，原因就在于百姓本身。民国时期教会的环境，也许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梦想：不少政要受洗、基督教学校遍布全国、风格各异的教堂（往往在最繁华地段）、自由传教（包括出版）、大城市神学院扎堆……等等！照理说，如此发展下去，中

国不很快就福音化了吗？为何后来又横遭洗劫？或者说，上帝为何终止这一切？诸君，上帝的圣意究竟何在？你是否为此安静热切地祈祷过，或者沉着持久地沉思过？让我们暂停吟唱“受害者”的悲歌，在此问题上驻足寻思。如果我们从这一点入手，尽管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有完整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用排除法帮助我们澄清。当然，上帝绝不是要废弃这些事工，而是要重新造就他的仆人。换句话说，他所要的不是在事工上如何推陈出新，而是造就一群新人！这群新人，在继承前辈的热心与敬虔外，还需更进一步。在此，笔者谨以恐惧战兢的心提出几点粗浅管见，以兹同道参考指正。

五

熟悉我的读者，大概会猜想我首先将指向神学，不，我认为是属灵品格的建造。如果我们继续沿用“订婚童女”作为教会的比喻，对她未来的丈夫而言，绝没有什么比她的圣洁更重要。我们不避讳地说，上一代影响中国教会的伟人，很多人在品格上饱受诟病。有些人在生活上，有些人则在立场上（比如政教问题）。这仍然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危机之一。我亲眼目睹多位我所敬重也甚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在操守上猝然倒下。另一方面，基督徒生活在“江湖险，人心更险”的“厚黑”社会里，如何分别为圣？不仅不同流合污，而且要作中流砥柱！我想很少有比这更难的“牧养”工作了。也许我们有志于“天下”，但必须得先做足“正心”及“齐家”的功夫。

我们不会忘记上一世纪伟大的传道人王明道先生，他的铁骨丹心实为后世的楷模，但他的神学似乎也有引人争议的地方。神学建构，也无疑是当代中国教会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而中国新教过去的神学传统，是相对单薄而边缘的。在无宗派（西方则谓“后宗派”）的处境

下，神学建造更显得重要。在正统性的前提下进行神学建造，我们还需要“放宽”“历史视野”和思想容量，从而汇成一股深广丰厚的源流。而神学的澄清，则会顺带解决中国教会的体制问题。但反观今天教会的神学投入，我想用“凄凉”来形容应不为过。中国教会用于硬件的投资是神学投资的几万倍，但古怪的是，这些教会的负责人还有脸抱怨教会没有人才！他们会堂而皇之地说，教会最重要的事工是传福音。我们且不说神学思考和宣教的关系，就再谈点传福音吧。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宣教都是中国教会未曾深入开展的事工。最多也就是教会众多事工中的一种，希望它不是最可怜的一个（注意我说的是教会而不是差传机构）。但不应该如此。传福音应该是教会事工的核心，所有其他运作，都是以它为标杆。当我看到有人说，基督徒要传福音因为这有助于他/她的灵性，我实在感到无法理喻。经验上也许是正确的，但出发点绝对错误。应该倒过来，福音才是我们的原动力。为了他人，而不是他人为我。因此，我们要努力追求属灵的长进，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有福音的责任。再说了，如果宣教无助于我们的灵性甚至是损耗灵性（确有人如此），那是不是就不需要了？如果说，新时期中国教会欲突破过去的历史，宣教必是第一位的。城市向农村、汉族向少数民族（或反过来）、中国向海外（另参拙文“福音之火，熊熊燃起吧”，《杏花》2010年春季号）。

社会责任也是重要一环。我的意思是，自视为福音派（正统或属灵）的教会，要更多地走进社会。上世纪的教会并不是没有参与社会，比如那些基要派所不屑的“社会福音派”人士。我们承认，“社会福音”固然是“另一种不是福音的‘福音’”，但信仰确实具有公共性：教会的存在应该成为社会的祝福。近些年，有些学者和传道人都在呼吁，基督教

会应该更积极参与这些事情。我们甚愿有更多的牧者能热心地去推动。无论在政治、艺术、公义、慈善等等方面，“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阿们！

尾声

那么，作为建筑物的圣殿，在重建中居于什么地位？如果这是你（尤其是“守望”的肢体）最想读到的东西，我很可能会令人失望，因为答案显然太过平淡¹⁴。“废墟”是一定要重建的。因为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建堂，很多有规模的家庭教会也都购置了教产（不是指登记在“三自”名下的）。我最大的祈望，就是建堂不要太过耗费财力、人力，尽量减低它对其他事工的影响，免得弟兄姐妹身心俱疲，如果加上过程的纠纷挫折、教会内部的分歧（通常都会这样），不仅在建造期间事工停滞，甚至很多年都没办法开展有效的事工（这本是建堂的目的），那就几乎可以用得不偿失来形容这件事。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要和我谈神学意义，我建议还是谈点实在的东西（尽管谈论神学是我的癖好）。我亲身经历过三个教会的建堂，亲爱的同工们在经过整年心力交瘁的工作后，无论在属灵上还是事工上都有严重的停顿甚至后退的现象。更让人难过的是，有一些同工及弟兄姐妹之间的裂痕，到现在也没有愈合。究其原因，经济压力过大是其一（挪用或压缩其他开支）；建堂成为教会唯一焦点是其二；对困难估计不足是第三；原先的差异在建堂中扩大是第四（余略）。

在2世纪，在教会发展迅速，（在逼迫中）纷纷建堂的大好势头下，巴拿巴（Barnabas）却深感不安：

关于圣殿，我来告诉你，那些被引入歧途的可怜人是怎么把自己的希望

安置在这房屋上，而不是在创造他们的神身上——好像那当真是神的居所一般。¹⁵

我理解。📖

- 1 不仅因为耶利米的预言，《以西结书》的圣殿异象也是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 2 “三天”，可能是暗示《何西阿书》6:2下或是约拿的经历。
- 3 《马太福音》26:61：“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马可福音》14:58：“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 4 尤其精彩的是天主教学者 R. E. Brown 把此处和迦拿水变酒的神迹联系起来，指向圣礼象征的解释：酒/血，殿/身体。这是“新约”的基础与核心。
- 5 ESV 版英文圣经：His disciples remembered that it was written, “Zeal for your house will consume me.”
中文直译：“……为你圣殿的火热将要吞灭我。”
- 6 七十士译本原文 Brenton 版 68:9, Raplf 版 68:10。
- 7 《希伯来书》则教导，主耶稣的死而复活，不仅取代了圣殿，也包括了祭物以及祭司。
- 8 保罗更是把“在基督里”的观念带到新的层面，尤其在《以弗所书》里。
- 9 《歌罗西书》1:24：“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以弗所书》2:21：“各（或作全）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 10 早期历史表明，教会的流动性，是福音工作最自然的开拓。几世纪后，当教会在帝国中的地位尘埃落定，那些逃避国教的福音游民，几乎成了那时期唯一的宣教队伍。容许我再次强调，福音事工不是教会众多事工之一，而是她的核心，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应该围绕着它。
- 11 这里甚至可以理解为：教会只有“去”，才能经历基督大能的同在。
- 12 在1世纪，“福音”并不是宗教词汇也没有什么神学含义，而是朝廷的布告。通常是皇帝有了儿子，或是立了继承人，尤其是新王登基的新闻。保罗很好地运用这个词，宣告基督的君临天下！
- 13 感谢上帝，去年我终于看到一份相关主题的中国教会前辈的访谈稿（也感谢江弟兄的采访与整理）。
- 14 于“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一文中，我已谈过它的基本作用。
- 15 The Epistle of Barnabas #16, 转引自 J.H. Bernard,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V.1, p94, ICC, T&T Clark, 1953, Edinburgh,
原文英译：I will tell you concerning The temple how these wretched ones being led astray set their God that made them, as if it were the house of God. (Thanks Sophia for helped).

建堂：怎能忘记弟兄姊妹

——从社会学等角度看守望教会建堂

文/Jerry

摘要：本文从社会学等角度，认为建堂会成功，但需要时间。在当前微妙的形势下，教会内外都可有所作为，尤其教会内部，更加关注弟兄姊妹，是重中之重。回顾、展望并引发建设性思考，是本文写作目的。

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守望教会建堂，包括由建堂引发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户外聚会、租赁会场甚至相关事工活动，以及海内外媒体的关注，实际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重要的公共事件，颇具影响力。这也理所当然，毕竟我们身兼天国子民和社会公民的双重身份。

从属灵的角度，守望教会和牧者们都早已述备矣，此不赘述。而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会公民、基督追随者和守望教会会友，我更愿从社会学等多角度多说两句，抛砖引玉，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一

守望教会的异象原本就有浮出水面，进入社会主流的成分。所以，从现在的形势看，其实某种程度上，包括有关部门在内的许多社会主流人士，已认识到这个异象对教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政府有关部门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对此备加关注也是必然的。但由于历史上以宗教名义结党结社反政府行为之屡见不鲜，加之守望教会借建堂之举，有挑明要解决政教关系中由来已久不合时宜之成分，问题之激烈，情

况之复杂，又无先例可鉴，令当局高度紧张也不难理解。

事实证明，我们守望教会，并无政治问题，这可能也是政府长期关注、长期光顾，又长期无法定性，不能“严加取缔”，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也说明现阶段的微妙形势：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仍然坚持不让守望进驻新堂，一方面又有限度地默许守望租赁某处会场长时间稳定聚会，当然租赁也限制在相对偏僻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这种亦收亦放、不收不放之间的张力，让人明显感受到其在此事上的颇费思量，尤其是心态上的如履薄冰。

显然，政府有关部门担心一旦处理不慎，比如，如果不让守望有聚会场所，有可能再次迫使我们去公园户外崇拜，必然再度引发海外媒体关注，甚至不经意间给了相关势力“炒作”的机会，届时政府有关部门岂不更要头大如斗，夜不能寐了？

回顾过去一年来守望教会建堂的进程，感谢上帝，我们如今毕竟不是活在“反右派”、“反右倾”、“反四清”、“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那个随意践踏人权捏死人就像捏死蚂蚁一样的

时代。守望教会弟兄姐妹，也不是建国后政府有关部门的专政对象。毕竟政教关系，说到底终究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对待。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守望教会及其守望人，这个群体已是北京各个社会阶层的主流人群，如果有关部门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对国家来说，尤其对首都来说，后果将如何？这涉及稳定大于一切的问题。

二

因此，个人觉得，当前政府有关部门对待守望教会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可以紧紧抓住并有所作为的空间。

毫无疑问，正如天明牧师所言，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爱我们的人民，我们顺服在上掌权者，这些都没问题，也必须如此；当然，任何人也都会认同的是：爱，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同时，还含有某种程度上的坚定、智慧，甚至勇敢地发出净言、正义之怒。

经上说，爱是“不轻易发怒”，但并不代表“不发怒”；究竟是“易怒”还是“义怒”？取决于动机及是否合宜？是否有理、有据、有利、有节制？这方面的平衡，守望教会一向处理得很好。

但是，有两点需要厘清的是：

第一、耶稣我主，万主之主，耶稣我王，万王之王。

第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什么意思？一言以蔽之，这是两个国度的考虑，也即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在恩典和真理面前，守望应该靠主做那该做的事，把建堂的进程和结果都交给掌管一切的上帝，成或不

成都在他手里；但在世上权柄面前，守望必须考虑一个因素，即成功需要时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守望建堂（包括教会登记）虽不能说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至少确实是建国后家庭教会的大事。感谢上主拣选守望，使用守望，定意透过守望的牧者和弟兄姐妹，成就他在这个时代注定要成就的异象和使命。（哈利路亚！）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守望教会也可视为中国教会发展的风向标，一举一动，很可能牵动整个中国全身的神经。

从一个角度看，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治理一个差不多1千人的群体，尚且要面对许多复杂的事情和局面；试想一下，中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13亿（实际人数更多）的人口大国，1千:13亿，这是怎样的比例！中国人口众多，社会阶层、民族成分复杂，政府要面对多少复杂又复杂的和难以想象的局面啊！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偌大的北京城，能找出几个像守望教会这样的教会，会众普遍既斯文，又有知识、理性，主任牧师还可以和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心平气和面对面进行例行公事的交流？政府岂能不予珍视？为了构建和谐和谐社会，政府岂能恣意干扰宗教自由？

我当然不是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只是客观地平心而论。有不同意见者，且不说让你出将入相管理一个大国或某个部委，只请你试试管理一下守望教会实名制论坛，或其他相关事工之一部分，看你能否让各方都满意，让每个人都满意。容易吗？

三

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自秦汉以降二千多年来严格实行并不断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现在的中国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历史和传统的影响，因此，我们的国情既和欧美明显不同，也

和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韩国不同。

有人比较之后评论说，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族）是一个自私冷漠又懦弱无能的民族（这可能也是无神论的爱国主义教育者始料不及的），所谓的“大国贱民”，缺少韩国民族那种血性、韧性和不顾一切的民族气质；看看今年人们热烈谈论的世界杯，连在复制我们三四十多年前文革作风的朝鲜的球队，我们中国足球队都远远不如。

其实，中国这个国家，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即使达到或高于韩国基督徒占整体国民40%的比例之后，中国是否仍然是那个中国？国情和民族性是否会发生根本改变呢？

且不说“黑暗的中世纪”，也不说《基督教会史》中那些相互残杀的派系斗争，让我们单看《力阻狂轮》中朋霍费尔所处二战前后的德意志民族，战争狂人希特勒（有人认为他就是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同样可大行其道，举国拥戴，包括教会，都为之鞍前马后。再看纪录片《德意志的胜利》，那些年轻纳粹脸上流露的热情、幸福、祥和的神情，一点都不矫情，丝毫都不故作，年纪稍大一点的兄弟姐妹大概会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那不是如出一辙、似曾相识吗？

因此，身处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除了过去失落的伊甸园和将来必然到来之天国，人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乐土。

牧者们常说，人性就是人性。引申开来，个人也觉得，中国就是中国，汉族就是汉族，身为守望教会领袖又是少数民族的主任牧师，必须再一次正视并思考这个现实。毕竟教会是由一群个体组成，单枪匹马从来都不是守望教会考虑的策略；应该注意的当然还有，现在是以一个教会进行整体发展的时代，而不是早期阶级斗争下个人殉道的时代。

个人以为，守望教会营造一个让人感觉爽歪歪的氛围（事实上那也来自圣灵的恩膏），

固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体验内心的平安、甘甜和荣美是基督徒在世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基督徒在世生活则更像《天路历程》，在渡河之前，属灵生活中除了战斗、战斗还是战斗（离开主，就是永刑，必须死守）。

当然，我们也必须深刻认识到属灵争战唯一的、真正的仇敌是撒旦，其他如果有的话，也都只是暂时的斗争对象，政府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我们还要争取他们灵魂不至灭亡。这也是天明牧师一贯的强调。所谓解决政教矛盾，开始的、过程中所附加的和最终成就的一定都是爱：基督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永远的爱。

否则就真歪了。

四

经上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爱”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爱，可以被圣徒保罗称为“长、阔、高、深”呢？

这是奥秘。无法想象！

但我们能想象，假如一位弟兄深爱一位姐妹，他会尽一切努力去讨对方欢心，会无条件地付出、无条件地等待，为了对方愿做一切；为了对方的好处，为了对方的幸福，甚至完全被动、无所作为，也甘心情愿。

因为“爱是恒久忍耐”。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微妙而可以有所作为。对教会外部，一方面守望教会当然要避免再走与有关部门完全对抗或妥协的两个极端，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各界舆论的支持，等候有利时机，最好是创造政教两方一起寻找建设性合作的可能性，实现共赢。

对守望教会内部来说，则更有一番天地大可作为。几年来，其实从教会登记就已开始，守望教会许多兄弟姐妹行了所当行的，持续不断地尽上当尽的，教会（尤其是一般的兄弟姐妹）、政府有关部门、众房东们和房地产开发

商以及相关单位，都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有几次甚至达到快要崩溃的临界点。回想起来，既惊心动魄，又让人回味。

既然如此，守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再一次安静吧，不是不能，而是有能力时选择不做。为着爱，基督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无条件的爱，为着对方的益处，给对方一点空间、时间，哪怕是回旋的余地，让相关当事人，尤其是政府有关部门感到压力，而不是被攻击，感到爱和怜悯的可贵，而不是把弟兄姐妹们的信仰误读为过于常人所能理解的宗教狂热。

当然啊，这可能还是夏虫不可语与冰者，说不明白，毕竟这是两个国度的事情，但主耶稣道成肉身不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做了连自己都不晓得做了什么的人类吗？

其实，这些行为同样也反作用于教会和弟兄姐妹自己，因为关系双刃剑，正如马丁·路德·金在解放黑人的同时，也解放了白人一样。

比起从前，我们教会已经有了可以自由敬拜永生神的会堂，我们也已经可以相对自由拓展上帝的国度，使更多人做主的门徒。如果一定非要逼熟现在并不成熟的果子，那很可能恰恰反映我们的信仰生命，尤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的信仰生命，还需要进一步成长、成熟。

所谓瓜熟自然蒂落，勿急啊！

否则，诚如守望有的牧者所言，过犹不及，原本上帝心意的“建堂”，就有落入人心中“偶像”试探之嫌疑了——大过神，就是拜偶像，不管有形还是无形。

而且，更让人担心的是，建堂现在看来，表面上似乎风平浪静了，但政教关系矛盾的实质，却没有真正解决。会不会有下一轮更难预料的事情出现？会不会有更多的不相关者为此买单？当然我不是说做这些事没有意义，为主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

但正所谓人若逼急了，啥事都能做出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身为这块土地上的管

理者——政府及有关部门，自然有责任也有权力管理他的国家和人民。常言也说物极必反，倘若政教关系的性质转化了，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历史上那些血腥可怕的某某事件，会不会再以另一种类似的方式重演，却难说了。

五

当然，上帝护我兮无惧！即使死又何足惜！且不说殉道还轮不到你。问题关键其实在于，这不是为真理殉道，也不是为教会献身，这些不必要的牺牲或浪费，原本可以避免，我们靠圣灵而生，为什么一定要靠血气而胜呢？

就目前形势而言，我们真的需要再一次好好地休整体整，再一次好好地享受神所赐的每一天都要我们享受到的永远的生命，再一次好好地和家人相处，再一次好好地进行教会内部建造，再一次好好地开展我们现在能开展的事工（个人以为，为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敏感部门敏感地区敏感人群的敏感事工可考虑暂缓，现在引爆雷区继而引发连锁反应为时尚早，还是等政策或形势松动时再做为宜）。

更重要的是，怎能忘记弟兄姊妹？让我们把多出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更加关爱我们守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上吧。

地上有形的教会（且不说天主教、东正教），不管是基要派、福音派，还是路德宗、加尔文宗，说到底最终还是由每一位弟兄姐妹组成，没有弟兄姐妹，就没有教会，没有教会自然也就没有从弟兄姐妹中选举牧师、长执、同工等服侍人员和建立治理委员会的必要了。这些牧者同样也是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没有主和十字架，更没有我们这所有一切的一切，这才是根本的根本。

人的信心和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些常人眼中不俊美的肢体，不管他们现在是不是会友，

上主定意让他们越发俊美，因为他的旨意原本就是如此；那些成长中幼小、软弱的生命，更需要我们的牧者和相对成熟的弟兄姐妹们细心、小心、耐心、用心地看顾和呵护，看看守望论坛中那些“又有离开北京的想法了”，“端午节之后的迷惘”等等，诸如此类的贴子或心声。教会弟兄姐妹的心，尤其是姐妹们的心，在爱的环境中，普遍敞开、真诚、美好，但也敏感、脆弱、易受伤，而低潮、软弱本身就是属灵生命的常态。当年我也曾几次流着眼泪离开教会。感到偌大的教会，缺乏爱，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当然，让我们成长的是神。但作为神所爱的儿女，我们所要尽上的弟兄姐妹的本分，真的是太多太多。

我们自然不是寄蜉蝣于天地，朝生夕死，转瞬即逝，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从长计议吧！当上述这些真正做好之后，反而能在教会上下形成更大的合力，面对将来更大的挑战和成功。当然，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会成为施者和受者。难道这样不好吗？难道人心深处的建堂真的比外在的建堂差吗？

如今常存的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道路坎坷，爱会给你无穷无尽力量”，“爱在哪里，神在哪里，教会大大兴旺”。

让我们一起关注弟兄姐妹吧，特别关注那些在黑暗中、在角落里、在舞台上远离所谓“正常视线”的弟兄姐妹吧，尤其是个别在公共场合常发出不合时宜声音者，甚至像根刺在教会中存在的弟兄姐妹，尽管比例极小，上帝既然把他们放在我们中间，自有他的美意。不要以为这只是相对成熟、有负担的弟兄姐妹的事，至少你可以祷告，只要有愿做的心，上帝的灵都会动工，做多做少，都是善工。

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一起来关注吧，毕竟我们每一位都是连于基督耶稣的肢体。“一处受伤，全身疼痛，肢体本是这样。”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需要，还有他们的成功，真的更

需要我们在基督里，用十字架上的爱、无条件的爱、永远的爱，一起分担、共享。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但还不够，让我们加油！

六

“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是朱元璋攻下南京后名士朱升的建议，也是大明帝国在元末军阀混乱，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中，最终奠定二三百年基业的重要原因。

所谓“广积粮”，是做好准备工作，准备好兵、马、钱、粮；“高筑墙”，是做好预防工作，让别人无法来进攻；“缓称王”，是做好舆论工作，不要过早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

新中国领袖毛泽东先生早期对日抗战的《论持久战》，诸如此类，都可以借鉴。这些固然都是世俗的智慧；但从另一角度看，也包含着相对真理。

我相信除了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绝对的真理外，其他宗教、学说和政治理念中都含有部分相对真理，倘若这话成立，那么，这真理也一定来自那位自有永有的主。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1:17）

那么，守望教会建堂这场仗其实已经胜了，肯定胜了！

那位至高者全能神，那位复活胜过死亡和撒旦的基督，保证了一切都在他手中，万事互相效力，一起成就他的旨意。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且不说国内外形势对我们守望教会有利，也不说我们守望教会每天坐收聚会场地的租金与开发商滞纳金之间的经济利差，想想社会学等学科中那些在那个时代曾经叱咤风云几乎主导一切的理论、思想和观点吧，现在它们已渐

渐淡出时代的视野，终将成为历史的记忆。可是，我们建堂成功，却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我当然不是指很远。

如前所述，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情，再来一个60年，我们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尤其政治领域，可能依然很难真正迎来像西方，尤其是美国那样的未来，再怎么学习、模仿和移植，再来一次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又如何？所谓的从器物到制度，由改良到革命，当时失败了，现在能否成功依然难说。且不说主观上他们皆热情躁动有余，冷静沉稳不足吧，仅从政权本质而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永远都是这个体制的核心，要想真正地根本地改变这个老大帝国，实现所谓的三权分立，自由民主，难矣！

但宗教信仰领域却非如此。由古至今，神灵世界对中国各个社会阶层都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不管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所谓秦皇汉武，一代天骄，中产小资，八辈贫农，无一例外。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伟大领袖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高称无神论，却依然要造出一个“红太阳”，让亿万国人“敬”他，“拜”他，这也是让罪扭曲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中国和中国人民不能没有信仰！

唯有上帝圣灵的介入，人心才能真正改变，唯有人心的真正改变，这亿万丑陋的中国人，这个让人又爱又恨又始终无法割舍的中国，在诸多层面和领域，才可能发生真正的质变。

我们守望教会是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我们要靠主照亮这弯曲悖谬的时代。

让主爱从我们开始吧，让主爱从我们守望教会的每一位开始吧，让我们在宗教领域，在现有国情、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继续领先，做开拓者，跑那当跑的路，打那美好的仗，成就建堂乃至教会登记，真正解决政教关系中不合时宜的部分，至少可以修正现有法规，尤其是《宗教事务条例》中相对滞后的成分。

我想，守望教会建堂的成功，时间不会很久，不知不觉中，上帝的时间就到了，就像主说他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人们无法推知，却必将来到。

如果我们撒种了，我们浇灌了，即使，我说即使，我们却不能收割，那又怎样？自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在永生神的永恒的旨意里，我们有份，这原本就于愿足矣！这些话说出来多少过于高言大智和学术分析上的理性，也有点轻飘飘，正如西谚所称，真正“穿牧师的鞋子试一试”，感受并不一样，做起来的确很难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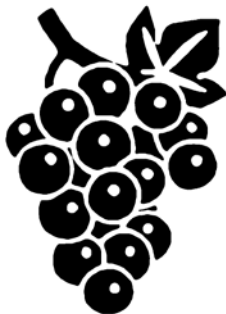
但正如天明牧师一贯的教导，我们必须靠主胜过、放下、交托、仰望、安静、等候，必须！

七

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万军之耶和华的旨意永远长存！

让我们静静等候大而可畏的主，再次独行其事吧！

让我们静静等候与和平的君王，荣耀的基督，一起进驻新堂吧！



红色殉道与白色殉道

文 / 游冠辉

在灵修神学史的著作中，殉道通常都被作为第一种灵修传统来讨论。侯士庭（James Houston）在《灵修神学发展史》¹的第一章论述的就是“殉道见证者的记号”；席兹瑟（Gerald L. Sittser）在《深井之水——从早期殉道者到现代宣教士的基督教灵性》中一开始讨论的也是早期殉道者的灵修传统。在此，灵修（Spirituality）不再是狭义所指的读经、祷告和默想等灵性操练，而是指灵性生命的一种表现形态。

希腊文“见证”一词是 *martyria*，英文 martyr（殉道者）就源于该词。其实在希腊文中，见证与殉道是同一个词，见证基督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希伯来书》11章谈到信心的时候，列举了许多的见证人，其中包括了忍受酷刑，甚至被杀的殉道者：“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绑、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来 11:36—38）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是殉道的原型。“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

的赎价。”（可 10:45）门徒要跟随耶稣，就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

殉道在基督教灵修传统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我们不理解殉道，便无法真正理解基督教灵修的意义。早期基督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受难和殉道者的鲜血之上。从新约时代到4世纪初，基督教整体上是处在被逼迫的状态，为了持守信仰，不向异教的风俗妥协，许多信徒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基督的缘故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红色殉道。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和福克斯的《殉道史》（*The Book of Martyrs*）中充满了红色殉道的见证。我们回溯早期教会历史时会发现，殉道者的鲜血的的确确成了“教会的种子”。优西比乌为我们记载了早期信徒殉道的大量见证。

在早期教会的前三个世纪，罗马皇帝颁布敕令要求人们在诸神和皇帝之像面前献祭，基督徒也不例外。许多基督徒为了忠于基督，不愿意在偶像面前献祭，结果受到种种的折磨，最终为主殉道。这些基督徒中，有神学家、教会领袖，也有普通的信徒。2世纪杰出的神学家和护教家查士丁便是其中一个例子。查士丁是在看到几位罗马基督徒被残酷处死后信主的。

殉道者对于信仰的忠贞不渝、面对危险和死亡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平静深深触动了他。信主之后，他明白了基督徒为什么愿意为主而死：“纵然被刀剑所杀、被钉十字架、被丢给野兽、被锁链捆绑、被火焚烧，被其他各种酷刑折磨，我们仍不放弃信仰。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相反，我们越是被逼迫、殉道，越多的人因着耶稣的名成为信徒和敬畏神的人。”²罗马总督鲁斯蒂克(Rusticus)审讯查士丁的时候对他说：“立即顺服诸神，听从君王。”查士丁回答说：“顺服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不应受到指责或审判。”当他被问及所信的是什么时，查士丁回答说，他所信的是创造天地的神和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是基督徒。他的同伴们面对同样的审讯时说：“我也是基督徒，因为我敬拜和尊崇独一的真神。”看到他们不肯否认基督徒的身份，总督便对查士丁说：“听着，你被称为有学识的人，你以为你知道真教义；如果你被鞭打、砍头，你相信自己会上天堂吗？”查士丁回答说：“我希望，如果我承受这一切，我将得到他的恩赐。因为我知道，所有如此活着的人，必有神的恩惠为他存留，直到世界的终结。”总督接着问：“那么你认为你会上天堂获得补偿？”查士丁坚定地说：“不是认为，是深知和坚信。”总督问清之后，便命令查士丁祭拜偶像，否则便要无情地惩罚他。查士丁和他的同伴们都对总督说：“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们是基督徒，不会向偶像献祭的。”最后，他们被鞭打，然后斩首。³查士丁的见证和护教著作带来了很多人的归信。

早期殉道者中，最震撼人心的殉道当属士每拿的主教波利卡普。当时，亚细亚经历大规模的逼迫。波利卡普被捕前三天，在祷告中见到异象：他头下的枕头忽然着火，被烧成灰烬。波利卡普知道，他将为基督的缘故被烧死。他本有机会逃脱，但他放弃了，他知道上帝的旨意就要成就了。罗马官长劝波利卡普说一句凯

撒是主，给凯撒献一点祭品，就可以获释。波利卡普拒不接受。他们看劝说不成，就恐吓他，把他推下马车。波利卡普泰然自若，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之后他被带进竞技场。进入竞技场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波利卡普，要坚强些，像条汉子。”他继续往前走，总督上来劝说他以凯撒的名义起誓放弃信仰，诅咒基督。波利卡普回答道：“我做他仆人已八十六年，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么可以亵渎拯救我的君王呢？”总督便威胁要把他丢给野兽。波利卡普依然毫不动摇。总督便再次恐吓说，既然你不在乎野兽，我就用烈火把你烧成灰烬。波利卡普回答说：“你所谓的烈火不过转瞬即逝。在未来的审判和永恒的惩罚中，会有你所不知道的烈火等待那邪恶的人。你还等什么呢？赶快做你想做的吧。”波利卡普被烧之前，行刑的人要把他钉在火刑柱上。他说道：“就让我这样吧，用不着钉子，那位能让我忍受火焰的也必能让我在火焰之中纹丝不动。”最后，他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感谢神使他得以进入殉道者的行列，成为蒙神悦纳的祭物。波利卡普的身体在烈火中如同被冶炼的金银，而且发出一股扑鼻的香气。刽子手看无法烧毁他的身体，就用刀刺他。他的身体一遭刺，血流喷涌而出，浇灭了熊熊的大火。四围的人都感到无比震惊：蒙召的信徒与非信徒有如此大的区别！我们在波利卡普的殉道过程中，看到的不是受死的残酷，而是向死亡夸胜的荣耀。⁴

优西比乌的《教会史》还记载了许许多多早期殉道者的见证。但是，早期殉道史中一个很著名的见证，即佩尔培图阿(Perpetua)的殉道，优西比乌却没有记载。故事发生在北非的迦太基。佩尔培图阿是一个年轻的妇女，她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她就被捕入狱。由于她出身名门，她的信主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因此也带来了更大的危险。她在异象中见到自己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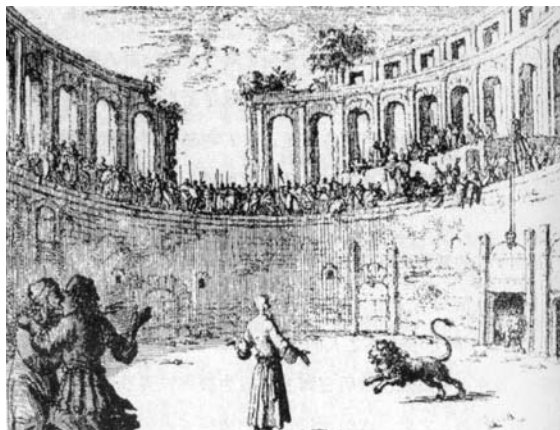
回归天家，知道她不久人世。他父亲一直恳求她说：“不要抛弃我而招人谴责。想想你的兄弟，想想你的母亲和姨妈，想想你的孩子，你走了孩子还能活吗？放弃你的骄傲！你会毁了所有人！”周围的人都敦促她向皇帝和诸神献祭。她不肯妥协，口里不断地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最后，总督把她扔给野兽。在她的脸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殉道者得胜的荣耀：“他们得胜的日子来到了。他们充满喜乐地从监狱迈向圆形剧场，仿佛是在走向天堂，他们的表情平静，闪烁着的是喜乐，而不是恐惧。佩尔培图阿脸上充满了荣光，她平静地向前走去，让人感到她是上帝所爱的，是基督的新妇……”⁵

早期的门徒不仅把殉道视为为信仰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们甚至渴望殉道，与主一同受苦。安提阿的第二任主教伊格纳修就是个例子。在给罗马人的书信中，他写道：“请原谅我这样说，但是，我很清楚，殉道对我来说最好不过：因为我这样才真正开始成为一个门徒。但愿一切可见的或不可见的，都不会阻止我得着基督。不论火烧、被钉十字架、与野兽搏斗、筋骨断裂、四肢残缺不全、粉身碎骨甚至魔鬼的百般折磨，只要能够得着耶稣基督，我都欣然接受。”⁶伊格纳修所提到的那些逼迫令人不寒而栗。人性本能地会抗拒这样的遭遇。为什

么他竟然会以殉道为自己的夙愿？因为，基督所喝的杯，他也要喝。他为自己能配分享主的受难而喜乐。他相信，经过殉道，他的生命会更加纯净：“我是上帝的麦粒，野兽的牙齿将磨碎我，由此，我将变成纯净的面包。”⁷

在司提反、查士丁、波利卡普、佩尔培图阿还有伊格纳修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基督的绝对委身，对复活真实的盼望，以及对黑暗势力和死亡的夸胜。在牺牲生命与忠于基督之间，他们选择了基督。用波利卡普的话来说：“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可以亵渎拯救我的君王？！”他们知道，敌人可以杀死他们的身体，却无法杀死他们的灵魂。有一天，他们要复活，进入完全的荣耀。在殉道的过程中，身体所经受的考验极大。肉体的痛苦几乎难以承受。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灵界黑暗势力的压制。然而，他们对主的忠贞和对复活的盼望胜过了对于肉身痛苦和死亡的恐惧。他们面对苦难和死亡依然充满了得胜的喜乐和荣耀。“这些刚强的人乃是会众的柱石，他们独自抵挡来自恶魔的各样攻击，忍受种种折磨，好像急着去见基督一般；他们以此证明，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⁸

君士坦丁归信基督以后，不仅颁布米兰敕令，结束了对基督教的逼迫，而且把基督教定





为国教。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受到世俗化严重的侵蚀。从此，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不再受到逼迫，红色殉道成为过去，信仰基督教成为一种时髦，殉道者们所确立的做门徒的标准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殉道的精神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改变了形式。为了对抗教会的世俗化，有一批基督徒跑到沙漠去苦修，成为沙漠修士。沙漠修士被人称为“不流血的殉道者”（bloodless martyrs）。早期殉道者的精神激发了沙漠修士到沙漠过苦修的生活。他们愿意通过苦修来治死自己的肉体，他们生命中满怀着为主而死的激情。

耶稣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14:33）又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14:36）这话真实地摆在殉道者的面前，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爱主。他们的抉择是生死的抉择，更是在基督与世界之间的抉择。今天，我们虽然没有面对生死的抉择，却常常面对基督与我们的工作、家人之间的抉择。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大多数的人不会面对殉道的问题，不会为信仰而丧失性命。不过，殉道的本质并不在于勇敢或高贵地面对死亡，而在于对基督绝对的

忠贞和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向黑暗势力和死亡的夸胜。其实，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应该是殉道者，只不过殉道的精神在不同的处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它有时表现为流血牺牲的红色殉道，有时表现为克己苦修的绿色殉道，有时则表现为舍弃一切的白色殉道。⁹

如果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要背负的十字架，那么，今天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如果我们要对主忠心，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用宋牧师的话来说，对主忠心首先体现为遵守十诫的第一诫——效忠唯一的真神。世上的政权常常要与基督争夺至高的主权，古代如此，现代亦如此。中国也不例外。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试图消灭基督教没有成功，就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来控制教会，让教会完全服在政府的权威之下。赵天恩牧师说，在三自运动中，中国教会在政治压力之下，大部分传道人妥协了。“他们被惧怕所控制，以至于走妥协的道路。那一代的传道人，多数知道基本福音的好处，却少有人知道走十字架道路的意义。只有少数人如王明道、林献羔等敢为神的真理挺身而出，他们对主忠心的代价是极有意义的，也在中华大地结出了累累果实。”¹⁰然而，神还是保守了一些忠心的仆人，他们为了忠于唯一的真神，选择了十字架的道路，宁愿坐监甚至被

杀，也不向世俗权柄低头。六十年过去后，虽然中国社会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会的外部环境相比之下也更宽松了，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政府仍然试图用自己的权柄来控制教会，限制教会的发展。对于坚持教会自主性的家庭教会，政府依然想要把她们纳入三自体系。近些年来，政府冲击家庭教会聚会的事件时有发生。今天的教会仍然面临要坚持教会的自主性还是屈从于政府的选择。也许我们因不屈从，要经历飘流动荡，甚至监禁乃至殉道的可能。然而，当对主的忠贞胜过对黑暗权势的时候，我们便能和彼得一样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徒4:19）

除了面对政权的压力选择顺从神之外，对于大多数的信徒来说，今天忠于基督更多地体现在对抗世俗上面。我们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世代，人们连基本的廉耻都已经丧尽，基本的道德底线都已经模糊。这是一个虚谎的世代。各种伪劣产品、有毒食品充斥了整个市场。说谎被视为理所当然。有一次我买水果被短了一半斤两，我提出质疑时，卖水果的人理直气壮地回应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要不然哪有这么便宜！”水果摊上如此，办公室里亦如此。有时候，你不作假便要得罪人，甚至无法工作。这时候，你选择什么？这是个淫乱的世代，人们对于同性恋已经开始视为平常，婚外性行为更是司空见惯。在西方的一些国家，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如果你作为牧师不为同性恋伴侣举行婚礼，便有可能遭到起诉。这时候，你选择什么？在人人都视未婚同居为理所当然的时代里，你若是教会的带领人，会选择对未婚同居进行惩戒吗？这个时代看似比以往更看重人权，珍视生命，可是堕胎却像闭眼做一场梦那样的便捷。转眼一个生命就消失了。如果你所怀的胎带给你不便，甚至风险，你会如何选择？……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比生死的选

择要容易。其实，它们本质上一样难！我们若不向自己死，便无法让基督在凡事上做主、做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若无法让基督做王，当我们面临生死抉择之时也无法选择殉道。切斯特顿说，圣法兰西斯把殉道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¹¹为了基督，他学会每日向自我、肉体、权利、成功的试探死。正是向基督而活的委身使法兰西斯成了殉道者，尽管他实际上从来没有殉道，因为委身于基督要求他向自己死。向自己死带来在基督里的生。而正是在基督里的生在某些处境下导致了实际的殉道。殉道是为基督而活的结果。

虽然今天，我们中间多数人不会经历红色殉道，但是，我们若能体会到对基督王权的绝对忠贞，在基督与世界之间，我们若坚定地选择了基督，就必定能体会到殉道者对基督的情怀。在白色殉道的意义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殉道者。让我们无论在艰难的时代还是在和平的时代，都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黑暗的权势，持守对主的忠贞。✠

-
- 1 侯士庭：《灵修神学发展史》，中福出版公司。
 - 2 Gerald Sittser, *Water from Deep Well-Christian Spirituality from Early Martyrs to Modern Missionaries*, IVP, 2007, p.33.
 - 3 参见 HYPERLINK “<http://www.ccel.org/ccel/schaff/anf01.viii.xi.html>”<http://www.ccel.org/ccel/schaff/anf01.viii.xi.html>。
 - 4 参看优西比乌《教会史》，173—181页。
 - 5 Gerald Sittser, *Water from a Deep Well*, p.36-48.
 - 6 参看优西比乌《教会史》，145—148页。
 - 7 参看优西比乌《教会史》，145—148页。
 - 8 《教会史》，208页。
 - 9 参见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Penguin, 1993, p.15.
 - 10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 1949—1997》，中福出版公司，1997年，59页。
 - 11 Gerald Sittser, *Water from a Deep Well*, p.36-48.

看见建堂的世界

文 / 许宏

每个蒙神拯救的人可能都称得上是雅各。每个得救的人可能都经过了伯特利。那是唯一的真神跟微不足道的“我”发生关联的地方。

人都可能像雅各那样孤独无助。作为一个逃难中的人，在旷野，雅各枕着一块石头就睡着了。然而就在这个夜晚，神站在天梯之上，向他显现。经历过神的雅各醒了过来。他内心深处的惊叹，听起来也许是无数的“我”发出的醒悟和欣喜：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雅各虽仍在旷野，却不再像离家时那样孤单。因为耶和华神的缘故，他经过的已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他想记念这个无比受宠若惊的见证。他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把可能是身上带的仅有的一点油浇在上面，他给那地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

仅仅是这样的相遇，雅各已经再幸福不过了。有神亲自的应许，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然而，这位向他显现的主宰不只是应许了他个人的平安，而是要通过他的生命还有他的后代祝福世界万族。这个应许是个重申。神对雅各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这么说的。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人的幸福不仅跟家人，

也跟全世界联系了起来。即使如此，听完这样的应许，幸福的雅各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许愿仍然集中在他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上。即使他不是在一个逃难中的人，恐怕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自己的得救竟跟世界万族的事息息相关。

可是，神的应许就这样托付下来了。一个野外露宿的地方，就这样成为神的殿。一代又一代，一遍又一遍，神就这样重申着，不厌其烦。几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会发现神的应许真的在实现，而且还在继续。雅各的后裔，经由那晚他梦中所见的天梯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然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继续向东南西北开展。

如同帮助雅各苏醒过来一样，神借着他自己的作为，唤醒着他一个又一个的儿女。他让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向他的世界敞开。在这样的呼召面前，人的渺小跟神的恩惠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就像雅各在神面前所承认的，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

在神拯救的工作继续展开的今天，雅各的经历和体会听起来异常真切。这里分享的一

段祷告，就是近来的一个见证。神的应许果真不只是哪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伯特利，的确是关乎世界万族的大使命。

主：

我想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的灵是如此地真实。自从三年多前受洗，洗礼看来一直在继续。因为几乎每次从你的教会出来，总有被你清洗更新的感觉。而且这样的感受在增加，今天就是如此。

这说明，罪的肮脏在我里面的根深蒂固。黑暗的权势同样可怕，我根本解决不了。灰心，无奈。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但同样不得不说的是，我感谢你，创造我的你，深知我的需要、我的困境。你的怜悯没有因为我的不配就厌弃我。你在我能够寻求你之前，就一直在扶持我。你一直就是这样。谢谢你，如今你让我越发看到了。

越发看到的，还有你在我身上的作为。你说，我们的身子就是你灵的殿。你在很多生命的里面建造着你灵的殿。就像你当初将亚伯兰更新成亚伯拉罕，雅各更新成以色列，扫罗更新成保罗。你的作为仍在继续。就像今天你借着你的仆人宋军牧师向我们再次展开的你拯救的图景。

在你的教会身处建堂的过程中，你最知道你儿女的光景。来到你的教会差不多四年来，我深切体会着你对你儿女的带领。刚来时，真是没有想到，在自己活着（实际是死着）的环境中，还有这样一群与众不同的人。这是当时只有在历史书上才大约看到的与众不同，原因不在于人而在于你的与众不同。遥远抽象的真理的柱石，奇迹般地就在眼前。这是我生命中看得到的道成肉身：道真成了肉身，住在我的旁边和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影响我，更新我。

后来，从弟兄姊妹那里，逐渐听说你带领

的这个教会的一些来龙去脉。十几年来，这个教会就是在很多人共同经历的这个世界上从无到有，从一两个家庭到很多家庭，从几十个重生的生命到上千个重生的生命。你说，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单单依靠你的灵才能成事。以前根本看不懂这句话究竟在说什么，就像不明白道成肉身。现在，你拯救的这些生命的见证，像反光的镜子，解释着你话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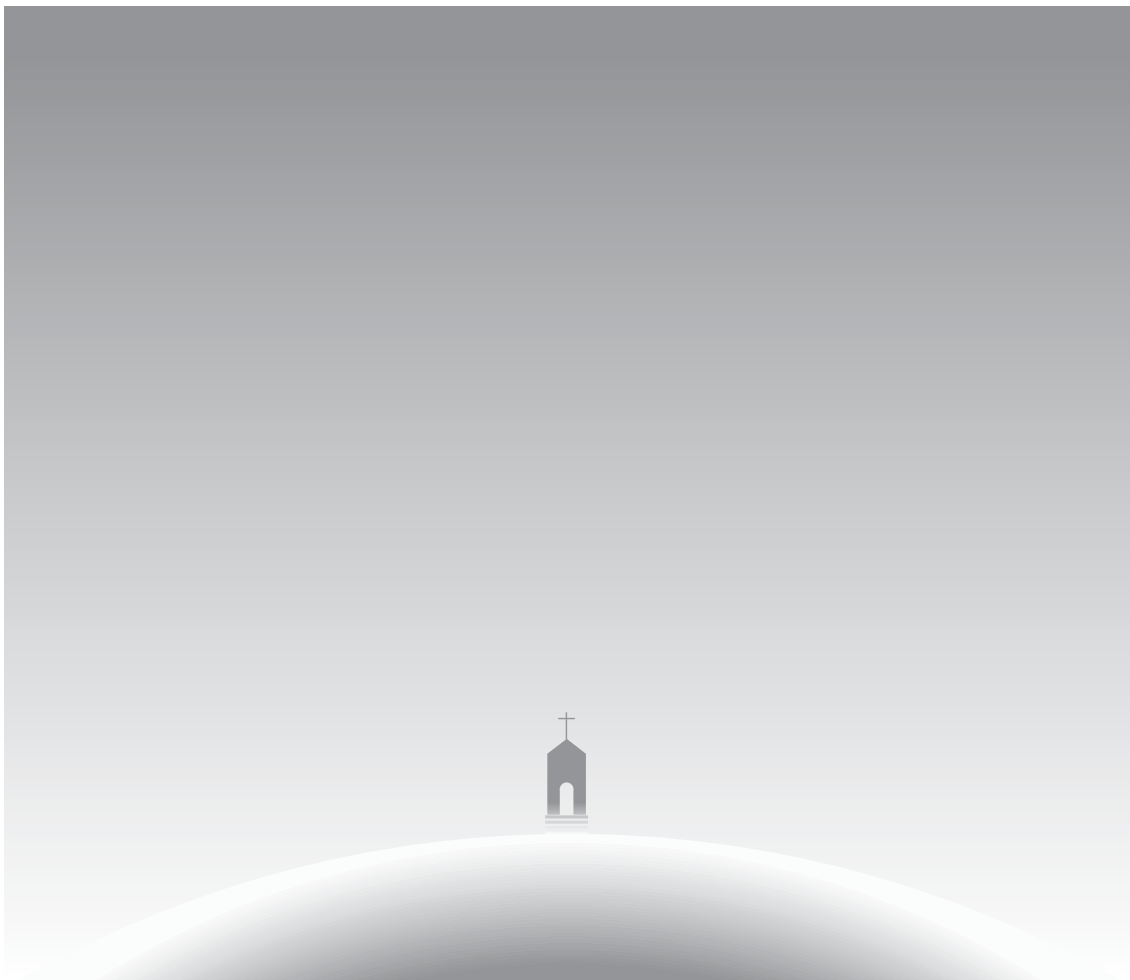
主啊，我想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因为你不仅展现着你所带领的这个教会的真实，还展现着你在不同时空下不同地区中教会的真实。

今天，你的仆人再次提醒我们所处教会的来源、使命和归宿。这个教会跟你最初设立的是一体的，是一脉相承的。从你降下的灵得能力，做你的见证，直到地极，等候你再来。建堂是这中间的一步。就像你在历史上和当今世界各地兴建的教会那样，你通过拯救各地的生命让你自己的名在全地彰显。

一周前，你的仆人把建堂放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当中。不仅是近来几十年的历史，也通过上主日前的十字寺之旅，让我们看到你救人的好消息在几百年前的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感谢你，无论这几百几十年都发生了什么，你播下的种子没有断绝，你一直是护理这世界的主。

三周前，在万里之外的雅加达，你在那里的仆人分享着你在当地的教会是如何经历16年的时间建立敬拜你的会堂。其中的难处是我不能想象的。然而，你在那里的恩典同样丰盛。

感谢你，两三周前，你也通过聚集各地媒体的弟兄姊妹，分享你在埃及、苏丹、肯尼亚、喀麦隆、尼日利亚、马来西亚、俄罗斯、乌克兰、菲律宾、印度、英国、美国、挪威的作为。各地都有各地的难处，但你传到地极的应许却都在继续。因为你从没有应许没



有难处，你应许的是你国度的降临不会改变，无论是怎样的难处。

有时，我会想这样宏大的图景，跟我这样的小生命能有什么关系？就像你仆人今天说起的马丁·路德的小手。有没有，似乎都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这是我认识你之前不知不觉挂在嘴边的话。可是，现在，不光是我，我看到很多我这样的小生命，历史中的，如今的，都因为你的道成肉身，你在十字架上的死，你的埋葬，你的复活，被你带到你展开的巨大时空中，一个个小生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连于你。无论日常看似微小或巨大的问题和难处，工作的，家庭的，独身的，婚姻的……统统都要通过你才能解决。

主啊，能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真是幸

福。这都是你信实的缘故。你让我感受你创造、拯救、更新的工作，虽然只是其中非常有限的一点点，已让我惊喜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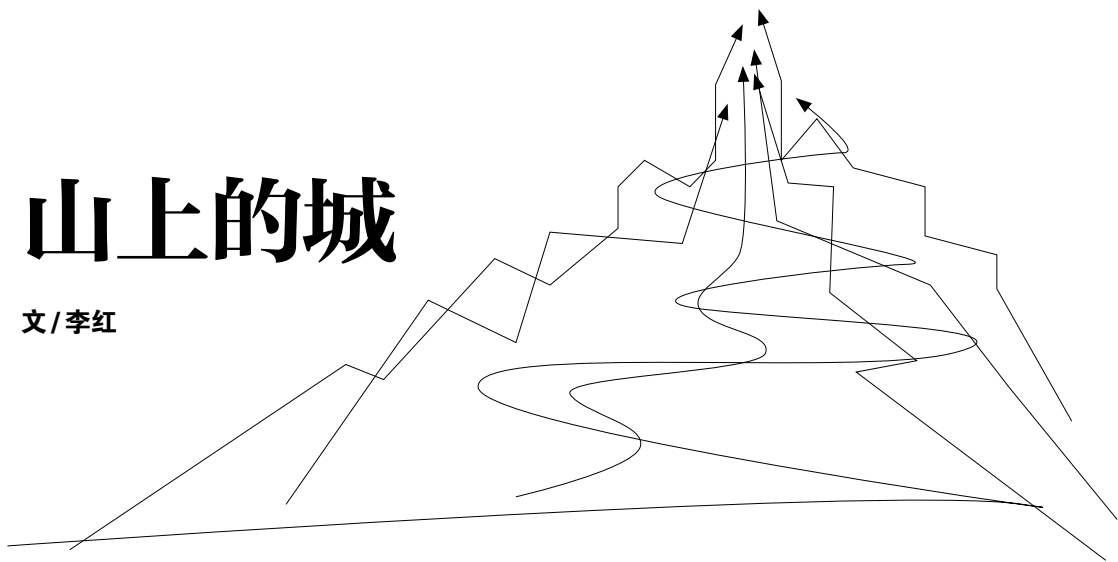
也正是因为越发经历你丰富的恩典，我仍然常处的黑暗才更加触目惊心，我也更加无助。以前可能还想过人的办法，现在，求你怜悯，让我进一步渴慕你的话语，求你的灵进一步深入我的内心，求你完全掌管我的一切，也捆绑黑暗势力，让我完全成为你灵的殿。

主，求你继续带领你的教会，怜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你继续更新使用我们，成为你整全信实的见证，让得救的生命天天加到你国中，无论在这地还是海外。

2010年8月29日晚。◎

山上的城

文/李红



昨夜教会祷告会，那种角声甚急，誓死一搏的气息似乎还没有散去，天明牧师在讲台上宣讲《以赛亚书》54章的异象，他正扩张帐幕之地，张大幔子，放长绳子到台角，重重地一脚踏在橛子上；同工们在台上跪在一起，台下祷告汹涌，有人在流泪哭泣；我听到在我里面有呼喊的声音“阿爸父……”

当我落笔这篇分享的时候，我努力想象自己是坐在新堂的主堂里，那是一个平常的午后，阳光透过木格长窗散在前面几排座位上，我独自一人坐在大堂稍靠后的地方，当目光沿着主过道，经过一排排座位，汇聚到讲台上方的时候，我感到了自己的微小。十字架正在那里安静地发出光芒，有管风琴的声音在回响……

随着笔尖在洁白的稿纸上留下一行行墨迹，我的心也在向神和爱我的人说话，就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从去年4月建堂以来的心路历程，愿在主的爱里我们彼此激励。

先从否定票说起

最初会友代表大会对建堂投票印证，我投的是反对票。当时的理由至今听起来也还很有道理，比如，用3000万建一个堂值吗，

神的殿不是在我们心里吗？基督徒不是应当在社会中做光做盐，用生命发挥影响吗？我们教会本身还有很多问题，能经得住这一场属灵争战吗？当时教会建堂的热情高涨，祷告会上众志成城，我心里却特别痛苦和挣扎。当我最终把这个问题的思考定位在“纵千人喝彩，我要守住自己的良心”时，投否定票就成为必然。

更难受的是，教会通讯偏偏在这时候约我写一篇建堂感受。我想投什么票是我和上帝的事，我不想高调，不想暴露，但是要拒绝写呢，支吾过去呢，假意赞同呢，还是坦白相告？我突然发现上帝是让我思考我怎样在人前面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尽管内心压力极大，我最后还是选择坦白相告，我投的是否定票。

对于建堂，我的信心曲线是从不信开始，经历了其中几个拐点，到今天建堂似乎无路的境地，我的信心却被神带到最高处。这里面有神一路爱的引导，使我的信心在恩典中得以成长。

两点反思

当会友代表投票高票通过建堂议案，我自觉良心无亏，也能平安面对。这事过了很长

一段时间之后，神开始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提醒我对投否定票进行反思。我发现自己生命中有一些问题，但却并不自知。而神常常用一种剥洋葱式的方法，一次一层，慢慢让我看到我内里的受伤和匮乏，他医治的手让我里面的弯曲变为平直。

第一是我和权柄的关系。在信主之后，我才慢慢意识到我和权柄的关系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使我在过往的生命经历中错失了很多祝福。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受到权柄的不公对待，我对权柄有一种潜意识的抵挡和抗拒。我会很自然地把自己放在权柄的对立面，采取一种自尊、自卫的态势。在我心里似乎没有这样的概念，就是神设立权柄是要保护我、祝福我的。

反映在建堂投票上，我在这件事的判断上缺少了一步程序。投否定票并没有什么问题，自由投票是教会给每一位会友代表的权利。只是在我思考和判断时，没有把牧师和众同工一致同意建堂这件事当做一个重要参数并给予尊重。没有人是孤岛，没有一个判断是完全独立的，我的选择如果经过这道程序一定会更加可靠。我很感谢神触摸我生命中的这个问题，他柔软我的心，把我带到一个渴望保护的位置。

第二是我的思维模式。我是一个喜欢说“不”的人，一事当前，我天然的思维模式往往是从否定开始，再去求证它的可能性。对人对事，我似乎很容易看出问题的症结，心里也多少为自己的“洞见”自诩。亿万星空，有人看星星，有人看黑洞。当我看黑洞的时候，宇宙中的暗物质也会被吸纳进来存在心里，从人心里所出的意念自然就会有一些负面、否定、怀疑的话语和决定。

神逐渐让我明白，这是我生命需要更新的地方。神不愿意他的孩子生活在一个负面、否定、问题纠结的世界里，神希望我们活在

他爱子的光明国度里，活在信心、爱心和盼望当中，何必在惧怕和忧虑中打转呢？神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人生美好的结局已经定了，是信心让我们活着。我开始明白，其实对建堂的一些担心与忧虑，我是可以用更积极更自由的心态去思考的。

然而，尽管有这两点思考，我对建堂本身仍然缺乏热情，心里执着的还是一座属灵的圣殿。那时正是教会捐款1400万的时候，教会各处挂着“起来建造吧”；标注每周捐款的红色箭头也不断攀升。我却好像游移在教会前进的方阵之外，那一票否定票也挡着我，使我的心与教会不得亲近，那时候喜欢看的书里有《泪眼先知耶利米》。

风雪中的敬拜

11月1日那一场风雪中的敬拜，仿佛是寻常的信仰生活中骤起狂澜，让人想到以色列、红海和埃及的马兵。这一突发事件让我深切感到，我与教会、与弟兄姊妹是一个身体，完全不可分隔，当逼迫来临时，这种连接比血缘的亲情还要真实。我们为什么要在户外风雪中敬拜呢？是因为建堂，建堂是守望教会全体的一个决定，我如果属于教会，我就必然要与建堂有份。

当阿迟姊妹邀请大家为网站写一点风雪敬拜的感受时，我写下了这些激情澎湃的文字：

主啊，风雪中你守望教会的儿女向你献上感恩和颂赞。你虽然没有听允我们建堂签约的祷告，却在这北京城最早的一场雪中让我们知道，你的圣殿不在教堂的四壁之中，你的高大华美的圣殿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你的不能震动的国就在我们的中间。

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守望儿女在

风雪中的敬拜，让在上掌权者看到我们的敬虔，看到我们的克制，看到我们的决心。因为我们知道建堂首先是一场属灵的战役；主，我们感谢你，你让风雪中的守望为北京乃至世界的众肢体教会所瞩目，建堂本是你国度中的事工，你喜悦它在众肢体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中成就；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守望教会的儿女带到风雪当中，我们不再在静默中等待从谈判小组传出的消息，从此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建造自家门前的这段城墙。你的圣殿乃是以信心为根基，以祷告为柱石，以圣洁为装饰的。我们不祈求石头变成面包，我们祈求紧紧跟随你，让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守望教会。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虽在风雪中战栗，明天我们会用手摸着你的圣殿中每一块砖石而流泪欢呼！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

我爱守望教会。爱就是这么简单而有能力，它轻易拿掉了我心里对建堂事工的拒绝。我突然发现，其实在潜意识里我渴望与建堂和好，我全心拥抱风雪敬拜这个契机，好让自己的心归队。但这时我的信心还是建立在感性因素之上，这还不是真实的信心。

牧师迟到了

3月31日建堂没有拿到钥匙。随着时间过去，建堂一直都没有什么新消息。教会内部气氛沉闷，人心开始摇动，参加祷告会的人很寥落，祷告的声音也很陈套，让人没有力气喊阿们。建堂一事似乎一天天地变得沉重。

有一天的晨祷，天明牧师第三次迟到了。这给我的感受真可说是“震惊”，建堂的压力已经大到让牧师开始变形了吗？我来教会这

些年，从没见过天明牧师迟到，给牧师的邮件大多是当天回复，回短信可能只有一两个字，但总是很及时。在我心目中天明牧师是活得很精确的人，但现在牧师却迟到了。

那个早晨，我心里充塞着危机感和愧疚。第一次想到如果建堂失败我们教会会怎样？想到教会里每个人都在分担着建堂的压力，而我的心在建堂这件事上，一直像闲云野鹤，我的态度基本上就是“站着看，走着瞧”。我很少为建堂祷告。不错，我也奉献金钱并不吝惜，但神说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河都是他的，神缺少的岂是这一点钱呢？那天在祷告中我不住地流泪，心里特别想说对不起。

站在建堂压力场的边缘，我回想着从守望教会领受的诸般恩惠，信主以后的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在我心里回放。

我是2004年在海外信的主，回到国内是一个周四的晚上，从紧跟的那个周日起，我就一直在守望聚会成长。信主前也曾热情追逐过很多东西，或长或短都无疾而终。让我还未信主的家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次我居然稳稳地扎下根来，风雨无阻地去做礼拜，其实他们不知道，在教会里我的心多么快乐。

这些年我自己都能感到我的变化很大，心里对神的感激不知该怎样说。在守望教会我在读经、灵修、祷告习惯养成的过程中与神建立了关系，我笃信在这个世界我并不孤单，我是被爱着的。神在我的生命里建立起很多健康美好的关系，弟兄姊妹的欣赏、肯定、支持和代祷让我的自尊被建立，让我的生命变得丰满。

刚到教会时，可以为“真理”横冲直撞，青三团契的很多人都忍受过我的无礼和张狂。当年“愤青”一样的人，如今也在带领小组，在担待别人的软弱了。

在肢体生活中，常常是“偶然的看见和不经意的了悟”让我对自己曾说过的话和做

过的事深深羞愧。一次次想咬破嘴唇的羞愧，让我在神、在人面前谦卑下来，我感谢神每次让我看到自己的不堪，也看到他的不放弃。

信主前常被看作“女强人”。不喜欢这样的称呼，我信主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老了以后脸上会有很多横肉。信主了真好，我开始喜欢穿浅色的衣服，我变漂亮了，我的心也在柔软，神在一路带我回归女性的美好。

我的孩子也在主日学里成长起来，那里有神祝福，有主日学老师的榜样，小孩子的品格被建立起来，蒙人喜爱。在主里我学习如何做一个母亲，我体尝到单身母亲养育孩子的艰辛，也享受神所赐产业的美好。

神的孩子，在守望教会被牧养长大。想起刚到教会不久和天明牧师的第一次辅导谈话，那一次是约在牧师师母家。当站在牧师家门外的時候，刚信主半年多的我，心里还有一点要见领导的胆怯。来开门的是天明牧师，特别热情地招呼我进去，然后从他家门旁边一大筐拖鞋中拣出两只合适的，弯腰放在我的脚前……谈话中我怀着一个刚信主的小孩的满心苦恼，问牧师“我以前祷告时叫阿爸爸，心里都有一种甜蜜的感觉，知道神在听我，为什么现在没有了？”记得牧师和蔼地笑笑，说：“没关系，多叫几声就有了。”——以后上圣经学校，读系统神学，也看过不少神学书，但“多叫几声就有了”这句话在我心里始终是关于信仰的一个最温暖的诠释。

……

从那天晨祷开始，我的信心曲线有了一个向上的拐点，建堂是我的事，是我家里的大事，我开始每天认真地为建堂祷告了。

我相信并且祈求

就像要弥补我过去的亏欠一样，我每天会用很长时间为建堂祷告，也把心中的困惑

和挣扎全都一一摆放在神的面前。好像每一天都会有好的想法进来，让我的心态更敞开，更主动，让我对建堂越来越有信心。

守望今天的建堂似乎走到一个无路的险境。当经历了会友代表的高票印证，两个月内集资1400万，风雪中的敬拜，动漫剧场的主日聚集，年底的签约成功，弟兄姊妹积极奉献并承受压力和逼迫，我相信是神在一路带领和保守这个过程。为什么3月31日却没有如愿进堂，并且教会的士气一路下滑呢？是什么拦阻了神的祝福呢？

当明天建堂成功的时候，守望教会会是什么样？神会把巨大的恩典与祝福倾倒在守望教会，会众的人数会急剧增加，守望会在中国家庭教会中间引起巨大的示范效应，守望会发起一个更大的宣教、植堂的事工……但是，如果守望教会现在有什么偏差，到那时也会同样被十数倍地放大。

当有一天我想到守望的今天与明天，心里就有了平安。教会是神的教会，建堂既然是神放在守望教会的异象，就让我们信靠他，尊重他的时间，让神借着外界的压力，使我们里面生发悔改的心，愿神借着建堂事工，在高温高压下检验教会全体信心，愿他在我们中间做拔出、拆毁、建立、栽植的工作。并且靠着他不永不止息的慈爱，使守望的众儿女可以站住并且得胜。

我相信并且祈求，经历这一切，教会在建堂事工与建造信徒的信心和生命之间会有更好的平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的确据——有信心才会有新堂。这信心不仅是牧者的信心，不仅是同工团队信心，也是由每一位信徒构成的守望教会整体的信心。

我相信并且祈求，经历这一切，教会里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更加被尊重。每一个生命在建堂事工中被点燃、被激活，每一个信徒想起建堂时心是热的。一个强大的教会令卑微的

个体因惧怕而顺服噤声，一个伟大的教会让卑微的人被尊重、被建立。

我相信并祈求，经历这一切，神会带领守望同工团队进入合一，在经历一切高温高压，内忧外患之后，炼就成为一体。愿这种灵里的合一成为守望全群的榜样，将人心凝聚在一起。

我相信并且祈求，经历这一切，在守望教会看到更多的圣灵的工作。当教会越来越大，机构、制度、条文越来越严密的时候，我们不至于陷入沉闷、辖制与宗教仪文，却可以靠着圣灵的恩膏，使基督真实活泼的爱、生命、能力在我们中间涌流。

我相信并且祈求，经历这一切，教会会更注重神学和信心的建造。今天在我们中间信心杂芜，有人对建堂信心坚定，却并不看重何时建成；有人坚定相信建堂是神的旨意，却认为人做不了什么，神的工作要神自己成就；信心本是使人得胜，我们却往往是在失败中相信天上有个荣美的家乡——我们需要话语、教导和牧养，使我们可以靠着真实的信心，每一天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我相信并且祈求，守望教会成为我们温暖的家。当人们带着心灵的疲惫和生活的挣扎来到这里时，可以得到真实的帮助；当失丧的迷羊寻到这里，他们就不会再离开，因为他们找到一个圣洁有爱的地方，在这里可以遇见神；我祈盼在这里人的生命因真理而得自由，心灵被点燃，潜能被释放，从死亡到复活的神迹每一天都在这里发生。我祈盼守望教会是那座山上的城，城建在山上，发出荣耀的光辉，光所到之处，黑暗就退去，这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山上的城

8月初，教会借着全教会的祷告会、宋军牧师的主日讲道和网络文字事工，开始了新

一轮的建堂推动工作。我在7月底被告之，8月底我要做三件事：带领8月最后一周的祷告会敬拜以及主日敬拜；《杏花》建堂专刊的一篇约稿，8月底交稿。8月，因此成为我祷告最恳切、最密集的一个月，也是我的内心改变最多的一个月。不管外面环境有多么嘈杂和不利，我的信心的曲线却一路上扬。

我要在这个时候和教会站在一起，和建堂站在一起。难道还有什么退路吗？我相信这个时刻顶住一切压力、持守建堂的异象就是神的旨意。

我对建堂有了真实的信心，是因为我看到了神对我的引导。从不信的起点开始，神一路让我的心思意念不断归顺，当今日建堂看似无路的时候，他却把我带到信心的高处。我相信神也同样在教会其他人的生命里做工。当我在信心中回归时，相信建堂3月31日志在必得的弟兄姊妹也会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思考。神会让软弱的变刚强，让犹疑的心意坚定，让观望的站到队伍中来，让信心坚强者有担当待软弱者的心，神将亲自建造，直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我对建堂有了信心，是因为我看到神是超越建堂之上的神。当外在的建堂似乎停滞的时候，他却从来没有停止他建造的工作。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他让人的心意显露，让教会全体信心被检验。他让我们站在红海前面没办法凭自己的勇力夸口，他挑战我们能够把每主日歌中唱的信仰行出来。我们若相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不用去打官司了，我们若相信耶和華是审判全地的王，就让我们一同在信心中恳求他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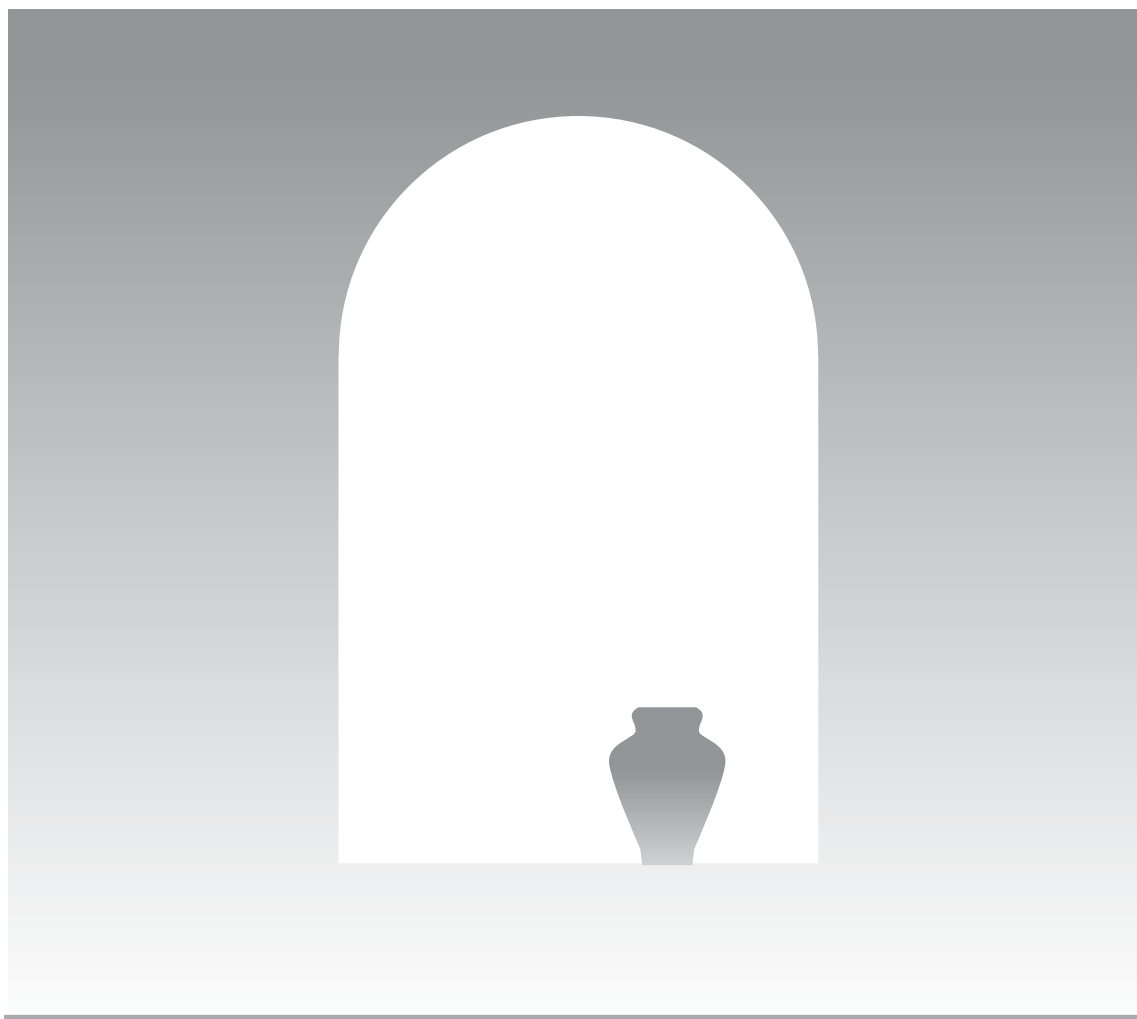
我对建堂有了信心，是因为我相信神的良善。我相信守望每一个信徒为建堂大发热心、积极奉献，国内及海外众肢体献上的所有金钱和代祷，神都纪念。我们小组里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都在因建堂而来的逼迫中丢了工

作，另一个姊妹的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在街道、单位、民警的轮番谈话下，得了肺炎高烧不退，我相信他们为义受苦，神都纪念。我相信守望教会牧者同工对建堂的决绝心志和他们在风口浪尖上所承受的一切重压和辛劳，神都纪念。

我对建堂有了信心，是因为我相信神是救赎的神。神若究察罪孽，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神若清算建堂事工中的失误与破口，我们就宣告建堂失败算了。但神说他来不是为审判，而是为拯救。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是他用爱子的血买赎的子民。神拣选守望教会承担建堂这一荣耀的使命，神也拣选守望教会承受因之而来的一切患难。还记得那位90岁的神的老仆人在祷告会上劝勉我们的话：要刚

强壮胆，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这能力使我们胜过了世界。当我们的信心经过火炼，神必为我们挪去一切的环境，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这篇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当心中涌动的激情透过笔尖几乎划破洁白的稿纸的时候，我的心也早已在那个午后飞出了宁静肃穆、空无一人的新堂。但有一天还会回来的，终究要回来的。那可能是在一个主日，守望的儿女在神的圣殿里一同聚集，一个都不少。当诗班的歌声响起，我们一同向神献上感恩，因为在迈向新堂的路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想要放弃了，但最终神带我们走了过来。我们感谢他的恩典覆庇他守望的儿女，他向我们所发的慈爱坚定不止息。✠



咫尺天涯

文/曾淼



那地方，如今我们都看见了。它就在那里，从来没有离我们这么近过，看得见，摸得着。可是一门相隔，又让我们觉得从未离它如此之远。一“近”，显出的是上帝大能的手；一“远”，显出的是上帝难测的路。两年下来，“建堂”二字已经承载了太多的含义在其中。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寻求并进入到“从天上来的异象”的过程。

2008年上半年我在另一间教会旁听门徒训练课程，那段时间的课程集中讲旧约。在五经神学那部分的讲论中，神应许中对土地和后裔的强调，以及信仰共同体在“约”中的形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我纵观圣经，发现上帝的作为总不离“地方”和“人”。因此，2009年“建堂”事工一启动，我马上将其与上帝对土地的应许对应上，在第一次听到推动信息、奉献方法还没出台的那个主日，就急急火火地冲去取钱奉献了。一方面是我自己很激动，迫不及待地要参与；另一方面也是想传递给教会一个信息：有人很支持这件事。所以从一开始，“建堂”就不是教会少数几位牧者、同工的事，而是我自

己的事，因为我在上帝与我坚立的约中，而这个约是在他所拣选的一群子民中立下的。在教会中，没有一件个体的事与群体无关，也没有一件群体的事与个体无关。这就是我对信仰共同体的理解，也是“建堂”以先上帝预备我的一个方面。

上帝预备我的另一个方面是祷告。2007年到2008年，我每周跟一位属灵导师见面，一起分享，为自己的生命、小组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需要祷告。一开始，这些祷告事项多是从不满跟抱怨开始的。但是这位属灵导师很少给什么建议，她只是跟我一起把这些事放在祷告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惊讶地发现那些曾经放在祷告中的事，都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在这位导师的引导下，我学到属灵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课——透过祷告观看神的作为，透过观看神的作为坚定自己对神的信心。于是2009年，我几乎一次不落地参加了每周三的祷告会，带着定意要在“建堂”这件事上看到神荣耀、奇妙作为的心志，并且相信神在群体的祷告中会赐下更大的合一与看见。

去晨祷则更多是带着一种争战的心态。每一天，需要有人用祷告托住“建堂”这项艰难无比的事工，需要有人用祷告来遮盖在最前线争战的牧者。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上帝也让我们摸到他的心。有一次晨祷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甚至我自己认为那是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我们像冲在前面的排头兵，一门心思为建堂这件事能成祷告。但是那天，大概是进入到签约阶段的一个早上，大家祷告的时候都流泪了——圣灵同时让我们看到，教会里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进入到这个异象当中，进入新堂后他们的生命跟喜乐都会受到极大亏损。从那之后，晨祷时大家更多为教会众弟兄姐妹作为一个整体，生命一同向前突破来祷告。那些无论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教会，每天清晨跪在主面前切切恳求的弟兄姐妹，成了我生命的激励。是什么给我们手所做的工贴上圣洁的标签呢？是祷告。世人做起这件事来，会比我们更有智慧、更有底气、更有门路。但唯有祷告让这件事变得不一样，因为我们不再是主事的人，而是用来成神之事的器皿；唯有祷告之后再行动，才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要看有多少人在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如此恳切祷告。

在整个推动“建堂”的实际过程中，最给我信心和力量的，是牧者在动员讲道和祷告会上分享的信息。那是他们传递异象的时刻！那些信息一次次地把我带入《出埃及记》前15章的各个场景中。原来以色列人当年出埃及、过红海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隐喻，生动无比地再现着今天我们这个信仰共同体所面对的一切。在所有资金到位、签约最终成功的那一刻，我把飞信的签名档改成“红海分开了！”我不是过红海的亲历者，但在那一刻，这个事件对我来说无比真实。耶和華是大而可畏的神！

然而故事显然没有在这一刻停止，因为异象还让我们能够展望未来。建堂动员报告中所说的“使教会转型成为宣教型的堂会”才是我心所系。2006年我很想当一个宣教士。每当想到今天中华大地上的福音兴旺，是因着两百多年来普世教会在爱中的恒切祷告，以及西方宣教士们抛下一切来到这片荒凉的土地，我就泪如雨下。于是我自己单枪匹马地就往外走了，从2006到2007年去了很多藏族的地方，也去了维族的地方，想象着自己在那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2008年初，有一次听到牧师分享宣教的信息，心想：真不容易，终于讲宣教了！由于我之前跟神约定过，以后如果出去宣教的话，一定要由母会差派跟支持，所以结束之后我信心满满地跟牧师说：

“就等着教会差派了！”好像我已经等得黄花菜都凉了似的。不久之后，我越来越多地了解到牧者们是如何地对宣教热心，他们在金钱及祷告上是如何支持宣教，羞愧得无地自容，从那以后再也不敢以那种骄傲的心态在神的仆人面前说好说歹了。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信仰的不断成熟，以及接触的宣教士越来越多，我终于慢慢明白了宣教不是凭自己的热情能够长久做下去的事情，而是有愿意一生做基督奴仆的委身，并且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背后用祷告托住、遮盖，以及在金钱上甘心乐意的奉献才能够长久做下去。而建堂事工恰恰就是一项在对信心与合一的挑战上、对经济根基的撼动上、对承受外部打击的压力上都堪称为宣教热身的事工。就好比一次高考统练，一次军事演习，建堂事工全方位检验着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仰深度与韧劲。正是通过这样一项事工，我们的弟兄姐妹会被模塑成为“愿意伸出手来被别人束上，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的一群，而不是像保罗说的“个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相较于一两个人有宣教的热情，整个教会有一颗合而为一的宣教之心显然更为重要！我在心里无数次地设想着教会以这个堂为大本营、根据地，差派弟兄姐妹去四面八方植堂、宣教的情景，并为之雀跃不已。因此当3月份看到

连续的建堂推动祷告会来的人那么少，随后弟兄姐妹的信心越来越低迷，我心里对神的带领充满了困惑；同时也逐渐了解到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却提前解甲了。

从2009年底到今年8月，我生命中经历了新一轮跟神的角力。结局不用说，参照雅博渡口即可。当我最终在神面前俯伏下来祷告说“神啊，你想怎样待我就怎样待我，没有什么是我配得的，我只要单单以你为乐”的时候，建堂的悬而未决带给我的困扰，同时也被放下了。我发现我个人的事和教会的事，在我生命中是交织在同一个经纬度上的争战。当我站在这个点上，遥望那地方的时候，神首先让我看到的是我作为受造物与他作为造物主之间的距离，是我被这世界所掳走、需要一次又一次被救赎出来的心与他为我流血舍命、不顾一切的心之间的距离。原来外在的献祭是要首先通过内在的献祭完成的；原来要想进入外面那扇门，首先要进入心里那扇门。

新堂里面究竟有什么？进入新堂以后我们要做什么？与承受地土之应许相对应的，是叫地上万族都得福的回应与承诺，是拓展神的国度、去使万民作主门徒的信心和勇气。我相信那是上帝的心。也许此刻我可以做的，是问问上帝：我的心离你的心还有多远？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文 / 连枫

一、主啊，真的是你吗？

2007年初，教会在华杰8B1举行新一届长老选举，轮到刘官长老作为候选人发言时，他提到对教会未来的设想，其中有一条就是“教会要建堂”，那时他认为至少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建堂是非常必要的。不过2007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就没有太多有关建堂的反馈。

在那次长老选举之后，回到家里，我就常常想起这件事，心里一方面觉得很憧憬，另一方面又觉得不太可能。我是在2005年信主的，那时还是在团契时代中后期，从东升园开始，聚会就不断“搬家”，一开始搬到保福寺附近的小区聚会，然后搬到科贸，再后来又搬到华杰。听到建堂的信息，我心里其实是很憧憬的，可是理性却总是让我发出“这可能吗？好不现实啊”的感喟。有一天晚上，我把自己觉得“不可行”的理由列了下来，竟然写了一页纸。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常常琢磨如果真的建堂了肯定会需要钱的，于是就在这种有点自我矛盾的状态中开始为建堂攒钱。

2008年新年祷告会，金明日牧师来分享《哈该书》，提到韩国一个教会的姊妹们为了建堂

把头发全都剪掉变卖了，最后建成了堂并且神大大祝福了他们。我自己就很高兴地认为这么做是对的。虽然心里还是不知道如何才能成就建堂这件事，但是更敢去想建堂的事情了，觉得“建堂虽然可能是以后的事情，但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2008年8月，有一天小白弟兄找到我，他说教会要组建建堂筹备小组，希望我考虑一下是否愿意成为筹备小组成员。我回去心里很兴奋，但又觉得有点突然。兴奋的是曾经憧憬的事情如今要纳入日程了，觉得突然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教会事工计划中确实是好像提到过建堂的事情，但是建堂一事突然临到眼前，我还有点不适应，二是，我是不是太年轻了点？我心里问：“主啊，真的是你吗？”祷告中，我想起《哈该书》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过去神对我有那么多保守祝福，垂听了我的很多祷告，如今我也要顾念神的事。我相信这是神要做的事，我虽然年轻，但相信神会帮助我的，他要“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于是我就成了筹备小组的一员。

二、我要在你们中间做一件新事，你们岂不知道吗？

1、我们起来建造吧

在启动筹划的开始，我们讨论建堂所需要考虑的各方面问题。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风险，因为建堂确实是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甚至也没想过的事，实施中究竟会遇到什么问题，会达到什么效果，真的发现有很多不确定性：环境允许吗？是否会影响教会合一？是否会影响其他事工？总之，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神把“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这样的异象放在我们心里，帮助教会完成堂会转型，推动教会申请登记，推动小组牧养建设，又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神过去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们看到“是时候该建堂了”，而在分享中看到小组成员也都有同样的看见，于是我就又有了一点信心，知道神如果要做这件事的话，就算前面是红海他也会开道路的。

面对这样多的不确定性，未来该如何应对呢？在草拟建堂方案时，这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有些风险是我们知道的，还有很多其他的风险我们还不知道，更是我们没办法提前做准备的。想来想去，发现很多问题真的没有什么回避和应对的办法，但我们没有灰心，因为发现：尽管有些风险看起来很大，似乎没有有效的化解对策，但对于基督的教会却并非如此，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必定帮助我们。

于是，我们就把“信心和祷告”作为最主要的对策。然后，我们把这份看起来“可行性不高的方案”提交给了治理委员会，相信神如果要做这件事，必然会继续向前推动。

建堂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确认“这是神的心意”的过程，从筹划到实施，方案设定了若干个条件，每成就一个条件就让我们更加确信神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把建堂程

序向前推进一步。几个月后，先是教会治理委员会通过了方案，然后提交同工会获得了印证，最后提交会友代表大会审议也获得通过，于是建堂工作就开始了。那天恰巧是我结婚第二天。

2、我神施恩的手一直在帮助我们

接下来教会要做两件事，一是要2009年6月底前到位1000万元，二是12月底前能够签约，否则就中止建堂。这是建堂方案中的最后两个条件，若所有条件都成就，我们就恭敬地把这件事交给神，他一定会看顾的。就像迦拿婚宴的故事一样，我们仿佛是倒水的仆人，把水都倒进缸里后，下一步就是由耶稣把水变成酒了。

(1)“五饼二鱼”的祷告成就第一个1000万

作为财务人员，建堂刚开始的日子是比较忙碌的，我们开始设计流程，确保程序公开透明，渐渐形成稳定的工作方式。每主日我们不断收到奉献，弟兄姊妹就好像《尼希米记》当中各家承担一段城墙一样，各自照着自己的能力尽力奉献。有一段时间，眼看就到6月底了，可奉献离1000万元还差一截，教会祷告会感动弟兄姊妹摇动自己的经济根基，祷告会非常火热——天气炎热，内心也火热。我恳求神掰开我们所奉献的资金，就像他掰开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一样。很快奉献又开始上升，有一个主日我们正在一边记账一边思想月底能否达到目标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一笔新到奉献与之前的加在一起刚好超出1000万，我们财务小组的弟兄姊妹高兴得都要跳起来，但是由于还没有正式确认公布，所以我们拼命忍住不要大声欢呼，故作镇静，但我想财务室的桌椅板凳其实都已感受到我们的喜乐。神真是听祷告的神，他施恩的手真的帮助了我们。

(2)他敞开天上的窗户再次帮助我们

转眼就到12月了，在神的保守下，经过

了种种的困难，教会借着祷告最终完成了签约，并且签下的房子和我们在建堂方案里设定的几个要求几乎一点不差，让人直感叹说“神的时候真是到了”。一年下来两个看似极为困难的条件，神都按着计划帮助我们满足了。简直是太奇妙了，我真的感觉“不是我们伸手在够神，是神伸出手来够到了我们”。我还记得签约成功后的感受，心里不住地在说“建堂真的要成就在这个世代，成就在我们中间了”。从前看起来“可行性不高的方案”，如今真的成功了。这真像是离开船，在水面上行走一样。

不过兴奋之余，教会却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离打款时间就剩两周，我们还有一半资金没着落。这时大家虽然也着急，但心里却都非常平安，而我也非常平安，知道神既然让两个条件都满足了，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把酒倒在缸里了，下一步该是神把水变成酒了。借着祷告，果不其然，两周里，神仿佛打开了天上的窗户，资金铺天盖地涌来，临到打款最后一个小时，资金都还差那么一截，但直到最后一刻又是刚好满足数目。神不打盹，也不睡觉，他的时间不错误，他施恩的手又一次帮助我们。他的作为真是可敬、可畏，我真是敬畏他。

到2009年年底建堂感恩分享会的时候，有弟兄说经历这个过程，他最想唱的就是“感恩的泪，止不住地流”，其实他还没开口我就想到他想唱的就是这首歌，我唱着唱着就感动得流泪了。

神就是这样，一次次地向我们显明、确证建堂是他的心意。他的热心要为教会成就这事。

三、如今我要亲眼见你

神特别借着建堂的经历，让我再一次认识我的神是怎样一位神。

1、神所要的，是儿女对他的爱

在建堂过程当中，我发觉神的心意不难寻见：在神的话语中，常常能体会他对他儿女的心意。其实神什么也不缺，就像是富有的父母，他们既不缺钱，也不缺住的地方，只是希望得到儿女的爱。我从前不明白，既然神明确表示不需要殿，为什么还同意让大卫的儿子为他建殿。现在我明白虽然神不需要殿，但他非常高兴大卫这样爱他，所以神悦纳了大卫的心意。

《哈该书》中，神不喜悦以色列人借口说“建造耶和華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因为神希望他儿女的心和他在一起，当以色列人找借口的时候，他们的心没有和神在一起，只想自己手中的营生，神就不喜悦他们这样只顾自己。神希望教会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要显在人前，但现实是教会人数不断增多，却没有稳定的地方，神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我想他是希望教会建堂，希望他的儿女回应他。

2、认识他、经历他

圣经上神常常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的神”，建堂本身对我们来说有难度，但对创造天地的主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我有时在想，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神不一夜之间成就在我们中间呢？但我想正是这种艰难，才让我们感到凭我们的力量无法成就，只能不住祷告祈求，到成就的日子，才知道这真是神给的，这真是神成就在我们中间的。好像哈拿长久不孕，等她不住祈求终于怀孕生下撒母耳后，就发自内心地说“这是我从耶和華那里求来的”。到那时，我想我会更加坚定，神在我们中间，我也更认识他，并知道他怎样听了我的祷告。

3、“我的轭是容易的”

建堂这件事看起来是很大的工程，但这毕竟是神的工作，人所能做的是很有限的。所以具体承担里面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多大的压力。与主同行，我只需要跟随他，做我该做的就好了。比如建堂财务工作，性质就像“准备好一个空杯子，然后恳求神把它注满”，人所能做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也不必有太大压力，因为神的那部分工作比我的难多了。

如今我在工作或别的事上，遇到难处，也常常思想，神不会不管，做完我要做的，剩下的就是来祈求他，然后压力就小了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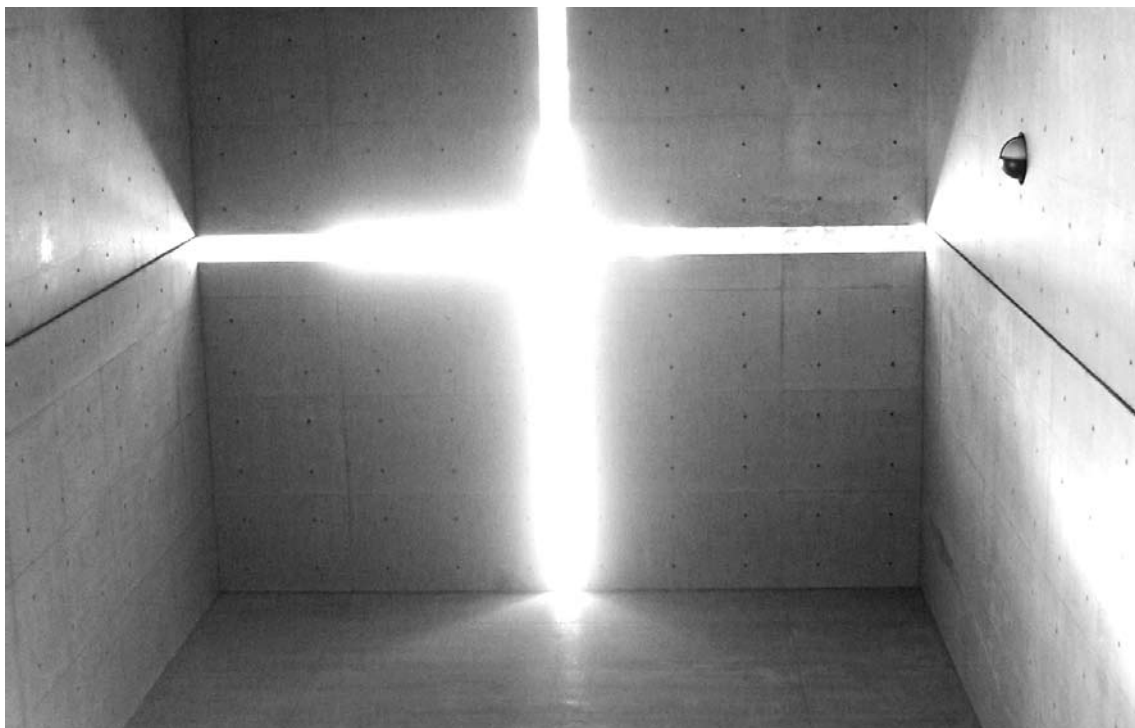
4、只要信，不要怕

如果说有压力的话，更多的是来自那种属灵的争战。我的体会就是“虽然也没发生什么，但是总感觉好像随时可能会发生点什么”。几年前信主不久的时候，我问一个弟兄什么叫做“seek Him boldly”（勇敢地寻求神），他说就是“离开安稳的地步去寻求他”，如今我就稍能体会这个意思。这种感觉就像是彼得离

开船在水面上行走一样。我想在这个过程中，神是叫我学习不去看环境，只要定睛仰望他，“不要怕，只要信”，得胜就没有那么难。

5、他“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

我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是因为重担都已卸给了神，那还有什么是我要做的吗？我发觉他所求于我的，就是要我有忠心。一方面是要我在他所分派的工作上，竭尽全力。另一方面是要我时常记念建堂这件事。我常常想：自己既然承担具体工作，已经付出了实际劳动，就更应该多多记念、祷告才算配得神的托付，否则如果因为欠缺足够的关注、顾念和祷告，而导致最终没有成就，是多么遗憾啊！所以，每当发觉祷告懈怠的时候，心里就觉得非常亏欠，更觉得非常不明智。因为，如果我投资了一家公司，就把它放在一边，也不关心这家公司运行得如何，我肯定是一个失败的投资者。主耶稣也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没有把建堂时时放在心上，那说明它对我没那么重要。只愿神不



住感动我，使我不住为建堂祈求、感谢、赞美。我想到了祷告满足的时候，神必定会带我们进入新堂。

6、神的恩典够我用

神既然分派我做这些事情，他的恩典确实够我用。平时工作很忙碌，自己有时也问自己，又是工作，又是建堂，加上小组服事，还有家里的事，能顾得过来吗？而且有时候，建堂的事情越多，自己的事情也就越多。每到这样的的时候，我就不住祷告，求主能帮助我把每天要做的事安排好。我相信他的恩典够我用。神的话确实不错误，他也垂听我的祷告，从开始筹备到现在，就算再忙也有时间完成要做的事，有时候就是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也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神透过这样的过程，让我熟悉他做事的方式，让我认识他是满有恩典的神。

四、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虽然现在还没进入新堂，但是经历建堂签约付款完成，我体会这真是只有神才能做成的



事。神的作为奇妙、可畏，他的能力不可测度。所以，神要做的事，是不会因为他能力不够而做不成的，毕竟他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在建堂这件事上，我觉得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因为他说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既然我们愿意，并且神也印证了，相信他也必成就。

每当听到“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恩典”这句歌词，我都会感动、流泪。只愿我能像小孩子一样专心仰望天父的恩典，信靠他的话，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想神既然在我们中间动了建堂的工作，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他必然成全这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剩的民眼中看为希奇，在我眼中也看为希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亚8:6）

很早以前，我就被《撒迦利亚书》第8章这幅画面所吸引：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族”原文作“方言”）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亚8:20—23）

只是我今天读到，在这以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亚8:9）

建堂日记摘抄

文 / snow

2009年3月15日 星期日

今天牧师的讲道是建堂动员。

如果说昨天我还不太明白经济基础需要摇动一下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我明白了。原来我预备建堂的那笔专款是不够的，是要抖落看到底有多少家底，是不是都交出来的问题。

昨天会友大会上，有姊妹的发言让人吃惊，她问：若教会分裂了的话，建堂基金如何处理？三个名义购房人叛变了怎么办？

……神啊，我是如此地爱我的这些弟兄们，希望他们在拥有坚定的神学立场的同时，还有广阔的胸襟和深厚的怜悯之爱，包容接纳有不同看见的弟兄姊妹。愿建堂更加促进弟兄姊妹的生命有一个突破，在对神的信赖和依靠中得自由，得释放。但愿长老们因此对2009年度的事工和计划尤其是预算有新的考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让弟兄姊妹们不至于被绊倒。希望牧师以后的口头语是：教会大了，不该花的钱更要看紧了，不能乱花。别把教会的钱当成自己的钱那样随便，而是要当成神的钱那样专心看管。

神啊，挪去XX弟兄的郁闷，舒缓他的紧张和疲惫，给他你的爱心，让他在你里面平静安稳，靠着你的重新得力。让他经此事扩张自己

的生命境界，熔铸成熟的生命品格，能够被神使用。

神啊，求你怜悯你的孩子们的不足，求你定睛只看他们爱你、为你摆上的心意而喜爱他们，赐恩给他们，让他们心眼明亮灵耳开通，得着你爱的真谛。

2009年3月26日 星期四

昨天晚上再到教会参加祷告会，还是建堂主题。

关于建堂，我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乙忧心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小组担心三位名义购房人出问题却少有人担心三位购房人的安全和责任压力？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心和信任在哪里？倘若我们教会的肢体是这样一种光景，倒要问一问：现在建堂合适不合适了？

我担心建堂只是触动了那些真正委身的弟兄姊妹，而大部分弟兄姊妹还是觉得这只是个钱的问题，只和有钱人有关，与己无关，那就糟了。

乙说他做梦，梦见买了一处很大很破的房子，为了房子的装修，他和L弟兄又吵架了，吵得很凶。哈哈，这难兄难弟好可爱，梦中还在吵架。圣经上说：铁磨铁，磨出刃来，兄

弟相感也是如此，就是指他们俩了吧。我羡慕这样的弟兄情谊。

2009年3月29日 星期天

今天会友大会投票表决建堂方案。这个方案必须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票数同意才能启动。结果38票同意,3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而且票数之高令人欣喜。我投了赞成票。我不知道建堂是否能成功,但我相信建堂是出于神的意思,神用建堂使我们学习舍弃自己,学习建设同工团队,学习建造教会。至于那个堂,今年不行有明年,反正教会总是需要建堂的。

从这一天开始,建堂小组正式开始运作了,认捐奉献也要开始了。我已经通知P弟兄看看我的那份基金有多少钱,该动一动了。

晚上吃饭时,我对L弟兄说:我没有圣灵的感动,也没有听到神的旨意,我只知道教会怎么决定我就怎么执行。我会瞪大眼睛,要看神在建堂过程中如何显明他的大能,他怎样使那几千万资金缺口变为无有,这就是我真实的心态。L说这也是一种信心,相信教会领袖们从神那里领受的信心。

中午诗班分享,我告诉大家Z姊妹借着建堂,终于和丈夫公开了奉献问题也得到了丈夫的认可。我们都为她欣喜,也看到了神的赐福。神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建造和教会建造上动工,神将保守他的善工到底

2009年5月24日 星期日

今天教会通报最新的奉献数……总数停在400多万上未能突破500万。这应了我两周前的担心:做好准备能拿出来的弟兄姊妹一定在第一二周就认捐了,在那之后的都是小数,对大局不会有影响了。所以倘若第一二周的数目不能逼近一千万的目标,后面就悬了。守望的经济能力就是这么一个程度了。不



到一千人的教会,近一半是学生和刚毕业的年轻人。期待十一奉献者拿出一年的总收入,对我这样的人没问题,但对没有积蓄还指着工资还房贷吃饭的人来说就不现实了。上帝,除了向你祷告我们还能做什么呢?牧师已将6月3日定为全教会的禁食祷告日。

2009年6月16日 星期二

上帝啊,我真感谢你,你大能的臂膀果然是不缩回的。你看顾你所爱的守望教会。叫你子民的信心仰望不致落空。你也让孩子亲眼得见你超然的作为,……让孩子的心因你而欢喜快乐。哦,为喜讯而保密是何等困难的事情啊!

神,感谢你,赞美你,为你所做的这一切,更加认识你,亲近你,爱你。哦,我的主,求你不看你孩子的软弱,只为你孩子此刻因你而欢欣雀跃而喜爱你的孩子(本周内建堂认捐奉献可能会超过一千万元)。

2009年8月21日 星期五

昨晚,特别祷告会。

牧师以《出埃及记》经文分享:“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

神以希伯来人为他的百姓,法老以希伯来人为他的奴隶,十灾的征战,是谁是王的征战。

我佩服牧师的读经默想,真是圣灵的感动。

L弟兄祷告,弟兄姊妹要相互扶持,不落

下、不丢弃软弱的和幼小的，“我们中的妇女、孩子，连同牲畜，哪怕一只小羊羔也不落下，都要到旷野去侍奉敬拜我们的神。”我动容了，这岂是祷告，这是誓师，是宣战。这样的场面，让我热血沸腾。

教会实际上是在宣告：倘若华杰大厦的租赁房屋合同迫于政府压力而取消，守望的聚会敬拜又不会停止，那么势必会在露天的公共场所敬拜，造成社会事件。政府与家庭教会的矛盾冲突将成为社会事件，表面化，公开化。

W弟兄为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民宗侨和国保代祷时说的话让我吃惊，W是最不愿意和政府冲突的人，最反感讲民主的人，但为了敬拜的自由，居然也一副豁出去的架势。

压力让守望空前地团结起来。

长老说：建堂让我们学习将金钱摆上，交给神使用；现在看来这个功课仍然不够，神借环境让我们学习将所有的摆上（他的意思是将生命摆上，但他没有说出来），相信惟有如此，守望才堪神重用，为此我们为临到我们头上的这一切而感谢神并欣然领受。

祷告会的歌声是如此的嘹亮，阿们声坚定而宏亮，L弟兄后来说守望是一支能打仗的队伍（我甚至觉得是一支渴望打仗的队伍）。T弟兄奇怪祷告会结束后，大家说话为什么都变成了大嗓门？兴奋呗，这是大战前的跃跃欲试，虽然可能有血气之勇，但是可喜。

2009年8月23日 星期日

今天听到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有关部门对房东说，国庆之前不会再找房东



了，倘若有其他部门找，由他们出面协调。但要求房东必须将房屋租赁合同截止到10月20日。这一回合是以守望的胜利坚守结束。下一步就是建堂了。牧师期待10月20日我们就能进入新堂。哦，房子、金钱，这一切全凭神的供应了，这得要多大的信心啊！

2009年10月23日 星期五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好消息传来。

最初的房子没有谈拢，又找新房源。现在这个据说搬椅子过去就能用，但资金缺口有一千多万元。

我们现在的房主已经将房子出租给了新客户……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祝福他们的生意尽都顺利。

还有最后一周了，上帝，我们要去哪儿？……

读完《无语问上帝》，对我启发很大。若一个人单纯依赖神的显现、神迹奇事与神相和，那不一定是爱神，而是爱神的能力，爱他所能给自己的东西。甚至可能是爱上了感动，就如爱上了爱情却不爱那个人。骨子里我们可能还是只爱自己。

2009年10月26日 星期一

昨天是我们在华杰大厦的最后一次主日崇拜了。……

早晨带领诗班进入会堂之后，还是略微有些惊诧：同工会的众弟兄都衣冠楚楚地坐在了第一排。今天是由他们在圣餐时执盘分饼和杯。

哦，我何等荣幸能带领这最后一次的告别敬拜。……

最后祷告时我只讲了四句话：从前我向你祝福，现在我只要你；从前我向你求医治，现在我只要你；从前我向你求恩赐，现在我只要你；因为知道你就是我的满足。

2009年10月29日 星期四

尽管仍然没有签约成功的好消息传来，Y和Z还是被同工们以信心送上火车学习去了。尽管明天就必须要把所有的物品搬离华杰，而且搬到哪儿还不知道，但是相信同工们一定早已将这一切安排好了。我除了担心800人主日聚会怎么通知之外，对于欠缺的一千多万元却毫不担忧。真奇怪啊！这可能是出于为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了，剩下的就交给神处理的心态吧！前两天的压力还让我头痛眼胀得难受呢！

尽管新堂没有落实，但我已经开始反思，神在这个过程中给我的功课是什么呢？

记得起初听到建堂的动议，颇不以为然，一是觉得教会的主攻方向是属灵的建设，不是有形的建筑；二是对做事方式不能认同，觉得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大型教会的做事方式，像大会战。此后，动议稍歇，5·11冲击过来。……我学习到的是对我弟兄的信任。这信任包括孙长老所说的“即或不然”，即使我的弟兄犯了错误……只要不违背真理的，我都愿意和我的弟兄一同承受后果。5·11最坏的后果是坐牢，建堂最坏的后果是失去所有认捐的钱。这个功课是神考验我并整理我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自问的一个问题是：我的这个决心是从哪里来的？这里面是不是有些江湖义气的成分？这是不是出于血气？是不是我与教会弟兄的感情所致？这些反问常常考验我的信心。直到我读到《教会》杂志



上柯哲辉的文章：《上帝的拥抱——路德的试探观》，我才恍悟：在思想上，在理性层面对信心的质疑是我所面对的最大的试探，但也恰是我的信心成长的契机。没有试探是最大的试探，不经过试探的信心就是信心的终点。感谢神带领守望的建堂同工帮助我度过了这个信心的考验。实话讲：至今我也没有从神那里有清晰的领受，说守望的新堂就建在哪里哪里，一定能成，什么时候……但我知道：爱我的弟兄直至愿意为我的弟兄舍命，这就是神给我的信心。

而我的下一个功课是学习单独面对神，迫切寻求神的带领。

不再单单出于对弟兄的信任，甚至也不只依靠教会的带领，而是我自己必须建立与神的直接连结，学习从圣经，从神那里支取力量。神赐我在守望八年，这里是美好的青草地，有真理的溪流，有尽职的牧者。但神不是让我就此躺下，安享天年。神给他儿女的使命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必须学习的功课就是舍弃我习惯依靠的拐杖，舍弃我倚靠的心态，甚至舍弃我依靠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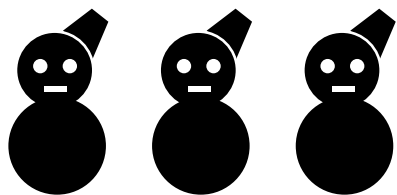
神，若你定意，倘非如此，我便不能学会单单仰望你，倚靠你，那么，就照你的旨意而行。

2009年10月31日 星期六

还是没有好消息传来。圣经学校停课了……

上帝，是守望没有做好持久战的准备，所以你要熬炼你的教会吗？是不是我们的心态里有一蹴而就的一厢情愿，有一劳永逸的期待是你所不喜悦的？你不愿加剧守望这种倾向，所以要守望多经试炼的苦楚更加有耐心、坚忍和顽强。

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从来没在北京见过如此美丽的雪景。还青翠的树叶上覆盖着一层白雪，秋叶的金黄灿烂，黄炉的鲜红夺目，还有红玛瑙一样的小红果在白雪的映衬下鲜红欲滴。我和我的弟兄姊妹在海淀公园门口度过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主日。

公园大门紧闭，公园前的台阶上正好成为诗班的阶梯舞台。

中午吃涮羊肉，让大家暖和起来，免得冻坏了。我们十几个人热热闹闹地庆贺这个旗开得胜的日子。

收到弟兄的短信：为上午为你们感谢神，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2009年11月8日 星期日

敬拜平安。

早上诗班排练，开始练习，公园里的人（自称是公园管理人员）就过来大声喝斥：你们要干什么？因为早有准备，所以我根本就当听不见，指挥诗班继续排练。此后，自有弟兄们和他们交涉……

到了快十点，天明牧师还没有出现。十点敬拜开始。公园里组织了老年秧歌，试图干扰排练，加大广播喇叭的音量，但是都起不到效果。（谁让他们不让我们进公园呢，如果进了园，反而躲不开喇叭。现在喇叭离我们还是有些远呢）最后他们使用干扰器使音响发出尖叫，试图干扰礼拜，但是感谢神，居

然没有听到一个弟兄姊妹抱怨，也没有一个人受到干扰，大家真是全神贯注在敬拜中。

长老在讲道前祷告时引用《诗篇》29篇“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低斯的旷野……”他大声呼喊着，以从未见过的力度祷告，会众应和的“阿们”真的好像能使地震动。我想：彼得和保罗他们在监狱中祷告使大地震动，就是这个样子吧？

W弟兄说：感谢神，诗班的圣诗那样清晰地穿过人群，进入每个人的耳朵，即使他们施放干扰，也压不住那乐音的美好。

讲道结束后才得知：牧师在家门口被堵住邀请谈话去了。

中间一度看见外围一圈的弟兄手拉手连成警戒线的时候，意识到可能交涉得不顺利。直到敬拜结束，看到弟兄还在和那几位自称公园管理处的人员谈话，而且口气还比较平静，感谢神。

2009年11月15日 星期日

今天的聚会竟然就是在我盼望的那个不可能租给我们的剧场举行的，而且是有关方面帮助我们疏通才租到的。神你真奇妙。

因为不少弟兄姊妹被堵在家里出不来，教会决定人不来齐敬拜不能开始，所以僵持了近三个小时。我从不到九点开始带诗歌，一直到十一点，在台上挂了两个多小时。这下，想不露脸都不行了。

明天单位领导该找我谈话了吧……

2009年11月21日 星期六

《华尔街日报》社论《奥巴马不愿意看见的北京》，由L姊妹译成中文发给大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心情很复杂。想来想去只有

一句话：守望教会从来没有指望美国总统帮助中国产生宗教信仰自由的环境。中国的信仰自由要由中国的信徒们自己去争取，如此而已。

……我疑惑：为什么弟兄姊妹都被纷纷找谈话，而我5·11、11·1都顺利过关？神如此赐福给我是因为什么？是我还不配为义受逼迫吗？是神知道我实际上承受不起吗？是神特别地爱我，看顾保守吗？为什么呢？神啊，当我的弟兄姊妹受苦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2010年1月2日 星期六

周四教会晚上的跨年度祷告会，几位主要事工负责人回顾建堂事工。

因为口袋只有十几元钱，恐怕不够打车回家，所以听完L长老的分享就起身赶公交车去了。

在公交车站，来了一个老年乞丐，一连几个人都拒绝了他。他走到我面前，我看见他的搪瓷茶缸里只有孤零零的一枚硬币，不得不伸手去掏我的钱包，从中摸出一张一元的钞票。这时老人说：让我吃碗面吧。我的手顿住了，一元钱显然不够吃碗面的。（不过我的原则是给钱绝不超过一元）于是我领着老人到最近的面馆，最便宜的一碗米线也要8块钱，真贵啊！咬牙买了米线，安顿老人坐下等米线，我赶紧去赶末班车。出了门，一顿，又回身推开门对老人喊：“大爷，新年快乐！”

是的，快要过年的日子，我怎么也不能让一个老人饿着肚子过年。

结果末班车没有，只好回教会，看来是神让我和弟兄姊妹一起迎接新年。

祷告快结束的时候，我向Y姊妹借了20元钱，预备打车回家。等到祷告会结束，一位姊妹主动对我说：你可以坐我的车走，我可以送你到家。

神就是这样恩待他的孩子，我连四毛钱都没花就平安回家了，还少走了许多的路。

第二天诗班的弟兄又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饭。

（借来的20元钱帮助我熬到了单位发工资的日子。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真的。）

2010年4月5日 星期一

昨天Z问我：对三月底没有进入新堂怎么看？我说L在祷告会上说的话正是我的意思：只要神说话，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他的旨意，进不进，早进晚进都没关系，心里是踏实的。

是啊，神或在前引导说：跟我来，或在后指点说：这是正路，都让我心里踏实。

但是Z痛苦的是：神不说话……

2010年7月11日 星期日

我所喜爱的宋军牧师回来了。

今天他的讲道题目是“上帝护我今无惧”，讲《诗篇》121篇。

他第一天的讲道就让我这段的思考破茧而出——经历神。

圣经的话是真理，但是只在头脑中认识，那还只是教义。正确的教义惟有经过经历活出来，才能成为你的确信，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才是信仰。而经历是需要解说的。☞





文/沈颖

看到一幅耶稣举着十字架问“Can you please keep this sign for me”（请问你能为我保守这个标志吗）的漫画，我感动无言。

该如何回答主的问题？我第一个想到了我的亲戚阿婆，一个78岁的老太太，名叫金彩凤。现在回忆起来，她是我信仰之路上最重要的启蒙老师。我七八岁开始就经常到她家玩。那时候，我就知道她是个基督徒。阿婆从来没上过学，几乎不识字。不过信主后字越认越多。我问她，神是什么？他在哪里？她笑笑，指着铺满整扇门的“爱”字，说，孩子，你看看那个字。那是一个繁体的“爱”字，中间挂着一颗“心”，神是爱，口说不出，你心却能知道。

20年后，当我去美国顶尖名校做访问学者，也见过许多高官、教授、世界知名人士和大人物之后，我看到这幅漫画，心里最敬佩的还是那个头有点颤巍巍的阿婆，她朴素的话语胜过世界所谓的智慧。她领受的智慧是从上头而来的。

以后，阿婆经常送我各种十字架的链子，我喜欢其中一个银色的，小女孩臭美总把它挂在脖子上炫耀。当时心想，那个银色链子十字架上有个人苦苦的，要是它不在那就更漂亮了。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个苦苦的小人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为了人的罪上了十字架，无罪的羔羊成了赎罪祭。十字架是沉重的，也是荣

耀的。二十多年来，阿婆用自己孱弱的身体背着十字架与主同行。她经常徒步去看望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安慰病人，照顾穷乏人，关心过路需要帮助的人。她不是用华丽的词藻，而是用行动传福音。她徒步走遍了那个小镇和周边的许多偏僻地方，人们都认识她，但记不得她的名字，把她叫作“那个心里有耶稣的老太太”。阿婆说，是主给了她两次新生命。一个是信主后灵里的新生，一个是肉体生命的奇妙医治。十多年前她得过一场重病，连续做了好几次手术。当她大手术大小便失禁、命若游丝时，弟兄姊妹们日夜虔心祷告托住了她，她醒来感觉自己像新生的婴儿。她的健康状况奇迹般地越来越好，体力也比过去增强了。她说她那一刻知道了神对她的呼召：主要使用她剩余的时间和生命。尽管她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但她知道如果她愿意背起十字架将主的爱传播，主必赐给她属天的智慧和力量，她就凡事都能做。阿婆没有丝毫犹豫地将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上。

20年来，我在人生路上兜兜转转，终于，迷失的羔羊归入了主的圈。而阿婆，只坚定地做了一件事，替主“保守这个标志(十字架)”。她没有牧师或传道人的名分，但她带领的7个老人组成的一个敬拜小组规模一点点扩大，敬拜地点从一间厨房扩展到一间原来杀猪的空房，因着信心和主的恩典，聚会人数不断加添，到

了上百人时，这个地方再也容不下了，再加上周边邻居都不信主，有时找各种理由滋扰他们的聚会，他们不敢大声唱赞美诗。阿婆和老弟兄姊妹们一直在祷告神预备适合的聚会地方。

信徒们多半是农村的孤寡老人，每月的奉献少得可怜，有时只有区区几十元。阿婆却向神祷告建一座宽敞的教堂。开始时，弟兄姊妹们都不敢这么祷告，他们因经济的窘迫诧异阿婆的信心之大。阿婆说，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块地。原来神给了阿婆一个兆头。一个当地的老板突然要低价把他的厂房卖掉，原因是三十多岁的儿子突染怪疾死亡他无心打理生意。儿子在上海医治期间，有基督徒给他们传过福音，他对福音有好感。阿婆找他谈买地的事情，没想到他很快同意了，但最低价格是23万。阿婆事先已向其他教会借了几万，又号召弟兄姊妹大力奉献了几万，有几个热心弟兄为建堂向亲戚朋友借了几万，但离23万还有几万的距离。快离开时，阿婆心中有一种感动，她跟这个老板分享了这么多年来教会如何在风雨中走来，实在是经济困难。她大着胆子问出了一个她事后觉得很突兀的问题：你有感动为我们奉献吗？阿婆事后说真是圣灵的工作，一个卖地的老板居然最后给来买地的奉献了1万。在利益锱铢必较的商场上，这真是闻所未闻。

地买到了，还得向政府审批办各种土地手续，同意建基督教堂，把房子建起来初步估算得50多万，还得装修，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耗神耗力耗钱的工程。这些难题逐一无情地摆在阿婆面前。这个78岁的老人能扛得住吗？阿婆说她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她相信神能。她说，神既兴起了他自己的事工，他必负责到底，我只需要借着信心与神同工。靠着我一个老太婆，有什么用呢？不要怕，只管信。我只需祷告。阿婆带领着弟兄姊妹们恳切祷告，专心仰望神。

奇迹般的，政府的审批同意书拿到了。弟兄姊妹们的信心也增强了，不再犹豫不再怀

疑，四处为建堂募集资金，他们不辞辛苦地去杭州，去上海，去温州。阿婆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奔赴四处，有次发着烧在车上站了几个小时去见一个有意向捐款的人。她还打电话给当时在美国访问的我，看能不能想办法向海外的华人筹款，但那时我马上要回国，没帮上忙，很惭愧。等我回国去看她，她欣喜地带我去看快完工的教堂。

我很诧异他们如何募集到建堂的巨款，阿婆说，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弟兄姊妹们殷勤为主做工。一个带领的姊妹自己的儿子四五次精神病发住院，最近一次病发将前来调解的人打伤，他自己也被打脱了胳膊，姊妹流泪向主祷告交托儿子的病，仍为建堂事工摆上自己的全部时间。阿婆告诉我神随时随地带领他们的奇妙故事。他们传福音的一个对象，养老院里的一个孤寡老人神志不清地流浪到了杭州某处，被当地教会的热心弟兄姊妹送回了家，这些弟兄姊妹得知建堂事工，深知农村教会的不易，回杭州主动募集了不少资金。

教堂很漂亮，占地三百多平米，有三层楼高，欧式的尖顶，几乎是那个小镇上最气派的建筑。路过的人都要停下来好奇地看一会儿，阿婆说她专门找人设计的西式风格，特别的建筑也吸引人们来认识主啊！难以想象，阿婆如何带领众人完成了这个历史变革。阿婆又说，孩子，我一个老太太能做什么？靠着主凡事都能做，但要行在主的旨意里。阿婆最后告诫我，如果你要写我，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不要抬高了我，我本是尘土。听阿婆说再过段时间，新教堂就可以迎来小镇历史上第一个礼拜。希望妈妈和哥哥能去，而我肯定要缺席了，那一天一定是主满心喜乐的日子。因为他所拣选的仆人，一个没有牧师或传道职分的老太太，一个不识字的敬虔老人，忠心地站在原地20年不管风雨只等他再来，不仅替他保守了十字架，也让十字架的爱远播，扎根，只为满足神爱世人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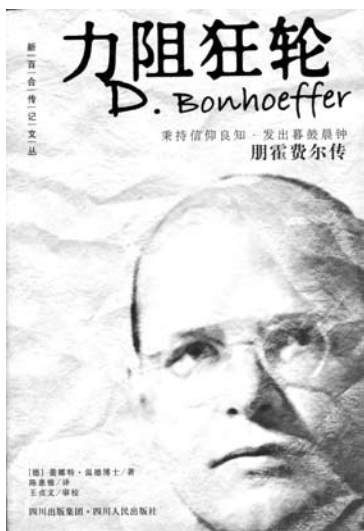
安全的道路上没有平安

——读《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

文/小雪

在此之前，我已经读过朋氏的《狱中书简》、《作门徒的代价》和《团契生活》，多有收获，也对他的经历略有所知，但我还是没有想到这样一本写给德国青少年读的薄薄的传记，竟然带给我如此强烈的震撼。这本书和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是我同时拿到又在同一天读完的，那种感觉难以言说。同样以耶稣的道成肉身的爱为立据，《沉默》告诉我：真爱就是不要爱惜自己的名声宣布判教，踏向十字架和圣母圣子像，向它吐唾沫，说出亵渎的话，以拯救那些日本信徒——你的弟兄姊妹的生命；朋霍费尔则以他的行动说：真爱就是安放在希特勒身边的那颗定时炸弹。我被来自两个方向的力量撕扯着，分裂着，寻找我的边界……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兼医院院长。母亲家族的身份更显赫一些，有贵族血统，出过许多艺术家、神学家，朋霍费尔的外祖父甚至当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御前牧师。但是显然朋霍费尔的家庭更以他们的市民阶级身份



而骄傲。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是这个中产阶级大家庭中并不特别受关注的一个，他的父母因为要照顾他的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已经忙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他又是和他的双胞胎妹妹一起降生在这个家庭，后来，他们又添了一个妹妹。八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诚实、正直、讲究秩序和感情节制。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朋霍费尔绝不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他短暂一生中与其所要努

力胜过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的搏斗一点也不亚于他所投身其中的抵抗运动的风险。所以，当他第一次放弃在伦敦相对安定的生活回到德国时，“这是一件关系到整体的事，必须要拒绝不彻底的决心，虚假的顾虑和懒惰的妥协。但这意味着在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时，他要与中产阶级的安全感分离，要断绝许多的人际关系，如果这些关系会危及他全身心地追求公义，或是阻碍他自愿进入受迫害的环境的话。”（112页）

（哦，顺便提一句，几年前在学习心理辅导功课时，我一直怀疑教材中对于安全感近乎病态的痴迷与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有关，但只

是猜测，没找到理论依据。倒是朋氏给我提供了支撑点。看来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对于安全感的需求和认同都是特别强烈的。)

促使朋霍费尔信仰突破的重要事件是他24岁到美国协和神学院的经历。那里是不太为正统福音派认可的“社会福音”的阵营，解放神学是其特色。初到纽约时，朋霍费尔曾经写道“这里根本没有神学”。但是很快，因为接触到美国社会种族隔离政策的现实，经历了美国黑人团契的主日崇拜而理解了“解放福音”。另一个力量来自他神学院的同学——年轻的法国牧师让·拉谢勒(Jean Lasserre)。“迪特里希将那种祖国思想中的德国市民阶级的反法仇恨，全部投射在让身上，却一无所获。……他(让)说：‘一个人无法同时是基督徒和国家主义者……我们所信仰的难道不是神圣和普世的教会吗？或者我们信仰的是法国的永恒使命？’”协和神学院拆开了朋霍费尔头脑中禁锢他的德国市民阶级的框架(也可借宋军牧师的术语称之为信仰前理解)，他开始从超越种族、跨越阶级和国家、民族的层面理解登山宝训，理解基督信仰的核心，“谁还想无知自在地进入应许之地？”

讲朋霍费尔的故事当然离不开他人生的顶峰，他为反对纳粹献出了生命，但那似乎更像我们熟悉的共产党人的故事。我关切的是纳粹在德国掌权之后，朋霍费尔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神学家是怎样思索他的信仰并以生命实践出来的。

上世纪30年代初，纳粹通过选举成为德国议会第一大党，整个德国的意识形态越来越纳粹化。先是国家教会完全认同政府倡导的意识形态，后来，连因不满意国家教会放弃信仰独立的立场而成立的认信教会也在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面前妥协，遵从了世俗政权的领导。颇有讽刺意味的是1932年就成立的德国政府宣布将以

基督的世界观拯救德国。朋霍费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会借由‘奉神之命，阿们’而不分贫富、国籍联合在一起吗？或者隐藏在这个宗教趋势背后的，正是我们难以驾驭的独裁欲望——以神之名做我们想做的事，以基督的世界观之名，利用并煽动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相争斗，然后从中牟利？”

历史不幸被言中，看看这是怎样的“基督世界观”吧：

“不具有雅利安血统的人，或与非雅利安人结婚的人，都不可在一般教会的管理机构担任神职人员及公职人员……”

1933年圣诞节前，帝国教会的主教将教会的青少年联盟交给“元首”，其成员将成为“希特勒青少年”。

此后又有一项规定：所有不受帝国教会统治机关的控制而私自与国外教会接触者，都被假设有背叛国家的企图。

1935年末，政府承认的教会决策会声明：他们将为上讲道课程的神学生提供“国家的认证”和牧师职位，只要他们接受一次教会当局所举办的考试。

1937年，符腾堡邦主教在某堂宣告：“我们福音教会没有犹太人，比任何其他教会都还干净。”

1939年，御用的帝国教会掀起一场效忠宣誓运动作为向希特勒50岁生日献上的生日礼物。认信教会虽然对此不以为然，却无力反对政府部门提出的“效忠宣誓”的要求，甚至后来它自己还明文规定“拒绝宣誓效忠的人要予以开除”。

莱茵省福音教会监事会给予一位犹太裔牧师的评语是：“弗莱陶在外表和本质上尤其是他的眼睛上，看起来具有犹太种族特有的外表特征，因此不可以担任教会的工作。”1943年，弗莱陶在集中营里失去了踪迹。



德国帝国教会首脑路德维希·穆勒主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阿道夫·希特勒致意，朋霍费尔对此提出抗议

……

1938年11月9日，在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抢掠、纵火暴力——帝国水晶之夜——之后，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在一份没有机会实施的教会认罪宣言草稿中写道：

“教会曾经在必须嘶喊的时候封缄其口……教会曾经看着惨无人道的暴力蛮横地施行，无数的无辜者、受压迫者承受着身体和灵魂上的痛苦；曾经看着仇恨与谋杀横行，而没有发出她的声音，没有找出可以赶紧帮助他们的方法。教会是有罪的，她愧对耶稣基督里那些孱弱又无自卫能力的弟兄的生命。”

在这沉默的大多数的德国教会背后，除了人性怯懦、卑微和从众之外，支持他们的神学理据恰恰是源自他们的先辈，宗教改革的先锋马丁·路德神学思想中的政教关系理论。

“中世纪时，他（马丁·路德）在教义里提出了两个国度和两个统治的观点，并反对教会和国家权力混在一起。世界的权力——法律、政治、经济——不可为了教会的利益被误用，而教会的权力——讲道、团契、圣礼——也不可以被误用来在世界图利。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见解，因为它包含了信仰和良心的自由，以及让俗世政权归于俗世的要求。路德的精辟教义表现在德国教会的实践上，简单地说就是：

教会该做的是宣扬福音，不要搅进政治事务中。”

（倘若《力阻狂轮》的作者对路德政教观的这段描述有点简单，读者应该理解，这是一本青少年读物，不是神学研讨。）

但是恐怕马丁·路德没有想到四百年后在他的祖国，俗世

权力如此强大而且邪恶，步步逼迫，使教会不能无视它，也无处躲避它。顺从就是它的帮凶，反对就是它的敌人，别无选择。“上帝的国不在世界上，听起来似乎很顺服上帝，显示的却是……顺服获胜政权及其魔力。”

1933年3月21日，柏林总教区的牧师，后来的柏林主教奥托·迪贝利乌斯（Otto Diblelius）主持国会重新开幕的礼拜，“他在那里大言不惭地为国家暴政辩护，还引用了一些神学根据来安慰所有福音教会的良知：‘当事情涉及国家存亡时，国家的公权力就必须被彻底地和强有力地执行，不管对内或对外。我们已经从马丁·路德博士那里学得忌讳：当国家在行使被交托的使命时，不可拦阻合法的国家公权力。即使国家公权力变得粗暴无情，也不可加以反对。’”

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耳熟？在上海万邦教会被宣布为非法的时候，在山西临汾教会被夷为平地的时候，在广州良人教会的牧师被拘捕的时候，我们是否都隐隐听到过这种声音？倘若说1933年的奥托·迪贝利乌斯是受历史的局限而错误地主张了这种偏颇的政教关系理念，那么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奥斯维辛，经历了600万犹太人被屠杀，上千万平民死于暴政的公权力之下，还有人坚持这样的主

张就让我无言了。

还是回过头来讲朋霍费尔吧！支撑朋霍费尔的选择的当然也是他的神学观念。1936年朋霍费尔在组织芬跟瓦教会传道人讲习班以及随后出版《追随基督》一书时就已经脱离路德宗的立场。

“团契生活本身不是目的。也不像其他修道团契那样企图逃避现实。当时的确出现过这样一些修道团体，欲通过倒回至旧的礼拜仪式、宗教美学、冥想和诗歌来克服教会政策的困境。迪特里希反对他们的做法，他认为：‘只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可高唱圣歌！’”（133页）

朋霍费尔这样抨击他所命名的那著名的“廉价恩典”：

“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被贱价抛售的宽恕……是不用付代价的恩典，不求代价的恩典……在这样的教会中，世界的罪恶找到了掩护。这正是它不感到后悔并且不愿从其中脱离的罪恶……因为恩典可以承担一切，因此一切可以照旧进行……没有什么比将路德的行动予以误读更加致命的了，人们误解路德所发现的纯正恩典福音，可以向世界宣告说：人可以不必在这个世界顺服耶稣的诫命。”（132页）

基于这种认信，朋霍费尔和他的少数拒不妥协的同道成为备受批评指责和攻击的对象，“人们说他们迂腐，且缺乏外交能力，嘲弄他们‘殉道成癖’。”（150页）

一些人为教会的妥协辩解，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教会的生存，朋霍费尔坚定地回答：

“有人利用这样的演讲想要使我们恐惧忧虑——我们应该至少要极力拯救目前剩下的资源。我们被分化、捉拿、封锁得已经足够了……对此种论点我们必须反驳，我们对这些资源没有任何期望……我们并不将我们的

心寄托在那些机构或组织上，也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坚定相信的是：上帝将会用他奇妙的方式拯救他的话，以及用他的话拯救我们。这是我们唯一打算要坚持的资源。”（150页）

可惜，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信仰前辈能看到并接受朋氏的思想，是否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可惜，即使今天我们已经读到、知道朋氏的思想，我们是否仍然会在教会的生存与对神的笃守之间挣扎？一个失去了对独一无二神信仰的教会还是不是教会？一个没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见证神的公义的教会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或上帝亲自拆毁，或名存而实亡。地上的有形教会不是终极意义所在，今天的我们对此是否能够认同接受？

最后，我要略微谈及一点朋霍费尔的死，之所以只是略微谈及，是因为那超出了我所能论说的边界。

即使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53年在佛罗森堡集中营召开的朋霍费尔追思会上，邦主教麦塞就示威性地缺席，因为主教认为：“朋霍费尔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教会的殉道者。”（167页）

朋霍费尔并非天生是个英雄。他的一位犹太亲戚在被解除市议员的职责后不久去世，经过上级牧师的劝阻，朋霍费尔妥协未去参加葬礼，事后对此后悔不已，“我现在一点都不了解自己。我怎么可以那么恐惧和害怕呢？这件事到现在还很可怕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它正是那种无法重新再做好的事。我现在确切地知道，我应该将它做得不一样。”

是的，朋霍费尔确实不一样了，他成了带着假面跳舞的人——与魔鬼共舞。他会比他那些心不在焉的朋友行更标准的希特勒敬礼，“我们现在必须为其他的事受苦，而不是为了这个敬礼手势！”表面上他还是被国家盯梢的不准教书、演讲和写作的人；实际上他通过姐

夫杜义南（后被军事法庭以谋刺国家元首罪名判处死刑）成为德国军方情报部门的信使，免除兵役义务并能在欧洲各地旅行；更深隐藏的是他成为德国内部一小撮图谋搜集证据，推翻纳粹政权的小集团成员。这与他线性的思维习惯和“神圣生活”的理想都相去甚远。或许是为了对付自己的窘境，他开始着手写下《伦理学》中那些断简残篇。

“我们的话不应该在原则上，而应该在具体上符合真相。一个不具体的真相，在上帝面前一点都不符合真相。所以‘说出真相’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信念这种东西，它也是一种对事情的实际关系的正确认识和严肃思考的结果。一个人的生命关系越多样化，所谓的‘说出真相’对他就越具有责任和难度。”（182页）

“因为对耶稣而言，重要的并非新的伦理理想如何实现，也不是为了善良本身，他只是出于对真实人类的爱，而因此可以走入人类罪恶的团体里……耶稣从自己无私的爱和他的无罪中走出，而进入人类的罪中，将其罪揽在自己身上……想要脱离罪责的人，是在脱离担负罪愆者耶稣基督拯救的奥秘，他将无分于神的称义。他重视个人的无辜甚于该为人类负的责任，而看不到他正因此犯下无法拯救的罪……（164—165页）



朋霍费尔（右二）与狱中同囚的人，1944年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孙毅长老讲道讲过的观点：基督徒的价值观不尽是不能做什么，更是应该做什么；那个财主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而失去亚伯拉罕温暖的怀抱，而是因了没有怜悯、慈爱和施舍（大意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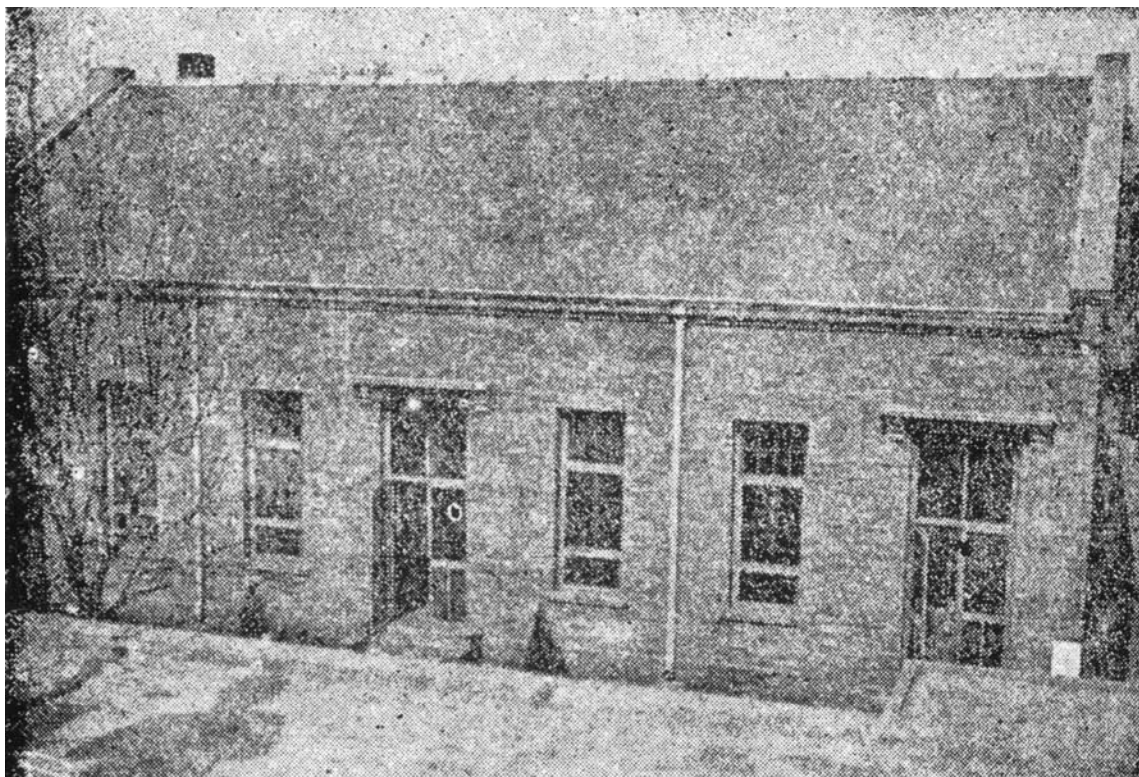
“他重视个人的无辜甚于该为人类负的责任，而看不到他正因此犯下无法拯救的罪”。振聋发聩的声音，让我一则以惊喜，一则以惊惧。惊喜的是我突然发现，以往站在我面前的那个道德难题——如果纳粹问你犹太人藏在身边什么地方，你是撒谎不说实话还是说实话危及犹太人的生命——在此迎刃而解。若我视自己的无辜甚于一切，超过上帝爱人如己的诫命，那我就是犯下无法拯救的罪。套用保罗的话：我就是浑身干净得不沾一丝罪污，若没有爱，也于我无益。惊惧的也在于此；若我不肯为爱而牺牲自己，包括我的声誉、我的平安、我的良心就不是将自己完全摆放在祭坛上，而这些可能要比牺牲钱财、工作、前途甚至亲情要困难得多。问题是：我肯吗？上帝啊，我是否也常常“徒然洗手表明无辜”？

朋霍费尔很清楚，他选择了一条高风险的道路，不仅是生命的风险，而且是教义正确的风险，但他走了。他说：“在安全的路上没有通往和平的路。”（107页）这话也可理解成：在安全的路上没有通往平安的路。☞

（《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德]雷娜特·温德博士著，陈惠雅译，王贞文审校，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

北京基督徒会堂建堂始末

文/王明道



基督徒会堂南面

我们为今日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有许多应当呼求的，其中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求神的灵更多地设立他所拣选的人作全群的监督。我在被神差遣选召的时候很清楚地知道他要我为他作工，但他要我作工的方式和道路，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当我在20岁决志接受神的差遣的时候，我还以为神要在我本来所在的教会中作工，我也预备接受那个教会的资助入神学院读神学。及至21岁蒙了神特别的光照以后，读神学的计划就根本打消了，但我还以为神是用我改革旧日腐败的教会。过了两三年，我渐渐发觉改革旧日腐败的教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样的教会中真实悔改信主有生命的人数目少得可怜，作领袖的人中又多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同这些人谈改革教会，

无异乎“与虎谋皮”。因此我便少到任何旧日的聚会中去，只是自己在家中查考圣经，有机会和人谈道查经，就作些个人的工作。那时我丝毫没有意思要开始做一番新的工作，连想都未曾想过。

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建立真是完全由神一步一步引导的。在上一章里面我曾略略提过怎样从在我家中几个人的小聚会逐渐发展，到1933年春借隆福寺街社交堂的房子聚会。当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想到借地聚会不是长久之计，但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正在那时候，老友石天民和一位两年前在病中蒙神呼召的弟兄一同寻觅居住的房子。他们看中了一所房子，但他们两家用不了那么多的房屋。这才想到何不留下院中北面约五间大房作聚会的用途。经

过了几度的磋商和祷告，我们决定就这样做。房子有了，聚会用的椅子和讲桌却一件也没有，每月还要付出一笔房租。以前在圣徒家中聚会的时候，各家都有自己的桌椅家具，又不需要出房租，因此没有什么开支。借社交堂聚会的时候，因为每次聚会付与该堂2元钱的杂费，所以我们便放一个“献金箱”在堂门里面，从箱中取出的款就作付杂费的用途。将房子租妥以后，我们请一位弟兄到木器铺估价，打算定制一百条长椅子，每条可坐三个人，再定制一个小讲桌。又计算把五间通连的房子的木隔板拆开，把房子里面裱糊一下。这几项费用和第一个月的房租加在一处，需要450元上下。估计完毕，我便在聚会中报告，请赴会的信徒在三个星期日的聚会中把乐意为这项用途奉献的钱带来，放在献金箱内。每次会毕以后，由我们所托付的五位圣徒开箱，将款取出保管。我们定规如果三个星期以后所收到的献金能达到我们所估计的数目，我们便照数制作那些椅子，如果款少就少作椅子。绝不请人垫钱，不募捐，也不借款。三个星期以后，我们数算了三次的献金，已经超过500元。很快便置办了一切需用的家具。1933年4月23日开始在新租的前炒面胡同甲23号的房子里聚会。从这时候我们才有了比较适宜的聚会房子。五间北房，拥挤着可以容180—200人。院中还可以坐一百人上下，连东、西、南房三家圣徒自租的住房里也坐二三十个人，总数可以容三百多人。那年6月10日，约六位第一批受浸的圣徒在西郊颐和园墙外的河里受浸。7月31日起开夏季讲道会十三天。从那年起，每年夏季我们都开十几天的讲道聚会。那时候我每年都出外作工几次，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北京。北京的工作由老友石天民和另外两位弟兄负责。

才迁到前炒面胡同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了比较适宜的房子聚会，快乐得很。但不久又感到困难了。因为一到冬天院里太冷，不能久坐，

屋子里又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无可奈何，只好报告请穿厚衣服的人坐在外面，让那些穿得少的人坐在屋里。有些人真可爱，他们来得早，已经坐在屋子里，但一听我报告，立时便出去坐在院子里，让座给穿衣服少的人。1934年2月14日起，利用春节大家都放假的机会，开春季布道会八天。在院中搭了一座席棚，像人家中办喜事的时候所搭的一样。在棚里用砖搭成两个炉子，聚会的时候生火取暖。可是席棚内究竟不能像屋里一样暖和，只是比在露天暖一些就是了。在前炒面胡同聚会共四年三个月零八天。每年春季开布道会都是这样搭席棚，砌火炉。一到天暖的时候，我们便把窗子取下，使屋内院中都通连起来，这样，院中的人不但听得见讲道，而且看得见讲道的人，讲道的人也可以看得见院中坐着的人。一到天冷的时候，再把窗子安好。

1934年8月1日起，开第二次夏令讲道会十四天，每晚七点半开会。8月8日那天晚间，我正要讲道的时候，忽然落下大雨来。院中坐着的人都起来避雨，但屋内已经坐满了人，一小部分人挤到屋内站着，另一些人避入东、西、南三面三家圣徒的住屋里面，剩下的一部分人站在屋檐下，淋得衣履皆湿。经过那次困难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宜长久聚会，我们需要有一座更适用的房子，于是我开始祷告，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适宜的地方。不久神把一个意思放在我心中，要买一块地皮，建筑一座礼拜堂。经过几日的祷告，又与几位同心的圣徒谈论以后，便另外预备了一个建堂献金箱，报告会众，凡乐意为购地建堂献金的，请在每次聚会的时候把献金放在那个箱子里。我们又推举五位圣徒保管这笔献金，每次取出登账以后，便存在银行里，等到够用的时候再购地建堂。自1934年8月12日起开始为建堂献金，到那年年终，收到建堂献金478.78元。1935年全年，收到建堂献金1223.57元。到1936年春季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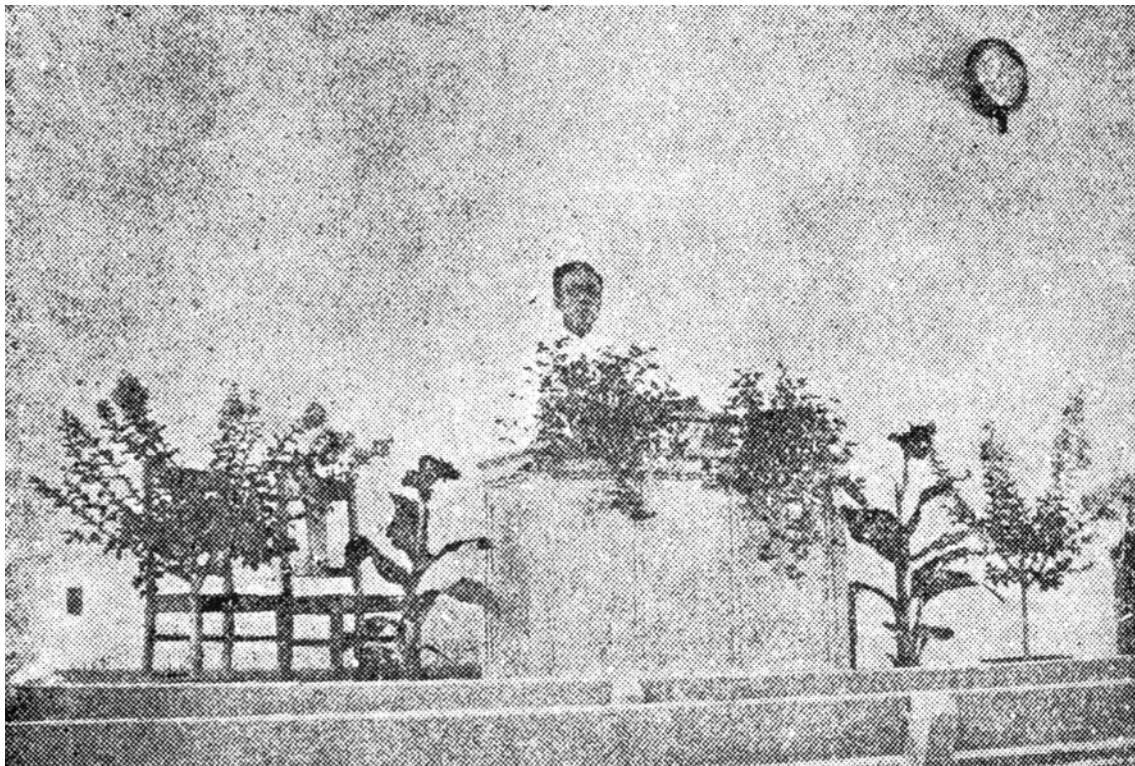
手中已经有了两千多元，因此便开始物色地皮。3月间看到史家胡同42号的一所房子面积共一亩一分八厘三毫一丝七忽，有十六间房子，索价4200元。我一看见这所房子，心中就有一个意思说，“这个地方最好，就买这所房子。”但另外一位信徒主张多看几处，或者还能遇到更价廉的房子，不料费了许多时光和力气，看了几处，再没有比这所房子更适宜的。我们定规买房子的时候决定了几个原则：第一，不在用假神名字的街道上购地建堂，就如土地庙、观音寺、老君堂、玉皇阁、大佛寺、斗母宫、关帝庙，等等的街巷；第二，需要在市中心区，好使全城各角落的信徒都不至走太多的路；第三，需要在临近大街而且容易找到的地方，一方面使初来的人不至费事寻觅，另一方面在雨雪之后，路途泥泞的时候赴会的人不至太感困难。史家胡同42号的地址在这三点上都是最理想的，因此我们在3月底便决定购买这所房子。4月间与旧业主定妥订立契约，但这时候我们手中的钱不过只有三千元左右。可是同时发现旧业主的契纸不完备，需要一个时期办理清楚。当旧业主把一切手续办完以后，我们手中所收的献金已经足够付房款的用途了。同年10月又自财政局购得门前空地一段，计一分四厘二毫五丝九忽，总面积便有一亩三分多了。

当我们准备购地建堂的时候，便想到在政府立案的事了。因为教会购地应当用团体的名义订立契约，而且将来礼拜堂落成，也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好几百人常在一处聚会，也需要在政府立案。经过多日的祈祷和考虑，我选择了“基督徒会堂”这个名称。聚会的人是基督徒，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为“基督徒会堂”实在是很适宜。这个名词译成英文是The Christian Tabernacle。前几年我看见一本书里有一段话，说犹太人聚会的地方称为“会堂”，今日我们若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为“基督徒会堂”，便是与犹太教发生了关系。那本书的著

者是主张用“基督徒聚会处”的。其实新约中所说的会堂在希腊文里是Synagoge。杨氏经文汇编（Robert Young's Concordance）解释它的意思说：“多人聚会的地方（Place where people are led together）。”英文圣经就照原文的音将这个字译作“Synagogue”。至于中文的圣经更没有用希腊文的译音，乃是用一个极易明了的中国名词，尤其没有说这个名词是只有犹太人可以专用的。怎么基督徒就不可用呢？如果说用“会堂”便是与犹太教发生关系，那么中国军政机关里有些部门常用“处”字，称“基督徒聚会处”难道不怕和军政机关发生关系吗？何况我们并不是单称“会堂”，乃是称“基督徒会堂”呢？除了那本书的著者以外，大约任何人看见“基督徒会堂”这个名称，也绝不会想到我们与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吧。

1936年春季我们进行呈报立案的事。2月8日得着公安局的批示，准许备案。3月5日又得着社会局的批示，准许立案。3月21日我们在聚会的房子的大门外面悬挂了一面白地黑字的横匾，上面是“基督徒会堂”五个大字。我们立案、购地都用这个名称。从那年起，我们就正式用这个名称来称我们聚会的地方。

1937年春季，我们手中已经又有几千元的献金，便预备建筑会堂。有一位工程师估计一座可容四五百人的会堂需要两万多元。我们那时就没有敢想能有一座像样子的礼拜堂，只希望能有一座较为牢固的棚子，在聚会的时候不受到风雨的侵袭，我们便很知足了。但神的恩惠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那年春夏之交，竟以6792元建筑了一座70英尺长、40英尺宽、18英尺高（室内从天花板到地面）、石板顶的礼拜堂。5月初兴工，7月底竣工。在兴工以前有一位患病卧床多年的姊妹邀我到她的家中谈话，询问我会堂冬季取暖的设备可不可考虑安装暖气管。她说装置煤炉既不美观，又多灰尘，而且占据不少座位。她又说如果我不反对安装暖气



基督徒会堂讲台

管，她愿意奉献全部暖气工程。我们从前想都没有敢想到安装暖气管这件事，神竟给我们这种出乎意外的设备。他的恩典是何等丰盛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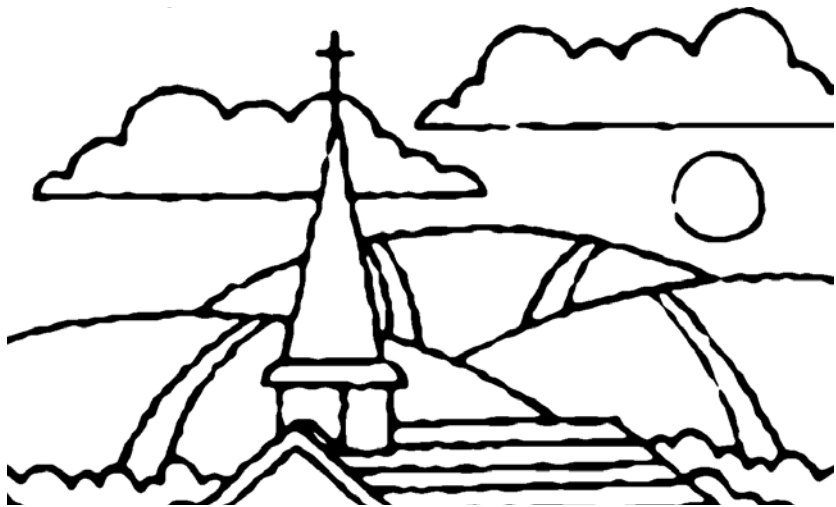
1937年7月底，史家胡同42号新堂的工程竣工，8月1日上午10时15分举行奉献新堂聚会，到会的有五百人左右，从那天接连开夏季讲道会18天。那个时期正值中日战事发生，7月28日夜间中国军队撤退，8月8日正午日军入城。因为人心恐慌，城中许多事业都陷于半停顿状态之中，所以夏季讲道会较往年的日期增加了几天。这时因为有了可容四五百人的会堂，聚会的人不再受烈日暴晒，寒风刺骨的困苦，而且不必再顾虑来人无处可坐，大家的心都感到特别快慰。

新会堂是落成了，但我们仍需要一间小会堂，作儿童会集会的用途，还需要一间会客室并几间小屋。但会堂落成以后，所存的款已经没有什么，所以我们便再等候神的预备。到1938年夏，才开始建筑院内南面的小楼。计

下面小会堂一小间，可以容一百人，小屋两间，楼上客厅一大间，小屋四间，院内平房三间，男女厕所各一间。8月7日将小楼奉献给神。到1938年底，院内全部工程竣工。

这次从1934年8月12日开始为购地建堂献金，到1938年12月25日止，4年零5个月，共收到献金19064.17元。加上五年在银行存款的利息460.98元，再加上出卖院内的几株大树和拆除的房屋旧料所得的款264.8元，一共收入19789.95元。支出的部分连购地建堂、置买家具木器，一共用去19758.21元。到一切账目都结清以后，还余存31.74元。这一切的用款大部分是由圣徒在赴会的时候投到献金箱内的，还有一部分是圣徒交来或是外埠的圣徒汇寄来的，这种献金我们都给他们收据。从开始预备购地建堂，我就谆谆嘱咐圣徒绝不可为这件事向任何人劝募款项，因为那是不荣耀神的事。■

（本文摘自王明道著《五十年来》）



七泉湖教会 建堂工作的见证

文/李道生

前面简略提到七泉湖教会的兴起与建堂工作，有很多荣耀神的见证，使人看见神自始至终与我们教会同在，行走在我们中间，彰显他的作为，略述于下。

一、七泉湖教会兴起之初

1981年10月我从芒硝湖碱壳子砌的窝棚搬到七泉湖地窝子住了下来。这地窝子是别人养猪的圈，我修整加高建成的。我和惠荣就在这里读经、祷告、唱诗敬拜神。过了些日子有一个叫贾传珍的来参加读经祷告，她从小就在家乡听到过福音，母亲信主。贾传珍因病瘫痪在床不能行动，信主的姊妹为她祷告，她病好了就信了耶稣。她在转运站上班，听说我们有信仰，但不知信的是什么教，到我们住的地窝子来看我，得知我们是信耶稣的，就高兴亲切地说：“我不孤单了。”自此我们三人便在一块聚会。

不久，一位叫赵改娥的姊妹在乌鲁木齐住院，在西公园参加聚会，听说我在七泉湖，她出院回七泉湖便到我家参加聚会。至此四个人敬拜赞美神，白天上班，晚上聚会，渐渐地人

多了。没过多久聚会人数就达到了二十多人，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感恩。过了些日子，吐鲁番，鄯善有姊妹前来交通谈道。1983年就有十几个人信主受浸归在主的名下。这是我到七泉湖第一次施浸，也是七泉湖教会建立后第一次施浸。七泉湖教会起初就是从这地窝子开始的。

教会兴起，麻烦紧接着到来，转运站领导晚上跑到我住的地窝子窥探，在职工大会上说：“李道生家里，晚上不少人跪在地上祷告什么迷信……”这很快引起总厂领导及保卫科的关注。我按着主耶稣的教训，把灯点起来就放在灯台上。这光照在黑暗里，但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5）我们不能因人不接受光就不点灯。

二、圣经为我们开了福音之门

教会建立，没有圣经，乌鲁木齐也没有销售圣经的地方。我们从上海邮购的二十本圣经（新约附《诗篇》）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心中纳闷。1984年4月的一天，一位胡姊妹对我说：“道生哥，我在全厂政工大会上看见韩科长拿了一本圣经交给党委书记姚振崇，是新约附《诗

篇》。”我听到立刻意识到买的圣经被保卫科扣留了，他们可能还会为此而采取什么行动。经过祷告，心里平安。我立即写信给上海，为什么几个月圣经没收到，上海那边立即上邮局查询，一直追查到七泉湖邮政所，邮政所工作人员问我圣经包裹收到没有？我说：“几个月了还没有收到。”邮局找到退休所收发刘根正，刘说交到总厂保卫科了。邮局找到保卫科说：“你们私扣邮件是违法的。”保卫科无奈只好把圣经交还邮局，邮局小王把追回的邮件送到我手上说：“你们去告他们私扣邮件。”我数点一下只有十九本圣经，那一本还在党委书记那里，我想少一本就算了。

邮购圣经到私扣邮件震动了总厂，保卫科以此为“重要证据”在大会上点我的名，又把邮购圣经一事告到地区公安处。保卫科派人调查有哪些人到我家来“信教”。本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叫保卫科韩科长这一搅和，霎时间七泉湖李道生地窝子上气氛紧张，乌云翻滚；文革时四人帮整人的气焰卷土重来压在我周围。我没有畏惧，只感到气愤可笑：什么时候了，仍然抱着四人帮的阴魂不撒手。国家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什么七泉湖化工厂保卫科要另搞一套而不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呢？岂不知保卫科韩科长的行为正在违背宪法？我在神面前祷告，求主带领吧。

我祷告说：“神啊，我申请退休的本意是想回喀什定居，由于惠荣的病拦阻我回喀什，留在七泉湖建立了教会，求你保守、坚固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刚刚兴起，经不住风浪击打，求你看顾。”我就这样把教会交托给神了。

吐鲁番地区公安处接到保卫科韩科长告我们的状子很重视。立即派了几名公安（有一名是维族）来七泉湖找我“谈话”。这次来的主要干部姓杨（不知他的职称），谈了近五个小时，

问及我的历史、信仰，为何来新疆，为何被判刑，何时释放就业，如何进行宗教活动……我都一一诚恳回答了他的提问，最后姓杨的干部说：“宗教信仰自由是国家公民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但你要去地委统战部登记，他们管宗教的事。”

次日，我赶到吐鲁番市，找到地委统战部。接待我的是一个叫马世英的回族干部，我说明找统战部的原因，马世英毫无商量地甩出了五不准：一不准：新疆是伊斯兰教地区，不准有基督教。二不准：吐鲁番原来无基督教，现在不准有。三不准：化工厂是工业区，不准有宗教活动。四不准：化工厂是二级企业单位，不准有宗教活动。五不准：退休工人不准进行宗教活动。

马干部代表统战部向我宣布的这五不准，我认为毫无法律依据，没有说服力，我据理回应他。第一，宪法明确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包括五大宗教，即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没有规定基督教不准在新疆存在。第二，吐鲁番原来没有汉族人，没有化工厂，更无工矿企业，如果各取所需的不准有宗教活动存在，那么，农村，城市……也说不准有宗教活动，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就不复存在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也便成为空谈了。第三，您提出的五不准没有法律依据，没有说服力，所以我持保留意见。

最后马世英理屈词穷地说：“我不管有无说服力，目前必须照办。”我说：“我还要来找你。”我从统战部出来，看看手表竟然谈了近五个小时。

自统战部返回七泉湖之后，环境压力更大，尤其是心灵的压力感到力不能胜。正值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乌鲁木齐的张师母、正萌哥、佩贞姐、廷明哥、赞美来到七泉湖看望我们，王之肖老弟兄、谢模善等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切切为我们七泉湖教会祷告，我们靠着主的保

守照常聚会。

1986年春天，吐鲁番地区宗教处干部白世英（回族）和乌斯满（维族）由厂保卫科李燕陪同来找我了解宗教活动情况，包括人数、时间、活动次数、聚会性质、人员情况等。我据实相告，经过交谈，宗教处白世英表示：“你们的宗教信仰是合法的，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宗教活动符合党的政策，没有违法之处，你们应当申请备案。”自此以后，教会的敬拜活动完全公开。

我认为信仰是正大光明的，基督耶稣的名是荣耀的，没有必要躲躲闪闪。我认为教会的活动公开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是光照在人前，是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我和七泉湖教会的关系无法分开，从1950年被捕判刑劳改7年，后来在兵团单位管制劳动，至今已经30年，其中有8年被无法律根据地剥夺了人权。在恢复政治权利之后也还是被列入“另册”，被称为“刑满释放人员”。为了牧养教会，我期待着依法平反昭雪那一天的到来。

七泉湖教会建立，聚会公开进行，信主加入教会人数增加，惊动了地委统战部、地区宗教处、公安处，他们联合前来调查。这次由总厂保卫科科长韩纪阶陪同，调查内容与上次一样。几经调查了解，找不到违法事实，叫我们备案。同工们经过一起祷告，交通，在1986年6月6日写出备案申请，由李道生、赵西门、郭之茂三人签名。6月23日收到化工总厂保卫科公函，同意备案，以七泉湖教会名称向地委统战部、地区宗教局备案。

有一些教内人士非常关心七泉湖教会，首先关心李道生是否参加三自，是否是三自教会。说实在的，自立、自养、自传的宣教原则一直是属神的教会所奉行的。自立是不受外国差会辖管，是中国本土教会；自养是不接受外国的资金物质供应，是教会走信心道路；自传

是没有外国人的指挥、约束，是中国人自己凭圣经教训传福音、建立教会。如果认为向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就是官办教会或是“三自”教会，这是概念不清，最终导致混乱。据说欧美各国教会团体必须向所在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备案注册，这种依照法律、法规备案注册的教会难道也称之为“官办教会”或者说是“三自教会”吗？《彼得前书》2:13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还有保罗在《提多书》3:1和《罗马书》13:1—7的经文教训，前提是不能因人或其他事物而违背圣经教训，这是我在实践中所奉行的。

1985年，化工总厂退休所分给我一套砖房，二室一厅带有小院，我便在客厅聚会。后来由于人数加增，挤不下了，便自己动手打土块盖了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可容纳四十多人。

备案申请没批下来，我凭信心仰望神，以宪法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为依据，争取教会礼拜合法化。

一次，一位政府部门领导找我谈话，我很直率地说：“我们谈话的基础应当是宪法，而不是唯物论或进化论，不然我们没法谈。”

我经常和教会同工交通，教会之建立，首先要清楚神的旨意，注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带领；其次是注意人的制度，在神安排我们的处境中，要学习、掌握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如同保罗在《使徒行传》16:35—40那个经历。神的带领和环境的安排（即处境）是不可忽略的。

一个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同工如果不学习掌握政策、法律、法规等有关知识，说话说不点子上，办事不按法规政策，教会要受亏损。

《但以理书》的教训：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是被掳的亡国之民，却在巴比伦王朝中担任高级职务，他们信仰坚定，持守真理，刚正不阿。当信仰受到挑战时，宁愿持守真理被扔进狮子洞、烈火窑，决不妥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神面前无辜，在王面前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他们的经历对我们今天侍奉神是很好的榜样、亮光和力量。他们在国破家亡、被掳异乡的环境中认识到这个处境是至高的神所命定的，神把以色列族交给迦勒底人，国王挑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放在高位上侍立在王面前，通过经历狮子洞、烈火窑的检验，看见他们对神的忠心和对王的诚实。国王高升了他们，神的名得到荣耀、称颂，正如《希伯来书》11章33—34说，他们因着信，不顾性命，持守信仰的纯正，堵住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兽。

遇到来访的人，谈话交通中我都持诚实的态度讲述教会的建立，见证神的作为。可是，这些人离开我之后却宣扬七泉湖教会是“三自”、“官办教会”等，他们的依据是看见接待室内墙上贴着《宗教事务条例》，他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却忽视了教会建立的经过，教会合法地位是国家宪法赋予的，是经过属灵的争战得到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虽处在外邦人的高位上，并没忘记忠于耶和華神。但以理的见证足可证明片面看问题是幼稚的。

三、教会礼拜堂建设中的见证

在我家小院自己盖的平房里挤不下四十多人，信徒一致的愿望是盖个大礼拜堂，经过祷告，同工开会商量，他们写了申请向总厂要地皮盖教堂。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经过查扣圣经被追回，吐鲁番地委统战部、地区宗教部门前来调查并允许备案等一系列接触，原来逼迫我们的总厂保卫科韩科长可能意识到对待宗教问题应该很慎重，在收到申请后他满口答应“行”，叫我们自己选地方，只要与总厂规划无妨碍就行，并领我们看了几个地方，最后确定现在教堂的位置。

这个地方是一个盐碱沙砾小山包，西面是深沟，北隔家属区平房住宅就是铁路，南面是

一条厂区马路，再向南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东邻是驻厂的工作单位。这块碱土地寸草不长，只有一棵二十公分高的红柳，半死不活地长在石缝里，至今未长高，为留个纪念没有拨除。保卫科、基建科亲临现场划出800（40×20米）平方米的地作为建堂用地。那天是1987年7月13日。

虽然建堂用地顺利划定，但我心里还有不踏实的事，那时教会只有500多元，建堂资金只有1%，还缺99%，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仰望神，向神支取。有的弟兄说求神给8000元，我说：“我们的信心是张开口袋，神给多少我们接多少。”

我虽然是这样说，但仍然不放心费用的来源。七泉湖化工厂信主的弟兄姊妹多数是初信者，对奉献还缺少认识和经历；再是收入太低，有不少退休人员，工资很低，还有的没有固定工资收入，尤其是姊妹多，家庭负担重等等。既然资金来源条件差，我想从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用卵石打基础防碱化，自己动手打土块，木柃条苇子席铺满房屋，抹上麦草黄泥，只要避风避雨就行，如此花费少，可以很快盖起来使用。

神有自己的预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从厂保卫科由原来敌视我们到主动为我们规划地皮，我们看见了神的作为。用什么材料盖礼拜堂不是我主观决定的事。

神是万有之神，神感动乌鲁木齐的弟兄送来设计图纸和需要的钢材，有直径25毫米的螺纹钢做大梁的钢筋，不是我想的土块墙。我从这些奇妙的见证中听到桑树梢上神脚步的声音（撒下5:24），重视神启示的话语，建堂虽是外形的、物质的，但有一条属灵的法则，走什么样的路，注重现实与长远结合，以圣经启示的真理为准则，不敢稍有马虎或随意性。

神预备建堂用地，借着原来反对者的手划给用地，这岂不是神亲自做工的明证吗？抓住

神的应许不放松。我又从摩西建造会幕这项圣工的经历中看到几条属灵的法則：

- 1、要照神所指示的样式造（出25:9、40、26、30）；
- 2、甘心乐意奉献财物与做工（出25:2、35，36:1—2）；
- 3、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亚4:6—7）；
- 4、相信神必负责，因为银子是神的，金子也是神的（该2:6—9）。

抓住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语，信心就有基础（落脚点），人的信心得到坚固，学习依靠神的功课，建造礼拜堂的同时重视内心属灵殿堂的建造。建堂工作中不是因有信心的落脚点就会一帆风顺，因为撒旦不停地设置障碍（有外部的也会有内部的）拦阻教会的扩展。

有一天厂保卫科韩科长、基建科王科长来划地皮时，基建科副科长的夫人到现场拦阻，说什么不可以把地皮划给教会，“影响我的娃娃学习”等，放线时又叫往前移七米，企图私占这七米，我识破他们的诡计，请来推土机把七米坑坑洼洼的碱地推平种上树，作为绿化林带。

教会内的同工看法不同，赵弟兄从计划建堂开始就持反对态度，并强调总厂批准不合法，必须经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否则会造成停工浪费。赵弟兄看到设计图纸后说，门窗大了、有水磨石地面，这些都不能救人。他也对打围墙、平整场地有看法：“占地为业是凭血气。”与此同时厂区有传言说：“盖礼拜堂的地皮不给了。”一时冷风四起，里应外合向建堂工作刮来。我去总厂找保卫科问韩科长是否取消划定的地皮，他肯定地回答：“绝无此事！”

虽然在建堂工作中有拦阻，但神的大能谁也阻挡不了。自1989年3月1日动工到1990年6月全部完工，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加上1987年7月开始规划，平整场地，准备材料正好是三年时间。一座坚固、庄严、宽敞的礼拜堂建

成了。荣耀、颂赞归给慈爱的神！

建堂工作中，经费、材料遇到困难，神为我们预备。没有力量请大量工人，神感动本地和外地的弟兄姊妹前来义务劳动，中午不回家，自己带上馍馍在工地上吃。乌鲁木齐、石河子、八钢、石化、鄯善、吐鲁番等地的弟兄姊妹周六赶来劳动直到主日下午才回去。不管烈日暴晒还是寒风大作都没有停止施工。乌市一位懂施工技术的陶弟兄则亲自绑扎钢筋，浇灌混凝土。

经费虽缺，神给预备，惠荣姊妹（我的妻子）的母亲从山东来新疆，带有700元，存在银行，也取出来付了红砖款。

南京的耿华芳弟兄与他妻子，每天拉上人力车拾废铁破烂，凑够200元便给杨顺灵大姐托她寄给七泉湖教会，直到礼拜堂完工。

山东潍坊王怀慈老人，家庭生活很困难，我回山东探亲时由曹悦英大姐带我去看过他。他在一所小学校看大门，工资很少。中午留我吃午饭，既无鱼肉也无馍馍，是一个玉米面窝窝头和一只咸鸭蛋。他对七泉湖教会建堂十分关心，寄来80元，信上说：“为新疆的宣教工作添砖加瓦。”爱主之举很是感人。还有不知姓名的弟兄姊妹从不同地方寄钱来，如青岛，烟台等地，主必纪念这些爱心奉献。

我们在建堂工作中，实实在在地经历到“耶和華以勒”的事实。

乌鲁木齐一个单位承包了七泉湖化工总厂一条水泥马路（青年路），该单位会计邵宝琴是信主的姊妹，住在我家里，她单位从嘉峪关购进水泥。当她知道建堂缺水泥，就按原价卖给我们20吨水泥，运来卸到工地库房，价格便宜且省了运输装卸费。

设计要求70#砖砌墙，需要五万块红砖，只有乌鲁木齐砖厂的产品合格。怎么办？两节火车皮运到七泉湖，运费外还要另加八百多元，没有钱就没法订货，我心里为这砖忧急，神借

着这事操练我的信心。太奇妙了，一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遇到劳动服务公司王经理，他停下车主动问：“老李，你们盖教堂要不要红砖？”我说要，第二天怀着不踏实的心情到劳动服务公司落实，会计告诉我：“王经理说给你们三个车皮红砖。”过了两天，通知去车站接砖，我正在做晚饭，急忙摘下围裙往货运公司跑。货运员告诉按时运走，超时罚款。啊，我到哪里找汽车运砖？来到机运处，要先付现金才派车，银行已下班有钱取不出来。我骑自行车跑到新矿水泥厂联系好三辆汽车，返回货站，找到装卸工张邦兰姊妹，她告诉我，货车没进货位不计费，我才放心回家吃晚饭，这时已是繁星满天的深夜。一个人走在路上，仰望满天星辰，紧张的心脏仍在急剧跳动难以平静，内心为在遭遇难处、无助中经历了神的帮助预备而不断感谢神。

第三天，三车皮70#红砖到了货位，一天时间七万块红砖运到教堂工地上，弟兄姊妹们卸砖后经清点发现缺五千块，我去告诉了服务公司。乌市砖厂来收款时承认少了五千块。服务公司的会计说：“你一次就检查少五千块，我们卸了多少次，没有人检查，缺多少谁也不知道。”他说：“你真是又认真又负责任。”我心里想，这也没什么，我这是对主圣工的忠心。

在建堂工作中主与我们同在，凡事顺利。

因为绿化种树的七米空地上盐碱太重，树没成活，就在这块地上盖了一间伙房（15平方米），一套宿舍（42平方米），工地上需要日夜有人看管，我就把自己住的砖房让给别人，我搬到教会院内盖的小平房住。盖小平房的材料、门窗全部是我自己的，并付了400元人工费，并声明：我是传道人，没有私人房产，材料、人工费虽然是我出的，我宣布只能住用，不能继承。

在建堂工作中，弟兄姊妹们热心爱主，吃苦耐劳，不顾家中事务，一心扑在建堂劳动上，天不亮就来挖地槽里的碱壳壳，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赶回家，真是披星戴月，竭尽全力了。他们这样奋力工作并不是为工钱，因为一分工钱也没有，完全出于自愿奉献，甘心劳力。我十分受感动，相信主必纪念弟兄姊妹的爱心。

神祝福七泉湖教会的建堂工作，进展顺利，全教会弟兄姊妹很高兴快乐。1990年春开始室

内装修，安装玻璃，正在此时，七泉湖化工厂总厂小部分人操纵了一起违背国家法律政策的行动，气氛十分紧张，乌云密布，大有泰山压顶之势。厂里传出“李道生非法传道”，“非法盖教堂”，“马上把教堂推平”……等等凶信，甚至说得更逼真知情：“干部到地区开会，讨论取缔基督教。”

人言可畏，以前的朋友、慕道友也不敢来往而远离我，避开我。甚至教会内的一位杨弟兄也不来教会参加祷告会，到戈壁滩遛小哈巴狗。一场回避不了的逼迫风暴朝教会和我袭来。

四、逼迫风暴终于袭来

1990年7月礼拜堂基本完工，正在收尾，化工总厂宣传科贾福辰等人陪同吐鲁番地区宗教处副处长席德芳到教会调查。紧接着总厂召集我和郭之茂弟兄、赵西门弟兄以及杨洪展、胡夕元到总场会议室开会，学习提高认识，叫我们自己承认基督教是非法的，应取缔，而且取缔基督教是合法的，总厂的调子定了，取缔是非行不可。我们据理力争，依法申诉均无效果，最后他们竟不顾我们的反对定下取缔时间，勒令交出教会的财务账、现金。同去的杨某某居然笑着表态说：“那有啥？政策如土块模子，正确。”与会干部韩萍表扬他



说：“老杨想得开。”我们心中忧急难受，教堂大门将要被封，主工受到亏损，撒旦在狞笑，杨某某居然说正确！

化工厂总保卫科、宣教科与地区宗教处副处长席德芳越过地委统战部，直接与地委罗远福、张文艺等人策划封教堂的门，取缔七泉湖基督教会。当时他们有一点举棋不定，于7月18日派人到乌鲁木齐明德路一号教堂找到乌鲁木齐市基督教协会征求意见，该协会的某一位负责人居心叵测地说出了“李道生是没经过两会认可按立的，是自由传道人，与我们无关”等话，寥寥数语暗藏狠毒，加增了席德芳等人取缔七泉湖基督教会的气焰，使他们更加有恃无恐。1990年7月20日，化工总厂的贾福辰，田群盛等人伙同席德芳等吐鲁番市宗教局、公安局一群人来到七泉湖教堂，公安局的人把封条贴在教堂院门上，两个大门被十字交叉地贴上了大封条。贾福辰、田群盛将教会账目、现金等财物全部没收拿走，并违法将我的老岳母、妻子及我本人赶出自己在教会院内盖的房子，搬到四号楼监视居住，不准外出活动，形同看管，而这一切都无法院文书。全部查封活动不到十分钟，气势汹汹，来去匆匆，简单地、无法无天地给我和教堂扣上一顶“非法”的帽子便扬长而去。望着他们乘坐的小汽车卷起的一阵尘土，我欲哭无泪。在90年代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这些人仍然不改文革时期的任意而行。总厂宣传科贾福辰科长开动宣传机器，大喇叭广播骂了好几天李道生，我老岳母年纪大了，没经历过贾福辰喊天骂地的阵势，吓得直哭，为我担心，没几天被吓病了，送往医院救治，抢救无效，时年正好九十岁。大喇叭把老人吓死了。不仅贾福辰的大喇叭在七泉湖总厂吼叫，吐鲁番市广播电台在席德芳策划下大力广播他们把七泉湖基督教会定为非法，封了教堂大门，取缔了基督教，吐鲁番市电视台也播放了封门实况录像。并以红头文件向各单位传达，誓把自由传

道人李道生、赵西门搞臭。我虽然之前从没经历过抄家、封门的狂风暴雨的袭击，但我心中很平静，我深刻思考反省没有违犯法律、法规、制度，怎么来的非法？我们没有违法为什么定我们非法，证据何在？难道还执行文革时“欲加之罪”吗？硬逼我承认非法，我是口不服，心不服，尤其对乌鲁木齐市明德路基督教协会某负责人的胡言妄语感到惊讶！我在1949年奉差遭到南疆传福音就由张谷泉牧师、咸荣辉牧师、李石瑛牧师给我行了按手礼，那时还没解放为什么要你认可呢？七泉湖教会几乎毁在周围“落井下石”的人手中。

取缔、没收、封查、大造声势搞臭李道生所信所传的基督教活动继续升级。化工总厂纪检委也插手参与查教会的账，由总厂党委书记王泽民负责，由林丙丁、贾福辰操作，并以宣传科名义向各地发调查函，写信给我们奉献捐款人的单位。调查信诬蔑我们七泉湖教会、李道生利用建堂骗钱，叫人检举揭发，退休所的田群盛与贾福辰合谋，把我的来信，寄款人的姓名地址登记下来。他们以为可以置我于死地，没想到什么稻草也没捞到，在内部查账的人没找到一分钱的差错，外面回来的证明都是寄款人甘心乐意奉献，是符合教会教义，也符合国家宗教局的政策法规。总厂的这些头头脑脑不再凶狂了。

吐鲁番电视台的记者光临七泉湖，进不去被封的教堂院子，便找到我家中进行参访，他们不是来搜索非法罪名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吐鲁番地区有基督教会，也不知道有基督教传道人。特来了解基督教会在七泉湖的情况，我很友好地接待了记者们，并在友好诚实的气氛中向他们坦诚地讲述了基督福音的内容以及教会依法进行宗教活动的实际情况。他们希望有一本圣经好研究参考，于是我送给他们一本袖珍圣经。

神叫万事互相效力，逼迫基督教会的人所

采取的宣传广播手段，对宣传基督教在吐鲁番七泉湖的存在起了大作用，使人听见基督的名，知道七泉湖有教会，有传福音的。

吐鲁番地区宗教处的副处长席德芳先生不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也不懂吐鲁番解放前的历史。1949年夏天，基督教西北灵工团的传道人就在吐鲁番传福音，由张禄廷夫妇、田佩基、宋赞美、王惠民等人，租了几间房子作为传福音的会所，以后去南疆的传道人都经过吐鲁番。他们先后接待过李道生一行，唐远模一行，朱长信一行。张谷泉牧师去南疆，回哈密都由吐鲁番教会接待。1951年哈密灵工团受到打击，吐鲁番教会也受到株连，传道人转到乌鲁木齐，解放前吐鲁番有基督教会存在是历史的事实，解放后受到逼迫后迁走，这也是历史事实。

神的家被蹂躏，神的教会被封，所有真基督徒感到痛心、忧伤。不理解总厂当局为什么要违背国家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其实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这是属灵的争战，既不能妥协，也不可凭血气行事。基督教会是符合宪法的五大宗教之一，不是异端、邪教，又没有犯法，为什么由几个人决定取缔就取缔、查封？为什么吐鲁番地委统战部没参与？为什么没经过法律程序依法行事？不行，一定要向上级政府领导反映，要依法讨个说法，定我们为非法的证据在哪里？取缔、查封的法律依据何在？这是基督教能否在伊斯兰地区存在的大事，关系到基督教能否在吐鲁番地区存在的大事。

七泉湖教会被取缔，教堂被封，但教会仍在有序地工作。教会敬拜、祷告、聚会照样在家中进行，同工们在一块祷告、交通。我提醒同工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紧紧依靠主，恒切祷告，谨慎每一句话，每一件事，以宪法和宗教法规为依据，向上级直至中央报告情况。把教会备案批准文件，土地划拨文件，建堂许可审批文件复印多份，连

同非法查封的经过以及我们的申诉材料上报给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宗教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政办、人大、《人民日报》编辑部等七个部门，我们没有找吐鲁番地区。因为这次非法查封是由吐鲁番地区宗教处副处长欺上瞒下一手策划的，找也没有用。

教堂虽然被封了，但任何力量封不住信徒的信仰，不让在教堂聚会，就分散在信徒家中，福音的大门是基督开的，没有人能关。大多数信徒没因逼迫而退后。我负责梅金兰姊妹家中的聚会；赵西门负责赵荣华家中的聚会；机运处、新矿、水泥厂的家庭聚会由戴模英姊妹和侯凤华姊妹主持。聚会敬拜没有停下，信主的人心没有被冲垮，信主的人数没有减少，神的大能保守我们，在经历狂风暴雨的袭击中与我们同行，神仍然掌管万有。

由于在七泉湖建堂工作中同工看法不同，赵西门弟兄反对建堂，这时看见环境恶化，他便开始说话了，搬出圣经经文：《彼得前书》2:4—11，认为我们建堂是不顺从，以至于绊跌；《罗马书》13:1—5，叫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西门兄根据《罗马书》12:19—21，认为我们不应该向上级政府申诉，也不应该自己去伸冤。他又以《哥林多前书》4:12教训我们“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还以《希伯来书》10:32—36要我们忍受大争战的各样苦难。又以《耶利米书》29:10叫我们等待……那些日子西门兄不断地找圣经证明自己反对建堂是正确的。接着又在1990年10月10日以《箴言》25:8和《传道书》5:2拦阻我们上访，并说此乃神启示他的话语：“不要再去争了，任凭他们拿去。”

恰恰相反，我从主得到的话语是坚定信心，激励我为真理争辩的教训。

1990年6月21日，看到《以赛亚书》50:7—9：“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

1990年7月《诗篇》132:13—18告诉我“因为耶和華拣选了锡安，愿意当做自己的居所……”

圣经的话不断启示我，看到这些经文就特别感动，受激励。这不是用经文与西门兄争战，我绝不敢随己意用经文装饰自己。在1991年4月26日上午，我从同工郭之茂弟兄家回我的住所时，路过教会门前，看见公安局查封教会贴在大门上的封条，心中想着当前的恶劣环境，教会礼拜堂被非法查封，我的冤案至今未得到平反昭雪，如果二者有因果关系，我真是无力承受，心都快要破碎了。想起《以赛亚书》53:10“耶和華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此处经文在我内心翻腾，主啊，你要借着礼拜堂被查封，教会被取缔而将我压伤吗？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淌，内心感到压伤的痛苦。

1992年2月27日，《诗篇》138:7的话给了我亮光，“我虽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圣经的话激励我，这是神的应许，相信全能的神看见了我的艰难处境而会施恩怜悯我，使我从苦境中转向平安。

我从圣经中领受的亮光和赵西门弟兄找出的经文迥然不同，我明白自己作为传道人应当尽的本分。

五、慢慢申诉路——上访三年

吐鲁番地区宗教处席德芳副处长粗暴践踏宪法，违背党的宗教政策的违法行为，尤其在90年代仍然采取文革红卫兵抄家封门的行为绝不是法律所允许的，一定要将实际情况向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宗教局反映，必要时再到北京上访。

1990年8月16日，教堂被查封后第26天我

和郭之茂弟兄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反映情况，接待我们的是刘处长（后调任自治区宗教局局长），我们说明原因，把吐鲁番地区宗教处副处长席德芳查封教堂并取缔基督教会的经过作了汇报，并希望政府领导能给我们指出我们被扣上非法大帽子的根据。我们说完之后，刘处长态度很和气，出乎我们的预料，也与赵西门设想的不一樣。刘处长说：“我没有说你们非法，统战部没有说你们非法，据我所知吐鲁番统战部也没有参与此事。”

感谢神，赞美神，我们并没有被人羞辱。

在险恶的环境中，只有神是我唯一的依靠，我们沿着神的光照前行，却无人伸手援助，无人敢为我们教会说句公道话，请律师也很困难，我们

想请律师，当律师了解情况之后便推辞不做，某律师说：“你们基督教内部不承认你们的合法地位，没有人能帮助你。”（“内部不承认”指乌鲁木齐明德路基督教协会某一位负责人。）七泉湖教会被封后最早知道消息的是乌鲁木齐大西门教会（聚会处）的长老王之肖老弟兄，他乘车在傍晚赶到七泉湖郭之茂家与我见面，鼓励并安慰了我们，又连夜返回乌市。此外再无别人来过，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華神，他必帮助我们争战。

吐鲁番地委书记罗远福支持宗教处席德芳查封七泉湖教堂。我是小老百姓，无力与之抗争。虽然我很弱小，但我依靠全能的神，有一股从神来的力量，不管在申诉的路上有多少艰难危险也在所不辞。《约书亚记》6:1—21给我一个启示：征服耶利哥必须顺服神的吩咐，尽上人的本分，跟在约柜后面绕行，到了时候城墙一定倒塌。从1990年7月20日到1993年6月16日这三年，我们每个月四次去乌鲁木齐找自治区统战部、自治区宗教局，弟兄姊妹主动去，自备路费，弟兄去是两个人，姊妹去是三



至四个人。有一次姊妹去上访，接待她们的人以我曾被判刑劳改为借口，说李道生受过刑事处分，便把她们打发回来，姊妹们曾当面质问他，李道生不是反革命，只是宗教信仰。

一次，我亲自去自治区宗教局，接待我的人引我去见王局长，这位王局长谈话装腔作势，语无伦次，在办公室踱步来回走，说不出取缔的政策法律依据，也找不到违法证据，支支吾吾说不出理由来。

有一次，自治区宗教局一位年轻干部接待我，他叫王志刚，新大毕业，一开始便依势压人，不说正事；左一个“我告诉你”，右一个“我告诉你”，官腔十足地吓唬我，我一忍再忍。后来他越发凶狂，指手画脚起来了，我只好迎接这种无理的威吓，我反问他：“年轻人，在你面前的老头年纪多大了？你好好说行不？何必左一个‘我告诉你’，右一个‘我告诉你’，你应当告诉我什么是非法，为什么查封、取缔。”经我这一问，他傻眼了，立即软了下来，承认态度不当，并且希望给他一本圣经看看，我答应下次带来。他以后接待我时态度变得和气、友好起来，还称呼我李老。

最厉害的一次，是孙处长接待我的时候，他张口便说我非法，又拿不出事实证据。当他说一个不准许时，我立即追问他法律依据，政策依据，他说不出依据，也说不出取缔的政策、理由。最后他说：“我政策水平不行。”我回敬他：“你政策水平不行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位子上？”这位孙处长竟然恼羞成怒地说：“你以后别来找我，我不接待你。”我说：“你不接待我是你的事，只要你在位子上我还要来找你。”孙处长大动肝火，啪一声，一拳砸在办公桌子上瞪着大眼，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沉着地说：“怎么，你是否要打人？！”和孙处长一个办公室的两个干部一声不吭，正在僵持时，刘局长让郭之茂将我叫到局长办公室去，才避免了争吵的升级，否则孙处长的拳头可能会砸

向我的脑壳。

1993年5月的一天，我又去自治区宗教局上访，这也是最后一次。刘局长说：“你不要再跑了，回去找吐鲁番地区宗教处牙合甫处长，这次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宗教会议上，你们七泉湖教会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回去找牙合甫处长吧。”

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将荣耀归给神，步子轻松而坚定地踏上返回吐鲁番的长途汽车。到吐鲁番下了车直奔地区统战部、宗教处，有人告诉我牙处长住院了，我又赶到医院找到他，牙合甫处长满口答应出院后就办理这事。

七泉湖教会是一间很小的教会，没有属世的地位和名气，甚至个别教内人士也不认可。为什么这么一间坐落在戈壁滩上一个小货车站旁边的教会惊动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处理这件事？因为“王的心在神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箴21:1）。

1993年6月，吐鲁番地区宗教处牙合甫处长和王主任来到七泉湖化工总厂，打发人叫我到厂长办公室，指定我为七泉湖教会的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承担涉及教会的法律责任，将归还教堂的文字资料交我保管。

1993年7月16日，吐鲁番地区统战部、地区宗教处牙合甫处长亲自到七泉湖召开大会，宣布取消封条，将教会的礼拜堂和一切没收的财物归还基督教会，以文件形式宣布七泉湖教会是合法的。

耶稣基督的名得胜，教会从此恢复查封前的敬拜聚会，礼拜堂屋顶上的红色十字架闪耀着光芒，告诉人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赞美的歌声从礼拜堂飞向远方。

有一件事情很奇妙。我们教会的人还没有什么评论，但教会外面却有人在私下议论此事。在宣布归还教会的同一时刻，那位带头逼迫七泉湖教会并策划取缔基督教、查封教堂的贾福辰先生发生车祸，从拖拉机上摔了下去，没

有死，却成了残废，十五年之后卧床不起，到2006年死去，老百姓说：“贾福辰带头封教堂遭到报应。”

贾福辰在查封、取缔教会的行动中非常卖力，是违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急先锋，与神为敌的人结局很可悲。据说席德芳先生的下场也很狼狈。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

六、神的殿被掳后归回

建堂工作从1987年7月13日开始筹备，1990年7月礼拜堂建成，正好三年。从1990年7月教堂被查封，教会被关闭，到1993年7月16日宣布归还、启封又是三年。

建堂三年，被查封三年。建堂开始于7月，礼拜堂被查封在7月，宣布归还也是在7月。这些日子不是巧合，是神的日子，因为是神定节令、日子、年岁。

教堂被查封，大门贴封条，把我赶出教会院子，有的财物被没收，但存放在院内的木材、砖，库房里存放的门、窗、桌、凳子、钢材、水泥等，还有工具、材料，总价值达一万多元（当时估价）。地区宗教处席德芳，化工厂贾福辰等人见公安把封条封好，达到了蓄谋已久的目的便扬长而去。三年来，院子里存放的材料，库房里的工具器材、钢材被盗，几乎被洗劫一空。这些存放的物资、器材、工具都列有清单。我们首先向化工厂申请赔偿，总厂书记王泽民、毕端然说：“你们自己管，我们没人。”还说：“宗教的事再不要来找我了。”

教会财产被盗是在公安局贴封条封门之后三年里发生的，当然由封门者负责。我们去找市宗教局，干部回答说：“是宗教处席德芳叫我们去的。”我们又去找市公安局，他们说：“我们上车前二十分钟才知道叫我们去封教堂，你们去找化工厂。”

化工厂的领导说：“地区干的事，你们去

找地区。”都是推来推去，不愿承担责任。

过了一年多吐鲁番市公安局的干部来七泉湖教会检查工作，我又向公安干部提出教会物资被盗是他们贴封条之后三年中发生的，如何处理请他们给个答复。他们说不出处理意见和办法。我们认为：贴封条是很严肃的法律手段。执法者必须依法行事，不能把封条一贴就万事大吉，至今没有人负责过问。违法、犯法的逍遥法外，受害的教堂损失严重，实在有失公平、公正。自从这次调查之后再没见市公安局来人处理。

七泉湖教会礼拜堂被查封后受到严重损失，这已成为历史，自归还那天立即修复被破坏的墙、门窗、椅子、吊扇、电表、水表，直到1995年锅炉安装完工，礼拜堂恢复聚会，主日聚会人数超过二百名。

在修复被破坏的礼拜堂的工作中，乌市、石化、八钢的信徒贡献很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主必纪念他们的爱心。

七、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

七泉湖教会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打击，也经历了神与我们同在的宝贵，神借着风雨操练他的儿女，风雨之后他的儿女生命更加刚强丰盛。

教会事奉的秩序恢复正常，没有了昔日那种噪音的干扰，当务之急是怎样牧养神的群羊，带领栽培信徒在圣经真理上追求长进。

《使徒行传》20:28：“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节经文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劝勉的话，对我们今天事奉神、牧养教会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应当以此为座右铭，忠心到底。

我们的教会认为，在物质方面，比如选择建堂地点，盖礼拜堂，使神的子民虔诚地敬拜神是十分重要的圣工；但在属灵方面，基督徒

如何才能建造心灵的殿，并带领弟兄姊妹认识真理，明白道理，生命更加丰盛，使教会建造成为灵宫，合神心意，讨神喜悦，则是十分艰巨的使命。

礼拜堂恢复聚会后，首先注重圣经的栽培，设立查经聚会，自1995年至今已详细阅读、查考了新约《马太福音》、《使徒行传》、《哥林多前后书》、《希伯来书》、《提多书》；旧约《创世记》前十一章，目前正在查考《启示录》七教会。坚持在每周三上午进行，风雨无阻。

神兴起他的善工。神自己在凡事上负责，神借着人建立教会，先要叫他的儿女得地为业。当教堂被查封，财产被没收时，我是难过、伤心，但没有悲观失望。神用《耶利米书》49:1—2的经文来安慰我，“……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话成就在以色列人身上，今天也照样为我们成就。

我们站在得地为业这个角度，尽一切可能抓住机会扩大教堂院子的土地面积。七泉湖教会刚开始被划给20米宽40米长（800平方米）的地皮。根据周围地形向西、向南仍有闲置盐碱地。1993年7月16日归还教堂后，我们试着写了一个申请扩大绿化范围的报告，向西扩展6米，向南扩展38米，以便改良土质种草、种花、种树，总厂很快同意批准报告。这样教堂

院内面积变为78米×26米=2028平方米，增加了1228平方米。总厂对教会态度有了改变，由逼迫、取缔、封门、没收改变为支持扩大面积。如果没有神自己作工，怎么也不可能多得1228平方米土地为产业，教堂院内绿化是美化环境的一部分。

伊甸园的树木、花草各从其类。我们的弟兄姊妹把原来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挖走一层，运来废弃的菜园土和羊粪，土壤改变了，树木长势很旺，花草茂盛。每年七八月份葡萄熟的时候，一串串红的、绿的葡萄累累下垂，月季花、大荔花、三叶草郁郁葱葱，蝴蝶飞舞花间，寒冬腊月期间，青松翠柏依然给人以生命的活力，东西过往的火车如果在夜晚通过七泉湖车站，在铁路南面不到三百米可以看到礼拜堂屋顶上的十字架，红色光芒与明月繁星交相辉映，给沉睡的戈壁荒原增添了一份生命的气息，使人感受到天上人间的和谐与亲近，尤其在没有月光的夜晚，十字架发出的红色光芒能照亮走夜路的行人。啊！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有责任和使命感，忠心看管好这佳美的葡萄园，使之果子更多，荣耀归于父神。✠

（节选自李道生弟兄著《走在锡安大道上》）





今天白天有雪

文/书拉密

一

北京今年的秋天也不知怎么了，温度一直居高不下。眼看已经进入十月下旬，欧蕙跟着石远到怀柔的山里转了一圈，发现山里的树依然绿意葱茏，只有枝头红莹莹的柿子和几片早红的枫叶，在清透的蓝天背景下昭示一缕秋意。

阳光仍旧明亮，近乎燥热，满街的人都在乱穿衣。除了冬装，春夏秋的衣服在大街的一角随处可见。时髦的女孩子会扎一条丝巾，穿着短裙和长筒靴，把三季的风光笼于一身。

这气候，弄得人心里颇不安稳。

不过，让人不安稳的，还不只是气候。

沈院长昨天的谈话让欧蕙的心里陡然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没处着落。

从前沈院长偶尔和她路遇，经常会语含欣赏地说：“年轻人，有信仰是件好事。人要是肯信点儿什么，就不胡作乱闹了。”但这一次，他的语气里少了欣赏，多了忧虑，他说，不要把信仰和个人前途绑在一起，信仰只是一种精神寄托，用来修身养性就好，不能当作生活目的和生活的全部。当然了，他还是那句话——“年轻人，有信仰是件好事。”不过，他马上又补充道：“但也别陷进去，变得狂热就不好了，要有个度。”

欧蕙不喜欢别人和她总谈“度”的问题。

石远这么说，沈院长也这么说。

什么“度”呢？就是别变成宗教狂。

她每次听见这样的表达都忍不住要发作，每次都强忍着，脸色自然不会太好看。

她有时会想，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对待周围

那些认为她信迷了的人，是否真值得。

曾经，为着是否要讲冰心的基督徒身份问题，她被用“度”的问题警告过。不过，这次，沈院长用的是“怀柔”法，总结到最后就是：“换个地方参加活动嘛。”

一只长着紫蓝翅膀的鸟儿从窗口低低地飞过，在下午的光线里，鸟儿的翅梢闪着微光。那种柔和美丽的颜色，每次掠过窗边，都会让欧蕙欣喜得叫出声来，恨不得自己也长出那样的翅膀和羽毛，在低空来一个优雅漂亮的回旋。但今天，她的情绪实在不算高。教研室的李主任刚刚发来一条短信，明确告诉她——优秀团组的评选下周开始，如果她一味地固执下去，会给教研室其他人带来麻烦，结论是——“你自己看着办！”

她觉得“自己看着办”这几个字的内涵特别丰富，也特别复杂。表面上似乎提供了极大的自由空间，根底里却透着十足的威胁和逼仄。

姐姐的短信更简单，只有三个字——“别犯傻！”

她握着手机，打开那些信息反复看了一会儿，心里兀然生起一阵烦躁，随手把手机扔到了书桌上。

这个白天，过得真是不太愉快。

二

暮色渐渐笼住了小区的上空，到晚饭时分了。

欧蕙百无聊赖地走进厨房，四处环顾，想不出做点儿什么好。没有胃口，看什么都不想吃。

她把米放进电饭煲，听见手机传来嘀嘀声，是苏姐发来短信：周日的敬拜改在公园举行，三堂合一，风雨无阻。

到底还是在户外了。她放下手机，微微有

些失望。

不知道明天是否会下雨，但天色已经显出昏黄浓密了。

欧蕙靠在阳台上，仰头看见一道白色的细雾在天空缓缓划过，仿佛水面上的波纹，慢慢地舒展开来。你真的想让我们在旷野里漂泊吗？她望着遥远的天际。我们已经做了所有的努力，从岁首到年终，凡人力所能为的，我们都尽到了，但你还是把我们放在了绝境中。我不明白，为什么？

欧蕙不否认，她对她的主不只一次地失望过。你可以解释说，那是时间没到，或者是因为所求不对，但失望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她不能假装，也不想假装。

厨房的冰箱门上有一块树叶型磁贴，是苏姐送她的圣诞礼物，上面写着“Prayer changes things”，石远每回开冰箱看见这句话，都毫不客气地说这只是她们一厢情愿的幻想。

石远暂时能接受她的信仰，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出于一种基督的宽容精神。在他看来，女人嘛，都喜欢搞一些神神秘秘的事，当然，如果无伤大雅倒也无妨，有个精神寄托，总比在家没事儿找事儿强。至于信的是什麼，石远还是小小地考察了一番，太邪性的不行，太闹腾的不行，那都容易走火入魔，他特别厌恶在家里搞那些烧香上供的事，不让吃这个不让说那个，这些他都受不了。现在看，基督教倒是有一点好处，没那么多神秘古怪的限制，就是唱唱歌、听听道、读读经、祷告，前三项吧，石远觉得还行，于音乐陶冶和知识的学习都有益处；最后一项，他觉得完全不可思议。

对此，欧蕙也不想争辩。与其每次都争得不欢而散，不如退而平静相守。反正谁也改变不了谁。

米饭飘香的时候，石远打来电话，告诉她晚上还得加班，赶上明天出刊，今晚得在印

厂待一夜。

欧蕙说知道了，就准备放电话。石远从话筒那边听出她的声音有些反常，追问了一句，欧蕙敷衍一声，再追问一句，她又敷衍了一声。石远突然问道：“你们明天去哪儿聚会？”

欧蕙声音平淡地说：“公园。”

石远在那边沉吟了片刻，很严肃地答道：“那就别去了。”

欧蕙不肯轻易就范：“为什么？”

“这次先别去了，好吧？”

“为什么？”

“你能不能听我一回？！他们一天给我打两次电话，让我告诉你别乱参加什么活动！”

“他们管不着！”

“出了事怎么办？！”

“大不了我辞职！”她听见石远的呼吸陡然变得粗重，然后就是嘀嘀嘀的忙音。

这个晚上，过得真是不愉快。

三

欧蕙感觉不舒服，早早就休息了，却一直睡不着，在床上辗转了许久。

朦胧之中，她发现自己站在校园外的空地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她自己，脚边长满了半人高的蒿草，对面是一扇紧紧关闭的大铁门。她推推门，想着快点儿进去，恐怕上课要晚了，却怎么也打不开，推也推不动。她想喊一声，希望有人能替她打开门。她看看表，真是快到点了，再进不去就来不及了。

她攀住铁栅栏，向里张望，终于看见一个人慢慢地走过来，近了才认出是教研室的李主任，那份课表就是她给欧蕙的。欧蕙向她招手，告诉她上课时间快到了，她进不去校园。李主任漠然地看看她，说，她不用再为上课操心了，学校不需要她来上课了。

为什么？她惊讶地问。

不为什么。李主任毫无表情地回答说。

那些学生怎么办？她抬起手腕，清晰地看见表针指向8点，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他们也不需要你了。李主任毫无表情地回答说。

已经排好课了。她坚持着，能感觉到铁栅栏已经被她握得发热。

已经有人去上了，这个地方有你没你都行。李主任毫无表情地回答说。

但我需要这个地方，让我进去吧！欧蕙奇怪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但又不能否认她真是这样想的。

你真想进来吗？李主任的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

你真想进来吗？李主任又问了一遍。你不是想辞职吗？

欧蕙说……谁说的……不是的……可能吧……究竟……她看见李主任的笑容越来越诡异，终于变成一个悬挂在半空中的面具，张着猩红的大嘴，她不由得大叫一声，醒了。

醒来的一瞬间，闪过脑海的，是一间大教室，每天下午都会有一道温暖的光斜映进来，照在讲台上，那是她每次上课的地方。

她从床上坐起来，披上衣服，站到窗边。

街心最远处有一盏路灯，在深重的夜色里发散出桔色的微光，朦胧而单纯，可那种温暖似乎离她很远，那盏灯也无法穿透她内心的苍茫。

她再次问自己，我真的愿意吗？

街角突然冲出来一辆明黄色的小轿车，毫无顾忌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狂奔而去，她不免忧虑地看向远处空荡荡的路面，希望不要有人突然从树下跑出来。她记得有一年春天，傍晚时分，她站在窗台边看十字路口的街景，看见一辆三轮车从南向北的方向驶过，同时看见一辆明黄色的小轿车从东向西奔驰而来，

她感觉胸口一紧，眼睁睁看着那辆三轮车被撞出几米外，随后围观的人越聚越多，遮蔽了那块空地。那个瞬间，她明确地理解了，什么叫做“我不知前面的道路”。

面对未知的前路，我能放弃多少呢？

她环顾着周围的一切，她和石远赤手空拳打造的这个家，她精心选择、布置每一个角落，尽力把它变成一个温馨、舒适、宽敞的地方。这个小家隐在城市的一角，仿佛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她能放下这个吗？

书桌上的那叠文稿，是刚刚校对过两遍的学术文集，是她三年的心血，出版社已经联系好，只等学校批准出版经费了。为了这本书，她推迟了怀孕和生育的时间。

她能放下这个吗？

下半年就是一年一度的评职时段，按照年限、学术经历和教学资历，她该评正高了，那是她一直渴望到达的目标。当然了，这年头，无论教授还是博士的称呼都相当的不值钱，但这样的头衔仍然光芒耀眼。

她能放下这个吗？

还有那些来自他人的种种说法，她一向以为自己已经超然于他人的评价，此刻，这样的犹豫让她倒是明白了一点——没有哪种说法是可以轻忽的，它们都可能在某个时刻变成尖锐的利器。

她能招架得了这个吗？

她在玻璃窗上划写着一个又一个十字……

真难啊！那阵将她从睡梦中压醒的力量再次袭来，让她甚感窒息，以至于渴到嘴唇发木。

她张张嘴，想和那位看不见的主说点儿什么，却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说什么呢？

我就是舍不得，就是放不下。这就是事实。



然后呢？

没有回答。周围安静极了。

如果我不情愿放弃，会怎么样呢？

没有回答。周围安静极了。

如果我说这都是我真实的想法，你会怎么说呢？

没有回答。周围安静极了。

那位在大风、地震和火后的宁静中开口的主，似乎特意在此刻选择了沉默。

进入这样沉重的安静中，欧蕙越发地沮丧。

如果我跌倒了，逃跑了，会怎么样呢？

当思想在这句话上滑过的时候，时间一下子消失了，她感觉自己像一个透明的人站在地中央。她并未因为毫无隐藏更坦然，反倒

因为全然暴露而更尴尬。

原来我是这样的，原来竟是这样的，原来就是这样的！

欧蕙不免惊异于自己刚刚明白“本相”的含义。

但她不愿意放松，既然已经问到底了，她希望无所不知的那位能够告诉她——如果她决定逃跑、离开，他究竟会怎么样？

她等待着，等待着，没有声音来自天国或者心底，所有期待和传说中的特异景象都未出现。一种沉重的空白令她不由得要跪下来，她说：“求你告诉我，让我明白！如果我背离你，你会怎么样？”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什么都没有……

她等待着，等待着，既惊惶又不甘，既怕听见回答又渴望听见回答。

地板的尖硬和冰冷从膝盖一直传上来，她的心里充满了挫败感。她跪在那里，不知道过了多久。仿佛时间已经凝固，她已然变成了一只保持姿势的标本。

算了，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抬起头，正准备放弃的时候，听见一串清丽的琶音轻轻地流过，那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一段旋律，那段旋律不断地重复着重复着，仿佛微风穿过暗夜，那是常常在婚礼上歌咏的《盟约》，是她特意选来用作手机开关机的曲子。当前奏流利地滑入第一乐句的时候，那句深情的许诺宛如一朵水莲，从她的记忆之湖中灿然浮起——“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

如此熟悉的旋律，此刻却有了一种奇妙的新意，是她先前一直不真切明了的。她不由得遮上眼睛，说，谢谢你在这儿，谢谢你不变。

四

真好。

欧蕙再次把头放在枕头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和宁静。这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吧。

真好。

她想。

今天真好。

新的一天可真好。

我要小小地睡一会儿，好在醒来时去参与一件大事。

她随即像一条鱼儿，慢慢地游入了梦乡。

这一觉，欧蕙睡得异常深沉，睁开眼睛再看表的时候，已经七点半了。她急忙跳起来，简单收拾一下，就冲出家门。

下楼的时候，欧蕙才发现——下雪了！竟然下雪了！

天地浑然白成一片。她欣喜地伸出手，接住纷纷扬扬的雪花，看着它们在温暖的手心里迅速地融成一滴晶莹的水珠。那些每年冬天都支叉开干巴巴枝条的松柏，此时都披上了银白的雪衣，远远一望，仿佛圣诞树。

今天一定是孩子们的节日了。

欧蕙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朝车站走去。路边小汽车上的雪足有半尺厚，车子摇摇晃晃地开起来，仿佛一座小雪山在移动。欧蕙沿着小路一步一步地小心前进，雪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听着特别爽快，仿佛回到了童年。

一路上，雪一直没停，簌簌地扑落，沾到头发和衣服上，湿漉漉地，好像是春天将近的感觉。空气十分干爽，每一呼吸，都有淡白的哈气飘出。秋天似乎刚刚开始，便陡然进入冬季，让人惊喜之余，也措手不及。欧蕙发现车里没有几个人穿上了冬衣，有两位女士穿的竟然还是夏天的鞋，显然还没来得及找出冬装。

她扑落外套上的雪珠，看见半透明的车

窗外面，不时地掠过一朵朵丰盈悦人的白。快到站的时候，她给石远发了一条短信：“下雪了！”

走出站台，透过温润的雪幕，她看见远处现出一架天桥的轮廓。路面湿滑得厉害，不时有汽车在桥底下打旋儿。走过天桥，她发现公园门口早已站着一大群人，或者说是一大片多彩的伞的方队。

没有人开门。

公园的大铁门关得紧紧的。

人们安静地站在广场上，看着漫天的大雪一朵一朵地飞落。雪花落到路边的树枝上，还未凋落的树叶渐渐地变成毛绒绒的团片，厚密丰润，仿佛大地的耳朵。那些落在土地上的雪花，迅速化成了雪泥。不知道公园里面那片原本打算用来做敬拜场地的地方是否已经变成了泥沼之地。

什么时候，欧蕙的头顶多了一把伞，旁边是一个陌生女孩微笑的脸。欧蕙举起手，和她一起撑起那把伞。雪越下越大，欧蕙明显感觉到伞面渐渐地沉重，需要不时地抖落一

下伞面上的积雪。人群安静而躁动，每个人的脸上都散发着一股清透的欣喜，仿佛有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要发生了，人们在等待着，满怀喜悦地等待着。

透过人群的缝隙，她看见牧师像往常一样穿着正装、扎着领带，侍立在人群的前面，头上沾着细密的雪花。

敬拜开始了，诗班的弟兄姊妹们穿着红红绿绿的雨衣，扬声唱起“快乐高歌”，歌声震得树梢上的雪纷纷下落。湿冷的石头地上，立着一大捧鲜艳的玫瑰花，每一朵都敞开花瓣，欢喜地迎向从天而降的白雪。

11月1日的雪，来得真早，也真美，整个宇宙仿佛都融化在这庄严圣洁的白光之中……

2009年11月29日初稿

2010年9月3日二稿

2010年9月9日终稿



我是谁？

文 / 朋霍费尔

我是谁？他们常常告诉我，
我从我的单人囚室走出来时，
安宁、愉悦、坚定，
像一位绅士步出他的乡间别墅。

我是谁？他们常常告诉我，
我总是对我的看守们这样说，
随便、友善、清楚，
似乎在此发号施令的是我。

我是谁？他们还这样告诉我，
我承受着这些不幸的日子，
是那么平静、乐观、自豪，
犹如一位惯于获胜的勇士。

那么，我真是别人所说的
那样呢？
还是只不过如我所知的那样？
不安、焦渴、病弱，如笼中之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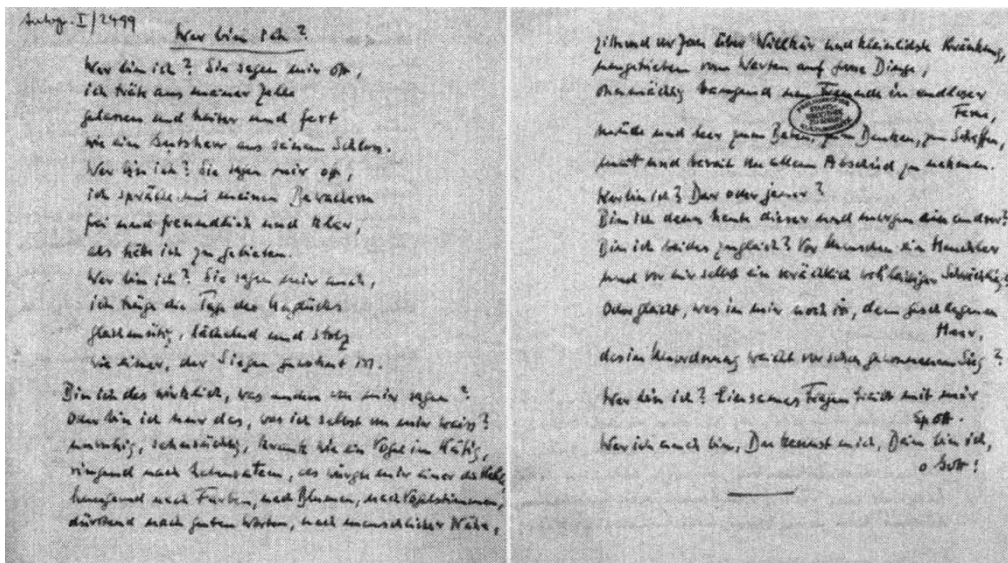
为呼吸而挣扎，似乎被人掐着喉咙，
眷恋着色彩、鲜花、鸟儿的歌唱，
渴望着亲切的话语，有人来作伴，
因期盼重大的事件而辗转反侧，
为无限遥远的朋友而无力颤栗，
疲倦困乏于祈祷、思索和行动，
怯懦软弱而准备告别人世？

我是谁？是前者呢，还是后者？
我今天是一个人，明天又是另一个人吗？
还是同时兼为二者？在他人的面前是伪君子，
在自己面前又是个愁苦不堪的可怜虫？
或者，我心中是否有某种东西像一支败军，
仓皇溃逃，丢掉了已到手的胜利？

我是谁？它们在嘲弄我，这些寂寞的问题。
上帝啊，不论我是谁，
你知道，我永远属于你！

1944年7月18日

这首诗是朋霍费尔在柏林的监狱
中度过生命最后阶段所写的诗。转引自
《狱中书简》，高师宁译。



《我是谁？》手稿，1944年



2010年第三届洛桑会议简介

一、这届洛桑会议的历史意义

第三届洛桑会议将于2010年10月16日至25日在南非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又被称为2010开普敦会议）。预计将会有来自二百多个国家的4,000位代表参加会议，另外还有1,000位特邀来宾、观察员和在开普敦的现场工作人员。除了这5,000位在开普敦现场直接参会者之外，还将会有成千上万人能够通过虚拟方式参加这次盛会。

这次会议之所以选在2010年是因为这一年在历史中乃是非常重要的。首先，2010年的这次盛会是为了纪念100年前的那次盛会，即1910年在约翰·马特（John R. Mott）的带领下在苏格兰爱丁堡（Edinburgh, Scotland）所召开的普世宣教会议。2010年召开的开普敦会议让教会有机会庆祝那次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并且庆贺自那次爱丁堡会议以来宣教和福音事工所取得的进展。另外，开普敦会议也将给教会以机会来评估我们作为全球教会的能力：自1910年以来，我们已经在宣教和福音事工方面学到什么？犯了哪些错误？我们从这些错误中汲取什么教训？在分享福

音时有什么新挑战和机会摆在我们面前？

开普敦是从7个城市或地区中选出来作为会议地点的。选择开普敦具历史重要性，因为公认的宣教之父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曾经提议，于1810年在那里召开国际宣教会议。200年后，克里的心愿终于得到成就。另外，“非洲企业”的创始人暨2010年开普敦会议顾问团成员迈克尔·卡西迪（Michael Cassidy）说，他相信开普敦会议“将会为非洲教会增加巨大的动力和鼓励，完成其在21世纪的普世宣教使命”。

二、这届洛桑会议的议题与使命

2010年开普敦会议将会成为一个“普世教会会议”，探讨向世界各地推进福音事工所面临的迫切议题。这种教会会议使基督的身体聚在一起，探讨影响福音的整全性、人类的未来以及教会的见证等的议题。无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你会发现，当基督徒努力传福音时，他们都在面对各种具有挑战性的议题。

许多议题在影响特定的地方或地区，有些议题也具有全球或国际重要性，例如对挑

战福音的其他信仰作出救赎性的响应、艾滋病、贫困、深入门训的需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城市化等。诸如此类的全球议题需要世界各地神的子民“参与全球对话，寻求全球解决方案”。基督的身体是由所有信徒组成的全球身体，这是前所未有的。

教会现在也同时面对科技、生物伦理、恐怖主义和环境等议题，这些是20年前根本没想过的。我们看到教会、政治、社会和文化发生重大改变，与此同时，由于对抗福音的势力正在增强，教会面临的敌对和挑战也在增加。

具体来说，会议将围绕普世教会（the Whole Church）、整全的福音（the Whole Gospel）和直到地极（to the Whole World）三个主题，将讨论的议题细分为：全球化、城市宣教、协作同工、男女同工、管家职分、口语文化、环境保护、成功神学、世界宗教、贫富差距、媒体、技术、领袖培训、族群与身份、圣经翻译、运送圣经、职场服事、未得之民、侨民、人类的未来、生化伦理等方面。

教会通过对神的爱、基督的救赎、圣灵在肢体生命中的神圣工作连结起来。这种连结跨越种族、部落、族群、性别、宗派、地理和社会等障碍。没有哪个国家、宗派或服事能够独自回答摆在教会面前的所有问题。2010年开普敦会议使那些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以教会领袖的身份相聚一起，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智慧，排除在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时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好使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有机会相信基督。

2010年开普敦会议使基督里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祷告寻求神的智慧，回应传福音所遇到的挑战和机会。我们一起谦卑寻求主，当我们研究世界和我们的文化，寻求如何处

理教会和世界在下一代面临的紧迫议题时，恳求他的带领。第二届洛桑会议的结果是，世界各地的教会和不同机构之间产生了将近350个合作关系。我们祷告，2010年开普敦会议将再增加近千个合作关系，更多人有机会听闻基督。我们希望一起确认，教会应当把精力放在哪方面，以便更加有效地响应基督的呼召，把福音带入整个世界，使万民作基督的门徒。

我们期待并且祷告，2010年开普敦会议将达成三方面的成果。

第一，更能体会基督里的合一：《约翰福音》17章记载，耶稣为门徒祈求，希望他的门徒合而为一，正如他和天父合而为一，好叫“世人相信”。当我们面对面相聚或以虚拟方式相聚时，我们有机会更接近神，在祷告和制定策略时心思意念相连接，更多地互相学习、在个人和事工上互相支持。这对于正在观看我们的世人将会是多么有力的见证啊！

第二，更加清楚明白福音：我们感到教会在福音上越来越模糊。那些自称相信福音的人，竟然也质疑福音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重新宣告我们在认信中失去的基础，即福音是真理。我们必须更加明白，在我们所居住的、不断变化的文化和世界中，如何传递福音真理。

第三，更加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优先次序：我们同工比我们单独所做的更多。通过2010开普敦会议，我们能够辨明关于神的教会和普世宣教的使命，他在对我们说什么，并且能更明白，并同心在言行上传扬基督。

三、这届洛桑会议的参加者

绝大部分2010年开普敦会议参会者是每

天直接从事福音事工的同工，或是事工的推动者、教师、影响者、支持者和引导者。参会者的选拔也会考虑参加者能够在2010年开普敦会议之后，回到所在国家或地区，通过召集未到会的领袖，一起祷告、讨论和规划策略行动，以扩大会议影响的能力。因此参会者从以下群体中选拔：牧师和传道人；本国、国外和带薪宣教士；平信徒专业人士（约10%的参会者是行政总裁、政府及市政领导、商界人士、宣教及事工筹款机构的捐款人和主管）；宗派领袖、宣教机构主管、事工机构主管；专业事工主管和领袖（儿童、媒体、艺术、社会关怀、圣经分发、网络等）；福音事工、宣教及神学教师；研究员、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学生；国家或地区选拔委员会认为合适的其他人员。

洛桑2010年开普敦会议的国家或地区委员会已经于2008年9月1日开始接收被推荐参加2010年开普敦会议代表的姓名及资料。推荐程序一直持续至2009年3月31日。然后，国家或地区委员会审核所有申请表，再向2010年开普敦会议选拔委员会递交推荐名单。2010年开普敦会议选拔委员会于2009年9月作出最终选拔，并且向现场参会者发出邀请函。

选拔2010年开普敦会议现场参会者采用以下标准：在培训基督耶稣的门徒时，完全承认圣经的权威；认同《洛桑信约》，并且委身洛桑异象；能够从其所在处境在洛桑发言，包括他们的生命和事工体现他们对普世宣教的委身；所在机构和/或当地教会同意和支持；在本国的服事已经在影响力和责任上确立了声望和地位（作为国内服事人员、国外宣教士、由于事工安排或通过移民服事侨民而不在自身国家的人员）；参与本地教会；体

现协作或合作服事关系；愿意参与会前活动，例如回应会前报告和参加会前聚会；有机会回到所属地区传达会议内容，包括参会者承诺回到所在地，对事工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向洛桑国家委员会报告；向其他未参加者分享；承诺担起2010年开普敦会议中出现的一个或多个普世宣教优先事工；由国家或地区委员会、2010年开普敦会议选拔委员会或洛桑世界福音委员会推荐；熟悉以下其中一种语言：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斯瓦希利语；有能力自行提供资金支持，达到国家或地区委员会设定的要求；热心组织会众为大会祷告，并且为本国的参会者祷告。

洛桑竭尽全力确保大会参会者代表每个国家中广泛的地区、语言和民族。这个异象最好的表述是《启示录》5:9和7:9，我们盼望参会者能够代表“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各个国家的参会者名额取决于该国基督徒和非信徒的数量，以及特定国家中的教会情况。洛桑努力确保参会者的比例如下：35%为女性，65%为男性；60%在50岁以下；至少10%是平信徒（没有全职服事的人员）。

四、洛桑会议与中国教会的关系

洛桑运动曾经对中国教会产生过重要影响。1974年第一届洛桑会议，催生了华福（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CCCOWE，<http://www.cccowe.org>），推动了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宣教运动。

1989第二届洛桑会议，200个座位虚席以待，期待中国教会回到普世教会的身体当中。会议提出重点针对“10—40之窗”（指介于北纬10—40度之间，横跨北非、中东、印度

和中亚的一块长方形地区，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族群大多集中在这一地带）投入宣教资源，中国成为该区域中最大的宣教受益国。

参加2010年洛桑会议对中国教会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中国教会走出去，促进了与普世教会的合一与团契。1、我们作为中国教会的一部分，融入普世教会大团契。通过洛桑这个全球性的教会平台，加强了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2、恢复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在基督身体里的连接，并与大公教会的历史传承接轨。

第二，中国教会走出去，有利于中国教会迈向普世宣教。1、了解并宣传普世教会宣教的现状和动向。2、成为中国教会走向普世宣教的一个平台，推动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的实际行动——共同寻求使命，共同承担责任。

第三，中国教会走出去，展现出中国教会自身的成长与成熟。1、使中国教会具有更广阔的国度胸怀，促进中国教会内部的合一、交往和配搭。2、有助于加强中国教会在社会中的见证，推动中国教会以基督的爱和真理服侍这个世代并走向普世宣教。✠



加略山的愛

文 / 老海



对于神最近在我们加略山教会所做的一切，我想留下一些文字作为记录。作为该教会的牧者，我深深以能在加略山服侍为荣耀。近两周来，我亲眼目睹了这间教会对于神国度惊人的奉献，使我的心深深地被震动，一种爱痛交织的感觉在我的内心盘旋着，作为牧者，加略山教会如同我的孩子，当他猛烈地冲开一切要为神国奉献时，我看见了祂向神的憨和痴，像雅各冲向神要和神摔跤一样，我也看到了他的痛，因为他年轻的膀臂会被猛力拉伤，如同雅各的大腿被神触摸之后，他要在痛中瘸腿而行。但那却要成为他成长的记号：神的爱烙印在了他的身体上。

当关于洛桑会议的信息传到内蒙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国教会的希望：中国教会要由一个散的教会变为一个合一的教会；要由一个接受的教会变为一个给予的教会；也要由一个被服侍的教会变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在过往的二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宣教士的爱心、教导和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下成长着，我们也一直在一种关闭和隐蔽的地下环境之中成长着，以至于我们虽然有七千万基督徒，却都是处于散落状态的，并且奉献极少，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奉献几乎寥寥无几，当中国洛桑委员会提出我们要自筹资金并要承担邻国100位参会者的费用，中国教会要自主奉献1000万时，我看见中

国教会实在在静默之中成长起来了。当洛桑的分享来到内蒙时，内蒙的众位牧者看到，这是我们内蒙教会蒙恩的转机，我们内蒙教会不是这些年都在为合一、成长和宣教祷告吗？我们盼望借着参与洛桑，使内蒙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给予和宣教的教会，并且愿意挑战内蒙教会能向神奉献一百万来支持洛桑。

感谢神，当我揣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指望回到加略山教会，开始和同工们分享时，有位同工满带着圣灵的感动跟我说：是的，我们中国教会要有整体的荣耀感，我们内蒙地区的教会也要有整体的荣耀感，愿神借着洛桑使我们中国教会强大起来！我又斗胆跟同工分享：我们教会能在这次向神奉献10万吗？其实这个数字我几乎完全是凭着信心说的，说完以后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因为我们教会去年一年的奉献才15万，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教会，支持着十来位宣教士和全职同工的花费，还有一年7万的房租。我在说10万的时候，想到上一次内蒙整体为洛桑奉献的11.3万中有我们教会认捐的3.6万，这样我们再奉献6万多就行了，但实在的说，就连奉献这6万我也不敢相信。但同工们却都同意了，并且愿意让我在教会中分享。

接下来的那个主日我是凭信心站上讲台的，圣灵却将极大的感动赐给了我，我流着眼泪对大家说：“这10万是我们教会要凭着信心和爱心



才能够得着的一个数字，我本来不敢说，但主告诉我，这是他的教会，我不能低估他的工作。这10万是作为我们加略山教会整体向耶稣基督奉献的一份爱的礼物，也是我们为主做的一个共同的见证。这次我们不是向神要10万，而是要得能给神10万的能力。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是一个成长中的教会，我们也有许多的需要，但我们不看这些，只看神的荣耀！”我两次哽咽着将这篇信息讲完，祷告时，我感受到加略山整体都在爱中被感动了。

在下午，同工们将认捐的数字发给我，我又一次流泪了：15万。只上午一场就奉献了15万，一个完全让我难以置信的数字。接下来的四个晚上，我们教会都在一起感恩、祷告，祷告时，一位姊妹哭泣着说：“我现在明白了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我应该完全地为他而活。”她还说：“看见我们教会不为自己考虑时，神却将这样的复兴赐给了我们。”

周六的时候，同工告诉我，我们为洛桑的奉献可以截止了，因为已经远超过了10万。第二天的主日我分享《哥林多后书》8章和9章，来勉励也感恩祝福弟兄姐妹们的慷慨乐捐，并且宣布为洛桑的奉献到今天截止。但没想到弟兄姐妹们乐捐之心敞开得如此之大，还是不断有奉献的，周日结束时，已达23万之多。那位同工跟我说：“刘弟兄，我们真的应该感恩，弟兄姐妹们乐捐到连同工都不愿意接受，这是一

个什么概念啊！”

周二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知道神已经悦纳了这次的奉献。一位弟兄，在这次有很大数目的奉献，他在认捐时妻子不在场，就直接写了一个大数字。回去跟妻子交通时，妻子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啊？他说：我被圣灵感动，不敢消灭。妻子也是乐意支持。但近来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吃紧，他是凭信心写的数字。而且他们要外出二十多天，盼望能在外出之前将认捐的奉献汇给教会，于是他向主祷告。没想到在周日的晚上，有一个人（也许是他们的生意伙伴）到他的家，提了一大笔现金，跟他开玩笑说：“教会让我来给你的。”而且数目正好是认捐的数目，不多也不少。这位弟兄第二天就汇过去了，并且说：“神太奇妙了，早知这样，当时应该再多写些。”他们一家就高高兴兴地出门去了。

昨日在联祷会上分享了神在加略山教会所赐的恩典，勉励我们内蒙教会要成为给的教会，众人也都深受激励。我们本卑微如尘土，愿神将乐捐之恩厚地赏赐我们！也愿我们中国教会整体崛起，能多而又多地将财物和宣教士送往世界各地，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笨拙之笔，捕捉几缕神恩写下，写时仍不能完全明白，内心还是有种爱痛交织的感觉。愿神大大赐福加略山教会！愿神大大赐福众教会！



《杏花》，梵高画，布面油彩，1809年

这杏树盛开的花朵
从东方飘到西方，
我已尽力不让这杏花飘散

——庞德《诗章十三》



“要用精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锤出来。灯台两旁要杈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杈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

出25:31—34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出20:2—3

